



脊梁

2023 第2期

文学顾问（按姓氏笔画）：

王剑冰 李敬泽 毕淑敏 何建明
肖复兴 陈建功 赵瑜 莫言
萧立军 曹文轩 梁鸿鹰 舒婷
蒋子龙

大型文学双月刊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刊



脊梁 

脊梁

2023 第2期

总第51期

主管：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目录

报告文学

- 006 陈富强 / 青春礼赞
——党的二十大代表徐川子采访实录
- 031 姜铁军 / 电网“神医”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冯新岩
- 040 张兴华 / 四分之一世纪的追寻
- 053 赵东海 / 牧风人
- 064 何红梅 李翊嘉 / 度夏之战

中篇小说

- 076 王力 / 给心灵找块绿地
- 098 余涛 / 大毛尖顶的光
- 113 王海洋 / 向着光的方向前进

短篇小说

- 141 魏鸿 / 追光而行
- 153 张真 / 当年的我们



散文

- 162 陈兆平 / 塔边春秋
167 章 华 / 时光之羽
170 马卫巍 / 芭蕉帖
176 龚家凤 / 众鸟高飞尽
183 袁 媛 / 十三陵的昨天与今天
185 陈 玲 / 大雪时节盼大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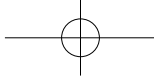
诗歌

- 188 蒲素平 / 背着闪电移动（组诗）
191 微雨含烟 / 如果你是一把铁扳手（组诗）
194 高彦君 / 一根电线
195 程东斌 / 通电的人间，每一颗星星都能找到家园
（组诗）
197 鲁绪刚 / 电力人，以纯洁放射光芒（组诗）
199 温勇智 / 光芒，抑或献给电网人的赞歌（组诗）
201 张 跃 / 电的畅想（组诗）
203 刘月朗 / 回乡偶书（组诗）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杨 昆
主 任：王海啸 郑 林
委 员：
王树民 潘 飞 沈维春
田晓蕾 梁传国 闫霄鹏
王万春 白学桂 王 磊
田泽新 任 悦 张 军
刘光义 王俊生 陈富强
任林举 王啸峰

总编辑：
王树民
执行主编：
潘 飞 周玉娴
责任编辑：
庄晓玮 吴 优 张献方
骆 喆 徐 骁 苏亚静
封面设计：
于晓溪
封面绘画作者：
孙佩杰
美术编辑：
于晓溪
方 芳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2-1859/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5-8307
出版：《脊梁》杂志社
编辑：《脊梁》编辑部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209号
邮编：430077
电话：027-88565542
投稿邮箱：jiliangzazhi@163.com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19号
邮编：100005
电话：010-63412276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于茜
电话：010-63412806

文艺评论

- 207 庄晓玮 / 在行走中追寻精神原乡
——散文《听涛者日常》编读有感
- 209 库梦娜 / 带光的寻找
——浅析话剧《模式口》

新人新作

- 213 邓培军 / 守护万家灯火（小说）
- 219 郭 晖 / “高空舞者”的创新之路（报告文学）
- 222 姜立民 / 我打碎了夕阳（诗歌）
- 223 周星宇 / 电力群像录
——致工作在一线的师傅们（诗歌）



报告文学

青春礼赞

——党的二十大代表徐川子采访实录

陈富强

电网“神医”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冯新岩

姜铁军

四分之一世纪的追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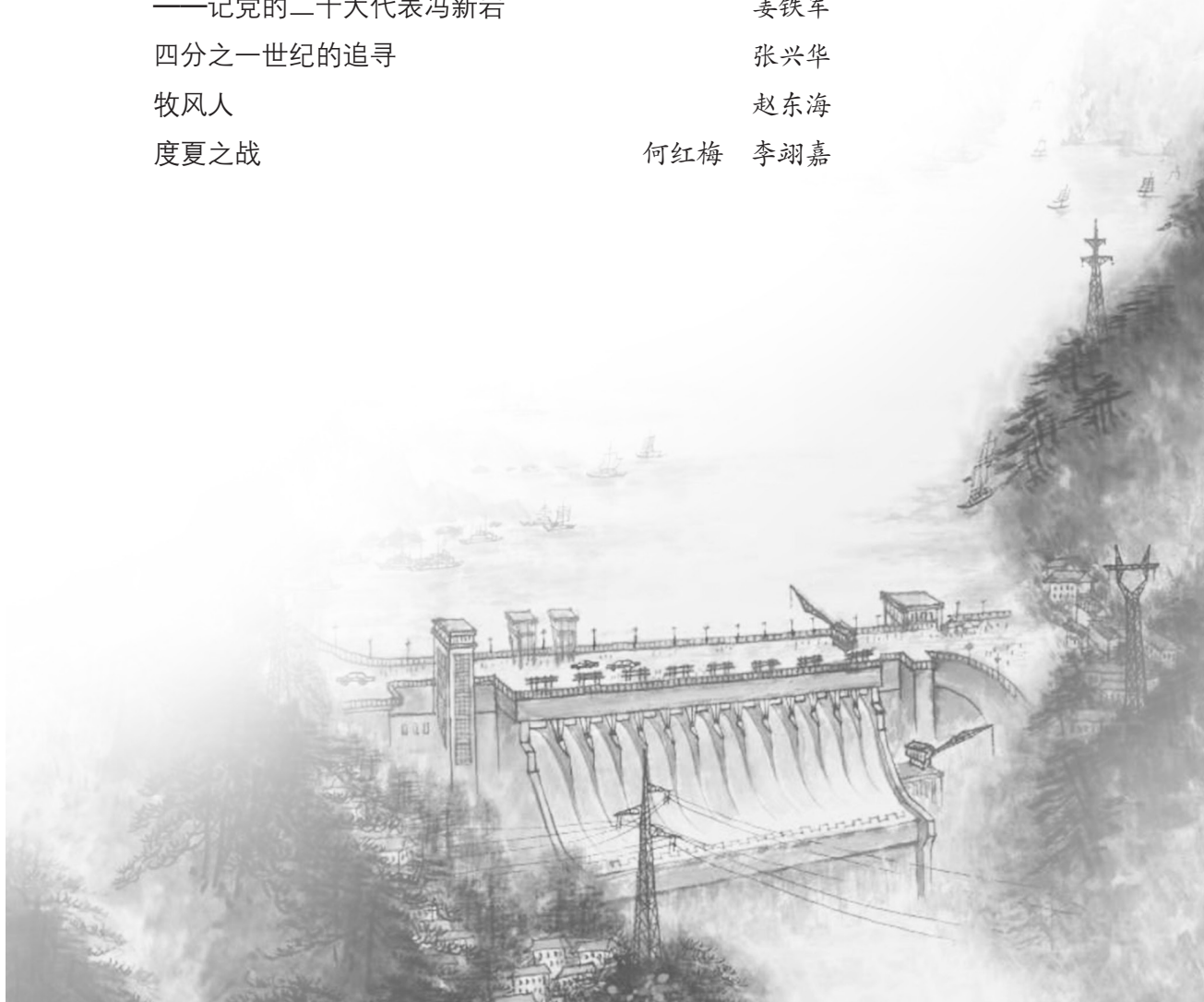
张兴华

牧风人

赵东海

度夏之战

何红梅 李翊嘉





青春礼赞

——党的二十大代表徐川子采访实录

陈富强

● 采访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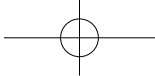
徐川子，女，出生于1985年10月，中共党员，国网浙江杭州供电公司滨江供电分公司服务拓展班班长。自2008年浙江大学毕业入职供电公司后，她一直扎根基层，为客户提供能耗分析、用电建议、节能方案等能源增值服务。经过14年的磨练，她从一名一线装表接电工逐步成长为国内顶尖计量专家。她和她的团队先后完成国家级创新项目5项，申请发明专利21项。近年来，她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巾帼建功标兵、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电力行业技术能手、国家电网公司特等劳模、浙江省高技能人才工作室带头人、杭州市道德模范（平民英雄）、全球契约中国网络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先锋等荣誉称号。她是典型的新时代产业工人，被媒体形容为“不爱红装爱工装”。

2021年，她参加了“中国梦·劳动美——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全国工会劳模工匠宣讲活动，并受邀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2022年，她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

楔子

2022年10月14日9时，一架长龙航空的绘有“诗画浙江”图案的专机满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浙江代表团成员，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起飞，目的地是北京。飞机在杭州城区上空划过一道清晰可见的轨迹后，爬升至巡航高度，向北飞去。天气晴朗，飞机在升空过程中，乘客可以通过飞机舷窗俯瞰西湖、钱塘江、湘湖、西溪湿地、钱江新城、亚运村等杭州地标。

长龙航空是浙江省唯一的本土客货运航空公司。以“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命名的专机就是一张移动的飞行名片。机身上的喷绘图案有南湖红船、杭州亚运场馆“大小莲花”、西湖断桥、三潭印月、双子楼“杭州之门”、安吉余村等浙江标志性的风景和建筑。飞机内舱布置得也非常精心，连行李架和小桌板上的精美贴纸都展示了浙江元素，比如“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造‘重要窗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文字，这让代表们倍感亲切和自豪。



徐川子坐在靠近舱口的位置。她身材娇小，戴着口罩，几乎被淹没在机舱里，但人们依然能从口罩上方看到一双充满灵气与智慧的眼睛，眼睛里闪着略显紧张与期待的光。她透过舷窗眺望渐渐远去的杭州城，这还是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从高处俯视这座她生活与工作的城市。与此前任何一次赴京都不同，这一次，她是以党的二十大代表的身份前往国家的政治中心，出席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这对于一名年仅37岁的女士来说，将是一次刻骨铭心的飞行，也将是一次永生难忘的记忆。

或许是盼望已久，抑或是稍许有些兴奋，徐川子感觉这次飞机飞行的速度特别快。她清楚地记得：8时27分登机，8时54分起飞，10时45分抵京，从她登机到飞机落地，一共只用了2小时18分钟。

更让徐川子意想不到的，是她刚下飞机，就被中央电视台记者拉到一旁采访。徐川子没有一点心理准备，面对镜头，她稍稍镇定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说：“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新征程中的一次盛会，必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书写更加宏伟的篇章。”这段代表参会感言在央视《新闻联播》“喜迎二十大”之“二十大各代表团全部报到”的报道中播出。当晚，在浙江代表团第一次碰头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对徐川子说：“你刚刚在《新闻联播》上讲得很好。”

上篇

她的家在富春江边

杭州富阳区，古称富春。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置富春县，算起来富阳已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富阳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一条富春江穿城而过，仿佛珍珠项链串起十条溪流，且溪名皆富有诗意，分别是渌渚江、宋家溪、壶源江、剡溪、上里溪、苕浦、大源溪、里山溪、渔山溪、常绿溪。除常绿溪流至萧山浦阳



徐川子在机场接受央视记者采访（视频截图）

江，其他9条溪流全部经富春江流入钱塘江。富春江，上接新安江，下连钱塘江，丰富的水资源成为建设水电站的理想区域。富阳境内建有富春江水电站，它是上游新安江水电站的梯级电站。富春江支流上还建有20多座小水电站。

富阳历史上，名人如星光闪耀。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富春山居图》是传世之作，名满九州。《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于1350年创作的纸本水墨画，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画中之兰亭”，属国宝级文物。这幅画是黄公望为师弟郑樗（无用师）所绘，几经易手，并因“焚画殉葬”而身首两段。前半卷《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作以富春江为背景，画面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变化。

我曾经在浙江省博物馆观赏过《剩山图》，虽然只是《富春山居图》的一半，但从画中可见千年历史长河，可见一个朝代的兴亡。《富春山居图》画的是一条漫长的江水在一千年的历史里，流过浅滩、激流和大山。这幅画，前面一段是夏天的景致，到后面一段则出现了秋天的景物。秋景部分，树叶部分很淡，全部用垂直的皴法画，给人繁华落尽的感觉。很显然，《富春山居图》不只是一张画，而是一种生命态度的象征。

铺垫了这么多，我无非是想说明，徐川



子的家乡是一片多么值得她热爱的地方。这也是她从浙江大学毕业后，首选富阳作为职业生涯起点的原因。

1985年，徐川子出生在富阳区（原富阳县）场口镇。她的父亲是一名电力职工。回顾她最初的从业经历，其实与她父亲的职业有很大关系。她小时候就常常去父亲上班的变电所。其实，她家就在变电所旁边的职工宿舍。她从小就看惯了那些方方正正的变压器、高大的电线杆和各种发着光的零件。父亲反复告诉她，这些东西危险，不要触碰，但她渐渐对这些看上去坚硬冰冷的设备有了好感。在她幼小的心中，那些电线啊、电能表啊、继电器啊都是神奇的东西，电从那里出发，就有了万家灯火。她常常向父亲问“电从哪儿来”“灯为什么会发光”“红的线代表什么，绿的线为什么一定要接到那个孔里”等问题。而父亲也总是耐心地向她解释。虽然不太明白，但要探究其中奥妙的念头已经在她心中扎下了根。父亲也很支持她，在她上学后就给她看一些电气基础之类的书，她竟也看得津津有味。

那些年，在富阳的乡镇，停电还是常见现象。父亲值班的时候，常常回家很晚。开始，徐川子不了解，问：“爸爸，为什么回来这么晚？”父亲告诉她：“如果今天这路电不送出去的话，就会影响一个村庄的居民用电。”慢慢地，徐川子心里有了个概念：父亲的工作是给别人送去光明与温暖的，非常重要。

因为带电设备危险，那些年，徐川子只能远远观望，不能靠近。因此，她对这些设备的感受是既陌生，又亲切。她告诉我：“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把这里面的所有电线都弄得明明白白。这就是我的电力情结。”

从高中阶段开始，徐川子的理科成绩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她显露出的灵气似乎已经隐隐约约为她日后的电工生涯做好了准备。但徐川子的母亲不这么想。母亲是会计，觉得女孩子还是做会计好，坐办公室，算算账，轻松又受人尊敬。但孝

顺的女儿没有听母亲的话，顺利考上浙江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填写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因为喜欢，读得就认真，学得就轻松，她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大学毕业。然后，她就回到生她养她的家乡，并顺利通过考核进入富阳区供电公司。

徐川子说，她这也算是接了父亲的班。

后来，徐川子在多个场合讲到她选择回家乡富阳工作：“刚刚走出校园的我，回到富阳家乡，努力扎根，向上生长，度过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十年。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为我筑梦、帮我逐梦的地方。”

富阳城里的小徐师傅

徐川子入职以后的第一个岗位，是富阳区供电公司客服中心计量班的装表接电工。徐川子的电工生涯由此开始。

单位要求所有新进员工都到一线工作，徐川子被安排到装表接电班。同事见她是个女孩，就按照惯例让她负责后勤，做文职工作。可徐川子不同意，主动要求和大家一起外出作业。班里是做高压电的，起步就是1万伏，之前没有女员工参与，可徐川子要做。

“当时心里还是有点打鼓的，毕竟需要真刀真枪去操作，和之前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徐川子说，“但是父亲告诉我，工作中集中精神，在实践中努力提高技能，只要按照规范去操作，就不会有危险。”

就这样，穿着宽松的工作服，戴着蓝色的安全帽，徐川子开始和同事一起外出作业。当年，单位里的同事曾和她开玩笑说：

“女孩子做做内勤工作就好，每天这样装电表、弄电线，像个男人一样，小心找不到老公哦！”面对善意的玩笑，徐川子总是笑而不答。

在徐川子心里，父母那代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踏实认真。这深深影响了徐川子。工作中，她也是一个“较真儿”的人。



为了提高表计安装工艺美观度，每次安装电能表时，她都会把所有线路排布整齐，让电线保持横平竖直，转角则要基本达到90度。这样的一套工序做完，特别考验安装者的细心和腕力。徐川子的认真和努力，得到了客户的认可，还受到了“沈加鑫电能计量示范工作室”带头人沈加鑫的关注。

沈加鑫是富阳区供电公司的“名人”。徐川子从进单位后就非常敬重他。认识沈加鑫的人都知道，他在计量岗位工作了几十年，练就了一身超强本领。他实战经验丰富，乐于带年轻人，且因材施教，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他总是说“要教就要教好”。就这样，徐川子成为沈加鑫年龄最小的徒弟。

徐川子说：“师傅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比如，研究培训学校新购置的仿真设备这件事。面对复杂的仪器设备和厚厚的说明书，他要反复研究、不断尝试，确保掌握每一个细节，又仔仔细细地备好课、做好PPT后，才会安心下班。他从来不计得失，在单位就是默默奉献！”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徐川子成长迅速，磨出了一手老茧，也练就了一身本领。不到两年时间，她就破格成为单位的兼职教师，为装表工授课。

那些年里，徐川子走遍富阳区的大街小巷，从企业用户到百姓家庭，一次次地为客户解决用电难题，被用户亲切地称为“小徐师傅”。

一次，有用户来电反映说分表与供电公司安装的总表对不上，怀疑电表出了问题。徐川子立刻登录系统、查找数据，但解惑不成。为尽快解决问题，她又立马赶到现场校验表计，并详细了解了用户的生产情况。从现场回到办公室后，徐川子又钻进一堆数据中，比对抄表数据和表计显示的每日负荷、电量情况。在排除一系列故障情况后，她终于找到用户电量变化的原因，原来是用户分表接线差错引起的。问题找到了，挂钟的指针也已转向午夜。第二天一早，徐川子又登门拜访用户去解决问题。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

钢制车轮研发、制造和销售的公司，年产能可达2500万套，被商务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首批认定为“国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企业”。2015年11月12日夜里，厂内正繁忙生产的机器车间突然安静了下来。厂里的电工师傅找不到具体原因，只好电话求助富阳区供电公司。徐川子连夜从家里出发，直奔该公司机器车间，并很快排除了故障。第二天，金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俞丰给供电公司送来一面锦旗，感动地说：“厂里停电一天损失就好几十万，供电公司非常给力，你们得知情况后连夜帮我们处理好了。”

2012年7月，富阳区供电公司客服中心成立用电信息采集班，徐川子被任命为副班长并主持工作。

徐川子所在的班组七八个人，却要维护富阳区4000余户专业变压器客户和城区近10万户居民的用电。无论是在迎峰度夏期间实现“限电不拉闸”的目标，还是在春节假期期间实施无功管理，她总是带领班组人员认真对照工作目标制定预案、做好监测，并根据轻重缓急安排人员现场走访，为客户提出用电优化建议。可以这么说，哪里有难题，哪里就有徐川子的身影。仅2013年春节假期期间，徐川子每天平均都会走访或电话咨询20余家企业，提醒客户要实时退出无功补偿装置。仅这一项，供电公司就为当地企业节省了电费支出近20万元。

一天，一位客户来电话询问，说他怀疑电表有问题。客户的需求就是命令。徐川子立即登录内网查找相关数据，并于当日下午赶赴现场检查。在耐心听取客户近段时间的生产情况后，她决定第二天再次上门查看。那一晚，时间对徐川子来说似乎变得缓慢起来，她一直忙到凌晨。在排除了一个又一个可能的故障情况后，她最终确认了用户电量变化的原因。这时，她才发现微光已经透进窗户。这么迟了，她决定不回家了。幸好，加班之前她就与家人打过招呼。办公室抽屉里有备着的快餐面，她泡了一碗，三口两口吸溜完，才发现手脚酸胀，睡意也像电流一样袭遍全身。她躺在沙发上很快就睡着了。



徐川子（右）参加国家电网公司第二届供电服务技能竞赛

一早，她就醒了，做好准备工作出发，赶到客户单位的时候，他们才刚刚上班。她马上拿出各种数据清单，向客户耐心解释，直到取得了客户的认同和理解。这时候，她的手机又响了，又一个问题在等着她去解决。

我们都熟知一个词——兵头将尾。徐川子是名副其实的“兵头”，只是这个兵头不那么好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管理一个班组，从管理的属性上来说，其实跟管理一家企业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能管好一个班组的人，就具备了管好一家企业的基本功。企业管理者在用人时，往往很注重考察对象的履历表中是否有过当班组长的经历。作为用电信息采集班的班长，徐川子是富阳区供电公司“日均采集成功率”“计量异常告警处理率”“自动抄表核算比率”等指标的归口管理人。这是个精细工作。这些年来，徐川子在确保工作的各项指标一直保持在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同专业 A 段的成绩基础上，还将“日均采集成功率”大幅提升，并在省公司系统取得了提升 10% 以上幅度的好成绩，有力支撑了富阳区供电公司总体对标工

作和综合实力的提升。

几年来，在近百次的电量退补中，客户只要听到“这电量是小徐师傅算出来的”，就会毫不犹豫地签字确认。他们知道，“小徐师傅”就是一杆“公平秤”，她做的事情，让人放心！

从一张照片说起

事实上，我是从一张照片上认识徐川子的。那是徐川子在参加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第二届供电服务技能竞赛的场景。当时，她是杭州富阳区供电公司客服中心计量班的一名装表接电工。

照片上，徐川子戴着蓝色安全帽，身着蓝色工装，腰上系着工具袋，一把橘色手柄的螺丝刀插在工具袋上。徐川子位于画面右侧，正面对电表全神贯注地记录书写着，那专注而坚毅的眼神让人过目不忘。她身后，是超过十位的大赛评委和观摩者。徐川子处于镜头最前面，给人的感觉她并不矮，但事实上她是现场个子最小的那个人，用娇小玲



珑来形容她，恰如其分。

那次竞赛，徐川子一战成名。和100多名选手同场竞技，她成为唯一获得个人名次的女选手，并荣获“国家电网公司技术能手”。那一年，是2014年，离她入行只有6年时间。这次竞赛的成绩在徐川子的个人履历中，只能算是初露锋芒。两年后，在第十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装表接电决赛中，徐川子与来自全国25家电力企业的7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获得“全国电力行业技术能手”的称号。

只有经历过类似技能大赛的人才知道，获得大赛名次有多难，它犹如一场越野跑比赛，能坚持跑到终点的前几名就那么几个。他们站在领奖台上时的光芒四射，都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

所有的成功，都是以付出为代价的。

2014年7月，徐川子离开不满两岁的女儿去杭州参加国家电网公司装表接电技能比武培训。训练是封闭式的，足足三个月，他们不能离开训练场半步。她思念女儿，但只能在培训结束回到宿舍时才能打开手机看丈夫发来的女儿的照片。女儿可爱的模样会让她的内心变得柔软起来。她觉得对不起丈夫和女儿。丈夫是支持她的，但有时看她太拼也会劝她，甚至于发点小脾气：“一个女人家，应该以家庭为重，说难听点，你拼死拼活，也不会增加多少收入，何况家里经济条件也不错，值得这样拼吗？”她也动摇过，毕竟她也是一个女人，也懂情调，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晚饭后，她会抱着活泼的女儿，依偎着丈夫的肩膀，去公园里散散步。这么辛苦，干什么呢？但这样的念头不过是她在疲劳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她的内心非常明白，事业对于她而言是多么重要。

那段时间，正是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节目热播的时候，她在完成了课后后会见缝插针地看一下。以前她也喜欢这个节目，不过是以娱乐的心态观看的，可这一次她沉浸进去，常常泪流满面。她看台上那些选手精彩的表演，听他们讲述不同的故事。他们为

了音乐艰辛付出，十分执着。她就为台上的他们愁、为他们忧。看着看着，徐川子就会想到自己，想到自己一个小女子在一群大男人的赛场上比试、斗勇。汗湿了衣衫，手上生出厚厚的茧子，她害怕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被淘汰。想想受到的苦和痛、辛和劳，她便会跟着好声音舞台上的选手一起哭起来。好痛快啊！释放完了，第二天一早，她又精神焕发地出现在训练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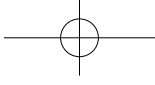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徐川子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还有很深的感触，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毕竟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那些选手都是各地区层层选拔上来的好手，有四十多人，清一色男子。这样，一次次地交锋，淘汰，再交锋，再淘汰，她硬是坚持到了最后。最终，她作为国网浙江电力计量专业唯一一名女选手参加了国家电网公司的专业比武，并获得了个人第四名的好成绩。就是在这次大赛上，她被授予“国家电网公司技术能手”称号。

“E路小黄蜂”与“当代鲁滨逊”

2014年，徐川子的工作内容有了变化，在原先的用电信息采集基础上又增加了计量工作。她在工作中发现，“无功倒送”并非“粗放”方式可以有效解决，于是，总结了一套“无功倒送精细化算法”，让客户无功倒送情况精准化。

但这显然不够。2015年，经常在农村田间地头跑的徐川子，带领团队开发了农村台区导航系统。“农村的路，有的在百度、高德地图上都查询不到，我们去检修时需要抄表员带路。抄表员人不在，检修工作就无法完成。”当时，微信朋友圈流行晒“咕咚”跑步路线，这触发了徐川子的灵感。她的团队模仿“咕咚”记录用户行动轨迹的功能，开发了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系统。

徐川子刚刚当上用电信息采集班班长那会儿，正好遇上电能采集项目工作的高峰期。为了解决当时手工资料错误率高、后期检修找路难、检修问题复杂等采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徐川子带着团队成员一次次地深入采



集现场。经过一年的现场调研，她和团队成员成功研发了一台具有移动互联网思维的智能集抄运维设备“E路小黄蜂”，解决了一线工作人员“用户数量多，地址难找”“故障类型多，上手困难”等检修效率不高的问题。这个发明获得了国家电网公司第二届青年创新创意大赛最具推广价值工器具奖第一名。如今，这款“E路小黄蜂”已经申请了六项国家发明专利，并在浙江多地推广应用。

在徐川子劳模创新工作室，我见到了这台传说中的“E路小黄蜂”。一只不起眼的四方形铁箱子，打开来里面是几个模块，徐川子拿起一块向我讲解起来。其实，她说的那些专业术语我听得不是太明白。一开始，我还抱着必须弄懂的决心，但当我问到第三遍的时候，连我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经过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徐川子，在这个项目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徐川子回忆起刚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她经历的那些不眠之夜：查阅资料，废寝忘食；求教同行，不耻下问。当“E路小黄蜂”图纸出来后，她去一些企业联系生产，有的人觉得不可能，有的人认为花这么多钱搞出来得不偿失。她一度也产生过怀疑，但是当她再次静下心来仔细研究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后，就最终下了决心——必须把它做出来。她说到了单位的领导，说能进入这个供电企业是幸运的，单位领导特别重视员工“传、帮、带”的传统，重视发挥员工的特长，注重以点带面培养优秀员工。她就是在单位领导的全力支持下取得了一些成绩的。“E路小黄蜂”最后能顺利做出来，也是单位领导全力支持的结果。

我在一份资料上看到过，我国的许多好产品都是基层技术人员研究开发出来的，因为他们知道一线工作中什么是最需要的，他们研究出来的产品往往最实用。徐川子团队研发的“E路小黄蜂”一经面世，就得到了一线员工的喜爱并得以推广使用。她和她的团队研发“E路小黄蜂”的经过还被编写成典型经验材料，推选至国网浙江电力。特别引起我关注的是，这项发明中的通用型操控

器的功能、性能等相关成果被编写入《浙江省电力公司用电信息采集现场调试设备招标技术规范》。在2015年度招投标后，该设备在浙江省得到全面推广使用。一个班组的发明能够在全省推广，以我几十年的电力行业从业经历看，这还是不多见的。

我在富阳采访期间，听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徐川子和她的伙伴们利用工作优势帮助过一位“当代鲁滨逊”。

为了做数据采集，徐川子经常带着团队成员往深山、田野跑。一次偶然机会，她得知在富阳区常安镇石岩村蓬里自然村的深山里，住着一个名叫倪金祥的人。倪金祥过着劈柴烧火、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被媒体称为“当代鲁滨逊”。徐川子得知，倪金翔其实一直有发展高山养殖业的想法，希望可以把她居住的人迹罕至的荒山变成一座遍地是宝的“金山”。

2016年，倪金祥的梦想终于有了希望。徐川子和同事们主动帮倪金祥打了申请。经过多方努力，一条10千伏电力线路从山脚下架到了山顶。有了电，倪金祥一天生活的终点从傍晚延长到了深夜。不用下山打煤油的他养了蜂，种了一片高山茶，还盘算着买一台炒茶机和一台电脑。他想在网上卖货致富，在那一片云山中用低碳方式一步步远离贫困。

我对这个倪金祥产生了浓厚兴趣，上网检索。果然，杭州媒体报道过这位“当代鲁滨逊”。我从记者的探访中得知，倪金祥之所以选择隐居在蓬里自然村，与他的一次创业失败有关。以前，正值壮年的倪金祥在杭州摸爬滚打10多年，结了婚，有了乖巧可爱的儿子。他们夫妻二人在杭州南星桥经营一家水暖器材店。踏实肯干，为人厚道，他的生意不错，还积蓄了近十万元。倪金祥有本事，在杭州赚了大钱的说法在老家传开，他成了人人知晓的能人。然而，安逸的生活止步于2005年年初。他想回富阳老家创业，而且说干就干。他看中了高山养殖这一块，觉得绿色农产品市场前景大好。虽然交通不便，但蓬里的自然环境非常好，倪金祥认为



这个村比较原始，适合初期创业，而且一旦种养殖业成功还能带动邻村发展。

“当年，他就是带着这样的雄心壮志进了山。”倪金祥的姐姐说。那时，倪金祥怀揣所有积蓄只身来到蓬里，面对着望不到边际的群山，立誓要大干一番。但是迎接他的并不是想象中的一帆风顺，而是一败涂地的亏损。从此，倪金祥成了“野人”。山上没有自来水，他只能靠着卖零星的茶叶和大山里的野果为生，一个月最多下山一两次。

他始终没有放弃梦想。他的心愿是，债务还清，然后一身轻松地下山。

倪金祥相信自己的判断，高山养殖是个好项目，而且他还养了黄牛。电线接到山上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就在那一年，他收到了一个5000多斤黄牛肉的订单。他种植的高山茶也在有电的第二年产量翻番。有了电，一切都不一样了。黄牛太少，满足不了订单需求。倪金祥计划下一年多养几头牛，至少养上8头，他自产的茶叶也能卖到四五百元一斤。倪金祥说：“最艰难的年份已经过去，熬过去就‘天亮’了。我也能堂堂正正地下山了。”

在工作中，徐川子有一个座右铭：“为民解忧要热心，对待客户要耐心，提供帮助要诚心，真情服务要恒心。”客观地说，年轻的徐川子已经十分努力地做到了这“四个心”。她和同事为深山老林里的倪金祥解决用电问题，帮助他脱困，恰是实践“四个心”的经典案例。和大多数电力系统从业人员一样，徐川子习惯称自己是一名电工。只不过，她这个电工的成色，和普通电工终究不同。她身怀绝技，张开青春的翅膀，以同龄人难以企及的速度和耐力飞翔。

徐川子劳模创新工作室

有不少人问我，徐川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不知从何答起。我想起七八年前造访她的工作室时，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一个清秀的女孩子，有一双格外明亮的

眼睛。一触到她的目光，我仿佛看到一眼泉水，清澈见底，是传说中的那种剪水双瞳。如果你不知道她身上的光环，那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普通的邻家女孩。她的普通话说得特别标准，这在她的家乡场口镇是不多见的。这是一个外表有书卷气，看上去文静，但内心又十分坚强的女孩。她讲话不疾不徐，有什么说什么，不夸饰不虚假。有些成绩，你不追问，她就不说。说完了一个问题，她就静静地坐在一旁，等候我的提问。她的办公室不大，布置得颇为素雅，几盆精致的植物，看似随意地摆放在办公桌的一角，墙上挂一幅清雅的水墨画。她泡出的茶也颇有特色，我喝了一口，有一股清香味。我方知里面藏着一些麦子。茶汤上面则漂浮着几朵欲放的花蕾。看得出，她是一个对生活有情调有想法的女子。

富阳区供电公司工会的楼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楼主席说，她是看着徐川子进单位的，说她永远也忘不掉第一次见到徐川子时的情景。一个身材玲珑的女孩，在第一批新员工中特别亮眼。我说是不是因为进单位的大多是男孩子，出现一个女孩有些突兀？她说，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徐川子的爸爸是企业的老员工，所以她对徐川子也熟悉。之前见到过徐川子，当时她还是学生。当年，徐川子考上浙江大学，在场口镇上是引起了轰动的。再见到徐川子时，楼主席就感叹徐家有女已长大，而且是同事了。楼主席又说，徐川子的长相是她喜欢的那种，天生丽质，芙蓉出水，像富春江的水，清清爽爽。

楼主席跟我说：“你一定要去看看川子的工作室。”楼主席嘴里的“川子工作室”，其实就是“徐川子劳模创新工作室”。这是一间大约一百多平方米的大屋子，里面摆放着十多台电脑，屋子的一边是各种电气书籍和他们团队编辑的工作杂志。工作室主墙上贴着几行字：开拓创新聚能量，着力探索务实效；劳模精神一线牵，技术引领结硕果。这么年轻就拥有了以她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这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吧。但徐川子谦虚，说：“这个工作室其实是大家共同打造的，



我不过是放了个名而已。”后来，我与徐川子熟悉以后，发现她的这个特点尤其明显。她从来不显山露水，也不喜欢抛头露面，说到她这些年获得的荣誉，她总是反复强调“是组织培养的结果”。

徐川子告诉我：“我们设立这个工作室，有个基本理念，是为了学习、创新、传承、辐射。”她特别地讲到沈加鑫师傅，说他是大家学习的榜样。现在，徐川子也带了个徒弟，徒弟刚从大学毕业。她觉得传承对一个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说到辐射和创新时，她说她的工作室现在已经集合了单位各条战线上的精英，专业技能不仅涵盖电能计量，更扩展到人力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用电检查、优质服务、用电采集等。

工作室成立以来，坚持务实管用、突出重点、集思广益、创新完善的方针，结合实际开展各项活动，不断增强成员思想素质，提高队伍技能水平，提升优质服务能力，真抓实干，勇于创新。工作室以“1+1+N”模式（1位名师带出1位高徒培养N个骨干）为核心，定期开展正能量大讲堂、员工技能实训、供电服务站现场指导等活动，成为企业员工培育示范平台。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徐川子劳模创新工作室”在2014年被国网浙江电力命名为第二批A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又被评为杭州市供电公司首批五星级劳模创新工作室。

毫无疑问，这些成绩的取得，徐川子在其中是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努力的。每逢年休假，徐川子总说她放心不下，因为她早已习惯了电脑上的一排排数据指标的导出、习惯了风驰电掣飞奔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习惯了为客户尽心尽责答疑解惑的日日夜夜。她就像一只系着无数根线头的风筝，线的那端是情绪各异的客户，线的这头是她无怨无悔的付出和深情的牵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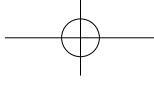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当然光解决难题是不够的，在实际工作中，徐川子发现让客户亲身感受和了解计量设备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她工作室的旁边就是“电能计量示范工作室”，这里一面墙上装满了几乎市场上所有能见到的电能表。她

按动开关，所有的机器都亮起了灯，伴随着轻微的“嗡嗡”声，这些机器开始工作。这时候的徐川子完全像一个指挥员，仿佛战场上的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中。她对这些设备的性能了如指掌。她向我介绍每一款电能表的作用，看得出她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在“电能计量示范工作室”中间，摆放着几只大型的配电装置，另一边放着一些工具。她说，这是他们培训用的。刚进单位的时候，她一度迷恋它们。这些不同颜色的电线和零部件在她眼里渐渐有了生命。只有把它们按照标准、规矩装配好，它们才会发挥作用，并成为一个个整体为客户服务。她说，这让她想起团队的重要性，这也是成立工作室的重要原因。在这个“电能计量示范工作室”里，她与她的团队曾经多次邀请普通客户来参观。他们耐心地向公众宣讲，以直观的形式让人们了解各类电能表及采集终端的情况，介绍新设备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这个举措得到了大家的赞赏。

每逢5月20日“世界计量日”，徐川子还主动配合政府的质量监督局开展各类活动。5年来，她参加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宣传活动不下40次。“电能计量示范工作室”还积极筹划开展了“与您携手 走近计量 感受智能电网”之“学习日”“宣传日”“开放日”“交流日”等系列活动。

2014年，徐川子获得国网浙江电力第三届劳动模范称号；2017年，获得国家电网公司劳动模范称号。其实，她在班长这个岗位上，获得的荣誉远不止这两项，她还获得“青年岗位能手”“五星级班组优秀班组长”“省公司A级劳模创新工作室带头人”等荣誉。由徐川子带领的富阳区供电公司采集开拓者QC小组，获得第十二届“海洋王”杯全国QC小组成果发表赛一等奖。

徐川子和她带领的班组已然成为富阳区供电公司一个响亮的品牌。这个班组成立不到两年，就获得了国网浙江电力五星级班组、杭州市金融信息服务工会“工人先锋号”等多个荣誉。作为班组的核​​心人物，徐川子始终秉持“确保计量工作公平公正地开展，



不仅关系着客户的切身利益，更直接影响着国家电网在客户心中的信任程度”这一信念行事。

倪萍和徐川子既是同事，也是师徒。一次，我在一个培训班授课，倪萍恰好是学员。课间休息时，我与倪萍闲聊，她告诉我一个有关“徐川子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故事。原来，我看到的“徐川子劳模创新工作室”，原先是“沈加鑫电能计量示范工作室”。徐川子渐渐成长、成熟后，沈加鑫找徐川子谈话，主动提出将“沈加鑫电能计量示范工作室”更名为“徐川子劳模创新工作室”。徐川子当即表示反对，但是沈加鑫说：“这个工作室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是属于这个集体的，这个集体的带头人也是需要传承的，今天是你来接下这个使命，未来也会有人从你手上接过去。”事实也确实如此，几年后，徐川子把工作室交接给了自己的徒弟倪萍，工作室再次更名为“倪萍劳模创新工作室”。这个三代劳模工作室传承与更名的故事，堪称一段佳话。

新冠疫情下的电力大数据

从来没有一个春天像 2020 年的春天那样寂静。新冠病毒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在全世界蔓延。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那一年，中国是最先走出新冠病毒阴影的国家。经济复苏有赖于企业复工复产，而保证安全地复工复产是政府和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健康码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杭州市为全国作出的贡献。所谓健康码，是以真实数据为基础，由市民或者返工返岗人员自行网上申报，经后台审核即可生成属于个人的健康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作为个人在当地出入通行的电子凭证，能够实现一次申报全市通用。健康码的推出，旨在让复工复产更加精准、科学、有序。

2020 年 2 月 11 日，浙江省杭州市率先推出健康码出行模式，实施市民和拟入杭人员的“绿码、黄码、红码”三色动态管理。并

与钉钉企业复工申请平台打通。市民和拟入杭人员可通过支付宝 App 等渠道自行在线申报，填写健康信息、14 天内是否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病人或疑似病人等信息后，通过审核即可产生一个有颜色的二维码。领取到绿码的人员凭码通行，领取到红码和黄码的人员需按规定隔离并进行健康打卡，满足条件后这个二维码就转为绿码。大量返岗复工人员在支付宝内申领健康码。健康码上线首日访问量即达到 1000 万。客观地讲，健康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控制疫情蔓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企业复工电力指数”几乎是与健康码同时启用的一款产品，它从电量变化来判断企业复工与否。

2020 年 2 月初，浙江各地的企业慢慢复工复产，但当时正值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复工情况究竟如何，政府难以科学掌握。虽然，当时杭州部分企业陆续开工，但依旧有许多企业由于产业链、物流链、销售链等种种问题开不了工，面临重重困难。

于是，政府部门提出诉求：能否通过电量的变化来判断企业的复工情况？

徐川子很快想到已经被她用“活”了的电力大数据，她分析起了全市 4.4 万家企业每一天的用电数据。此时，徐川子已从富阳区供电公司调入滨江供电分公司。每天早上 9 点，徐川子都会把杭州滨江区前一天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复工率、复产率数据分门别类算出来。林林总总 1900 多个数据，汇聚成每天一份、每份 33 页的《杭州企业复工生产情况分析报告》。拿着这份报告，当地政府就能按图索骥摸排产业链上下游的堵点、断点，更聪明更智慧地指挥“作战”。

“企业电力复工指数”很快在全市、全省推广普及应用。

其实，相对于复工复产，让政府更着急的是疫情防控——当时国内确诊人数的峰值还未到来，不断上涨的“数据”实在让人揪心。各地防疫措施均以社区为单位实施，然而基层社区居民众多而社区管理人员短缺的状况凸显。如何监测人员流动情况就成为社区、

地方政府最关心的问题。于是，2月3日，徐川子所在的杭州市供电公司接到了一个需求：杭州滨江区山一社区书记将求助电话打到了滨江供电分公司，希望供电公司能通过监测用电量变化来帮助社区判断人员流动情况。

山一社区是杭州市滨江区唯一的“农居点”，是一个“没有围墙”的社区。该社区内分布着4个自然村和2个居民安置过渡点，15名社区工作人员要负责4000多人的排查和管理。“小路多、流动人口多、外地租户多”的“三多”问题，更让社区防疫工作雪上加霜。而这样的社区在滨江还有几十个。接到社区电话的徐川子迅速作出反应。

借助每15分钟采集一次的家庭用电数据，她就可以帮助社区解决流动人口难发现、隔离人员难预警、返乡人员难预控的问题。但是，要在短时间内处理海量数据，完全没有可供借鉴的成熟算法和模型，有些小伙伴还隔离在家，不能集中办公，怎么办？

徐川子夜以继日，架起了理想与现实的桥梁。她带领团队开展远程线上办公，5天5夜加班加点，一遍又一遍地与社区反复校对

数据，然后和小伙伴一起修正模型。120个小时后，他们完成了157476户业主12天1200余万条日用电量数据的云端采集。通过对普通住户、群租住户等用电行为的大数据画像，他们建立了不同类型的计算模型，及时预警人员流动。传统的上门排查会让社区工作人员耗时3天，而使用这个计算模型仅仅需要15分钟，且确保排查100%覆盖。

就这样，“电力大数据+社区网格化防疫”应用上线试运行，并迅速在杭州364个社区投入应用，这也标志着全国首个“电力大数据+社区网格化防疫”进入县区实用化推广。

我用如此简短的篇幅就写完一个创新项目的诞生，然而其中的甘苦只有徐川子和她的小伙伴们才知道。

徐川子深知，一方面，借助每家每户都有的智能电表采集到的用电信息，用电力大数据分析人员流动和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协助政府防疫和决策，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另一方面，徐川子心里比谁都清楚，要让这个想法成为现实，就要冲进流动人口最多的社区和企业去摸排。曾是电力工人的父亲明白，



徐川子和她的工作团队



在这个时候这种举动意味着什么。徐川子跟父亲开玩笑：“咱又不是白衣执甲、逆行出征，没事！”话是这么说，徐川子心里其实也有点害怕，但是一想到能够让社区的人们更加安心、让更多企业更快复产，她就一下子有了信心和勇气。

于是，一支由24名平均年龄29岁的青年党员组成的“红船突击队”在线上集结完毕。

为防万一，徐川子把女儿送到父母家。不到8岁的女儿时不时发微信语音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女儿还发了自己拍的照片给妈妈。徐川子说，女儿发过来的语音和照片，她既不敢多听也不敢多看。在那样的情况下不能陪在女儿身边，作为一名母亲，她很难受。但是，徐川子明白，自己不仅是一名母亲，更是一名国家电网人。肩上沉甸甸的职责告诉她，必须把大数据模型建起来。她告诉女儿：“等妈妈和叔叔阿姨们一起把大数据算出来，妈妈就回家！”

“红船突击队”队员无法集中办公，于是队员们家里的书房、单位的办公室、社区的会议桌……只要能工作的地方，都成了队员们抗疫的“战场”。大家每天凌晨3点躺下，清晨6点又起床，一遍又一遍地编写代码、调整模型，一遍又一遍地与社区、企业校对数据。他们坚信：只要坚持，就能胜利！

徐川子告诉我，最令她感动的是，“85后”“90后”的队员们没有一个说累叫苦：双创分中心的宣羿负责处理基础数据，身在异地却与队友完全“同频运转”，3天只睡了10个小时，连续运算海量数据，为后续大数据模型提供了有效支撑；滨江供电分公司的罗庆，在算法建模的关键时期顾不得照顾怀孕35周的妻子，在办公室跑数运算，一直加班到天亮；互联网办公室的孙智卿索性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几天不出门，一遍又一遍地与社区反复校对数据，晚上睡在一张行军床上；临安供电公司的王奇峰负责数据接口工作，感觉自己像“燃”了起来，竟然有4天没有洗脸刷牙……

徐川子说：“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国

家电网人的责任担当，汲取了不怕苦、不畏难的精神力量。”

针对国家推动复工复产中的电费优惠政策有可能被中间商截留的全国性难题，徐川子和团队还首创了“转供电费码”，把电费减免“红包”及时足额送到复工复产的转供电用户，特别是小微企业用户手中。这个做法迅速在全国推广，仅5个月就为全国40多万个工业园区、商业综合体的3400万户小微企业优惠电费近百亿元，让众多小微企业在复工复产中“轻装上阵”。这项创新也引起央视《新闻联播》的关注，作了长达2分24秒的报道。

和电表打交道10年，徐川子成了电表数据专家，也让她对用电数据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这些宝贵的经历和体验在此次带领队伍开发疫情防控所需的电力大数据中成了克敌制胜的法宝。“电力大数据网格化防疫”产品推广应用的一大难题，便是智能电表的抄表采集路线与实际社区划分存在差异。在设定阈值和制定数据运行规则时，徐川子和团队没有时间反复推演，只能选择用算法来论证，通过代码跑数的结果来验证初设电量值等数据的合理性，从而获得更符合实际情况的阈值。这个时候，徐川子丰富的专业经验就起了重要作用。最终，在极短时间内出炉的“电力大数据网格化防疫”构建了隔离人员异动、复工复产监测等6个场景13套算法模型，准确率超过97%。

徐川子团队的“电力大数据网络化防疫”应用，在浙江省11个地市全部上线，被列为各级政府开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参考依据，2月14日起在公司经营区域内全面推广，且一经推出便大受好评。“企业复工电力指数”和分析报告先后获得浙江省政府、国家电网公司的高度肯定。2020年2月16日，国家电网公司印发通知，在公司经营区域内推广“企业复工电力指数”应用，支撑地方政府有序组织企业复工复产。

“企业复工电力指数”采集的企业用电数据，能够长期、动态反映企业生产情况。除了依据生产率提供经济指导外，它对于污



染企业的生产用电监控还能够为政府提供环保监测，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而基于“电力大数据网格化防疫”的经验，今后供电公司还能更方便地提取不同社区的用电数据用于特定的监测分析。比如，可以长期监测住房空置率、居民出行变化等数据，为地方政府优化社区管理和交通管理提供指导。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疫情防控下的电力大数据应用，促成了电网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深层次合作。电网企业在为政府提供电力数据侧参考信息的同时，实现了更为密切的政企互动与交流。

在徐川子看来，她就像是电力企业数据的“淘金人”。供电企业拥有庞大的数据库，从一只电表的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到一项业务的时间节点、进度流程，再到一个平台的数据整合、分析比对，它的价值甚至可能不低于电网本身的价值。如何挖掘各项枯燥的数据之间的联系和变动，便是他们工作的重点。而这些数据的挖掘和运用，为“企业复工电力指数”在较短时间内生成提供了可靠而精准的支撑。

到联合国去

2019年8月21日，一封来自全球契约中国网络的邀请函抵达杭州供电公司。邀请函称：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将于9月22至26日在纽约举办“全球契约领导人活动周”，该活动作为联合国大会关于气候变化、可持续金融、全民医疗保险等议题的相关活动，将展示企业在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方面作出的贡献。活动周期期间将举办可持续发展先锋等主题活动。贵公司徐川子同志为“2019全球契约中国网络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先锋”称号获得者，应作为中国代表参加相关活动。

……

9月22日，徐川子飞赴美国纽约，随后进入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九届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周。这也是中国唯一一位以“全球契约中国网络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先锋”

身份参会的代表。

徐川子获评“2019全球契约中国网络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先锋”并参会，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她所在的杭州供电公司，近年来致力于绿色能源发展和电力科技创新，大力推动清洁电力走进千家万户，并网1.8万个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运国内首座电气油综合供能站；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完成135个城中村、41个特色小镇配网改造，推广建设全电民宿，实施民宿“低碳入住计划”；持续开展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上线全国首个电力云计算服务独居老人模块，用智能电表为社区老人提供全天候监护服务；打造“城市大脑”智慧能源服务平台，签约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用户1983家；实施“乡村振兴、电力先行”战略，以“电力驿站一次都不跑”为重点，推出超前谋划打造“坚强农网”、智慧用能提升“品质生活”等服务措施，实现供电更可靠。

杭州供电公司也因此获评联合国中国网络2018“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先锋企业”。

此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也不容忽视。徐川子代表的是国家电网公司是近年全球能源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领军者。近年来，国家电网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和消纳新兴能源并网容量均居世界首位。

在峰会期间举行的“可持续发展先锋论坛”上，徐川子面向来自全球的各国政府、商界、民间组织等，分享了一张新颖的电子“碳单”，引起众多参会者的点赞。这张“碳单”是她与团队推出的一款互联网节能产品。依托于自主开发的“智慧绿色民宿”系统，这款产品将接入杭州近500家星级民宿用电数据系统，经过运算后推出能耗排名榜单，并向每个客房推出电子“碳单”，以创新方式倡导全社会绿色用能。“碳单”推出近一年，实现为接入民宿降低平均能耗近7.5%。

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最高级别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盛会，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主办。第九届



徐川子在联合国总部领奖

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重点围绕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聚焦“消除贫穷和饥饿、保障饮水、清洁能源和改善气候变化”等17 项议题、169 个共同目标，探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企业的发展前景与机会。

在峰会上，徐川子面向全球各国政府、商界、投资者团体、民间组织、联合国机构等主体，以向代表赠阅杭州供电公司《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进展报告》和分享“绿色酒店电子碳单”等方式，利用论坛发言、现场交流和参与主办方举行的接待晚宴等交流平台，展示了国网浙江电力助力浙江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的实践和成果，向国际社会呈递了绿色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获得了来自英国、意大利、南非、新加坡、荷兰、丹麦、巴西、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黎巴嫩等数十个国家代表的好评。代表们表示国网浙江电力在消纳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创新举措非常具有启发性。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金丽莎表示：“这样的举措非常具有启发性，国家电网公司是一家卓越的企业，希望将更多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方案、议程带向全世界。”

徐川子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活动，获得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彭博社等媒体的报道。在国内，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网等媒体也不吝篇幅，对其进行了重点报道。“杭州女孩联合国分享她的绿色‘碳单’”一时刷屏中外媒体。

在这次峰会上，徐川子还被全球契约中国网络评选为2019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青年领军人物。自从参加这次峰会后，徐川子在媒体记者的报道中多了一个雅号——“联合国小姐姐”。

所有对徐川子参加联合国活动的新闻报道，都有一个共同点有迹可循，就是引用了不少她之前从事电力大数据研究、倾力节能低碳供电解决方案的案例。其中有一个案例，可以佐证徐川子和她的团队在浙江清洁能源



示范省建设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作为《富春山居图》实景地的电力人，徐川子和团队经过大半年努力交出了一张绿色清洁的答卷，成功打造浙江省首个综合能源服务示范区——黄公望综合能源服务示范区。为了让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小镇摒弃高危高排放的燃煤烧柴传统，徐川子和同事们走遍了333公顷的山水田园，挨家挨户敲开客户、景区、酒店民宿、地方管委会的门，竭力倡导用清洁的电力替代烧煤烧柴。无数次的碰壁和挫折后，在徐川子的坚持和努力下，《富春山居图》里的山山水水开出了美丽的花朵。眼下，在黄公望森林公园的能源消费中，98%是电力。在徐川子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如今的黄公望景区，用一段顺口溜来比喻再合适不过：“电瓶船儿水上漂，黑色尾巴不再摇。谁人能画富春山？山间水间说新貌。”

在服务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道路上，徐川子和她的团队不断创新攻坚。在走访产业园区用电客户时，徐川子发现，很多产业园区、办公楼宇和商场用能比较粗放，如果能有精细化管理的工具就可节约出20%至30%的用能。她带头研发了“低碳用能数智平台”，并以杭州滨江人工智能产业园为试点，打造了浙江首个基于轻量级改造的低碳数智园区。她和团队成员对园区实施了软、硬件改造，通过红外感应器、温湿度监测仪等智能硬件传导，将用能数据采集细化到园区内每一家企业、每一台设备。手机App上一键启动，园区内上百家企业的照明、空调等设备几乎同时响应，自动执行无人公共区域照明关闭、空调温度上调等节能策略。目前，这样的系统已在杭州滨江、余杭、临平多个写字楼、大型商场和园区推广应用。

十多年来，国网浙江电力以“数字化牵引”为抓手，努力在坚强、智能、绿色电网建设上实现新突破。徐川子说：“十多年来，我见证了用抄表掌机在现场抄表到智能电表集成上亿条大数据的巨大转变。今天，杭州城网户均停电时长已低于20分钟，

供电可靠性超过99.996%，核心区域已达到99.999%的世界最高供电标准，户均停电时间低于5分钟，比肩纽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杭州实现供电可靠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靠的就是提升科技和专业的能力。”

其实，徐川子在联合国出示的“绿色碳单”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关注，与全球各国普遍实行的“碳中和”目标有关。中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肩负的责任和压力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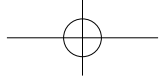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202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到202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24.1%，森林蓄积量达到180亿立方米”。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

随后，国务院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提到，“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要坚持安全降碳，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很显然，在实现“双碳”目标这个大背景下，徐川子和她的团队实施的“绿色碳单”实验就更加有意义，能获得联合国的首肯，也在情理之中。

在全球这个大趋势下，作为能源行业从业人员，徐川子当然不甘人后。除了继续她驾轻就熟的“绿色碳单”“智能楼宇”等项目，她的团队又瞄准了电动汽车迅速增长的趋势，在国网浙江电力揭榜挂帅了“面向电网与电动汽车协同互动的居住区有序充电关键技术研究”创新项目，探索电动汽车、充电桩、智能电表、台区间的协同联动技术，通过“削峰填谷”柔性充电策略，挖掘电网潜力资源。

对于科技创新，徐川子有自己的想法，



徐川子出席党的二十大时在人民大会堂留影

她认为科技创新的灵感来源于生活，更要服务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下篇

我会把现场的事仔细讲给女儿听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6位来自浙江的代表到天安门广场观礼。在这份光荣的名单中，就有徐川子。徐川子回忆了她见证伟大历史时刻的情景。

作为《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联合浙江省委网信办推出的“身边的党员”主题宣传活动人物之一，在赴京前徐川子接受了媒体采访。她说：“百年党史恢宏厚重，继往开来，作为青年劳模代表，有机会赴京参加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系列活动，特别是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大会，我倍感荣幸，无比振奋。”

客观地讲，这段话代表了徐川子真实的内心。这是徐川子第二次去北京，距离她第一次去北京时隔不到一年。2020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徐川子作为全国劳动模范代表领奖。那是她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天安门，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徐川子告诉我这个信息时，我有点惊讶。中国的孩子，但凡家庭经济条件稍稍好一点的，父母都会在假期带孩子去一趟北京，看天安门，爬长城。但徐川子说，她真的是为领奖才第一次去的北京。惊讶归惊讶，我感叹，徐川子首次赴京就是以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并且进了人民大会堂。而徐川子第二次进京，则是去见证建党百年盛



典。这样荣耀的赴京记录，我相信全国也找不出几个来。

2021年7月1日3时50分，徐川子就起床了，因为5点钟就要完成集合。她再次检查需要携带的证件与请柬，然后和其他代表一起步行到达现场。

庆典开始，当悬挂着党旗、排列成“100”队形的飞机方阵从天安门城楼前飞过，徐川子和身边每一个人一样，都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党旗，高声呼喊。100发礼炮响彻天际。在国旗护卫队的护卫下，七万人共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

徐川子坐的位置就在天安门城楼的左前方。她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聆听了党的最高领导人讲话。观礼结束后，她发了一条朋友圈：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总书记的寄语激励着我们当代青年走上奋斗的道路。作为一名能源行业的青年劳模，坚定围绕“双碳”目标、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数字化改革、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等重点任务，坚持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加强知识学习，把基层一线作为最好的课堂。坚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不断增强“志气、骨气、底气”，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徐川子说，这次赴京参加盛典前，上小学的女儿拉着她说：“妈妈，我好羡慕你啊，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她答应女儿，回去会把现场的事仔仔细细地讲给她听，以此激励女儿好好学习，努力进步。

激情澎湃的时刻

2022年10月16日10时，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第三次进京、第二次踏上人民大会堂红毯的徐川子，此刻的身份是党的二十大代表。作为一名年轻的一线电力员工，她一步一步跨上大会堂的台阶，心情非常激动。我问她：“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哪个词才能恰当地表达你当时的心情呢？”徐川子想了想，说：

“澎湃。”那是内心无法抑制的涌动的感情，是一种对党、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是对自己代表青年参会的感情。她被大会堂内的那种氛围感染。所有代表，无论走路还是交谈都轻言细语，但她能感受到会场内那种类似大海涨潮时的澎湃。

徐川子说，其实那种激情澎湃的感受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她一整晚几乎都睡不着觉，脑子里过电影一样，交替出现各种场景——既有自己刚入职时参加培训的画面，也有参加全国技能大赛时的情景，还有和同事们在疫情防控期间昼夜攻关、吃泡面充饥、喝咖啡提神的镜头。当然，这些画面里，还有和家人团聚的温馨，以及在富阳工作时间和伙伴们夏流汗、冬披雪的场景。虽然一夜未眠，但她第二天一早起床还是精神抖擞。精神的力量真是无穷啊！

徐川子说，一走进人民大会堂，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扑面而来。在会场，她看到头顶巨大的红色五角星灯与500盏满天星灯交相辉映，脑海中瞬间浮现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在大会堂外面，有二十大首场代表通道。她经过时发现，十五位代表分了五组，正在接受中外媒体采访。第一批代表里有航天员王亚平、短道速滑冠军武大靖、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党总支书记姜丽娟第二组出场，讲述了下姜村在总书记的指引下，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下姜村通过农文旅融合实现了从“脏乱差”到“绿富美”的精彩蝶变，乡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更多年轻人回家乡创业，每年拿到村里的分红；下姜村与周边24个村抱团组建“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党委，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联结，打造共富联盟，这也是浙江探索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一个缩影。姜丽娟是1989年生人，比徐川子还要年轻，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细节。更多的年轻党员走上前台成为主角，从一座村庄开始，他们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徐川子特别提到的下姜村，在浙江可



以说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村庄，过去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不过，我在几年前去下姜村时，那儿已经是一个绿水长流、青山葱郁的生态村，村民安居乐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如果说它是新农村的样板，应该不会有人反对。

徐川子给我描述了进入会场时的感受。她说，会场总体给人的感觉是简朴务实，简朴中透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当党和国家领导人随着音乐步入会场的一刹那，所有代表都站了起来，长时间热烈鼓掌。那一刻，徐川子感受到了全世界最大政党的空前团结。能够见到总书记，聆听总书记作报告，那份激动她从未有过。她说：“无法用言语表达，那个感觉与坐在电视机前看完全不同，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荣光时刻。总书记所作的报告是一份顺应党心民心的好报告，听到振奋之处大家都情不自禁鼓掌。”

听到这里，我问川子：“我看了开幕会现场直播，发现代表们的鼓掌似乎特别整齐，这是为什么？你在现场有什么发现吗？”徐川子笑着说：“一共32处掌声，是大家发自内心的拥护和赞成。我想掌声即心声，掌声如潮，彰显的正是亿万人民衷心拥护人民领袖的共同意志。”

宝贵的六分钟

参会期间，徐川子有一个在浙江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6分钟发言。其实，最初给的时间是10分钟，后来压减到8分钟，最后明确是6分钟。这让徐川子紧张了起来。一方面，徐川子明白，这次参会她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广大基层产业工人。另一方面，她有一个按10分钟时间准备的发言提纲。一下子要缩减到6分钟，如何提纲挈领地讲重点，这对她来说是一个考验。在接到通知的当晚，徐川子连夜修改了发言提纲。次日上午，徐川子的发言比较靠前，但她已是胸有成竹。她开始流畅地表述，虽然只能讲重点，但因为准备充分，所以讲得详略得当，与会代表频频点头。

我看了徐川子的发言提纲，第一感觉是电力十足，充满了电网元素。她作为一名电力系统的代表，把该讲的话都讲到了，而且讲得十分到位，既不添油加醋也不刻意拔高，讲的话都十分接地气。

徐川子说：“作为浙江‘红色根脉’驻地央企员工，我们杭州电力人对习近平总书记有着质朴深情和无限崇敬。2003年12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杭州供电公司调研，嘱咐‘要让电等发展、不能让发展等电’。”

“要让电等发展、不能让发展等电”实际上揭示了电力工业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要适度超前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主政浙江时，习近平多次深入电力企业考察调研，提出一系列关于能源和电力工业发展的理念，符合浙江乃至中国能源电力工业的发展，具有卓越的前瞻性，并为日后形成“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奠定了基础。2004年7月26日，习近平在调研嘉兴电厂建设项目时，强调“从长远看，我们还要考虑电力结构的调整，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如天然气发电、核电、水电、风电，还有利用潮汐发电等”，进一步提出了发展能源多元供应体系的要求，与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一脉相承。

徐川子熟读二十大报告，她的发言与浙江电力工业发展实际相结合，体会深切。她说：“十九年来，我们牢记习总书记殷切嘱托，不忘初心、感恩奋进。进入新时代，全国全省都发生了沧桑巨变。作为基层电力工人，我见证了电力事业伴随社会发展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来，我们国家电网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持之以恒建好网、供好电、服好务，实现了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用得好电’的历史性转变。以我们杭州电网为例，时时处处都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接着，徐川子用了“三个变化”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变化发生在小小的电表表中。2008年我从浙江大学毕业后，到基层一线从事



供电服务工作，每天都在与电表打交道。记得刚工作时，电表功能很少，需要供电公司员工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手工抄表。2016年左右，浙江实现智能电表全覆盖，在办公室电脑里就能看到数据。如今，我们和用户一样，在手机上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用电量变化。不仅如此，我们发现电表中海量的电力大数据，是一个巨大宝藏。近年来，我们主动融入全省‘数字化改革’浪潮，依托杭州‘数字经济第一城’优势，深度挖掘电力大数据价值，推出电力看经济等多跨应用场景，赋能城市经济发展和整体智治。记得2020年疫情暴发的时候，我带领公司‘90后’青年党员突击队连续奋战五天五夜，研发了全国首个‘电力大数据+社区网格化防疫’模型和‘企业复工复产电力指数’。3月31日，习总书记调研杭州城市大脑，我和同事们在新华社刊发的新闻图片中，看到总书记驻足观看的屏幕上正是我们研发的电力指数，感到特别自豪。

“变化也发生在客户的用电体验中。十年来，群众的用电更加可靠、更加便捷，生活也更加美好，更加幸福可感。记得小时候，停电还时不时发生，家里总备着几根蜡烛。如今，生活中早已感知不到停电。这主要得益于电网的日益坚强，杭州十年间新增的电网容量相当于再造1.5个海南省电网。同时我们秉承‘宁可我带电、不让你停电’理念，在全国率先取消传统计划停电，杭州供电可靠性比肩东京、巴黎等国际大都市，客户称赞说‘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我们坚持‘你用电、我用心’服务理念，打造全国最优数智用电营商环境，小微企业平均接电时长从曾经的好几个月缩短至4天，杭州电力营商环境指标晋位全国第四。

“变化也发生在能源的绿色转型中。国家电网公司以能源转型的推动者、引领者、先行者为己任，选择浙江先行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着力提升系统调节能力，实现多种能源资源互补，努力让绿色成为浙

江发展最动人色彩。如今，浙江省新能源装机容量已成为省内第二大电源。在能源绿色转型上，我和同事们进行了不少探索创新。2019年9月，我受邀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领导人活动周，向各国友人分享了全球首张‘电子碳单’，通过酒店客房能耗排名引导游客低碳入住，这份绿色发展‘浙江方案’得到全球数百家媒体报道点赞，引领了绿色出游新时尚。2023年，将举行举世瞩目的杭州亚运会。我们坚持‘绿电，让亚运别样精彩’，组建零碳工程师团队，在亚运主场馆建设降碳提效智能绿网，提升能效23%，推动实施绿电交易，实现亚运场馆100%绿电供应，助力打造世界首个‘零碳亚运’。”

对于发展前景，徐川子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答好电力保供‘责任卷’。习近平总书记报告中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要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保障安全稳定供应。保障电力供应始终是我们电力人的首要政治责任。我们国家电网将扛起电力保供首要责任，坚持政企协同联动、源网荷储发力、各方齐心合力，加快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用好各类可调节负荷资源，全力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我们浙江电力‘头号工程’就是白鹤滩至浙江特高压工程，每天仅杭州就有1000多名同事在工程现场工作。我们秉承‘早半天投运也是好的’理念，全速推进工程建设，确保按期投产。届时，工程将为浙江新增800万千瓦水电输送能力，推动杭州非化石能源占终端消费比例从16%提高到24%。‘十四五’期间，浙江电力将投资1710亿元，较‘十三五’增长24%，把电网建设得更加坚强可靠。我也将立足岗位做好供电服务，为全省保供稳价贡献自己的力量。

“答好能源转型‘引领卷’。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要求，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我们主动融入全省数字化改革，以数字化为牵引建设新型电力系



统，落实全省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三年行动，不断提升系统调节能力、企业治理能力和社会综合能效，助力美丽浙江建设。节能提效是能源转型的重要一环。在我工作的杭州滨江区，楼宇用能占了大头，全区共有楼宇 400 多栋，楼宇用电占了全社会用电量的 60%，这也是当前全国城市用电的一个缩影。近期，我带领团队打造了全省首个滨江低碳数智园区，建立统一的园区低碳数智运营平台，通过空调柔性控制等技术，提升能效水平 20% 以上。这也将为迎峰度冬电力保供提供重要支撑，有效解决 5% ~ 10% 的尖峰负荷。目前，我们在滨江区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全区推广楼宇节能，希望这项技术也能在全社会推广。

“答好共同富裕‘担当卷’。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浙江的光荣使命。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探索‘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完善普惠性养老、育儿服务和政策体系。我们国家电网坚持‘共同富裕、电力先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城乡同网同规，全面构建新时代新农村新电力‘三新’常态服务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积极助企纾困、服务保障民生，为美好生活充电、为美丽中国赋能。特别是针对‘一老’养老服务重大需求，我和同事们用电力大数据破题，创新推出‘电力关爱码’。利用每家每户都有的智能电表，通过用电情况的变化，及时研判并预警突发情况，守护老人生活安全。目前，在杭州淳安下姜村，我们针对政府认定的独居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推出了‘电力关爱码’的‘智慧关爱’和红船党员服务队主动服务的‘特别关爱’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希望能在更多地方发挥作用。”

在徐川子参加党的二十大期间，国内主流媒体对她进行了多次报道。2022 年 10 月 15 日，人民日报新媒体播发记录徐川子工作服务场景的短视频《二十大代表小徐师傅拍了段 vlog，想和你分享这句话！》，

一时间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浏览量超过 2 亿。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评论，以徐川子的个人成长经历为例，展现了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电力青年好形象。

只有努力向下扎根，才能不断向上生长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徐川子责无旁贷。

我手头有一张徐川子宣讲安排计划表，从 2021 年 10 月下旬到 12 月下旬的两个月时间，宣讲安排得满满当当。徐川子坦言，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感受最为直接，体会最为深刻，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按照上级部署要求，她会充分发挥劳模工匠宣讲员作用，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服务人民美好生活中，当好模范。徐川子说，她将进现场、进班组、进社区，面对不同的宣讲对象准备各有侧重的宣讲内容，把参加党的二十大的心情感受和履职情况，把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学习体会以及自己将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践行好党的二十大精神，讲清楚、说明白。

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徐川子马不停蹄，奔走于省内各地，在各行各业都留下了她的身影。在多场次宣讲中，面对不同受众，她会有不同的宣讲重点，但涉及她个人成长的部分时，“只有努力向下扎根，才能不断向上生长”是贯穿始终的一个理念。这个理念也成为徐川子与人共勉并时刻提醒自己的座右铭。

在数十场的宣讲中，有三场宣讲的地点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三处都是徐川子的母校，分别是杭州市富阳区实验小学、杭州银湖实验中学和浙江大学。

在富阳区实验小学，徐川子从“党的二十大概况”“参加党的二十大的心情感受”“二十大报告学习体会”“带头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四方面向师生们宣讲。她还从“最使命光荣的行程”“最激动人心的大会”“最神圣庄严的投票”“最紧张兴奋的发言”“最忙碌工作的身影”“最

珍贵难得的合影”等六个精彩场面，回顾了参加二十大激动难忘的经历。在宣讲中，徐川子结合她一直从事的电力能源工作如何科学谋划、持续创新来不断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在场的师生真切地感受到了平时的光盘行动、随手关灯等小事都事关国家能源安全。徐川子告诉大家要重视劳动，通过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在银湖实验中学，徐川子见到了当年的班主任高振华、思政老师郎超文、年级组长裘志平。其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动容。徐川子向高振华老师献花合影，并动情地说：“是高老师的物理课让我爱上科学，最终考入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徐川子也引用习总书记的话语与学弟学妹们共勉：“当代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徐川子在母校的宣讲，也让师生们深有感触。一位叫窦贤森的老师说：工作之余，有幸聆听徐川子代表讲座，她通过图片展示、语言描述，让我即便没有在现场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一幅幅宏伟壮丽的画面犹在眼前。徐川子讲座中也多次提及她心中的“永兴情

怀”，只有“心中常常牵挂”才有“时时放心不下”。

窦贤森说的“永兴情怀”中的“永兴”，其实就是富阳永兴中学，也是徐川子就读的中学，银湖实验中学则是永兴中学的一个分校。

在浙江大学的宣讲，徐川子与师生的互动则要多一些。

1936年9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开学典礼演讲上向学生提出两个问题：“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这两个问题时至今日，还刻在浙大校园内的石头上，供一代代浙大学子思考，而这也是徐川子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和徐川子聊天过程中，她也回忆了在浙大的学生生活。

刚上大学那会儿，徐川子尽情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建了D.F.M爱艺者协会。担任会长的她带着社员们开展各种活动，拉赞助，跑项目，忙得不亦乐乎。D.F.M爱艺者协会还获得了“浙江大学三星社团”称号。同时，徐川子还静下心来在专业知识上做研究下功夫，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浙大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她能



徐川子回母校浙江大学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沉下心来思考很多专业问题。对竺可桢提出的两个问题，徐川子的答案是：来浙大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去社会上做一个有坚持、能创新的人。

其实，这已经是徐川子第二次回母校作演讲。第一次是在浙江大学2019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她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回母校演讲。我问她，上台演讲，面对学弟学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徐川子说，觉得非常荣幸，也很激动，时隔11年重返母校，自己有更深的感触，大学里所学的知识能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并有所创新，正是老校长竺可桢对他们的要求。在那次宣讲中，徐川子说：“时光飞逝，11年前，我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的供电公司，成为一名装电表的工人。11年后的今天，我带着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的荣誉站在这里，骄傲地向母校递交一份立足岗位、务实创新的答卷。我想，竺校长的两个问题，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我想与大家分享我找到答案的两个关键词：坚持和创新。”

徐川子的发言中，有一段话引起在场师生的共鸣：“只有坚持才有积累，才能发现一些卡脖子的现实问题，才能发现一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细节问题，也只有坚持，坚持不懈地学习，坚持不懈地思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徐川子勉励同学们要敢于创新，只有打破思维定式，敢于自我革新，才能让个人的视野和境遇豁然开朗，形成最硬核的竞争力，让社会发展充满动力和活力。徐川子当时在面对学弟学妹时说过：“当我站在颁奖台上时，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所有努力无不都是从零开始、从点滴积累开始，所有成绩都是持之以恒、开拓创新的结果。”当时在场的学子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正是他们人生中最闪亮的高光时刻，但他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前方也许会有想象不到的困难和波折，但他们时刻要记得通过学习来不断提升自己。能继续深造的同学要抓紧时间继续学本领，选择扎根基层的同学要秉承坚持和创新，

边干边学，一样能发光发热，一样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事业。徐川子请学弟学妹们要记得，人生最快乐之事，莫过于为理想奋斗。成功不等于名和利的相加，而是选择了一个目标，并为之坚持和创新，最终实现人生价值。

那次演讲后，等徐川子再次回到母校的时候，她的身份又发生了变化。此时的她，不仅是党的二十大代表，也是全国劳动模范。

在这次和浙大师生的交流中，徐川子给人的印象更成熟、更稳重了。“坚持与创新就是我多年来不变的信念，也是我找到的青春奋斗的‘正确打开方式’。”徐川子说，“我这份工作就是给人们送去光明和温暖，生逢其时、重任在肩，只有努力向下扎根，才能不断向上生长。”

浙大电气工程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董萌苇听完宣讲后，说：“守护万家灯火的韧劲、服务双碳目标的闯劲，这些是我从徐川子学姐身上学到的。同为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今后我也将努力锤炼专业本领，增长素质才干，力争在服务能源电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等工作中贡献青春力量。”

教育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代玉启对徐川子的这次宣讲作出点评：关心青年、爱护青年、重视青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青年发展与新时代处于双向塑造的关系中：一方面，新时代塑造着青年发展样态；另一方面，青年群体编织着新时代。在新时代提供的广阔舞台上，广大青年应当洞悉自身发展位势，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筑牢理想之基；胸怀“国之大事”，锤炼担当之能；传承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磨砺耐劳之品；奋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激发奋斗之力。

最美员工

她是专业竞赛领军者，纵横赛场，笑看奖牌如花；她巾帼不让须眉，架起企业与客



徐川子（右）在联合国总部与各国代表合影

户的连心桥；她是青年成长示范领跑者，阳光导航，天地宽广；她领衔劳模工作室，用无私写下奉献电网，忠诚无价。

这是“感动浙电——2015最美员工年度人物”评选委员会授予徐川子的颁奖辞。

徐川子在获得这个荣誉的时候，刚好在而立之年。在历年获奖者中，她却属于年轻一辈。

我一直认为，这个“最美员工”的称号，是徐川子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时，她既非全国劳模，也不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星光灿烂的电力系统，她只是一颗不那么起眼、不那么闪亮的小星星。但是，从那一刻起，她在职业生涯的跑道上开始加速，并进入一条闪光大道。她以令人目炫的速度，成为国网浙江电力的一颗耀眼新星。

“感动浙电——最美员工年度人物”的评选始于2012年。我连续十年几乎全过程参与了这个评选的策划。后来，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国网浙江电力的先进典型，如“时代楷模”钱海军，“大国工匠”黄金娟等，都曾是这个称号的获得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徐川子的成长过程中，

钱海军与黄金娟对她的影响不亚于她从小就熟知的雷锋、王进喜等。

钱海军被誉为百姓身边的“点灯人”。2022年5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云发布的方式，授予钱海军同志“时代楷模”称号。新华时评《成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大》中则称：钱海军“在生活工作的时时处处，浸润‘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给千家万户送去光明、送去温暖；用年深日久的实干，展示出打动人心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一个优秀产业工人的情怀中，可以看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品格，看到扎根基层、埋头苦干的职业操守，看到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

钱海军是首批获评“感动浙电——最美员工年度人物”的员工。那时，徐川子正在富阳区供电公司的一线班组，带着她的伙伴们翻山越岭、走村串巷为客户提供电力服务。钱海军从事的公益服务，与徐川子的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处。

国内顶尖计量专家黄金娟可以说是徐川子的同行。事实上，徐川子也一直以黄金娟作为自己工作上学习和努力的榜样。



黄金娟曾任浙江电力科学研究院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她扎根电能表计量检定一线，牵头开展技术攻关，实现了电能表检定从人工操作向智能化作业的变革，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被誉为“醉心钻研的老黄牛”“细节之美的追逐者”“一项创新取得一百多项专利的大国工匠”。黄金娟和她的团队完成的《电能表智能化计量检定技术与应用》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授予一线女工人。

徐川子坦言，有钱海军、黄金娟这样的优秀前辈在前引路，自己作为一个晚辈，没有任何懈怠的理由。“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徐川子始终牢记在心，并以此激励自己。她虽风华正茂，但不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劳模的眼睛

全国劳动模范何贝也是“感动浙电——2015最美员工年度人物”。那年，颁奖典礼之前，我把10位“最美员工”召集在一起，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何贝说，这张合影弥足珍贵，他一直珍藏着。这是何贝第二次见到徐川子，朋友相见，又同时上台领奖，格外开心。

何贝现在是绍兴诸暨市供电公司枫桥供电所党支部书记。著名的“枫桥经验”就诞生在这里。所谓“枫桥经验”，是指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县（今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组织上将何贝放在枫桥，显然是想让这位全国劳模带出一支素质过硬的队伍，让电力在枫桥也出经验。后来，枫桥供电所的确是国网浙江电力基层站所的一个先进典型。无论是管理还是技能水平，该所在国网浙江电力同行中都

堪称翘楚。何贝说，供电所地处“枫桥经验”诞生地，他肩上的压力特别大，不过他相信这支队伍能够为“枫桥经验”提供电力方面的优秀案例。

何贝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曾经担任过徐川子的教练。那是2017年，何贝作为教练组成员之一，带领徐川子所在团队备战国家电网公司第六届供电服务之星劳动竞赛。其实，在竞赛比武这个领域，这是何贝第二次与徐川子打交道，第一次是2015年的夏天。何贝和徐川子一起入选国网浙江电力参赛队，备战国家电网公司第五届供电服务之星劳动竞赛。当时，何贝是老选手，上一届也参加了比赛。徐川子则是新选手。见面第一回，徐川子就让何贝眼前一亮。何贝向我讲述了与徐川子首次见面的印象：“川子个头不高，但长得漂亮，尤其一双眼睛，闪着灵性的光，让人印象深刻。我得知她是浙大毕业生，是富阳区供电公司一个采集班的班长。高学历却扎根一线，让我对她更有好感。在当时，她的大学同学想必都去了省、市级的供电公司，像她这样安心在基层的定是寥寥无几。有力量的人不走寻常路，是金子总会发光。”

何贝第一次见到徐川子的感觉和我类似，就是注意到了她的眼睛。其实，与徐川子打交道的人，不用刻意看就能发现她的眼睛特别清澈，仿佛两颗黑宝石。她的眼神也特别有精神，闪着力量的光。当何贝得知徐川子在国家电网公司、全国计量装接竞赛比武中都拿了大奖后，对她小小的体内竟然蕴藏着如此惊人的能量，在靠体力和技艺并重才能获胜的电力竞赛领域杀出重围，佩服不已。

何贝以教练的身份再次与川子见面，仅隔2年，她发现徐川子已今非昔比。不光是竞赛成绩，在创新创效、“传帮带”、个人贡献和品牌形象等各方面，她都是遥遥领先于同龄人了。她还这么年轻，就取得了如此耀人成绩。与2015年他们初识时相比，徐川子在何贝眼中更全面、更成熟了，且人生的方向更清晰了。不过，那个谦虚、



爱笑的留着短发的徐川子始终没有变。

何贝给我发来一段文字，特别讲到徐川子的眼睛。在何贝的印象中，徐川子的眼睛能穿透万物，所以，她能看得更远、走得更远。

尾 声

2022年春天，根据徐川子事迹创作的情景剧《谁说女子不如男》在多个平台推出。情景剧的主题来自《人民日报》。报道徐川子时，作者称她是“不爱红装爱工装”的“女汉子”。后来，国内多家媒体都沿用了这个说法，创作情景剧的灵感也由此而来。

也有人把徐川子喻为供电公司里的“花木兰”。情景剧台词中有“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谁说女子不如儿郎，不闻胭脂香，策马奔腾扬鞭长……”。徐川子喜欢剧中自己的这个形象吗？她说过，要不是在大学里谈了恋爱，估计工作后自己连男朋友都找不到。尽管这是一种特定语境下的幽默之语，但也可以想到她在后来面临的是一种自己无法左右的状态。

这是徐川子的A面。

事实上，熟悉徐川子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美丽且爱美的女孩。网上铺天盖地的报道以及配图都是她的工作场景。但我发现一篇报道中，还有一张温婉可人的照片，那是徐川子和女儿的合影。照片上，她着长裙。恰好微风起，裙裾轻飘，她面露微笑，女儿则依偎在妈妈怀里。自从徐川子成为公众人物，类似的照片已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了。徐川子给我讲过一件事，是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的，我想那也是徐川子不愿说出来的。徐川子说：“家人对我的工作支持是无条件的，特别是父亲，2020年父亲得了肝脓肿，差点进了重症监护病房，我因为要照顾他，有个项目的会议就请了两天假。他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耽误我工作了。”为此，徐川子非常心痛。

在联合国总部外，徐川子和其他国家的获奖者交流时，有一张自拍合影。徐川子伸

出左手，摆出一个剪刀手的姿势。当她伸出并张开双指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俏皮的邻家女孩。

然而，这同样是我们喜欢的，有生活、爱家庭的一个真实的徐川子。

这是徐川子的B面。

徐川子团队的“绿色楼宇”项目正在冲击国际标准。她给我列了一份名单，都是她的团队成员。她说，她的内容可以少写，但這些小伙伴的名字不可漏掉，他们分别是：参与软件平台建设的陈奕、龚成尧；参与标准制定的向新宇、夏天、陆涛、葛蔚蔚……

同样是在2022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下班步行回家，在经过一个公交车站候车亭时，突然发现候车亭的一面墙上换上了杭州“平民英雄”的群像图片。这些群像在夜色中光芒四射，其中一张年轻而熟悉的面孔映入我的眼帘。正是徐川子，她被评为第十七届杭州市道德模范（平民英雄）。在徐川子的荣誉光环中，这个“平民英雄”似乎并不起眼，但徐川子说她在乎和珍惜每一个荣誉，这是社会和大众对她的认可。尤其是“平民英雄”这个称号，她格外喜欢。

陈富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第六至第九届全委会委员。主要作品有能源题材长篇报告文学《中国亮了》《铁塔简史》《能源工业革命》等。有作品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首届中国工业文学大奖赛长篇报告文学奖、第四届特区文学（中篇小说奖）等，四次获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供职于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娟



电网“神医”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冯新岩

姜铁军

2022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二十大代表76名，国网山东超高压公司电气试验班副班长冯新岩光荣当选。代表名单公布时，他心潮起伏、热泪盈眶。他告诉自己，党的二十大代表，多么崇高的荣誉呀，一定要格外珍惜，为人民、为电力事业作更多的贡献……

1

2000年8月，国网山东超高压公司的前身——山东电力检修公司成立。一群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有较高学历层次的年轻人走进山东电力检修公司，形成新的战斗团队。在这群人中间，冯新岩并不显山露水：论学历只有中专文化，论资历初出茅庐，论检修经验更是白纸一张，可面对的工作却颇有科技含量，他自己都有点心怯。

冯新岩与同事从事的运维检修工作，在业界被形象地称为“电网医生”——为500千伏及以上的特高压、超高压电网设备进行试验、检测，及时发现设备隐患并精准判别，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就像医生为患者看

病一样。想当个出色的“电网医生”，必须要有过硬的技术。有人形象地比喻，电网检修人员就像中医一样，不懂得望、闻、问、切，基本功不扎实，怎么能给患者看好病呢？

年轻的冯新岩像海绵吸水一样不停地学习，带着问题向身边的老师傅请教，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和文献，结合实际对以前的案例反复思考并不断练习、实践，逐步从一名新手成长为经验丰富的高手，从一个检验检测新兵成长为屡战屡胜的老兵。

在生活中常见也不起眼的问题，在特高压、超高压设备检修中成为“老大难”。冯新岩第一次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几乎束手无策。

特高压、超高压变电站都远离市区，很多声响在市区会被自然消解，在这里则成倍放大。野外刮风是避免不了的，在市区听到的风声不会这么大，在野外的变电站就不同了，风一刮起来“呜呜”地响，风力超过五六级的时候，面对面说话都得大声喊，不然听不清。冯新岩做检修工作，要通过辨别设备内部的声音来诊断是不是有缺陷。运行中的大型变压器故障检测与定位一直是个世



冯新岩在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界性难题。变电站里不仅有自然的风声，而且身处几十万甚至百万伏的电磁环境，电力设备产生的电晕声、设备运转的噪声夹杂在一起，通过辨音和借助仪器查设备内部细小的异常，不是轻而易举能做到的。

开始的时候，冯新岩听起嘈杂的声音来是也一头雾水，还有设备周围产生的静电像针扎一样刺痛皮肤，也让他感到不适。从变电站回来，他似乎有点心灰意冷，打退堂鼓的念头也曾闪过。但是，他想到作为“中国电力名片”的特高压在实验建设过程中，许许多多电力人为之努力和付出，为之奋斗的历程如攀登一座高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精神贯穿始终。冯新岩告诉自己，自己

遇到的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想到这里，冯新岩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发自内心的激情催促自己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想做好一件事，就会百折不挠，即使是逆水行舟，也会迎风搏击，全力以赴。冯新岩下决心做好两件事，一是锻炼自己的听力，二是熟悉和利用好检测仪器。变电站环境嘈杂，要辨别电力设备独特的声音，就像要音乐指挥家指挥几十个乐手演奏几十种乐器，要敏锐地听出走音。如果不是辨音天才，就一定要勤学苦练。冯新岩不是天才。没有捷径，全靠勤奋，这是他取得成功的绝招。难怪有人听说他被评为国家电网公司变压器（高抗）检修专业首席专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不知道，在这背后是冯新岩付出的多年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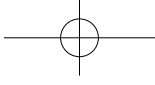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2003年，在专业上崭露头角的冯新岩被山东电力检修公司派去参加国网山东电力绝缘油分析技术比武。他开始还信心满满，觉得凭借自己平时的努力，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没想到，比赛一开始，他就“掉链子”了。从来没参加过这种比赛的冯新岩紧张得不行，他之前的训练环境在自己本公司，一切都比较熟悉，突然换了场地，感到不太适应。平时轻车熟路的操作忽然变得陌生，手都不听使唤了。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仿佛一眨眼半个小时就过去了，他心里着急，手忙脚乱致使操作走形……规定80分钟内完成的实操项目，他用了86分钟才完成。

他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比赛场地的。只得了第十名，这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业务差距，也激发了他在专业上更加勤学苦练的决心。扛就扛红旗、争就争第一，他在心里定了目标。

此后，他更加痴迷于检修技术和理论研究，加强操作实践。为尽快提高业务能力，弥补学历短板，冯新岩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从一本本大部头专业书下手，他边学边记，一摞厚厚的学习笔记成为他技术提升的铺路石。在学中干、干中学，冯新岩的专业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中专学历起点低，他就不断充实自己，努



力提高学历水平，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学习上。2007年，冯新岩取得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大专学历，3年后又获得学士学位。2018年，他取得工程硕士学位。这些学习成果罗列出来时，只有简单几句话，背后却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

有一次，他在500千伏鲁中变电站开展红外测温时发现一台变压器高压套管温度分层，这意味着高压套管可能存在漏油情况。运维人员立即将异常图谱在线发送给国网山东特高压公司电气试验班。班组其他员工认为应立即对变压器进行停电处理。冯新岩仔细研究图谱后，说：“高压套管没问题，不用停电！”

“红外图谱温度分层，是明显的漏油特征，为什么不用停电呢？”有同事产生疑问，怕冯新岩的结论错了，导致变压器出事故。冯新岩解释：“我查阅了相关资料，这根套管上下材质不同，所以用红外热像仪测温时会出现温度差异。运维人员可以把红外热像仪调整到相同温宽，再测一下。”

他们把处理意见反馈给鲁中变电站。该站运行维护人员按照操作指令，重新测量，测量结果与冯新岩说的完全一样。艺高人胆大，说起来容易，想做好很难。冯新岩能作出准确判断，完全是埋头钻研、勤学苦练的结果，是他在一线摸爬滚打多年的结果。同事王文森说，一个夏天冯新岩跑遍山东境内的特高压变电站和超高压变电站，每到一处都一丝不苟地开展检修工作。炎热的夏天，他的工作服常常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干了就会出现一片片白花花的盐渍……

如果说，变压器套管漏油缺陷比较容易发现，电力设备内部的接头发热缺陷就不容易诊断了。2014年7月，冯新岩和同事在一座超高压变电站开展检修，同事在检测一台气体绝缘全封闭组合电器设备时没发现问题。冯新岩凭借工作经验，感觉不很踏实，决定再次检测。时间一分一分过去，检测一点一点进行，他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终于发现这台设备内部接头有发热缺陷，如不及时处置，会引发设备事故。他们马上采取措施处

置缺陷，不但避免了一场事故，也让供电区域内的多家企业避免了因突发停电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

高超的技艺，让冯新岩能够精准辨别设备内部的异常放电，通过传感器分析出十亿分之一秒级的数据差别，从而准确判断设备故障位置。这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却是冯新岩的拿手绝活儿。这种高超的技能让他有了“电网神探”的绰号，同事们还套用“神探福尔摩斯”的称呼，亲切地称他为电网“冯尔摩斯”。听到有人这样称呼自己，冯新岩急忙摆手：“我可不是什么神探，只是全心全意热爱自己的工作！”

他的足迹遍及山东省所有特高压变电站和超高压变电站，先后发现重大缺陷100多次、一般缺陷600多次，始终保持故障处理“零失误”，避免了设备故障可能导致的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

2

中国在特高压技术领域世界领先，在装备制造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检测技术要同步提高绝非易事。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一切都要靠检修人员摸着石头过河。每当置身特高压变电站，冯新岩都会有种自豪感。他在心里说，不能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三个要求：“平时看得出，关键时刻站得出，危险时刻豁得出。看得出——就是要练就一身真本事，在检测中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缺陷所在，及时消除隐患；站得出——就是在关键时刻勇于负责，敢于拍板；豁得出——就是在危急重面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要做到这些，就得有扎实的业务技能为基础，业务素质必须过硬。他常比喻说，有人不慎落水，你想下水救人，前提是得会游泳。自己不会游泳，下水救人就是空谈，有勇气不等于能解决问题。

想提高业务技能，要下狠功夫，实打实地通过实践解决问题。为了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他抓住各种机会学习。只要参加培训，冯



冯新岩（中）和同事一起研究工作

隗茂春 摄

新岩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不仅仅虚心向老师求教，对有一技之长的其他学员也穷追不舍，恨不能把人家的本事一股脑都搬进自己的脑子里。俗话说笨鸟先飞，冯新岩展开奋飞的翅膀，在求知求学的天空凌空搏击，从未想过停下歇歇脚……

扎根生产一线 20 多年，冯新岩跑遍山东的特高压变电站和超高压变电站。每到一座变电站，他都尽快记牢有关数据，在脑子里建起一个变电设备的数据库：哪座变电站有多少电力设备，是哪个地方的哪个厂家生产的，结构如何，特点如何，运行中出现过什么问题……冯新岩都详细了解，做好记录。有人感到好奇，这需要下多大的功夫啊，冯新岩怎么做到的，他有什么绝招呢？对这样的疑问，冯新岩说：没什么绝招，就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从心里喜欢自己的工作，把功夫放在平时，从来不临时抱佛脚。他把时间花在一一线，做到腿勤、眼勤、手勤，让自己比别人进步得更快，掌握的本领更多。

一次，有一座超高压变电站的技术人员给冯新岩打电话，说在巡检中发现变压器运

行声音异常。冯新岩让技术人员详细描述变压器异常情况，立即说出这台变压器是什么型号以及发生异常的原因，同时把解决方案列举出来，精准而详细。对方感到很惊讶，想不到冯新岩的远程诊断会如此快速，解答如此到位。事后，这名技术人员对变电站的同事说：“听说冯新岩是神探，这次真见识了，人家的神探功夫是怎么练成的呢？”

在中专教过他专业课的老师，对冯新岩的勤奋有深刻印象：上自习最后离开教室的总是那个有点腼腆的少年，对自己弄不懂的知识点总要刨根问底……学生时代表现出的那股韧劲，预示着冯新岩将会在工作后有所作为。在国网山东特高压公司这个高学历员工扎堆的地方，冯新岩能脱颖而出，没有超出常规的刻苦努力是不可能的。

变压器内局部放电带电检测与定位是个世界性难题，特高压变压器又处于这个难题的顶端。要啃就啃最硬的骨头，要打就打最难打的仗，熟悉冯新岩的人都知道他有股拼命三郎的狠劲儿。解决这样的难题，不但需要智慧、耐性、扎实的技术功底，还要有丰



富的基础数据作支撑。费尽心，跑断腿，有人这样形容冯新岩的工作状态。

要获得基础数据，必须在不同的特高压变电站采集。冯新岩先后在山东、江苏、安徽、甘肃、河南五省的几十座特高压变电站采集数据，再进行分析研究。

万一不成功怎么办？冯新岩也有顾虑，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睡不着觉。想到自己入党宣誓时的情景，想想那句“平时看得出，关键时刻站得出，危险时刻豁得出”，他告诉自己现在就是关键时刻啊，考虑个人得失太多，还敢站得出吗？即使失败了，能给别人提供前车之鉴也好啊！

顶着压力，冯新岩研究分析在特高压变电站采集的数据，确保每条数据准确无误，防止中间稍许差错导致的前功尽弃。

真的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每次采集数据时都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有时赶时间，他刚在这座特高压变电站采集完数据，又匆忙赶往下一座特高压变电站。有一次，他没有赶上高铁，不得不改签车票等待下一高铁，候车时，他就赶紧整理刚采集的数据。一组组数据在冯新岩眼里就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它们排列组合成新的乐章。他自己好像是一场战役的指挥员，率领着这些数据战士，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厮杀……

一部戏剧总要有高潮部分。数据基础分析工作做好后，进入实战阶段。原来特高压变压器内部局部放电带电检测与定位准确率不足 50%，冯新岩能有所突破吗？

第一次实战，特高压变压器内部局部放电带电检测与定位准确率达到 80%！已经很了不起了，可冯新岩认为还有提升空间，便继续进行研究和实验，将准确率提高到了 95%。很多人认为已经是极限了，非常成功了。冯新岩虽然很是喜悦，但他思考的是，能不能继续提高呢？于是他朝着更高的目标努力，最后的准确率接近 100%！

解决世界性的技术难题，冯新岩靠的是锲而不舍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实干。吃多少苦，流多少汗，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用实际行动保障特高压变电站安全可靠供电，为城

乡生产生活电力可靠供应作出自己的贡献。

数据采集时碰到的一些困难让冯新岩陷入深思，并不断琢磨解决。在一座特高压变电站时，需要到设备高处进行数据采集。变电站员工找来安全梯，架好后反复实验几次，看看是不是牢固，生怕出现问题。值班班长说：“这么高的地方，我们平时很少上去。一般都是春检和秋检时才会上去清扫。”

在特高压检修行业摸爬滚打的这些年，冯新岩对设备高处和隐蔽处进行局部放电带电检测时发现，的确有很多不便之处。只不过平时检测时段比较分散，问题不特别突出。这次引起冯新岩关注：这个难题必须想办法解决，不然会影响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是冯新岩平日里最关心的问题。设备再好，技术再强，总会有忽略的地方，发现了没解决就是失职。单位每次发安全通报，他都仔细研读、举一反三。“问题出在别人身上，我们要引以为戒。”他常常叮嘱自己的徒弟，嘱咐他们在现场工作必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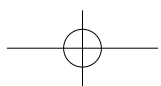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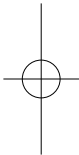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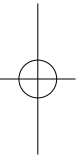
从安全生产出发，冯新岩仔细研究设备高处、隐蔽处的放电带电检测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班组成员集思广益，积极开动脑筋献计献策。冯新岩把大家的建议收集起来，冥思苦想，让这个研究项目更好地为生产服务，让多功能局部放电带电检测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次次讨论研究，一次次修改设计图纸，一次次在实验中修正……

在冯新岩的主持下，多功能局部放电带电检测辅助装置被研制出来，成功解决了检测困难、安全隐患多等难题。

这项研究成果在当年的山东省职工创新创效决赛中荣获一等奖。该成果不但有效解决了多功能局部放电带电检测难题，提高了安全系数，也大大降低了检测成本。

此外，他主持研制的接地阻抗测试收放线小车解决了 500 千伏变电站接地阻抗测试时放线距离长、收放线工作量大的问题，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他独创的多类型传感器融合的干扰识别与定位方法等 10 余





冯新岩在特高压变电站工作

隗茂春 摄

项行业内领先技术被推广应用。这些设备和技术的应用,让他这个电网“神医”有如神助。大家称他电网“神医”,不是空穴来风。

3

电气试验专业是一个特殊专业,专业人员必须有效排查设备隐患,把缺陷和隐患消除在萌芽阶段。有人把它形容为中医看病,不用仪器诊断,所谓“上医治未病”,凭经验和能在设备隐患初期发现并提出治疗的方案的,才是技术大拿。冯新岩从事检修工作二十多年,凭着精益求精的匠心,和长期在一线的磨砺,让极细微的隐患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有人形容,检测电力设备内部缺陷就像医生看病一样,通过蛛丝马迹发现缺陷并找到解决良策,是检测人员最大的成功,也是莫大的职业荣耀。冯新岩扎根一线,屡屡医治特高压、超高压变电站电力设备的疑难杂症。

2007年夏天,冯新岩和同事对断路器均压电容进行介损试验,发现多只电容器试验结果不合格。他们把电容器拆下后,拿到试验大厅再次试验并无异常。这可太奇怪了,大家研究了半天,也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有问题就要解决,在这方面冯新岩绝对不会含糊。为搞清原因,冯新岩不停地思考琢磨,有时做梦都想着这事怎么办。他向多位老师傅请教,经常查阅收集资料,和电气试验班成员一起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弄明白了问题的原因,找到了症结所在。

怎么解决呢?他带着电气试验班成员冥思苦想,反复研究,发明了正反接多通道高压介损测试装置,有效解决了信号误判的问题,避免了设备的无谓拆装、更换,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这让冯新岩尝到了技术创新的甜头。此后,他们结合检测中出现的问题,加强创新研究,不断取得可喜成果。以创新推动技术进步,成为冯新岩工作的一种常态。2022年1月,冯新岩被评为国家电网公司变压器(高抗)检修专业首席专家,实至名归。

伴随着气体绝缘全封闭组合电器设备的广泛使用,带电检测逐渐成为设备体检的主流手段。为提升运检效率,普及新技术新方法,国网山东特高压公司从2011年起,启动带电检测工作。

开展带电检测工作对国网山东特高压公司的员工来说是新开始,也是新挑战。当时,带电检测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都很少,实行起来有点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冯新岩也不例外。



带电检测成为摆在他面前的“拦路虎”。面对困难，他不等不靠，积极想办法应对，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搜集国内国外相关资料，向专家请教学习先进检测仪器使用方法，掌握操作要领。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冯新岩总结多年工作经验，就是要多跑现场，在实际操作中积累经验。每次操作仪器，他都要记录整个过程，掌握要点。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冯新岩逐渐掌握了气体绝缘全封闭组合电器设备故障特征和诊断方法，成为行家里手。他总结了典型案例四十多个，编成一本操作手册供同事们参考使用。这本手册成为大家开展带电检测作业的宝典。

有一次，冯新岩带领电气试验班成员对1000千伏昌乐变电站开展带电检测时，发现一台特高压电抗器铁芯夹件的电流信号波形出现异常。冯新岩认为是铁芯夹件之间的绝缘有问题。有的同事不理解，为什么冯新岩看波形图就能作出判断？

“乍一看这个电流信号比较乱。”冯新岩指着波形图解释，“可仔细观察，这个信号变化是有规律的，应该是铁芯夹件之间的绝缘有异常。”他能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有人将信将疑，真的能通过波形判断问题吗？

大家在维修设备时发现，问题果然和冯新岩说的一模一样。一开始抱着怀疑态度的同事服气了，看来冯新岩这位电网“神医”名不虚传。

2016年4月，锡盟—山东特高压输变电工程落地济南，山东省首座特高压交流变电站——泉城变电站在济南济阳区仁风镇建成。泉城变电站设备复杂，验收难度大。国网山东特高压公司第一次对特高压交流变电站进行验收，冯新岩被任命为验收攻坚战的专业总负责人。

这是他第一次作为团队负责人对全新的特高压设备进行验收。要熟悉所有场站设备，要让每个参加验收的员工各尽其责，要与项目施工单位做好对接……如果说，之前

参加的有关工作是一场场小战斗的话，这次就是一场大战役。大战役对指挥员是更严格、更高标准的考验。能不能交上一份亮丽的答卷？冯新岩压力巨大。

面对任务，从不服输的冯新岩就像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迎着炮火前进！为了做好验收工作，他在泉城变电站安营扎寨，指挥这场特殊的“战役”。他的工作日历上没有周末，没有假期，连换洗的衣服都要妻子送到现场。看着疲惫憔悴的冯新岩，妻子有说不出的心疼。她理解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把家和工作放在天平上的话，冯新岩心里重要的一端永远是工作。他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对妻子说：“咱不能辜负这个荣誉称号，你也得跟着辛苦些。”为了支持冯新岩的工作，妻子承担了更多的家务，不让他为家里的事分心。看到特高压变电站里林立的架构、高大的变压器引到站外伸向远方的输电线路，妻子心里产生了自豪感。

验收中的很多技术问题是冯新岩未见过的，要请教专家，要和一起验收的技术人员会商……他忙得团团转，硬是凭借拼命三郎的一股劲儿，带领验收人员在两个月内圆满完成任务。他们用严谨的专业技术，用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啃下一块块硬骨头，确保这座具有重要意义的特高压变电站安全投运。

置身泉城变电站，听着电力设备嗡嗡的运行声，冯新岩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他和同事们为了这美妙的声音付出了很多努力。万家灯火点亮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辛苦付出。电网运检工作就是这样一个工种，运维人员永远站在电力设备背后默默奉献。

2018年年初，特高压广固换流站一台换流变压器内部出现放电现象，如果处理不及时，造价上亿元的设备将会严重损坏。如果停电检修，又会切断特高压入鲁大动脉，不但负荷损失巨大，社会负面影响也不可估量。

情况左右为难，冯新岩用自己独创的多类型传感器融合的定位技术，在最短时间内确定了隐患位置。多数人的意见是停电处理缺陷。可这势必影响一些大企业用电，带来



巨大的经济损失。冯新岩权衡再三，决定采用保守疗法，在保证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不停电处理缺陷。这样做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很多人为他捏了把汗。冯新岩经过缜密计算，认为换流变压器可以持续运行至5月份的年检，可以在停电检修期再对缺陷进行处理。

为论证自己的这个决定，冯新岩拿出了参照数据，列举了同类缺陷的处理案例，最后获得支持。换流变压器和冯新岩预想的一样，又持续运行了一段时间，直到年检期间彻底维修……

截至2022年年底，锡盟—山东特高压输电工程这条电力大动脉已累计向山东电网输送电量1300亿千瓦时，相当山东全年用电量的六分之一。冯新岩和同事们是这条电力大动脉背后的无名英雄。

4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冯新岩善于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同时也善于解决问题。因为精湛的技艺和业务水平，近年来，冯新岩多次参加国家电网公司和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的重大科研课题研究，屡出成果。国家电网公司课题“特高压变压器健康管理及状态检修”由国网山东电力牵头承担，冯新岩是课题组主要成员。目前，这个课题研究成果——特高压变压器健康管理及状态检修系统已经进入软件测试及试点应用阶段。一起参加课题研究的山东电科院变压器室工程师朱庆东提到课题时说：“冯新岩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都管他叫大师。”

善于总结经验并在实践中应用是冯新岩的专长，把自己的工作经验传授给更多同行是他的心愿。2013年，冯新岩被国家电网公司聘为兼职培训师。这年夏天，冯新岩第一次在国网技术学院的高级技师轮训班、带电检测培训班讲课。面对讲台下几十名学员渴望的眼神，他有点心慌，生怕讲不好辜负了学员的期望。开头讲得有些生硬，他自己都不太满意。第一堂课讲完，他觉得很不理想，完全不在状态。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应该讲

得很生动才对。他自己重新梳理授课内容。当再次走上讲台，他抛开种种顾虑，完全进入状态，生动的讲课风格吸引了学员……

2013年至2014年，冯新岩在国网技术学院累计授课300余课时，培训学员上千人。

2016年，冯新岩被国家电网公司聘为高级兼职培训师，为公司系统内外3000余名学员授课700余课时，其中20余名学员成长为行业能手。冯新岩为此感到很自豪。

有的学员培训结业回到工作岗位，会遇到一些新问题，于是经常打电话给冯新岩，咨询处理方法。冯新岩不管工作多忙，都会耐心细致地回答。有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时答复不了，他会让咨询的人等一等，给他思考的时间。这样的来电咨询多了，他的手机号无形中成为电气试验领域的咨询热线。有时三更半夜咨询电话打进来了，他也会第一时间接电话，回答对方的问题。为了不耽误接电话，他养成了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检查手机的电量，生怕回答问题时电量不足误事。很多接受他帮助的学员，打心里佩服。

他高超的技艺不但在公司系统有影响，在社会上也得到认可。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聘请冯新岩为校外研究生导师，一对一指导三名研究生开展校外课题实践。刚开始，有的研究生对他的水平到底如何还有点犯嘀咕。

有一次，特高压广固换流站换流变压器发出告警信号。国网山东超高压公司电气试验班员工前往现场勘查，未找到能够放置传感器的位置，换流变压器带电检测工作陷入僵局。

冯新岩知道后带着电气工程专业的三个研究生赶到现场。实地勘查时，他把传感器贴近换流变压器底部的取油阀，检测到了信号。随后，他通过声电联合检测，最终确定了缺陷位置。“信号从封闭的换流变压器传出来是有困难，但不是不可能。”他给研究生介绍自己为什么这样操作，这几名研究生心服口服。

2016年6月，冯新岩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兼具大师工作室、检修技能培训室和带



冯新岩向同事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隗茂春 摄

电检测实训室三项功能。冯新岩带领数十名青年员工，从青年创新工作入手，依托气体绝缘全封闭组合电器缺陷模拟平台，结合现场工作开展技术攻关、理论培训、实操训练等。在冯新岩的带动下，工作室先后获得两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6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多项成果获山东电力技术革新奖和山东电力专利奖等奖项。

“师傅的工作字典里从来没有‘保留’两个字！”这是冯新岩的徒弟孙佑发自内心的话。冯新岩无私地将自己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作室的青年员工，帮助他们迅速成长。2022年8月举办的山东省特超高压电网变电检修专业技能竞赛中，冯新岩的徒弟赵廷志、李承振和孙佑包揽了前三名。冯新岩高兴得合不拢嘴。“他自己获得‘齐鲁工匠’荣誉时也没这么高兴过，培养徒弟他是毫无保留啊！”几个徒弟非常感慨。

无私地指导帮助别人，冯新岩自己也不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他先后撰写发表技术论文23篇，其中国际EI检索论文4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9篇。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高超的技艺、高尚的品格、无私奉献的精神，冯新岩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22年10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

联播》播出《在新征程上唱响青春之歌，在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专题节目。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为中国未来发展擘画出宏伟蓝图，也对青年人提出殷切期望。党的二十大代表冯新岩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广大青年寄予厚望，让我深深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一线产业工人要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贡献力量。”

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不负电力事业。党的二十大吹响了新时代青年团结奋斗的冲锋号，奋斗是青春亮丽的底色。冯新岩在新的起点踏上征程，用奋斗的豪情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在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征程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姜铁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血搏》《橘焰》《国宴，1949》等7部文学专著。供职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庄晓玮



四分之一世纪的追寻

张兴华

栉风沐雨廿五载，首创服务暖人心。薪火相传心向党，人民电业为人民。

——题记

小引

享誉全国的楷模级英雄人物，黑龙江省向全国贡献了3个。他们是石油铁人王进喜、林业英雄马永顺、电力好人李庆长。在这里，我要和您讲的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用户满意服务明星、全国公民道德建设先进典型、党的十六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李庆长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共产党员服务队的故事。

说起李庆长师傅，我与他有着很深的渊源。在香港回归那年，我采访报道了李庆长的先进事迹。随后，我一直关注着这位品德高尚的劳模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共产党员服务队。至今，我已经追踪报道了他们25年！

一、新闻报道的热岛效应

1997年仲春，李庆长在哈尔滨电业局道里供电局担任变电亭1班班长，我是《黑龙江电力报》的年轻记者。在一次采访中，哈尔滨

电业局党委书记将李庆长的情况介绍给了我。其中，3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场景一：1993年，单位为李庆长配备了传呼机。在李庆长的工作中，传呼机派上了大用场。

李庆长熟悉他服务片区内所有的线路和设备。道里区是哈尔滨老城区，线路状况较差。一到刮风下雨，李庆长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怎么办呢？有了传呼机，李庆长豁然开朗。他主动把传呼机号喷到供区内的设备上，又自己印制了联系卡发给客户。从此，无论白天黑夜，只要谁家用电有问题，李庆长接到传呼就会赶去处理。从邻居找他，到陌生人求助他，李庆长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他也成了一个大忙人。面对许多本职工作以外的求助，李庆长也是有求必应，半夜出门服务成了家常便饭。

哈尔滨电业局有个“好人李庆长”的消息开始在群众口中流传。

场景二：要说李庆长真正成为哈尔滨的名人，还得从一次生死考验说起。

家住松花江北岸大坝上的穆家父子对李庆长有着说不尽的感激，因为李庆长是他们



的救命恩人。1996年2月15日傍晚，再过两天就是农历大年三十了。松花江宛如一条巨蟒静静地蛰伏着。下班后的李庆长在冰封的江面上骑着自行车，向江北的家飞驰。突然，前面不远处两个移动的身影不见了！

“不好，前面有清沟。他们一定是从冰面掉到了水里！”想到这里，他飞速向事故冰面赶去。什么是“清沟”？就是江上的冰面没有冻结实，下面是汹涌的暗流，非常危险。

李庆长赶到冰窟窿跟前，把自行车放倒在冰面上，让在江水里扑腾的穆祥武父子抓住车轮，一鼓作气将他们救了上来，然后把冻得瑟瑟发抖的父子二人送回了家。之后，李庆长像没事人一般回家了。

这事他连老伴儿都没告诉。

直到获救的父子俩向新闻媒体反映了李庆长寒江救人的事迹，单位才得知此事。于是，这个传奇故事连同李庆长十几年来始终如一帮助他人的事迹，才一起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场景三：1997年农历大年三十的夜晚，让李庆长永生难忘。

除夕夜，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喂，道里供电局吗？我是经纬二道街44号1单元1号的住户。我家停电啦！”

“邻居家停了吗？”李庆长问。

“没有。就我家停了。”

“线路应该没有问题，是你家出了毛病。你可以再仔细检查一下。”

“查过了，没查出来。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你们分内的事，可是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春节联欢晚会就要开始了，麻烦您来看看吧！”

“好，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主动申请除夕夜值班的李庆长撂下电话便驱车直奔客户家。他进屋甩掉棉衣，打着手电搜寻故障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家老少8口人焦灼地等待着。故障排除，家里的灯亮了，全家人鼓掌欢呼。此刻，离春节联欢晚会开播只有5分钟了！饭桌上的电火锅又开始噼噼作响。客户的儿子非要敬李庆长一杯酒。李庆长微笑着说：“谢谢你啦，我们值班时从不喝酒。你们快吃团圆饭看电视吧，祝你们阖家幸福！”

两个3月28日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李庆长，多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李庆长在道里供电局工作了15个年头，有14个除夕夜是在单位值班度过的。李庆长说：“我就认准一个理儿，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李庆长的事迹令我万分感动。于是，我跟随老总编深入采访十几天，终于将这个人鲜活地反映在了报告文学《他用平凡构筑伟大》中，发表在1997年3月28日的《黑龙江电力报》上。那时，我在老总编的鼓励下，一鼓作气连写了6篇评论，题目分别为《学习李庆长 苦干为兴邦》《干好主人活 尽好主人责》《多为人民付出 少向人民索取》《无私做绿树 无畏抵妖风》《讲“三德” 净世风》《平凡塑造伟大 伟大寓于平凡》。

看到这些报道，李庆长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是主人就该干好主人活、尽好主人责。不能糊弄，糊弄的结果是损害了企业，坑了国家，也害了自己。”李庆长的主人翁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还说：“你顾自家，他顾自家，谁管国家？你不敬业，他不敬业，谁干事业？”李庆长真正做到了“心揣一团火，温暖千万家”。

鉴于此，1997年，《中国电力报》开辟了“学习李庆长 岗位作贡献”专栏，在全国电力系统掀起了向李庆长同志学习的热潮。

1997年3月28日，李庆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8年，李庆长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9年，李庆长被中共黑龙江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国家电力公司授予特等劳动模范称号。2000年，李庆长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1年7月1日，哈尔滨《新晚报》以“有事，呼他好使”为题，连续9天报道了李庆长热心助人的事迹。李庆长的先进事迹也从电力系统的“条”，走向了社会层面的“块”。

党员服务队正式成立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为



了更好地为广大电力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2001年9月28日，由李庆长担任队长的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在哈尔滨电业局客户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2001年，中共哈尔滨市委、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党组、国家电力公司党组先后作出《关于开展向李庆长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2002年，李庆长光荣地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在国家电力公司组织下，李庆长历时7个月到全国各地作先进事迹宣讲报告。多支共产党员服务队在全国电力系统应运而生。在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抗震救灾、南方抗冰、奥运保电等任务中，电力共产党员服务队冲锋在前。

2001年至2006年，中共哈尔滨市委连续3年在哈尔滨市开展“争做李庆长式共产党员，争创李庆长式共产党员服务队”活动，当地很多行业都成立了共产党员服务队。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快速提升，成为享誉全国各行各业的服务品牌。

二、两个爱徒的迎头赶上

当年，在李庆长身边有两个憨厚质朴的青年——栾国祥和张洪黔。小栾和小张都是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自2001年党员服务队成立以来，他俩就同李庆长一起工作。因此，他们也成为我的跟踪采访目标和连续报道对象。

栾国祥

栾国祥是个淳朴的小伙子。当年，他在哈尔滨电业局动力供电局工作。当时，单位准备抽调他加入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他压力很大。他说：“我们的队长李庆长师傅是全局员工的榜样。他曾经在冰窟窿里救人，也曾救助失学儿童。多年如一日，他本本分分做人，认认真真工作，热心周到地为客户服务，从来都是宁可自己苦点累点，也要让客户满意。我要向李师傅学习，从点点滴滴



早年骑自行车为客户服务的李庆长

做起。”

压力就是动力，身为共产党员的栾国祥努力学习李庆长对工作的处理方式。栾国祥受理的求助电话，绝大多数不属于供电公司的职责范围。但李庆长叮嘱栾国祥：“既然老百姓信咱，咱们该管的要管，不好管的也要管，实在管不了的就跟客户解释清楚。谁让我们是共产党员呢。”

2004年6月23日晚，哈尔滨市东风监狱内气氛紧张，监狱内有一开关一连换了6个，换上一个“爆”一个。电工们满脸汗水，还是查不出问题在哪儿。

怎么办？“找李庆长啊！”东风监狱侦查科科长李万江妻子的一句话点醒了大家。他们这才回过神来，是啊，找哈尔滨电业局的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啊。接到电话已经晚上8点多了，半个小时后，李庆长和栾国祥赶了过来。两个人马上从高压开关、低压开关、低压母线开始排查。几个小时过去了，凭着多年工作经验，李庆长最终确定是开关



爆炸时产生的金属粉末破坏了相邻开关的绝缘，导致开关换一个“爆”一个。

很快，开关修好了。监狱长一定要留两个人吃饭，但被他们婉言谢绝了。迎着晨曦，李庆长二人踏上了归程。

栾国祥像李庆长一样，把千家万户的光明记在心上，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信任。

张洪黔

同栾国祥相比，张洪黔更是不善言辞。他在哈尔滨电业局南岗供电局修理班工作。一次李庆长外出开会，张洪黔主动接过了李庆长的通信装备，像李庆长一样热心为客户排忧解难。那时正是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李庆长事迹的时候，每天几十个传呼令小张应接不暇。有时，他半夜也要爬起来回电话。一星期下来，他嘴里起满了水泡，妻子心疼地嗔怪他患了“传呼综合症”。小张说：“能像李师傅那样做人做事，虽然身体苦点累点，但心里很热乎。”

张洪黔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中年纪最小。2003年，他和妻子还没有孩子。业余时间，妻子总想让张洪黔多陪陪她。可是，接到客户求助传呼的时候多在节假日，张洪黔随时会外出。无奈，他只好让妻子也坐到他的服务车上。到了客户家附近，张洪黔上楼去服务，妻子就留在车里等他。久而久之，当张洪黔去为客户排忧解难时，留在车里的妻子便帮助张洪黔记录客户的求助传呼，成了党员服务队的“义工”。

栾国祥和张洪黔从李庆长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李庆长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人。

李庆长和共产党员服务队使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员工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全单位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李庆长式的先进集体。鸡西电业局鸡冠供电局抄收员王立波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就是10年，2005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哈尔滨电业局动力供电局营销1班班长虞树水17年来始终奋战在抄表收费岗位上，2006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齐齐哈尔电业局侯国飞、牡丹江电业局李志强、哈尔滨第二电业局赵乐滨都先后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三、“李庆长”申请注册商标

后来，李庆长又成为了中宣部确定的全国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典型、国家电网公司优质服务标兵。我一直报道李庆长及共产党员服务队，李庆长师傅也成了我的忘年交。

又一项全国首创

2006年，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因为一件事在黑龙江省和国家电网公司引起了轰动——把“李庆长”品牌注册成商标！谈到这事，李庆长颇有感慨：“老有人惦记咱们服务队这块牌子，但‘李庆长’这个名字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用来赚钱的！”

2006年3月的一天，李庆长接到一个电话：“煤气罐什么时候送到？”

李庆长当时就愣住了：“我们服务队不送煤气罐，我们只帮助客户解决用电难题。”

“不对，送煤气罐的车上明明写着‘李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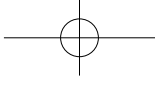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李庆长一想：坏了，肯定有人盗用“李庆长”这块牌子了。原来，某服务公司在他们的服务车、服务卡上都打上了“李庆长”的名字。李庆长意识到：这样下去，会有更多的人上当。

随后，哈尔滨电业局决定与李庆长共同注册“李庆长”品牌，用法律来保护人物形象、维护企业权益。2006年4月，“李庆长”品牌申请注册商标。注册前后，一人多次找到李庆长，要高薪聘请他共同开公司赚钱，都被李庆长拒绝。

“李庆长”商标注册不久，一位女士打电话给李庆长：“庆长师傅，你这么个名人怎么也开公司骗人啊？”

“我没开公司啊。”

“不可能，那家公司正以你的名义招聘呢。”



李庆长愤怒了：“我这辈子就想为人民服务、服好务，我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的名字骗人！”

在李庆长的警告下，在法律的震慑下，那家公司终于收手。

从此，李庆长和队员们对品牌更加珍惜和爱护，也发动客户共同“打假”。不少客户纷纷给李庆长打电话表示，要帮他“看好”这块牌子。这些理解和支持让李庆长悬着的心放下了一些。

2007年农历大年初一，道里区河梁街的王先生家停电了。但物业说电工回家过年了，没办法立刻上门抢修。无奈之下，王先生拨打了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的热线电话。没想到，不一会儿，李庆长就进了屋，二话不说就查问原因，寻找短路点，妥善处理了故障。他要离开时，王先生捧个大西瓜追出门来。李庆长婉言谢绝后，王先生硬是将他拽回屋唠了一会儿。说到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王先生感慨不已：“你们是真的！”

这句话让李庆长激动万分：“‘李庆长’终于在百姓心中扎下了根。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冒充和代替的。”还别说，从那以后再没人打着“李庆长”的旗号做非法盈利的事儿了。李庆长的心终于放下了。

作为《国家电网报》特约记者的我，得知哈尔滨电业局将“李庆长”三字注册了商标，敏锐地意识到这在全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全国劳动模范中更是开了先河。于是，我撰写了消息《“李庆长”申请注册商标》。《国家电网报》刊发的这篇报道一举荣获中国产业经济好新闻二等奖、全国电力好新闻一等奖。

继哈尔滨电业局成立以李庆长名字命名的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后，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陆续涌现出236支共产党员服务队。党员服务队队员活跃在城镇乡村，为广大客户辛勤服务。

2007年暮冬，中央电视台《照亮中国》摄制组到黑龙江采访报道李庆长的先进事迹，我负责陪同。《照亮中国》摄制组在哈尔滨采访十余天，摄制了数不胜数的珍贵镜头。

李庆长的事迹让编导们感动不已。不久，李庆长的事迹仿佛插上了翅膀，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强大传播力飞向五洲四海！

2008年，李庆长光荣地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7月11日，奥运火炬传递到哈尔滨，李庆长作为奥运火炬手高擎火炬，意气风发地奔跑在松花江畔。

2009年，李庆长代表国家电网公司在天安门广场登上国庆60周年能源彩车，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人民的检阅。

“12345”服务理念

2010年3月，哈尔滨电业局举行“深化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建设”推进仪式。李庆长的徒弟栾国祥接任队长，已到退休年龄的李庆长被聘为荣誉队长。此时的共产党员服务队已经由最初的李庆长、栾国祥、张洪黔3人，发展成为拥有1支总队、18支分队、146名队员的服务大军。

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向社会郑重公开“12345”服务理念：

一个追求：真诚服务为人民。

两个坚持：坚持24小时接听客户服务电话，坚持登门为困难群体服务。

三个必须：接听服务电话必须耐心热情，帮助客户必须像亲人一样，登门服务必须把问题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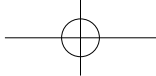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四个不忘：不忘党的宗旨，不忘企业员工的责任，不忘排忧解难的承诺，不忘先进典型的光荣。

五个意识：树立做一名合格公民的道德意识，树立干好本职工作的主人翁意识，树立维护好企业形象的责任意识，树立共产党员的先锋意识，树立履行服务社会的奉献意识。

他们的服务内容也扩展到了用电咨询、志愿服务等方面。

四、无私奉献精神的薪火相传

李庆长由满头青丝的壮年渐渐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每次见面，他都诙谐地对我



李庆长（右）带领栾国祥（中）、张洪黔（左）服务客户

说：“小张，看，是你把我给‘报道’成老家伙喽！”心里揣着一团火的李庆长退而不休，作为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荣誉队长，继续做好“传帮带”。

不断发展壮大的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愈加深入人心。

场景一：这几天只要见到党员服务队队长栾国祥，大家都会调侃上一句：“队长，你又捡了一个妈！”听到这些，憨厚朴实的栾国祥嘿嘿一笑。

2011年3月13日中午，栾国祥接到了一位特殊客户的求助。热线电话那端的声音十分微弱，还带着哭腔。接电话的栾国祥马上意识到这位求助人肯定遇到难事了，马上安抚她说：“您别着急，有事咱慢慢说！”

打电话的人叫何淑珍，是一位心脏病患者，84岁，老伴几年前去世，唯一的儿子也是心脏病患者，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还在病床上休养。平时，何大娘独自一人生活。最近，她家里客厅的灯泡坏了，换上节能灯后却频繁闪动。由于居住的小区是老旧小区，找不到电工，弄不明白原因的何大娘甚至把电话打到了节能灯的生产厂家。厂家的态度积极，但她购买的灯泡确实不存在质量问题。万般无奈，何大娘把电话打到了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电话接通后她一着急，就忍不

住哭了起来。栾国祥问明情况后，马上带领队员赶到了何大娘家。他们经过检查发现：节能灯频闪的原因是大娘家的墙壁开关是带二极管的，有的节能灯过于敏感，就会出现闪烁的情况。队员们出现场的时候经常能遇到这种情况。考虑到大娘家的墙壁开关都是20世纪90年代的产品，已经严重老化，栾国祥跟何大娘商量后决定帮她更换掉家中所有的开关。大娘将附近一直照顾她的亲戚找来，栾国祥向亲戚交代了需要购买开关的型号。离开前，细心的栾国祥还帮着何大娘装好了家里的吊灯。次日，栾国祥带人更换掉何大娘家所有存在隐患的开关和插座。

此后，何大娘像个孩子似的依赖上了不善言辞、忠厚老实的栾国祥。时不时，她就会给栾国祥打个电话，唠唠嗑、拉拉家常。队友们看娘儿俩唠得那么热乎，都跟栾国祥开起了玩笑：“队长，你又捡了一个妈！”

场景二：栾国祥的另一个“亲戚”是个残疾人，也是在一次服务中认下的。

肖静韬老人依靠轮椅生活，老伴79岁，多病缠身，独生女儿在外地。老两口住的是回迁安置房，没有天然气管线，做饭、烧水全靠电。2009年冬天，家里的电线和插座出了故障，几天没电，老人日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焦急无奈之下，肖静韬老人想到了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拨通党员服务队的热线电话，讲述了自己的用电困难。

“天很冷，没想到服务队队长栾国祥带着两名队员一下班就直接来了我家，我们老两口很感动！”肖静韬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眼眶湿润了。这次之后栾国祥和队员们又认下一门“亲戚”。他们时常打电话关心老人们的生活，过年了也要送去红灯笼、台历、对联等，让老人们感受到了亲人般的关怀。

2012年8月，肖静韬的女儿回到哈尔滨准备结婚，老人准备收拾一下家里的房子。不知什么原因，房子突然没电了。肖静韬拨通了栾国祥的电话，栾国祥二话没说，立刻到他家检查。检查后他发现电能表坏了，于是帮老人重新换了新表。隔天，栾国祥还



专程送来了结婚贺礼。

后来，肖静韬的女儿代替老人送来了一封感谢信和一面锦旗。“服务队不丢弃我这样一名残疾人，这等看重和关爱，让我何以回报！本应亲身前往，可两条腿不争气，只能卧床写此感谢信，并随信送去锦旗一面……”肖静韬老人在感谢信里说，服务队的恩情似海深，胜过一家人。

场景三：“客户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一点也不能耽误！”

2010年农历大年初二傍晚，服务队接到了年逾九旬的抗联老战士、著名书法家刘兰亭老人打来的求助电话。老人在电话里告诉队员：在插收音机插头的时候家里突然停电了，孩子们都不在家，自己找了段保险丝想重新接上，可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接这个电话的时候，栾国祥正在开车送亲人回家。当时，栾国祥的父母已经过世，但是兄弟姐妹每逢年节都会聚在一起。当时坐在车上的栾国祥的大哥和大嫂听到刘老打来的电话，马上说：“国祥，先去老人家，我们不着急。你什么时候忙完我们什么时候再走。”栾国祥马上对老人说：“刘老，您千万别动，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放下电话，他飞车赶往位于道里区高谊街的刘老家。还没进屋，他就发现走廊里的空气开关跳闸了。空气开关合上后，电来了，疑惑的老人打开房门，一眼就看见了栾国祥的笑脸……

栾国祥时时刻刻以李庆长为榜样，带领共产党员服务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他的带领下，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获评中央企业红旗班组（科室）标杆、国家电网公司金牌服务队、全国“四个一百”最佳志愿服务项目、“龙江楷模”等。他也获得了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哈尔滨市劳动模范等称号。

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的服务范围不断拓展、服务内涵日益深化。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从过去的被动呼叫式服务，变为主动联系、分层对接、即时上门式服务。

看到眼前的一切，作为党员服务队荣誉队长的李庆长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五、“李庆长现象”的榜样力量

2012年，国家电网公司将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更名为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队伍从最初创立时的3名队员，发展壮大为364名队员。

多年来，党员服务队为百姓服务的故事数不胜数；多年来，这支优秀的队伍已经成为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培养优秀人才的沃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全国劳动模范虞树水、国家电网公司劳动模范刘俊卿、国家电网公司劳动模范肖广岐、全国用户满意服务明星栾国祥、“龙江好人”梅宏刚，都极大地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为传承时代精神、深化李庆长品牌，哈尔滨供电公司建成了金伟志、栾国祥、虞树水等5个劳模创新工作室。哈尔滨市政、燃气等12个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员服务队。

2014年7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哈尔滨调研，称赞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带了一个好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赞扬李庆长及服务队：“奉献社会造福人民，道德高尚世人敬仰。”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称赞：“电力是经济命脉，庆长是电力系统的榜样！”

李庆长精神感染和鼓舞着身边的同事。哈尔滨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刘俊卿在指挥哈尔滨市核心区电网改造工作期间突发大面积心梗，于2014年9月14日抢救无效去世。得知此消息，我和同事撰写了长篇通讯《超越生命的忠诚》，忠实记录了刘俊卿的感人事迹。国网黑龙江电力号召广大干部员工向刘俊卿同志学习。我又撰写了言论《远学焦裕禄 近学刘俊卿》，作为长篇通讯的配发评论员文章。该公司各级党组织把开展向刘俊卿同志学习活动作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刘俊卿的先进事迹。2015年2月，国家电网公司追授刘俊卿同志为劳动模范。



六、真诚服务情暖特殊人群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开展电力服务“十二进”活动。他们的品牌项目“冰城电保姆”，被中宣部授予全国“四个一百”志愿服务优秀项目称号。2016年5月，梅宏刚接任党员服务队第三任队长，带领党员服务队深化服务内涵，继续传承李庆长精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贴心服务“最后一公里”

优质服务无止境，这几乎已经成为新时代党员服务队的座右铭。而努力服务好“最后一公里”，为冰城群众提供全覆盖、零距离的24小时保姆式电力服务，是队员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2016年3月1日，被冰雪覆盖的黑龙江大地，乍暖还寒。清早，家住道里区经纬七道街的刘凤给党员服务队打来求助电话，说自家的空气开关突然跳闸，怎么推也合不上，而且插座一插插头就冒火星儿。她和母亲一起生活，两个人谁都不敢用电，害怕极了，希望队员能过去帮忙看看。梅宏刚安慰她不要着急，告诉她千万别动任何电器，并承诺马上带人前往。

到达刘凤家，梅宏刚发现照明灯正常，部分插座无电。这个小区是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物业部门没有电线施工图纸，给查找故障原因带来很大困难。队员凭借经验，把客户家中分线盒一一拆开，反复排查，最终找出了“真凶”——刘凤家在顶层，楼顶消融的雪水渗入墙内导致线路短路，造成跳闸无法复位。故障原因查明，几人迅速开展抢修。分线盒位于室内角落，队员们只能蜷着身、贴着地用万用表比对查找，用螺丝刀重新接线，用3个小时排除了故障。

真心为民不论分内分外

按照《供电营业规则》，电能表是供电

公司和居民资产的分界点，表后部分是客户资产。室内用电发生故障后究竟找谁修、让谁修，让居民们很困惑。在哈尔滨供电公司的全力支持下，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率先在全国开展为老弱病残等困难群众维修表后电力故障的行动。

2015年1月22日上午，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在道里区工农大街副278号馨悦老年公寓主楼外，党员服务队队员冯鑫、刘学军挤在狭窄的耳道里，仔细检查公寓电力线路运行情况。诊断结果是：尽快申请停电，更换总闸。老年公寓入冬后用电量，他们担心春节期间这里发生用电故障。

党员服务队队员每年都会来这个位于城郊的老年公寓好几次。电力志愿检修是其次，他们做得更多的是来这里打扫卫生，给老人买生活用品，和老人谈心……而这一切始于3年前，与一位叫张宁的老人有关。

“之前，我们一直在帮扶张宁夫妇。张阿姨的丈夫瘫痪在床，她本身也患病。”队员林雨彤记得，后期张阿姨已无力照料丈夫。2012年冬，夫妇俩由道里康安小区搬到价格便宜的馨悦老年公寓。队员们发现老年公寓里的老人大多无儿无女、生活困难。于是，他们把对张宁夫妇的帮扶扩展到了整个老年公寓。一年多后，张宁夫妇先后去世，队员们来这里帮扶的习惯却保持了下来。“虽然我们成立了爱心基金，但物质帮扶很有限。我们更多的是给老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慰藉。”

走访老年公寓，给老人表演歌舞节目，陪他们聊天；走进中小学校参加升旗仪式，举办安全用电科普展；为农民工子弟开办暑期用电小讲堂；与家庭困难的孩子结成帮扶对子，资助他们完成学业……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已由最初的电力志愿服务团队，成为覆盖面越来越大的社会公益群体。

他们一次次的奔波、一点一滴的行动，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也改变着很多人的人生。

一次断电，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吴杏谭打通了服务热线，一名叫张强的年轻人上门帮



她消除了用电故障。此后，小伙子开始定期帮她买煤、收拾屋子。她生病了，小伙子还到医院去探望。十余年过去，曾经的小伙子如今已年近不惑，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却从未中断。吴大娘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黑暗中度过。她从未料到，本以为更加落寞的老年生活却充满阳光和温暖。

那年，因家中贫困，男孩张伟考上大学却无钱读书。不久，一个陌生人拿出了3000元，让他得以重返校园。张伟不知道的是，这个叫虞树水的人只是一名普通的电力抄表工，这3000元是他一年的奖金。他更不知道的是，虞树水爱人下岗，女儿正读大学，尚在偏远山村的年迈父母也需要他的资助。他的一辆自行车骑了十几年都没舍得换。

命运中的挫折与障碍，常常会让人走到人生的岔道口。党员服务队队员们的帮助，给了弱势群体勇气和力量，也让很多人沿着希望的方向继续前行。

“越是艰险越向前。”有时，志愿服务是存在危险的。党员服务队队员就碰到过这么一次。

某日，哈尔滨市南岗区烟厂社区一栋楼的居民陷入集体恐慌中。大家突然发现，楼内煤气管道竟然带电，一旦碰到火星，后果不堪设想。紧张万分的居民们找来电工，却查不出原因。怎么办？有人叨咕一句“李庆长服务队”！这不是党员服务队的职责，面对可能出现的危险，他们有十足的理由拒绝。但队员们还是来到现场，展开地毯式筛查。时间一点点过去，他们将范围从一栋楼锁定到一个单元，又从楼上排查到楼下。傍晚，故障点在一户居民家中找到，并迅速被消除。

“当时我们的感觉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人家凭什么冒险帮我们？”烟厂社区原主任王英回忆起那天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力所能及，我们一定帮一把。”队员们常说。”

以自己的业务技能毫无所求地帮助他人，更像是党员服务队队员的本能。2017年，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获评全国第三批学雷锋示范点。

七、奏响创新服务的新乐章

2016年至2017年，国家电网公司各级领导先后到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调研，对发扬光大服务队品牌、传承“三当”精神、深化服务队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党员服务队鼓励一线队员创新实践，连续多年开展涉及运检、营销等多专业领域的青年创新创意竞赛和员工创新活动，进一步激发青年员工的创新、创造、创业热情。队员们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不断研发新技术，创新新工艺新流程，实现优质服务现代化。

在这里，请让我为您讲述两个暖心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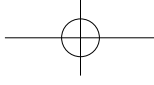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故事一：2017年6月5日，在道里区安国街，党员服务队道里分队队长李龙和队员张铁军紧张地调试着新研发的集中器微型重启独立系统。

通过大量数据分析，队员们发现集中器是计量表计遥抄的枢纽环节，直接影响对停电客户恢复送电的远程操作，也关系到电表数据传送到远控平台的成功率。由于受到天气等因素影响，集中器出现程序故障的现象比较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重新启动服务器。而这项没有太高技术含量的简单操作却要占用运维人员75%的工作时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李龙带领队员们不断探索，研发出了集中器微型重启独立系统。李龙介绍：

“应用微型重启独立系统，集中器发生‘死机’故障后，工作人员不用再赶往现场处置，不仅减少了路途往返时间，还能将送电及时率提升至97%。”

故事二：党员服务队队员李占奎是黑龙江省劳动模范。2016年1月4日，哈尔滨市呼兰区一条输电线路突发故障，造成区域性停电。

当时，室外温度达到零下20摄氏度，严寒天气为带电作业带来很大困难。李占奎主动请缨，在半空中顶着寒风开展作业。风卷着雪吹得他睁不开眼睛。不一会儿，他的手脚就冻麻了。但李占奎凭借娴熟的技术，用



时 40 分钟便消除了故障。恢复供电后，围观群众鼓掌表示感谢。其中一位居民说：“这么大的风雪，一直在空中开展带电作业，供电员工不怕困难、不惧危险的精神让我们很感动！”2014 年至 2019 年，李占奎和同事共完成带电作业 1933 次，减少客户停电时间 6300 多个小时。他说：“没有捷径，谈不上天赋，最主要的是党员服务队这个平台让我学会了坚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党员服务队的年轻队员们投入到创新服务的探索中。他们积极打造“互联网+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智能服务平台，并依托哈尔滨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业务协同指挥和资源统一调度功能，开通服务快速通道，为广大客户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党员服务队累计获得各级科技进步奖 400 项。

创新永远在路上。由于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的引领作用，哈尔滨供电公司已建成 23 个劳模创新工作室，通过技术创新大幅提高供电服务水平。

2018 年 3 月 2 日，哈尔滨供电公司召开深化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建设推进会，全面部署深化服务队建设目标要求、工作任务、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将进一步深化党员服务队建设向纵深推进。

八、为孩子们童年增添快乐

在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的展厅里有一块闪亮的牌子：哈尔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基地。让我们走进时光隧道，讲述服务队与孩子们的故事吧。

那一年岁末，哈尔滨电业局党委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感谢信。说它“特殊”，是因为除了感谢信之外，里面还夹着 150 元钱。服务队的工作日志记录了这件事情的始末：2009 年 12 月 13 日，服务队突然接到一位朝鲜族老人打来的电话，说家中的空气开关总

是在用电高峰时跳闸，物业电工去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故障原因。万般无奈，老人请求服务队给予帮助。队员们奔赴老人家中，在更换了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器后，发现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之后连续一周，队员们都会在下班后的用电高峰时间去客户家查找故障原因。最后，在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后，细心的队员发现是老人家淘气的 10 岁小孙女趁大人不注意拉下了空气开关和墙壁开关。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队员们跟孩子谈心，最终将问题解决。老人的感谢信中详细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真挚朴实的话语让队员们为之动容。以前，服务队对青少年的关注更多的是为“希望工程”捐款等。这次的事件让队员们认识到，孩子们更需要能走进他们心里的理解和关爱。

“同学们，当看到身边有电线落在地上时，千万不要乱跑，更不能去触摸它，一定要像叔叔这样通过！”2018 年 3 月 2 日，在哈尔滨市香坊区黎明第七小学校的教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力安全小课堂火爆开课。梅宏刚单腿跳跃，为同学们演示如何通过电线散落路段的方法，受到了学生和老师的好评。

永兴小学是一所山区小学。这里，一年级到六年级共有 77 名学生，是附近几十个村规模最大的学校。有的孩子为了上学，要在山路上骑行 30 多分钟。半数以上的学生常年和家里年迈的老人生活在一起。2018 年 5 月 29 日清晨，两辆悬挂“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旗帜的汽车向着永兴小学的方向疾驰，17 名服务队队员和志愿者带着礼物赶赴山区，与孩子们一同庆祝“六一”儿童节。

2019 年，一位援藏归来的队员为大家讲述了藏族居住区的孩子们因为交通运输等条件的限制，无法阅读多种类书籍的事情。为了给当地孩子撑起知识的风帆，让更多的孩子多读好书，服务队发起了“以梦为马，以书为媒”的主题捐书活动。队员们将收集到的书籍经过整理、分类，打包邮往西藏日喀则市第一高级中学，为学生们带去丰富的书



籍资源，开阔孩子们的视野。

梅宏刚说，现在他们已经对 116 名贫困学子、留守儿童实施帮扶，开展各类活动 500 余次。他们与孩子们的缘分会继续结下去。

2020 年，党员服务队队员惦记着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宅在家中的孩子们，于是为中小學生开办了“空中课堂”，精心录制了用电安全知识网课，让孩子们能够在疫情期间成为家中的用电小军师、小帮手。这一行为得到了学校、学生、老师、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他们代表着祖国的未来。党员服务队在孩子们的幼小心灵里注入了正义、友爱、互助的因子。作为哈尔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党员服务队实至名归。

九、保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可靠用电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打破了人们平静的生活。在危急关头，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奋勇向前，主动投入疫情防控、抢修保电、志愿服务等工作。

当时，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哈南分院）被确定为黑龙江省集中救治定点医院，需要在短时间内按照甲类传染病救治标准进行改造。2020 年 1 月 31 日下午，哈尔滨供电公司接到任务：20 天内完成定点医院供电增容工程及电缆化改造工程。党员服务队队员与时间赛跑，以惊人的速度用 14 天完成供电增容工程及电缆化改造工程。

2020 年 2 月 13 日，哈尔滨供电公司接到哈尔滨市委组织部下发的《关于动员全体党员到社区、村屯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该公司立即根据企业工作实际和社区情况，组织党员服务队全面开展社区对接工作。抚顺社区、大发社区、建河社区、花圃社区、文兰社区……一夜之间，哈尔滨城区的 12 支党员服务队分队进驻各个社区。

2020 年 2 月 14 日 12 时，城区的 12 支分队全部完成与本单位所在社区的对接工作。队员们迅速投入到社区服务工作中：检修办公设备电源，送去慰问品，协助社区和物业管理人员维持秩序，排查用电安全隐患，检查新搭建防护通道电力设备，帮助社区搬运防疫物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500 多名队员不顾疫情风险，逆风而行，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国家电网人的使命担当。

在全市小区进行封闭管理之后，党员服务队队员利用电话、微信、视频等方式向市民提供安全用电指导。

2021 年春节前，党员服务队再次向社会承诺春节期间 24 小时提供电力志愿服务。

在疫情面前，党员服务队队员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

十、打造新时代共产党员名片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紧扣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一体四翼”发展布局，以服务哈尔滨新区建设为抓手，开启共产党员服务队“实体化运行”新模式，打造新时代共产党员名片。

2021 年 3 月 9 日，哈尔滨供电公司在哈尔滨新区召开共产党员服务队“实体化运行”启动会暨深化建设座谈会，拉开党员服务队“实体化运行”序幕。

超前服务吸引“南雁北飞”

2021 年 4 月 15 日，四川鸿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鸿展公司陈经理将一面印有“服务第一，全心为民；客户至上，暖至人心”的锦旗送到了哈尔滨新区供电公司，感谢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向心力电网服务咨询”分队为企业提供的优质服务。

“在我们还没有考虑办电问题时，党员



服务队已经提前与我们沟通联系，让我们对后续的办电流程有了清晰的了解。”陈经理在与新区供电公司负责人交流时说。

哈尔滨鸿展公司经济产业园项目是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向心力电网服务咨询分队”成立后第一个对接走访的哈尔滨市“百大项目”企业。分队队员在了解到项目落地信息后，超前介入，主动上门服务，与客户面对面沟通交流，对客户提出的关于办电流程、周边电网情况、电力设施迁移工作等7个问题作了现场解答，并在走访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为客户送去“全寿命一体化咨询服务报告书”，将客户提出的问题 in 报告书中进行详细答复。

锦旗代表一份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向心力电网服务咨询”分队自2021年2月成立以来共走访省市“百大项目”企业63个，为企业解答问题32项，客户满意度100%。

一队一特色 队队党旗红

近年来，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及其分队，结合供区特点，积极探索卓有成效的特色服务。

2021年5月，飞鹤（哈尔滨）乳品有限公司迎来一群“光明使者”——党员服务队双城分队飞鹤项目专属服务队队长陈文胜带领3名队员来到现场勘查，详细了解厂区建设用电情况。

飞鹤项目是黑龙江省“百大项目”之一。自2021年4月初开工以来，飞鹤项目专属服务队15次来到现场勘查，掌握项目负荷情况和供电路径，协调相关道路管理单位打通线路走廊，科学合理提供供电方案，为飞鹤项目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长途跋涉 驰援郑州

2021年7月中下旬，河南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导致部分电力设施受损，影响当地生产生活用电。2021年7月22日，在国家电网公司

紧急部署下，哈尔滨供电公司党委迅速成立一支以党员服务队队员为核心的122人抢修队伍，分两批紧急驰援河南，跑出了支援河南供电抢险的“加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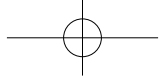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2021年7月23日16时，梅宏刚作为第一批驰援队伍踏上飞往郑州的航班。23日22时，第一批驰援人员已经在郑州市安和小区门口，科学有序组织抢修。在电缆物资到来之前，队员们提前明确电缆路径；抢修过程中，他们齐心协力，在狭小的空间内铺设近80米电缆。24日1时30分，一次送电成功，连续4日无电的安和小区两栋居民楼、1000余户居民恢复临时供电。这是抢修队员采用临时供电方式点亮的第一个受灾小区。

24日6时，在其他现场，67名抢修队员经过10个小时连续奋战，陆续恢复了商都世贸、十里铺小区和中南海之音3个小区的供电。

24日22时10分，第二批驰援队伍驱车39个小时抵达郑州。17辆工程抢险车直奔现场，全面铺开供电抢修工作。

25日18时30分，国龙水岸花园小区恢复供电，小区居民自发在发电车旁欢呼起来。“我们都盼望你们来，国家电网来了，希望就来啦。我可感动啦！”小区一位80岁高龄的老大爷难掩激动的泪水，深情地对抢修队员说。国龙水岸花园小区供电抢修任务，是抢修队员面对的难度极大的一个任务。洪水掺杂大量泥沙进入小区地下配电室，水深达1.5米。泥水长时间浸泡的地下配电室空气质量极差，加上配电室烘干作业温度高达40摄氏度，队员们只能轮班作业。看到汗流浹背的抢修队员，居民们送来各种消暑品和口罩，不住地说着“感谢”。25日15时，抢修任务进入冲刺阶段。为鼓舞士气，参与抢修的共产党员们在作业现场重温入党誓词。宣誓后，队员们一鼓作气在3个半小时内为居民恢复供电。23至25日，121名抢修队员帮助8个居民小区的6068户居民恢复正常供电。

在这场大战大考中，党员服务队以“不



现任队长梅宏刚（右）和队员们中秋为客户送温暖

送电不收兵”的坚决态度，昼夜不停、连续作战，全力保障可靠用电。

尾声

二十载砥砺前行，二十载春华秋实。2021年是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建队20周年。服务队成立至今，先后获得50余项国家、省、市荣誉，累计开展现场服务15980次。

2021年盛夏，我应邀以李庆长党员服务队见证人的身份为现在的556名队员讲述队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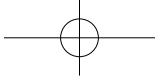
成功的花环靠奋斗来编织，荣誉的桂冠靠奉献来获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是的，真心为民，甘于奉献，才能带领群众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多讲奉献，少谈索取，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富强，是每一名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庆长及党员服务队多年来的无私奉献是一种伟大的情怀！

鲜红的旗帜薪火相传。2022年仲春，喜讯传来，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第三任队长梅宏刚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梅宏刚带领队员们将李庆长精神发扬光大，继续在“人民电业为人民”的道路上快速奔跑！

张兴华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电视剧本《天骄的困惑》、广播连续剧《撒旦》、长篇小说《五虎定乾坤》《海问》、小说集《鸡尾酒会》、报告文学集《红尘龙蛇》、散文集《信马由缰》《醉里挑灯》《一蓑烟雨》等。供职于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牧风人

赵东海

在吉林白城市和通榆县之间，沿途的甸子看起来更像一种无限敞开的自然水域，风在泛白的碱土地上自在畅行，卷起尘土和草屑，杨树整齐划一地指认着风的方向，叶子的背面和向阳的树干呈现一样的银白。太阳下面，大地寂静而生动，地气蒸腾如浪涌，轻盈、灵动而又充满宁静的意味，风挥舞着阳光在风机的叶片上旋转，凝聚成一种力量，灌输到风筒巨大的身躯之中。

这群大风车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的通榆风力发电厂，我们去采访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厂长刘峰。二十多年过去了，这片大地上的风机还是那么年轻，而刘峰他们，这些风电的创业者，最初的牧风人，却已经不再年轻。

车子一路向前，风光不停转换，状如戈壁的大地不再空旷虚无，光伏电站的光伏板如矩阵一样在路边排列，似等待检阅的士兵，军容齐整，神情庄严。阳光在蓝莹莹的盾牌上左冲右突、翻滚起伏，几番较量，终成俘虏，和埋伏在风机里的风一样，获得新生。

大地上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在刘峰眼里却有着无法切断的共生关系。

车子从洮南市安定镇折而向南进入了通

榆，一路过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地始终没有脱离嫩江平原。在英雄的科尔沁草原东端，这里除了白城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瀚海。不是早海，尽管它一度很干旱，但现在早已绿草如茵、河湖泡沼相连了。但它不是《史记》《汉书》里的北方大海，而是状如戈壁沙漠一般的辽阔地带。当年，鲜卑拓跋氏从高高的兴安岭下山，挥师南下，入主中原，从此经过。除此之外，就只有浩浩荡荡的大风常在在瀚海上盘旋。

那些年，这里的电力供应主要以火电为主。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瀚海上亿万年来呼啸的大风终于被人所驾驭、所使用，成了今天理想的新能源。

为什么白城能成为千万千瓦风电基地？原野上那些连绵不断的白色大风机也许就是答案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白城市风电装机容量已达到 611.7 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190.7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 15 万千瓦。到 2022 年年底，这里的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1000 万千瓦，到 2025 年将达到 2000 万千瓦。

如果以前这里的大风雄浑、莽撞、狂野，阳光炙热、耀眼、迷茫，那现在这些风和光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山银山”。当地“陆上风光三峡”的开发建设既保住了这里的绿水青山，又赚得了金山银山。

1

一个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和一个即将开始的伟大工程，从来都是寂寞的。大风把人们的衣领吹起，紧贴脸颊，枯黄的野草和树叶随风飞舞，一只好奇的喜鹊从天上经过，翅膀划过人们的头顶，向更远的黄榆树林飞去。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从车上下来的人们脚步匆匆地走向荒原更深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展开一张图纸，准确地说，是一张风电厂的建设蓝图。

多年以后，刘峰回忆起当初通榆风电厂的建设时，个个场景还历历在目。

他是白城第一批风电建设者，来风电厂的时候23岁，如今已有25年了。从“小刘”到“老刘”，从“学院派”到“实干家”，他至今仍工作在风电第一线。

1995年秋天，刘峰从电力中专毕业，被分配到通榆农电局。在小县城，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刘峰的家里高兴，父母也特别自豪。刘峰虽然嘴上不说，但也是非常自豪的。他倒不是自豪进了农电局，而是对上班这件事期待太久了。在校期间，这个年轻人就有无数个梦想，恨不能早点走入社会去实现。他从没想过留在大城市工作，他心里装的东西可比大城市广阔多了。在向海边出生、在大风里长大的刘峰，很小就把这片浩瀚的土地装在了心里。同学们讨论毕业分配时

有人问他：“你学习成绩那么好，为什么不选择去那些大火电厂或者留在省城呢？”他淡淡一笑说：“难道只有高楼大厦和拥挤的人群才算大吗？它怎么能大过那些风、那片野地呢？”

现在看来，冥冥之中，甸子上那些来来往往的大风机早已根植在他的生命里了。从上学到毕业，刘峰一直衣着朴素，毕业时穿的还是母亲亲手裁剪缝制的裤子，腰间扎的还是父亲在他上学时送给他的皮带。

盛夏的向海湿地热烈而隆重，草地一望无际，甸子上的河道曲折蜿蜒，自由流畅，阳光下显示出金属的质地。刘峰站在望海阁上俯瞰这片熟悉的大地，心中敞亮，热血澎湃。他张开手臂伸向远方高呼。那一刻，他成了这个世界的中心，这片大地既是生他养他的土壤，也是他未知的前途和命运。

刚参加工作的那两年，正赶上农网大面积改造升级。农电局各项工作紧张而忙碌，各部门都缺人，尤其缺像刘峰这样有技术又年轻的小伙子。刘峰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每天加班加点连轴转，很快就在单位崭露头角。没多久，同事们就都知道了计量校验室来了个叫刘峰的小伙子。

1997年的冬天还没有真正来到，通榆这片原野上已经迎来了一场鹅毛大雪。几天后，雪地上多了两行车辙，一行人顶着猎猎的大风走进戈壁深处。荒野巨大，没有尽头，风是白色的，雪尘漫卷，车子穿行其中，撕破风，瞬间又被风淹没。甸子上没有路，裸露的盐碱地在大风中开裂，愤怒地扬起沙尘。大风似乎随时都会撕开车体，把这些人抛掷到另





一个地方去。人们只能奋力顶开车门，勉强站在原野上。此时，大地在风中倾斜，微微晃动，天空却一片寂静。这些人就是奔着这倔强的大风来的，在他们的眼中，看到的不仅仅是这片原野的荒凉、狂野和焦躁，还有它深藏着的强大和丰腴的内心。他们知道，要不了多久，大雪过后，就是春天了。

1998年夏天，白城的风电事业起步了。吉林省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在通榆正式筹建风电厂（当时还不叫风电场），这个风电厂属于吉林省电力公司下属一家子公司。他们深知风电的潜力和价值，先一步开始了布局，也从此开启了吉林省在风电开发上的漫漫求索之路。

这年8月，通榆风电厂来通榆农电局招工。风电厂刚刚筹建，风力发电在人们心中几乎还一点儿概念都没有，何况厂子还没影呢，谁愿意放弃现在的工作到未知领域去闯荡呢。

但刘峰听到这个消息，心动了。本来已经安顿下来的那颗年轻的心又被唤醒了，他辗转反侧，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

那些天他反复合计，若留在原单位，闭着眼睛都知道差不到哪去，迈出这一步肯定又是一片陌生的天空，但陌生也意味着机会。农电局是个老单位，也是一个大系统，这里人才济济，自己很难有大突破，机会不多。年轻人除了怕失去机会还怕什么呢？上学的时候，自己学的就是电气自动化专业，对风力发电、水力发电都有涉及，也算是半个科班出身了，自己不一直想出人头地吗，不趁年轻闯一闯怎么知道是不是那块料？

生在大风里的人，心大，眼界也大，在夜里似乎也能看见明天的世界。这一晚后，他下定决心去大风中闯一闯。

风电厂来招聘之前调研过农电局的员工情况，刘峰等几个刚入职的年轻大学生早就进入了他们选拔的视野。年富力强，专业出身，富有激情和干劲，这些正是他们选人的条件，唯一担心的是人家愿不愿意来。

刘峰在招聘会上一出现，风电厂的领导就眼前一亮，虎头虎脑的小伙儿，两个眼睛

跟水洗过似的，干净明亮，浑身散发着朝气。

“你愿意来我们风电厂工作吗？虽然刚刚起步，但前景十分广阔，你们来了就是全省这个领域首批建设者，将来就是风电的元老、这个领域的奠基人。”

“我愿意！”

刘峰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作出了回答。

可是这个重大的决定，刘峰的家里根本不知道。前些天，刘峰的父亲还听人说起过家这边要建风电厂了，老大了，正招人呢。当时好像还有人问过他，你儿子去不去啊？他略带嫌弃地说：“在农电干得好好的，上那干啥去。再说，谁上大甸子上找罪遭去，别让大风刮丢喽。”

哪想到啊，话音才落，就被这小子打脸了。他感到心口堵得慌。

刘峰将上学时的书用纸绳捆好，装进塑料袋，防止书受潮，一直保存着。他琢磨这些书未来应该还会用上。此时，他只恨自己学得太少了。他把两双大头鞋和一双棉手套也翻了出来，拍掉上面的灰，还有上学时用过的饭盒、勺子、牙具……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尽量不回头，怕看见父亲的眼睛，害怕那双眼睛里的失望。

看着默默收拾行装的儿子，当父亲的知道，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孩子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知子莫若父，这是个从小就有主意的小子，打定主意的事，老牛都拉不回来。母亲显然比父亲更早接受了这个事实，在厨房里忙着给儿子用肉丁炒咸菜，不知道儿子在甸子上住在哪、吃些啥，会不会挨饿。

对于困难，刘峰多少还是有准备的。他知道，通榆农村别的没有，绝对不缺风。通榆的风一年刮两起，一起六个月。在农电局上班的时候他就经历过。沙尘暴一来，甸子上的电线杆都给拔出来了。这些情况，他也知道。但创业的决心已经抵御了沙尘，事情总要有个开始，而且这不是一个人的奋斗，他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团队，有一群和他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怕什么！至于吃苦、受累，那些所谓的困难根本不值一提，它们似乎更像是富有浪漫色彩的挑战。



年轻多好啊，干什么都有激情和力量。我们怀念过去，其实怀念的就是曾经的那股闯劲。年轻的“刘峰们”就是通榆风电队伍的绝对主力和骨干。这一步他是走对了。多年以后，我们聊天，我说：“刘厂长，以你的能力和资历，要是在农电局干到现在，也当局长了吧。”他笑了，说：“当不当局长我可不敢说，但来风电，我从没后悔。”

2

大风起兮云飞扬。

据气象专家测算，白城大气中的总风力每年可发电 2076 亿千瓦时，有效风能密度达每平方米 268 至 348 瓦，风力年有效发电时间 7000 小时以上，如果利用大功率风机发电，年等效利用小时数在 3000 小时以上。

通榆风电厂在春天的大风中登场了。原野上，3 月是一道季节的门槛，初春的大风尤其迅猛、雄浑，但是迈过这道槛，就是真正的春天了。经过一个冬天的筹备，刘峰他们等得都有些着急了。他盼着战胜那一场场向他们挑衅的大风，他相信春天一定会到来。但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们建设的这个风电厂不仅是白城第一家风电厂，还是当时东北地区第一个规模较大的风力发电厂。这座风电厂拉开了吉林省风电发展的序幕，使吉林成为继新疆、内蒙古之后全国又一个风力发电开发的省份。他们是吉林第一批牧风人。

是的，这块风起云涌的大地从来不缺乏宝藏，只是宝藏埋藏得太久。谁能想到呢，世代代和人们休戚与共的大风，呼啸在风中的忍耐和抛弃，此时正成为新的希望和无尽的光芒。

刘峰他们没有被甸子上一阵紧似一阵的大风吓倒，他们也并不惧怕旷野的荒凉。

当时，风电厂工地的住处是活动板房，夜里风一起，世界呜咽，屋里如灌满大风的口袋，跟着大地晃动，人睡在工棚里，好像飘浮在空中。外面就像有个巨人、醉汉，随时都要把他们单薄的房子拆毁。他们每天吃的都是用桶装的饭菜，大家戏称为“桶装伙

食”。其实桶装伙食就是将白菜豆腐、猪肉粉条，和着馒头、米饭、饺子、面条，一律用水桶装，送到工地。但即使这样，谁一顿饭没吃上二两土都不算吃过饭了。时间长了，饭菜不硌牙大伙都不习惯。小伙子们很快就被沙尘吹得灰头土脸。

收工时，大伙勉强把脸洗干净，草草糊弄一番，就各自回到了工棚。这帮家伙遇到困难了，而且是不容易克服的困难。这帮初生牛犊在陌生的风电技术面前卡壳了。

其实困难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它早就埋伏在开始时了，只是此时才显现出来。一个全新的领域，如何准备都会有局限和无能为力的地方。

当时，所有的风机设备都是漂洋过海过来的，掌握核心技术的人也是外国专家，所有的说明书几乎都是英文。困囿在陌生的知识领域里，有劲使不上，站在巨大的风筒和扇叶面前，小伙子们的热情显得太弱小太稚嫩了。

塔筒单节 20 多米、重 30 多吨，三节加起来有近 70 米，底座就像一间屋子一样宽敞，住进去 10 个人都没问题。风机翅膀一样的扇叶长 35 米、宽 2 米。

那些傲慢的外国专家，根本不打算传授给这群年轻人关键技术。刘峰他们在现场竖着耳朵听，小心翼翼地请教，可是换来的只有一连串“no,no,no”。

现在看来那些设备其实说不上多高科技，可在当时也是先进的。一期工程 11 台机组全是西班牙产的，单机容量 660 千瓦。当时这样的容量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刘峰他们只能跟在外国专家身后，偷师学艺。

刘峰至今想起来都耿耿于怀。他不恨外国专家不教，技术上的落后导致的不平等在所难免，他只恨自己不争气，为什么不早点接触这些风电技术和知识呢，还有那要命的专业英语。这群年轻人有多大的劲也使不上，光着急。刘峰不禁怀念起在农电局工作的时候了。

在农电局时，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都不用犯愁，就算你不会总还有人会，就算大



家都不会还可以请教兄弟单位的同行，实在不行打个报告向上一级单位求援。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仍是一个小孩，没有了身边的老师傅，何止是困难啊。但当时他却没想到，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面前这些英文专业资料冷峻、沉默，毫无感情。学！只有学！白天，刘峰向外国专家学习设备安装和调试，晚上挑灯夜战，自学专业英语。专业英语不像日常英语，大多生僻难懂，一词多义，靠字面理解往往有偏差。大伙在一起东猜西猜还是如坠云里雾里，没办法，只好一边猜一边与白天的实际工作对比，揣摩它们的含义。不过也有个好处，他们一旦弄懂就记得很扎实。

这是一个转折，经过这番折腾，刘峰他们既是徒弟，也成了师傅。从这里开始，很多人的履历由此写下了崭新的一行。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了新兴风电厂的骨干。这是后话了。

小伙子们的家大多不是本地的，但通常一星期、顶多半个月也能回去探亲一趟。刘峰的家在当地，可他一连三个多月没回一趟家。他本来是个小胖子，生生熬成了个冷峻小生，颧骨凸出，两只大眼睛成天通红。母亲几次打电话来：“儿子，不行咱就别干了，跟农电局领导认个错，回来吧。”

回来？“好马不吃回头草”，刘峰从没想到过退缩。

他和旷野上那些站起来的风机一样，没有退路，因为退路就意味着倒下，所以他们只能向上、向上，迎风招展。他心里很清楚，从农电局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人在等着看他的笑话。记得有个平时他很尊敬的师傅和别人说：“小刘那小伙子其实不错，就是太浮了，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这句话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感到特别难过，更多的是伤心，还有内心深处的不服。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年轻就不能有点梦想？难道梦想是一件错事吗？大家的理解都是出于什么心态呢？这件事也极大地刺激了他，他骨子里本就是个犟人，这话就如同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将了他一军，把他逼到绝路。他在日记里

写道：“如果我只想当个乖徒弟，就不会吃今天的苦。但总有些东西是别人不能教的，谁一开始就是师傅呢……”那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遇事只会找老师傅的学徒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已有训。有些事真就是这样，那些反复揉搓你的挫折和挥之不去的痛苦最终将成为你的财富，只是那时你还不认识它们。事实上，不这么刺激一下，他还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劲儿。可能就是从那以后，工作和事业的概念才在心里建立起了某种命运的关联。

大风起兮云飞扬，一个崭新的领域，总要有人走在前头。

刘峰在校时就喜欢读《高祖本纪》。那段时间，他一直拿《大风歌》鼓励自己。刘邦坚韧、执着，那份决不放弃、逆风而行的精神正是刘峰所钦佩的。这个逃兵，说什么也不能当。

一期工程就要并网运行了。

原野上那些高大的风机，清晰而庄严，洁白的羽翼修长而稳健，里面流淌出的汨汨电流，如风电建设者的心跳一样激动。从理论到实践，风在自己的手中变成了电，那份激动和喜悦化解了这帮年轻人此前所有的艰辛。不知从哪里升腾而起的满腔豪情，像旷野的风一样在胸中激荡，心头似有什么东西被风叶有力的臂膀拨开，草原的天空，从未像此刻这么清澈、宽广、明亮。

凭着好学肯干的精神，刘峰在一众同事当中脱颖而出，当上了值班长。在同事和那些陆续进厂的新员工眼里，他俨然成了大家的小师傅。二期工程快要结束时，刘峰已经能和丹麦的外国专家进行简单的口语交流了。外国专家再也不能用“no”来敷衍他们了。

风电厂新办公大楼的白墙上贴着操作规范、值班制度、运维标准等等，这些也是刘峰他们摸索和总结出来的。这些内容放在现在看怕是有点粗浅、简单，可在当时却是新兴风电厂的“武功秘籍”。

艰苦的日子会成为一个人的骄傲，然后变成一个人身上的自信，成长为他的精神。



这也许就是刘峰喜爱风电事业的原因吧。此时，他已经是该厂副厂长了。父亲听说这个消息后偷偷流下了眼泪。那天晚上，老两口特意做了俩好菜，烫了一壶白酒，美美地喝了一顿。老两口你望我，我望你，不知道说啥，也不用说啥，太多的担心，太多的牵挂，从何说起呢，唉！这不都过去了，高兴，为儿子骄傲，也为自己骄傲。

在风电厂刚刚走向规范的那两年，白城地区陆续又有多家风电厂动工兴建。有人说吉林新能源的春天来了，也有人说是通榆风电给他们打了个样，起了个好头。

是的，对于这些新厂来说，遇到问题在所难免，但它们何其幸运，因为有了通榆风电厂，有了刘峰这样一批先行者，它们就有了捷径可循。通榆风电厂成了它们取经的不二之选。刘峰说：“那时全国开风电专业会，在北京开，我们都是坐前排的！”

一晃，这些创业者已经在风电厂工作3年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通榆风电厂成了白城市乃至吉林省的一个新型工业地标，多次接待省、市领导视察，承担了一批又一批新建电厂员工的学习、培训任务。这块曾经的不毛之地，成了一所经验传授的殿堂。刘峰作为最早的牧风人之一，向新建电厂技术人员传授运行经验和管理经验。在某种意义上，通榆风电厂不仅是一个起点，还是全行业赶超的目标。

2000年12月，通榆风电厂二期工程38台丹麦产风电机组（单机容量600千瓦）成功并网运行，通榆风电厂一、二期装机规模合计达30060千瓦，吉林风电装机容量突破3万千瓦。

长风当歌，万物生长。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不思进取的心。刘峰他们凭借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在寂寞中践行了最初的诺言。此后，越来越多的大风机拔地而起，成了吉林西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就算步行，咱们也要把故障处理掉。”

刘峰坚定地说。

2022年3月的一天，距离办公地点很远的C05号风机和B19号风机相继出现故障。当时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通往风机的路口都封了，车根本开不到现场。刘峰和同事步行绕道两个村子还是无法到达现场。

庄稼地里，庄稼茬子遍地，一不小心踩到斜茬的尖上就会把鞋底扎坏。盐碱地上大风呼啸，吹得人睁不开眼睛。芨芨草、碱蓬刺从人的裤腿钻进去，划破小腿。细密的沙子钻进鞋里，不一会儿就把脚掌磨出了水泡，水泡又马上被磨破，脚心就像被老鼠反复啃咬，十分折磨人。这样的路，他们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

到达现场已是中午，时间不等人，他们顾不上吃饭，一头钻进漆黑的机舱里，加紧抢修。刘峰和同事们说：“咱们这种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只要是毛病，早晚还会找上你，等再找上你时，也许就是一场灾难。”大家一干就是一下午，直到太阳偏西，轮毂才缓缓转起来。这时，值班室传来报告，风机各项指标、参数回归正常，风机成功并网发电。

这种情况在他们2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已是家常便饭。

最初，风电专业不像现在这么细分，运行、值班、维护、检修一条龙、一手抓，全是同样的人负责。那时的作业环境也特别艰苦，机舱里没有电梯，只能靠扶梯爬上爬下。故障又总是伴随着断电，一断电，机舱里就漆黑一片，只能依靠头灯微弱的光亮，很多工作只能靠手去摸索、去比对。这就给维修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机舱密闭，夏天就成了“桑拿间”，温度能达到50摄氏度，人在里面仿佛被一团火裹住，无法挣脱，不到半个小时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冬天，这里又不暖和了。大甸子的风本来就比别处的硬，从机舱的缝隙里挤进来，唰唰唰，刀片一样锋利，直刺脸，疼得你抓不得、挠不得。

“可爱上了这个行业就意味着选择了艰苦，爱上了这个行业就注定要受寂寞的折磨。”刘峰说。对于旷野上那些大风机，刘峰对它



们的位置，通往那里的路况，以及它们的高矮胖瘦都如数家珍，出现问题，他在办公室都能估计出毛病出在哪。

刘峰问我有没有看过汤姆·汉克斯主演的《荒岛求生》，我说看过。他说，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主人公和那只破皮球的感情。为什么一个破皮球有名字（威尔逊），而主人公失去威尔逊就和失去亲人一样难过。别人可能不理解，但我能。那种孤独中的相伴是一种真情，无声但细腻。东西跟人久了就会生产感情，就像我父亲那把磨得锃亮的铁锹和我母亲无名指上那枚花纹模糊的顶针，它们不单纯是一件工具，而成了父母一生的伙伴。你们不身在其中，是无法感受到那份依恋的。我和那些风机的感情也是一样。

有时，同事们对刘峰的较劲不是很理解。2022年3月28日，A23风机箱式变压器高压侧引下线因大风扰动断线，导致3号发电线11台风机停机。根据风电功率预测，中午风速减弱，具备维修条件，17时将会起风，在起风之前需要将故障线路维修好。刘峰二话不说，马上奔赴现场，抢在大风来临前让11台风机投入运行。

春季风大，故障发生率高，那天抢修结束刚回来，又出现了新情况。运维单位因疫情管控要求，不能来现场。大家伙抢修完刚进院，水还没喝一口，已经疲惫不堪。“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嘛。”刘峰给大家鼓劲。他知道，这种时候，发电比平时更加要紧。凭借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这点故障还难不倒他。他独自发动汽车，同事们一看厂长要自己上，那怎么能行，全都打起精神，返回现场。事后，刘峰和大伙说：“兄弟们啊，哪有那么清的责任呐，只要不影响运行，谁多干点又有什么区别。”这是刘峰朴素的工作态度，这态度影响了一批又一批跟在他身后的年轻人。小年轻们背地里说，跟刘厂长干活，你怀里得揣点吃的，因为永远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也就是这样的工作态度让全厂踏实、领导放心。他们知道，有刘峰在，出不了多大事。

从2008年担任厂长至今，要说刘峰作出

了多大的贡献不好计算，但在他工作的这些年里，通榆风电厂安全生产连年无事故，实现安全生产近9000天。这些年，刘峰从不放过任何设备缺陷，哪怕一个细微的数据异常，他都要查个明白。值班人员从不敢稍有懈怠，一遇到数据异常就如临大敌。他们知道，厂长什么都好商量，在安全运行这件事上没商量。安全运行，从来都是电力行业的头等大事。它就是效益，就是生命，是一切数据的基础，它是1，1倒了，什么都没了。

采访刘峰时，我看到一段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接受地方电视台采访的记录，就摘录了两段。

主持人：你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通榆风电精神”。通榆风电能有今天，您是怎么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的呢？

刘峰：我们艰难起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不开公司领导对我们的充分信任与支持，我们风电机秉承着工匠精神，坚持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事无巨细，一件一件落实，一点一滴出效益，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无论是在40多摄氏度的高温天里在塔内定期巡查，还是在寒冬里爬上50米的高空开展机舱内作业、缺陷消除，我们始终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团结协作，积极主动。是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让我们克服了工作中的困难，走到今天。

主持人：艰苦的环境磨砺了风电人的秉性，也铸就了风电人的傲骨。在风电厂成长的过程中，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工作呢？

刘峰：印象最深刻的是2014年，我们在进行一台风机主轴损坏的吊装更换工作。这台风机是丹麦N43定桨距双馈风机。当时风机的齿轮箱前端碎裂，主轴轴头已经拔出，没有刹车控制了，风机桨叶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这种高危情况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而且因为危险太大没人敢上风机。其实我也忐忑，可能怎么办？我不仅是党员，也是他们的带头人，必须上！刻不容缓。我第一个登上风机，仔细查找问题原因并快速制订了科学的吊装方案，最终在最短时间完成了吊装更换工作，保住了风机，也避免了电量损失。

我们采访回来时，一路大风呼号，车后



面像长了一条尾巴，沙尘滚滚，紧随其后。风在旷野上自由而寂寞，难得见着个人，自然不会放过这难得的相遇，一直把我们送出很远，才恋恋不舍地散去。旷野的大地粗粝而坚硬，车轮轧在沙石上就像硌到了骨头里，扬起的沙尘也被我们吃进嘴里。

从刘峰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代风电人的工作侧影，难怪都称他们为“牧风人”，恐怕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旷野上大风性格了。他们驾驭风，携手风，又成为风，以风的力量挖掘自己的潜能，他们融洽、团结，这也是人和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吧。寂寞旷野上，这些大风机，就像他说的那样，人与物是可以有很深的感情的。其实这些风机也有灵性，但个中情感，没有长久地守候、耐心地倾听，是无法感知的。我想，一个人爱上荒野，他的心胸必定是宽广的。我羡慕他。

4

山冈和原野上的大风机是寂寞的，而风电事业的发展是蓬勃的。随着风电场大规模落地，先进设备不断引入，通榆风电场失去了领头羊的地位，遭遇了发展上的瓶颈。

2005年，是通榆风电厂发展的一个拐点。弃风限电现象开始出现，骨干力量相继被其他公司挖走，原有外国风机制造厂家也已经关闭或停产相关机型，关键备件采购都成了问题。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困难给通榆风电厂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通榆风电厂进入“寒冬期”。这些站在风中的汉子陷入了长久的思考，远处的大风机也在等待他们的答案。

“我们的设备在那段时间很落后，风机信号无论在传输还是使用上都不具备低电压穿越和高电压穿越功能，通信技术跟不上。在当时，那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问题，关系到进和退的问题，进则革新，退则退出运行。”副厂长韩刚回忆。

刘峰若有所思地看着一路走来的脚印，风把那些深深浅浅的脚窝旋起沙尘，脚印就浅了。他和我说：“人不能只看脚下啊，其

实回头看和往前走同样重要，回头看是为了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

我一时还没完全理解他的话，他说的应该是自我革新和发展的关系吧。看着这个略显沧桑的背影，我才认真地想起这个男人的年龄。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顾自己拼命的人了，风把他的青涩吹走，也有一些停驻在他的眼角、额头和后背。他说的没错，企业发展向来都不能安于眼前，满足于眼前就会放缓发展节奏，何况是在新能源领域。这里的“新”，可不仅是物的新，也是速度的快。这一行，节奏太快，不进步已是退步了。

刘峰说：“当年低电压穿越技术制约着一大批国内风电企业。受它的影响，电网只要一遇重合闸，就有一批风机被甩出系统，先不说由此给系统带来的电压波动和功率损失，就说风机退出运行，退出运行的风机越多，电网的缺口就越大。我们都知道电力行业发、输、配、用一条龙，风电的缺口需要补上，没人补，就有人用不上电。于是，好些火电厂就要救急，启动备用机组，弥补缺口。可是火电机组启机耗费也是很大的，而且不只是成本问题，还有因此牵动的人、物和正常生产秩序的问题，也很让人苦恼。”

那些年，电力行业的智能化程度还有待提高。直到后来，火电厂具备了有功调整功能，实现了智能补差，风机也全都具备了低电压穿越能力，这才算有了答案。在解决这个难题上，刘峰他们没少费工夫。当时国内的风电设备厂家也都是新兵，好些设备参数、运行参数还要请教电网侧和电场侧，需要发、供、制造一起发力来填补这块技术洼地。国产化设备在试验、实践、创新中摸索前行，虽然艰难，但终是走出了一条新路，这条路是三方队伍共同探索出来的。刘峰说，对我们来说，那个困难既是折磨，也是机会。

中国的企业从来不缺乏创新精神，因为总有一批敢想敢干的人，他们把生产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变成了机会。

设备改造中处处有难关，场场都是硬仗。

刘峰在和设备厂家的配合中建立了友谊。当然，这友谊的前提首先是彼此的信任和敬



佩。有一次换扇叶作业，就是风电厂创新提出的解决办法。那次技改按常规操作需要动用外国产大型吊车，但大型吊车的租用费太高，作业时间也长。刘峰和设备厂家的技术人员商量，能不能改用滑轮组，用铲车牵引，辅助以汽车吊衬扇叶的羽翼来完成。这个想法太大胆，一时把在场的人都问住了。刘峰算过，滑轮组按 1:10 减力（1 吨的绳起 10 吨的料）简单易行，方便快捷。在风电厂建设中很多场合都使用滑轮组，他合计，小型作业能用，大型施工为什么就不能用呢？原理都一样。设备厂家的技术人员知道刘峰的经验，也表示支持这个方案。

可当时谁心里都没底。现场沉默下来，风一阵比一阵大，卷着草屑在工地上乱飞。措施布置好后，刘峰平静地说：“干吧，试一个，成了再说，不试一下就永远只是一个方案，做过了就成了经验。这些年，我们的经验有多少是别人教的？”

安装很顺利，大风中，扇叶修长的身躯服服帖帖地在滑轮组的吊运下缓缓上升，平稳就位。原本大费周章的作业在大胆的尝试下完成了，现场的同志们欢欣鼓舞。刘峰却暗自捏了一把汗。这个办法节约的成本不仅是钱，还有人力、物力，还有恢复运行及时发电的时间，当然，最珍贵的还是宝贵的施工经验。

这个不再年轻的年轻人啊，时有惊人之举，说稳当比谁都稳当，说敢干比谁都敢干。

2007 年，通榆风电厂开始新一轮技术改造。通榆风电厂的设备一直是老旧型号，最大的风机功率也不超过 660 千瓦。为了提高单位面积可利用资源的发电效率，风电厂率先更换 5 台金风科技 77/1500 风机。这是国内第一批直驱风机，机组发电效率比之前提高 40%，发电小时数可达 2800 小时。那个时候，国内风电行业已经经历了两次技术迭代。

2009 年，通榆风电厂再次更换 5 台金风科技 82/1500 风机，这次发电利用率从 85% 到 96%，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就在风电厂紧锣密鼓地开展技术改造和更新迭代的时候，又有好几家大型风电厂在白城落户了。新能

源在这块土地上势如破竹地发展起来，所以刘峰说得很对，只看脚下和眼前怎么能行呢？这一年，刘峰所在的公司也在长岭开辟了新的风电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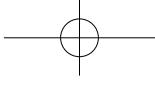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到 2010 年年底，设备革新还在持续，为了实现在有功调整和无功调整，配合电网系统调度的总体要求，刘峰带着年轻人没日没夜地跑现场，测算数据，整理参数，查阅资料，对接设备厂家。他回忆：“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有人带啊。那段时间，这帮小孩是真长本事啊，赶上一场透雨之后大地上的苞米秆了，肉眼可见地拔节蹿高！几轮技术升级下来，几乎每个人都成了小专家。”

在风电这个行业，只要你肯钻研、肯努力，也能声名远扬，因为他们是牧风人呐，什么能瞒得过风。刘峰他们的团队，很快又成了外送人才的基地。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年轻人，练成一个走一个，练成两个走一对，通榆风电厂就是厂长培训班。

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采访刘峰了，说起一些往事，他仍欲言又止。他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他的心事大多交给了这片旷野的风，也许只有在放牧那些大风的时候他才是最本真、最自由、最快乐的。

我问他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我说：“老刘，你培养了那么多厂长徒弟，就没有单位挖你吗？”

他说：“也不是没有，早些年一些专业会在北京开，天南海北的风电厂齐聚京城。我们起步早，名声在外，非常受关注。那些年，很多单位许我以高薪，说了你可能不信，当时我都不知道自己那么值钱，人家开出的工资是我当时的十好几倍，还许诺各种高待遇，什么住房啊，妻子工作调转啊，孩子上学啊。我如果说没动过心，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除了钱，就没有更重要的东西了吗？最初从农电局迈出那一步，我想的也不是挣大钱。往小里说，在一个地方待长了处出了感情，尤其是这个地方远离喧嚣，特别荒凉，它彻底改变了你的思维习惯和生活状态。”他开了个玩笑：“用矫情的话说，这里有我的整个青春岁月，我人生最



好的时光几乎都在这了，你让我上别处去，能适应吗？往大了说呢，一个人能给家乡建设和发展做些实实在在的事，这也是荣誉啊！它不光是我的荣誉，也是我们老刘家全家的光荣。”

我说：“我能理解。”

有些人天生是来带路的，就像吉林有些羊生来就是要打头的。通榆风电厂就是吉林风电雁阵的第一双翅膀，在寂寞中率先启程，刘峰自起飞就在雁阵里，也必将一直在里面。短暂和永远，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经历了，痛苦并快乐着；他存在了，被风打击过也被风抚摸着。这是牧风人必须奔赴的火，也是牧风人别无选择的路。

5

从同发往通榆出发，沿途经过黄榆林景观地带。这些珍稀树种看着并不起眼，却被人们赋予了很多传奇。它们身形只比灌木清晰一些，但枝干苍劲有力，通体乌黑发亮，曲折生长，给人以很要强的感觉。这片大地并不荒芜，断断续续的草场和山坡起伏延展，令人心胸开阔。蓝天白云之下，一个个白色的风机在晨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增添了天地间的生机和活力。

路边是另一个风电场的风机群，机型和容量都和通榆风电厂当年的设备不可同日而语，单机容量达到了 3000 千瓦。

2015 年 6 月 28 日，吉林省吉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与吉林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合并，合并后，吉林省吉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通榆风力发电分公司成立。重组后，通榆风电的实力又一次得到了补强。

按照设计要求，风机运行寿命通常是 20 年，通榆风电厂的机组到 2019 年相继到期。同一时期上马的风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么大改还是小改，大动还是打补丁？新公司领导班子果断决定，大动！不能手疼医手、脚疼医脚，要更新换代，跟上科技的步伐。通榆风电厂确定了“彻底技改”的坚定思路：老旧机组实施全部技术改造！这一轮技改，

他们安装金风科技 1.5 兆瓦风机 10 台、2.3 兆瓦风机 7 台，到 2020 年 1 月改造结束，一、二期风机淘汰，全部退出运行，风电场将焕发青春，大踏步地跑步前进。

这次我要去实地感受一下这片新兴的能源大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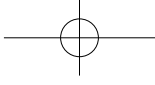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出来前，我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刘峰实在太忙了，风电场的事，和电网沟通的事，和地方政府沟通的事，千头万绪，交织在一起。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功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新能源从起步起就不是独立存在的，就像这原野上的万事万物，各自独立，又相依相生。在这个生物链上，大至国家政策，社会变革，小到百姓生活，都有新能源的影子。

一路上，山冈上的大风机似曾相识，又有点不太一样。它们好像长高了，也比从前多了不少。我沿着这些天捋出的脉络，实地感受这里能源建设的成果。

作为我国引进国外风电技术“乘风计划”示范风电场，通榆风电场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强到弱，再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蹚出了一条“追风”转型之路。作为产业的领跑者，它带动了更多风电产业落户白城。如果把白城大地上的新能源建设比作“陆上风光三峡”，那么通榆风电场就是这个三峡的第一缕风，在这个新能源的基地上，它是奠基人！

在三一电气公司，我真正体会到了风电产业的日新月异。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得太快了，不但运行技术和世界接轨，设备也不输全球任何一家大企业。当年刘峰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那时千瓦造价 3000 元以上的风机，现在千瓦造价不超过 1800 元，而且全是国内自主研发的。成本下来了，单位价差差了将近一半，我在心中默算了一下，一台 1500 千瓦的风机就节约近 200 万元，再加上运输、吊装、发电时效和平价并网等政策，办风电场已不再难。

在通榆县政府我了解到，这些年，白城市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引进了华锐科技、中材科技、国电通力等 19 家国内外能源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不仅破解了风电开发投资大，对本地经济拉动小、用工少的问题，而且吸



引了更多风电企业前来投资建厂。这些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全部投产后，白城本地年产风机能力达到50万千瓦，年产风机塔筒能力达到1000台套，年产风机叶片能力达到2000套。来白城，上风场，享受的是“一站式”服务。而这些服务，在一个县城就能实现。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规划新能源，通榆为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通榆县城我还看到，城市面貌变化很大。这两年城市改造，专门为风机产业开辟了绿色通道，新修的风电大道双向三车通行，宽30米，我和三一电气工厂的员工聊天，问他们，你们厂门前的路怎么那么宽啊？他们说，路宽了发展就快了，拿运输70千米的路程为例，以前受路况影响，要一天时间，现在只用1个小时；原来受道路所限，扇叶生产最长没超过60米，现在达到了100米。

我这一路看下来，各家风电场上的设备装机容量也越上越大，机组越上越多。拿洮南向阳风场为例，一期有超过260台单台容量1500千瓦的机组，之后还有5500千瓦的大机组，他们说，现在一次上几十万千瓦的装机规模在白城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

在白城市能源局我了解到，从中央到地方，为助力“双碳”目标，各行各业都有加速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需求。我是电力行业出身，深知电力行业在新能源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新能源的发展更离不开电网的壮大。这就好比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食材再丰富，没有那口大锅也做不成席。而电就是那金刚钻和那口锅！同时，在开发新能源时，如何把它们产生的动力——电，最大化消纳更是大事。种种环节，都需要电力先行。

陆上风光三峡，它将产生巨大的能源，强劲的电能既能支持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送出去，给更需要的地方带去助力，互惠共赢，造福更广阔的空间。

白城市能源局副局长田秀华说，吉林省“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建设项目中，两条特高压工程将为新能源发展提供削铁如泥的金刚钻、提供一口打造满汉全席的大锅。吉西

基地鲁固直流白城140万千瓦外送项目是白城市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落地的第一个超百亿元的重大项目，对于承接吉林省陆上风光三峡、实施生态强省战略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时间回到2019年3月27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扎鲁特—青州特高压输电通道配套外送风电基地有关事项的复函》，同意白城市依托扎鲁特—青州特高压输电通道建设100万千瓦无补贴平价上网风电项目，所发电量全部输送至山东电网消纳。白城风电平价上网项目是2012年以来，吉林省首次获得的大规模风电开发指标。按照省政府的安排，100万千瓦风电外送项目分配给大唐吉林公司60万千瓦、华能吉林分公司40万千瓦。

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新能源这个题材应该是一部鸿篇巨制，它涉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不过是站在一台风机下，就看到了一片广阔的世界。我只想介绍一个“牧风人”的从业经历，在他的身上，就发现了那么多感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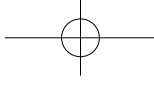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25年风电，风华正茂，这是一代人，甚至是两代人的坚守，“刘峰们”带领通榆风电场一路逆袭的故事是吉林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白城市已有华能、大唐、国电、国家电投等10家国内外知名的电力开发龙头企业入驻，白城的新能源产业已经从村村通驶入了高速公路。

我在和一些风电企业负责人聊天时谈及来白城发展的理由时，他们几乎持有同一个想法：这里的新能源发展基础较好，这里的水土养人。

黄榆是时间里的长者，它们见证了旷野上大风机的生长，也见证了牧风人的青春脚步，还将和人们一起进入新的生活。

赵东海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辽河》《散文百家》等杂志。供职于吉林白城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度夏之战

何红梅 李翊嘉

引子

炙烤。

这是 2022 年夏天许多省份的关键词。

又是一个深夜来临。依旧无雨。

夜色中，千家万户的空调继续铆足了劲运转。被炙烤一天的荆门已进入梦乡，而天鹅湖畔的一间会议室里依旧人头攒动，灯火通明。

会议室里的人刚刚经历了一轮紧张的“攻坚战”。就在那天 21 时至 21 时 30 分的用电高峰期，五台电脑高速运转，技术员紧盯着屏幕，在三个智能系统之间来回切换，密集操作中，屏幕上的负荷曲线实时变化，数字不断跳动。

在场所有人的心都被变化的曲线和数字揪着。因为数据背后就是需要攻坚的堡垒，是当天参与需求响应的企业“让电于民”的负荷变化，直接关系到荆门电网的运行状态，

决定着荆门地区千家万户的大功率电器能否正常运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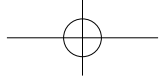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这已经是他们揪心度过的第 12 天。

2022 年 8 月 7 日，立秋之后，荆门的气温仍然居高不下，当地的用电量随着高温逐渐攀升。那段时间，荆门电网用电负荷、日用电量都创下历史新高。高温同时伴随着干旱少雨，各江河流域来水较往年同期减少五成以上。

这是一个难熬的夏天，荆门电网也迎来了一次艰难的迎峰度夏。

一个“峰”字如山压顶。在地方政府和社会民众对保民生、保经济的双重期待之下，荆门电力供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如何保经济？如何保民生？如何守住“不拉闸、不限电”的底线？这将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度夏之战”。

湖北荆门供电公司由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联合成立需求响应联合作战指挥红心结对党员责任区，集合各专业力量，“一体指挥、



整体联动”，发动一切力量，调动一切资源，激发一切潜力，开始需求响应的首次尝试。

尖峰来临

1

迎接一场需求响应大战首先得有足够的负荷资源入池。

所谓需求响应，是指经政府主管部门同意后，在用电高峰期，市场用户针对市场激励机制作出响应，主动改变常规电力消费模式，关闭或减少使用非必要设备，腾出负荷空间给居民的过程。对于参与响应的工商业，国家、省能源局会给予专项补贴激励资金。

需求响应资源池，就是当用电到达高峰时可以主动减少用电，腾出负荷的用户资源。

2022年夏天用电负荷攀升之际，荆门供电公司营销部已经迅速调出全市工商业名单，拟定需求响应资源池的范围。在政府的指导下，三百余家需求响应目标工商业迅速确定。

纵观整个荆门经济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有着不可替代性，这一区域在需求响应方面也有着关键作用。几个月过去，提到2022年8月15日那天与几个企业负责人的协商，高新区供电中心员工王小昆仍是一脸为难。

那晚是高新区供电中心与当地龙头企业的第一次协商，也是他和该中心主任王磊开过的最煎熬的会。当晚22时30分，培公大道的高新区供电中心会议室中，应邀请而来的五家龙头企业：湖北YW动力有限公司、荆门市GLM新材料有限公司、湖北LL轮胎有限公司、FY玻璃（湖北）有限公司、湖北HT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掇刀区发展和改革局领导，以及王磊、王小昆围坐。

鸦雀无声的会议室中，王磊先开了口，深度解析了全国、湖北省、荆门市的用电形势，以及一旦出现电网超负荷运行等情况的后果。余下的话即便不说，在座的五位企业副总也已然心知肚明。即便“二王”言语恳切，他们始终表情严肃不轻易接话。





这让企业如何接话呢？要将 YW 动力的负荷压降 4 万千瓦，GLM 新材料的负荷压降 2 万千瓦，LL 轮胎的负荷压降 1.8 万千瓦……谁不知道电就是企业的命脉，是命脉的血液，如果压降负荷，这将意味什么？可是如果不点头，一旦整个大电网受到冲击，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们的心也纠结着。

那晚的四个小时注定是僵持而胶着的。

王磊、王小昆与区发展和改革局领导继续做工作。

收效甚微。数次冷场。几度陷入空前的静默。

凌晨 1 点。

凌晨两点半。最终五家企业都签字同意。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王磊、王小昆与区发展和改革局领导心中五味杂陈。

YW 动力当时有八个厂区，每个厂区车间各自都有严格的考核指标，且不说指标考核等等，只说已经签下的订单合同，违约需要赔付巨额的违约金。YW 动力生产的锂电池，从原材料进入生产线，到出成品，必须连续生产一个星期时间，中途不能断电，否则原材料都得报废。其他企业也各有各的难处。

电网人怎会不理解企业的痛？！

供电人有着一腔赤诚与热情，他们热爱光明事业，更热爱家乡荆门，希望荆门的经济繁荣昌盛，感谢龙头企业为荆门做出的贡献，更希望在电网的保驾护航下，这些龙头企业能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是当危机来临，危及百姓利益，危及整个电网安全，此种情形两相比较，孰重？孰轻？相信人心自有一杆秤。电网的企业宗旨是“人民电业为人民”，关键时刻，人民是他们需要保护的和守卫的底线，就算眼下受了委屈，企业不理解，但人行大道，于心无愧，相信真诚的心终究会被看见并理解。

送走几位企业副总，那夜王小昆不曾合眼，他在朋友圈发入党宣誓时的誓词，8 月 16 日一早，他将党员徽章认真地戴在胸前，今天无论多难，他都得将昨天晚上达成的协议落到实处，进入包点的企业，他将用真诚换取真诚，帮助他们一起共渡难关。

2

最开始，LL 轮胎对需求响应并不理解。

马少飞是高新区供电中心客服经理班副班长，他清楚记得 8 月 16 日进入 LL 轮胎工厂的那一幕。一进去，该厂负责人就说，眼下要完成一批海外订单，交货时间紧，如果交不了货，他们要承担巨大的违约金损失，所以不能停电，无法响应签下的负荷量。

性情温和的马少飞并没急躁，而是和同事一起在车间仔细转了一圈。他们看见车间里其中一条生产线上都是小汽车的轮胎，不间断出货，一派忙碌的景象。另一条生产线上都是货车轮胎，和小汽车轮胎生产线相反，断断续续很不连贯。马少飞感到奇怪，仔细询问车间主任后得知小汽车轮胎效益非常好，等着要货，然而货车轮胎效益不佳，最多持平，有时受疫情影响还会亏本。

马少飞便追问货车轮胎生产线的平均负荷有多少。

对方答不清楚到底多少负荷，因为生产线从来没有停过，也不知道如何监测负荷。

马少飞心里一番盘算后提出建议，暂停货车轮胎生产线。该厂考虑后接受了建议，配合停下了货车轮胎生产线。一停才知道，货车轮胎生产线设备功率远大于小汽车轮胎生产线。这条生产线让出了 3000 千瓦负荷，正好是 8 月 16 日 LL 轮胎需要响应的负荷。

之后马少飞开始给他们仔细分析：停下货车轮胎生产线，按每千瓦 20 元补贴金额计算，差不多可以领取六万元的响应补贴，趁着高温时段让工人放假休息，还可以节省下电费、人工成本。车间主任没有想到，这样计算下来还略有盈余。他立刻汇报给分管副总，副总也眼睛一亮，赞同这一方案是最为经济的运营方式。马少飞还向车间主任介绍了监测负荷的方法、计算负荷成本的方法，让客户能合理节省成本。

从客户不理解需求响应，到客户接受并配合需求响应，这有赖于以心换心的工作方式，用马少飞的话说就是换位思考，了解用



户的生产过程，站在用户的立场合理建议。

8月21日，当我跟随高新区供电中心负责人王磊、王小昆顶着高温逐户给配合需求响应的龙头企业送锦旗时，LL轮胎的总经理从厂区快步走出，接过“大企业担当让电于民，共保安全共渡难关”的锦旗，一脸爽朗灿烂的笑。作为旁观者，我能感受到，那份笑容是由心生发的。

高新区供电中心大客户经理孔令超的经历与马少飞异曲同工。

孔令超的客户是化工循环产业园内的30余家企业，他们有的是石油化工企业，有的是医药化工企业，其中大部分因为负荷特性，不具备参与响应条件。但湖北洁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具备响应条件的企业之一。该企业是荆门市干冰制造的龙头企业，负荷控制调节能力较大。

在第一次沟通时，该企业负责人给出了拒绝的回答，因为他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2年8月底。夏天是行业旺季，干冰市场价格每吨涨幅近200元，他们三班倒24小时生产，机器满负荷运转。

孔令超对自己服务的每一个企业可谓了如指掌，他清楚该企业制作干冰的整个过程，知道电费与人工是整个干冰生产环节里成本占比最大的两项。被拒绝后，他并不气馁，继续上门讲解，并按补贴规则计算人工成本与电费成本，对比之下，参与需求响应领取补贴后，收益比正常生产的利润还要高，这让该企业出乎意料。随后，该企业答应了2个小时的需求响应时长。

3

马少飞始终记得8月16日早晨的一个场景：8时，他从GLM新材料返回单位，准备给副主任涂龙汇报。进门后，只见营销员余浩玮靠在椅子上，涂龙则趴在办公桌上，大家东倒西歪，看上去似乎都睡着了。他正想离开，却听见涂龙说：“GLM怎么样了？”马少飞以为涂龙醒了，刚想开口，又发现涂龙还是睡着的模样——原来他是在

说梦话。马少飞生怕吵醒了他们，轻手轻脚地退了回来。

那是钟祥、京山、沙洋、高新、东宝五个供电单位所有营销战线的同事，以办公室为家通宵坚守的第八天。

绝地突围

采访营销专业员工时，几乎每个人都要提到一个时间：2022年8月16日。

指挥部文书杨诗雅的日记里有着如下内容：

8月16日 星期二

今天是我值班的第一天。早上八点，我推开了联合作战指挥部的大门，刺眼的阳光裹挟着窗外的热浪一阵阵袭来，联合作战指挥图上写着：8月16日，负荷需求响应量480万千瓦。而这一数值在上一星期还不到200万千瓦。

那一刻我明白：今天又是一场“硬仗”……她称之为惊险的一天。

如何惊险？这要说回前一天的23时。那时，联合作战指挥部正在等待16日的负荷响应指标。

荆门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李智专坦言，尽管整个营销团队已经做好了迎接困难的准备，可当2022年8月16日指标下达的那一刻，他们还是忍不住有崩溃的感觉。480万千瓦负荷需求响应指标，分解之后已经远远超过了荆门供电公司提前准备的需求响应资源池的储备量。

早在2022年3月，荆门供电公司营销部员工便制订了需求响应资源池计划，并在2022年7月14、15日开展过实战。可谁知当年夏季的气温会如此出人意料。

480万千瓦这个负荷数字让国网湖北电力如泰山压顶。

不到当天8时30分，作为需求响应调度员的黄伟又补录了一批企业名单，通知各个单位的驻点人员到达现场，督导客户压降负荷，准备冲刺今天的历史高峰。

从8时45分开始，全天响应直到次日2



时结束，这将是响应时间持续最长的一天。

9时15分，省公司发来第一道指令：全省负荷响应必须压降250万千瓦。

9时30分，又是一道指令下达。

然而因为负荷响应目标值太大，全省执行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下，市供电公司需要确保每一家企业足额响应。

短时间内一道又一道的指令，像敲响的战鼓，一声比一声紧迫，敲得每个人的神经高度绷紧。

10时30分，指令再次到达，要求错峰企业全停。

在指挥部现场，荆门市发改委领导、荆门供电公司领导自始至终坐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开始给一个个县区相关部门领导打电话，同时给市里重点企业负责人打电话，荆门供电公司领导则开始联系各县区公司……电话的另一头是我们看不见的战场。

10时40分，又是一道指令，通知举行视频会议，主题依旧是必须完成负荷响应指标。

最重的指令终于在12时45分到来，要求响应率低于90%的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次日一早前往省公司、说清楚。

所有人的眼睛都紧盯着屏幕上的那条蓝色曲线，它始终在85%徘徊，始终差5%，始终上不去。就像看见一个人登山，眼见就要登临山顶突然掉了下来，几番发力冲刺始终上不去！

时间转眼又到了深夜11点半，那条蓝色曲线还在徘徊。每个人的心情都是焦急、沮丧、无奈！

“距离公布最后时间节点的数据还剩一段时间，我们继续努力，咬紧牙关，为保供电奋战到最后一刻！”说话的是李智专，他的声音已经沙哑。

所有人各司其职，查曲线，查缺口，找资源，看哪些企业还没有响应到位。那是怎样的场景，立体作战，惊心动魄，无形的硝烟弥漫，生动诠释作战图两侧的十四个大字：咬定青山不放松，越是艰难越向前！

“万箭齐发”，这是李智专接受采访时的形容，让人特别有代入感。

次日，8月17日0时04分——这是黄伟说出的一个精准的时间，因为他记忆太深刻了。当时，他们已经为写检讨作准备了，突然，他们接到消息，荆门供电公司在倒数第二个有效时间点冲破了90%的任务基准线。

“万箭齐发”的力量终于拉动了曲线，冲上了高峰。

绝地突围！他们终于胜利了！

先是几秒钟的沉默，继而是一脸难以置信，接着现场一阵欢呼，令人喜极而泣。

这是突围带来的振奋，更是突围带来的自信，只要意志坚定，没有翻不过的山。事实证明自此后8月17日、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始终保持在350万千瓦以上负荷响应需求，千难万难，大家都挺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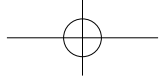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因果必胜

1

胜利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去眷顾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透过现象看本质，会发现这里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因果关系最终决定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度夏之战”走向了胜利？我的视线再次投向那一个平凡而不为人知的人物。

营销部“两伟”：郑伟、黄伟是最先引起我关注的，这次需求响应战役中，他们是两个关键的承重点，也是这场战役“血液”所必须流经的两个关键的指挥中枢。

郑伟指挥，黄伟调度，郑伟接到的每一道指令任务都将分解给黄伟，黄伟会迅速协调好手里的资源，统筹规划，再将任务细化分解给各县公司，然后再逐一督办落实，直到填满需求响应资源池。黄伟同时是技术组成员，每15分钟要完成一次数据通报，对着曲线图一个一个核对几百家企业的负荷情况，如果发现企业没有根据时段进行响应，就第一时间联系驻守人员与企业对接、协商。他俩都属于牵一发动全身的人物。在我看似轻描淡写的文字背后，是他们每天接打一百多个电话和每天不到四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黄伟入职10年，之前在县供电公司从事营销专业，太熟悉“迎峰度夏”这个词，前年因为500千伏双河变电站检修全市启动过有序用电错峰避峰，但是执行时间很短。像这种战役般的需求响应，时间如此长，负荷如此高，可谓前所未见。

黄伟做事安静踏实，平时身边同事很少看他着急，但那几天他的脸上开始冒出一颗颗痘痘，暴露出表面安静之下内心的焦急。第一次面对这样历史性的焦灼之战，怎么可能不急。十万火急的需求响应，让他无暇顾及家里即将临盆的妻子，只能将所有与需求响应无关的事情通通屏蔽在外。搞笑的是，一天有同事看见他脸上冒出的胡楂，忍不住问他胡子为什么不刮，他却答：你说哪一户？——整个人是“走火入魔”的状态。

回忆起整个需求响应战役，“希望与失望”像波动的函数图像。极端天气下，电网的供应能力和负荷的需求大小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在35~37摄氏度的气温下，温度每上升一度的负荷预测难度都很大，需求响应值的调整速度也受到影响，任务下发到各个单位往往都是后半夜，偶尔还会因为突发情况增加临时需求。这种工作状态不给人留余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能缓慢，必须迅速应变。这对人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心理状态，都是一次大考。

就像2022年8月15日0时30分，正在收集响应企业名单的黄伟突然收到国网湖北电力通知，在预定300万千瓦任务基础上，还需要再加40万千瓦。那就像暗流涌动的湖泊中又被投入了一块巨石——一瞬间，他所有的困意都消散了，任务当前，没时间措手不及，他必须立即整理思路，分配任务。一直到4时，经过无数个深夜电话后，响应企业名单才终于确定。

气温上升得太快太快，电力需求越来越大，当天15时，黄伟正在逐一核实企业是否响应到位时，响应量再次加码50万千瓦，达到390万千瓦，而且短时间内必须到位。

惊讶、焦虑、崩溃，种种感觉顷刻向他袭来，可无论什么样的情绪，他都必须要在

几秒钟内恢复冷静，再让大脑像电脑中央处理器一样高速运转，直到任务顺利完成。

倘若要用合适的句子形容黄伟那15天的经历，那就是一棵快速向上成长的树。

如果说黄伟是一棵安静生长的树，那么郑伟就是一湖深沉的水、一座值得深挖的矿。这种特性的人，通常可以做很多的事，但别指望他说很多的话，特别是说自己。作为执笔者，我除了用心去观察解读他，只能从侧面去了解他。

15个昼夜的工作，黄伟是与郑伟联系最为紧密的人。“郑主任是一个淡定的人。”黄伟反复这样说。他的淡定能够平复人心，就像定海神针，有郑伟在，他心就不慌，特别有安全感。所以每次只要看见郑伟淡定的样子，黄伟心里的那点焦虑就有点不好意思露头。

我看过一篇写郑伟的通讯，说自需求响应战役打响，郑伟带着“行李家当”在指挥部住了15天。黄伟忍不住笑了，郑伟的“行李家当”就是一张办公桌、一面推演板、一幅作战图、一排监测负荷曲线的电脑。至于“住”，改成“坐”更合适，因为指挥部没床，只有会议桌、椅子。每天需求响应战役工作结束都是凌晨4点，郑伟只能拿椅子当床，闭目坐靠几个小时就算休息。

黄伟的讲述让我想起李智专之前对我说起的一个画面。一天早晨，他走进指挥部，郑伟像老僧入定一般斜靠在椅子上，他走进去后，郑伟浑然不觉，全然是一种深度睡眠的状态。是怎样的疲惫能让他在一把椅子上进入深度睡眠状态？李智专忍不住对我说出两个字：心疼！当天，李智专赶郑伟回去休息，说：“我来替你一晚。”但郑伟没有接受。那是唯一一次李智专对他的团队成员发出的指令没有得到执行。

指挥部上上下下都说郑伟淡定，我三次反复问黄伟，见过郑伟流露一丝着急的样子吗？没有！我继续问，他很认真地回忆：真没有！黄伟说从没见过像郑伟这样淡定的人，有时候甚至觉得他的淡定都有些不正常。2022年8月21日，类似8月15日晚上的一幕再次出现，负荷需求响应指标再度刷新，



变成了570万千瓦。16号他们已是拼尽全力才完成响应指标，想到接下来还要上演比16号更加激烈的一幕，黄伟形容自己犹如当头一棒，没有了一丝气力，浑身虚弱冰凉。他猜想郑伟的感受一定和他一样，这次他的表情多少都会有所流露，然而他看见的还是风平浪静的表情。郑伟拿着表给他轻声交代安排接下来的工作。

黄伟说的画面我也有亲身感受，因为8月21日晚我就在指挥部，遇见我的人都在给我重复一句话：明天会是最难最难的一天。对营销工作丝毫不通的我也紧张起来。当天23时，22日的指标正式下达，我抓住空隙和郑伟聊天，试图探究他心情。但和黄伟说得一模一样，他始终是风平浪静的表情，像一湖深水，看不出半点情绪。他回复我的也只是一句“还好，没什么特别想说的”。但郑伟也是和所有人一样平凡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压力呢？也许特殊时刻，极度平静的背后恰恰是极度的不平静，越是不肯轻易倾诉的人承担得越重。火爆的人可以借发泄化解

情绪的压力，而平静的人就像一湖水，所有人扔进去的东西都会沉入心底，留给自己悄悄消化。想到这里，李智专为什么对我提到郑伟时会多次说到“心疼”一词，我心里顿时有了体会。想来不是他不累，而是不敢累，因为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太重，太过重要，重要到牵一发动全身。不是他没有情绪，而是他已经看见身边的人，从领导到最基层的网格员日夜坚守，每个人都处于崩溃边缘，他不忍心因为自己给大家继续增加情绪的压力。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定力和承重力，更是一个人的涵养，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人性的厚道和善良。8月22日究竟又是如何度过的，这里我不想再作详细描述，有些地方不如留白，就像画作的留白一样，说不定能留给人更多的思索。

8月23日下午，当作战图上的数据显示2022年“度夏之战”的巨浪已经渐渐退去，郑伟依旧坐在指挥部的作战演示板前。黄伟交了一份资料给他，说完什么后便离开了。留下郑伟对着桌上的资料独自看了一会儿，



然后像是松了口气，摘了眼镜侧头缓缓斜靠到椅背上。那会儿郑伟并不知道，有手机透过门缝拍下了这样一幅画面：背靠着作战演示板的他左手自然下垂，右手自然地放在右腿的膝盖上，他似乎是在一分钟内迅速进入了深度睡眠状态。他一脸憔悴、胡子拉碴，睡着后的模样安静得像一座雕塑，但那睡相还是暴露出他所有不曾讲出的秘密。

2

我们得承认这世间多的是平凡人，除了平凡，更有平凡身后的平凡。而电力营销人就是平凡身后的平凡。他们是电的血液流向的最末端，是连接社会与客户的桥梁、纽带和窗口。我始终觉得老天对人类的突然发难自有它的深意，就像这无声而焦灼的负荷之战，也许就是老天的安排，只为将这群平凡又平凡的人推向前沿，只为这群平凡又平凡的故事让更多人看见。

刘军是钟祥市供电公司营销部营业班班长，我第一眼已经感觉到他不爱说话。随后一个多小时的聊天时间里，他确实寡言，只是一个劲给我们添茶。没话的时候，他便不停续水，我们只有不停喝茶。好在身边还有他们班的班员杨麒，虽然话也不多，却说一句像一句，频冒金句，及时挽救了一场差点泡在茶水里的谈话。

“军哥是一个能把石头焐热的人。”杨麒借用了《亮剑》里李云龙的一句台词。这句话不仅说得有质量，且让几个人顿时找到了同频的磁场，找到了通向刘军内心的钥匙。刘军有过从军的经历，曾在秦岭大山深处服役2年。那是他毕生度过的最为孤独的时间，不能回家，与他做伴的除了他要坚守的仓库，就是连绵起伏的山与一棵一棵不说话的树。荒野深山，与世隔绝的世界，他经常坐在城墙上观水，一动不动，能看上半天。那段时间，他喜欢上了读小说，特别是激昂热血的军事题材小说。

复员后，刘军来到钟祥市供电公司从事营销工作，一个习惯不说话的人，要如何去

跟形形色色的客户打交道？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时杨麒又蹦出了第二个金句“一诚抵万句”。

这世间有人靠不停交流才能走进人的内心，也有的人什么都不说却一样可以走进人的内心，甚至走得更深。刘军就是后者，他很少说，只是悄无声息地做，用滴水穿石的诚、用心诚为金的真，去替代千言万句。

钟祥市有140多家企业客户，其中70%的大客户是刘军负责的。刘军从事营销工作11年来，客户有困难时第一个会想到他。接到求助电话，刘军会立刻赶到。每月企业账单发票出来，不劳企业说，他一定会亲自一一送到。送到后，再根据当月用电情况进行分析，指导客户调整用电方式，帮他们节约用电成本。送发票这件事，那些企业负责人记得。1年12次，11年132次，刘军每年如一日，春夏秋冬风雨雪无阻。这份水滴石穿的“真”，让他们成了朋友。每月6日，刘军揣着发票出发后，他不用打电话，企业负责人就像长了千里眼，在刘军就要到达的时间，给他拨出电话：“快到了吧？我出门来接你！”

这次需求响应中，大客户们对刘军大力支持。大峪口化工在这次响应中不仅停了锅炉，连办公的空调也停了，具备条件的员工全部居家办公，他们负责人说：“我们是央企，我们也要肩负社会责任，已经严峻到这个时候了，我们要讲政治，让电于民。”新洋丰中磷肥业有限公司甚至压缩了矿山的负荷。矿山很深，往往在地下几百米，因为地质原因，荆门地区矿井需要不停抽水，如果超过4个小时不抽水，矿井就面临风险。这样大的风险下，他们也是想尽办法配合工作，尽可能让出负荷，将电一度一度挤出来。

黄伟曾说，有几个大企业始终是“免检”的：“葛洲坝钟祥水泥、新洋丰中磷、大峪口化工……响应量总是超额完成，负荷曲线也是始终平稳。”他说的这些企业恰恰都是刘军服务的大客户。说起这些企业，不善言辞的刘军不止一次说到感动。

不说话的刘军像水一样无声地影响着身边的人，不只是服务的客户，还有他的营销



团队成员。杨麒是咸宁人，刚来到钟祥市时不喜社交，业务比较生疏，也不善于表达。杨麒形容自己好像身处黑暗之中，但班长刘军就是一束光，明亮又温暖。平时不管是客户还是他们，只要找到刘军，再困难，他总会绞尽脑汁想办法。杨麒说，工作中，杨军既像老师又像兄长，这次需求响应期间，为了让他们多休息，他一直坚守在负荷监控的岗位上。

关于钟祥市供电公司营销部的故事，我原本觉得在刘军这里画上句号已然足够，不想，因为刘军的指引又引出一个人物：钟祥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田勇。他又给本章续上了意味深长的一笔。

刘军将我们引进田勇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等待的工夫，我看见他身后有两盆吊兰，蓬勃旺盛，青绿可人。我忍不住起身仔细欣赏，那时我就断定眼前这位表情严肃的男子肯定喜欢自然，肯定喜欢种植植物。

等他放下电话交谈，果然如我所料，对于种植吊兰，他竟然比我还内行。一说起吊兰，原本准备问他的15天没回家的事，母亲中风住进重症加强护理病房、老婆摔跤骨折等等，都被放在了一旁，话题全部聚焦到了吊兰上。他说那两盆吊兰是之前这间办公室主人留下的，他来时已经快要枯死了，本身喜欢种树养花的他开始研究吊兰的习性，选择用茶水浇灌的方式拯救它们，硬是一点一点把它们养活过来了。那天，我们饶有兴趣地聊起了种植话题，旁人或许觉得我们有点偏题，事实是，只有我们知道，喜欢养花的人都有着细致朴素的内心，深谙自然之道，懂得本质上种植植物和种植真诚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前者是把种子种到了土里，而后者是把种子种到了人心里。要说我对田勇最欣赏的地方正在于此，他说，与客户打交道做服务，讲的就是真诚和用心，这世间不管人心多复杂，以心换心永远是不二法宝。照料植物和与人打交道是一样的道理，用心、真诚，设身处地为客户思考，找准客户的需求，就像用心对待这盆吊兰一样，情谊自会慢慢绿意盎然。

一直以来，他就是用这种“种植”的理念带领着整个钟祥市供电公司营销团队。

为什么他们能够响应14次，一直超额完成响应量？不必赘述，一切都已不言而喻。

3

自从走进这个群体，第一次发现原来围绕“真诚”这个词会有如此多的表现方式，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表现，就像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爱的表达方式一样。

京山市公司屈家岭供电所新任副所长彭治勇，在迎峰度夏前后，一直奔走在访客户的路上，其中湖北东润木业是屈家岭最大的企业，占据了当地一半电量。一番细查细询，他得知东润木业的三条专供线路，连续3年都在夏天、冬天遭受雷击，导致线路跳闸、企业停产。彭治勇来此上任前是和设备打交道的，有着十几年的技术经验，认真查看分析后他肯定是防雷绝缘子出了问题。屈家岭植被茂密，雷雨偏多，眼见夏天就要来临，彭治勇立马回去整理了现有物资，为东润木业更换了99组绝缘子，从此冬夏两季再无问题。一份用心，解决了企业多年的顽疾，就像医治了一个久咳不愈的人，企业开心、感激。2022年8月18日，需求响应来临时，东润木业当天自动负荷压减，错峰生产，白天只保留了保安负荷，配合彭治勇他们在关键时刻让电于民。

这是一种真诚。

一场“度夏之战”，因地制宜，各显身手。沙洋地区中小型私人企业较多，负荷偏小，他们便发挥聚沙成塔的精神完成响应。

汉津供电所承担了半个沙洋的电量任务，供电所全员站上了“企业岗”。工作方式有点像所长汪红平的气质，敦厚实在。从所长到普通员工，全部出动，像沙砾一样散开入户。先是一户一户地走，一户一户地讲，讲道理、讲感情、讲形势。时常人到了、头点了、负荷降了，可一转身，生产线又开起来了。为了避免企业“捉迷藏”，他们只得采取了最朴实也最保险的方式：所有人员进驻企业，



全程驻守。

2022年8月16日，“80后”副所长陈周沛记得，那天需求响应的时间从早上8时45分一直持续到次日2时。他负责“盯梢”沙洋秦江化工厂。门卫是老两口，晚上六七点，老两口准备入睡，他不好意思继续坐在门房，只能一个人站到厂区门外。厂区地处郊外，灯光昏暗，人烟稀少，蚊虫奇多。加上天气闷热，没有一丝风，一动就浑身是汗。从清早起来坚持到半夜，手机电量早已耗尽，那几个小时真叫一个难熬。实在累了想席地而坐，蚊子却蜂拥而上，他只得站起来转圈，一圈又一圈，直到凌晨两点。结束驻守的陈周沛疲惫而狼狈，到家休息几个小时，第二天又继续“上岗”。

陈周沛讲述的画面，我在汪红平的微信群里得以亲眼见证，只见那天0时23分，群里一位叫杨彦敏的发出一张照片，是一个穿工装的身影，上身汗透，傻乎乎地站在厂门前，随后是一句方言：“现在，什么情况？”

一位叫韩向哲的回答：“还是按通知坚持到1点。”

汪红平随之接话“我们的人也基本都站在厂门外。”

……

这是沙洋市供电公司“2022需求响应”工作微信群。

一路走来，需求响应的前沿“战场”都是铮铮男儿，我唯独在东宝区供电中心看到了樊平和陈莉莉两位娘子军。

见到她们，我想起“相由心生”这个词，观她们的面相分明有水的柔软和韧性。

樊平是东宝区供电中心营销室主任，陈莉莉也在营销室，六级职员，带领东宝区7个供电所、1个服务站、1个高压客户经理班，服务全区16.8万户高低压客户，压力之大可以想象。

营销工作的核心是与客户打交道，每个客户的需求不一，特别是每当客户提出需求，对她们又不信任的情况下，如何用心、用情说服客户，并深入客户的内心，这是一堂考验人的社会实践课。

这次需求响应，东宝区供电中心需要将157户企业全部纳入需求响应资源池。回想资源入池的当口，东宝区供电中心的副主任李前进几次说到“感动”：政府让人感动，区长亲自召开100家企业的会议，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发展改革局让他们感动，准备进企业进行政策宣传时，他们派出有“能源监管”字样的专车进入，甚至后期专人帮助跑企业；企业更让他们感动，像葛洲坝荆门水泥厂、宝源木业，直接毫无怨言放弃各自利益让电于民。

樊平也曾几次说到“感动”，她说的则是他们团队、客户的理解。我一直在安静地听，心如明镜，事实上，人的情感常是对流的，单方的给予难以热乎。无论是他们口中的政府、企业还是团队，我相信所有的感动里依旧藏着因果。

此处我不妨列举一个故事，它虽是一个点，但仔细深究却未尝不能概面。它与响应看似没有直接关系，实际细究就是一种因果关联，就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

2022年8月初，东宝区牌楼所泗水桥一条线路因故障停电，涉及停电的客户有1500多家，关系到群体接近3000户左右。如此高温，停电一天，如果工作不能做得细致入微，必将招来怨言和投诉。人们无法想象，有这样一幅画面出现了：樊平所负责辖区内的供电所所有共产党员、网格经理全员出动，他们带着小巴扇、环保袋、草帽等小礼物，两两一队，田野、村落、社区，像种子一样散落到千家千户。他们在停电现场给用户发放小礼物，发放温馨告知书，告诉他们故障停电可能时间比较长，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同时现场人员随时将抢修进度照片，发在涉及停电区域的用户群里，让用户随时了解施工进度。这是怎样的工作方式，细如毛发，无微不至。这般极致细微服务的幕后，折射的又是什么样的用心？事实证明人心不是石头，是可以焐热的，只要足够真诚只要足够用心。那天他们没有收到一个投诉，也没有收到一份意见工单，好像那天压根没有停电。

樊平的微信名“平凡”，陈莉莉的微信名“粒粒橙”，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加起



来便是朴素、温暖、可甜、可亲的组合。我特别喜欢看樊平说话时的样子，白白净净的脸上，眼睛总是笑成一弯月牙，明朗、温暖直入人心。如果将这种性格代入工作，我深信是足以软化最坚硬的物质的。

这里我还可以补一个小小的故事。那时，10千伏雍绿线需要配合特高压建设计划停电，涉及4个回路和6家参与需求响应的企业，正好赶上需求响应期间。樊平瞬间想到，让这几家企业参与需求响应的同时配合停电，企业还可以得补助，如此，负荷让出来了，特高压建设完了，企业得到了补贴，岂不皆大欢喜。最终结果也真是皆大欢喜。

当你把人真正放进心里，人才会把你真真正放进心里。这也是针对他们多次说到的“感动”我所展开的探究，也是我提炼出的感悟：生活中我们能够获得什么，常常取决于我们曾经种下什么。

15天里，莉莉和樊平之间的关系相当于黄伟与郑伟之间的关系。莉莉丈夫在武汉上班，顾不上家，好在她的孩子大了，15天里有牵挂但不纠结。樊平丈夫在荆门也一样顾不上家，在她投入需求响应战役的时间里，丈夫负责1000千伏白鹤滩—浙江特高压属地协调工作，驻点栗溪深山，压根不能回。她有两个儿子，老大已上高中，老二今年才刚上小学一年级，老二只能拜托爷爷奶奶照顾。

从2022年8月15日到22日，单位男士都睡办公室，东宝区供电中心主任彭鄂晋说他三天没换衣服，人都臭了。但女士可不行，可以不睡觉，但不能忍受身上有异味。所以哪怕每天凌晨4点结束工作，樊平也要回去换身干净衣服。平时老二睡觉总要开着台灯，那几天她回去，发现小家伙把台灯关了。事后问他，他说：“妈妈我节约用电。等我节约用电了，你就可以不用加班了。”听得樊平眼泪差点掉下来。

尾声

2022年8月23日，处暑到了。

“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千百年的节气，仿佛老天爷在冥冥之中的暗喻。

当天下午，田勇把手伸出窗外，风中终于有了凉意，心里似乎松了一口气。

当晚22时，秋风带来了最好的消息。国网湖北电力召开会议发出通知：“明天的电力供需平衡，需求响应暂时终止。”

一瞬间，所有人的肩膀如同卸下一座泰山，当下每个人的愿望几乎一模一样：想好好睡一觉。

从指挥部出来，李智专去了常去的理发店，他的过度疲惫引发理发师的好奇，出于关心询问，才知道了一场需求响应战役的始末。理发师感叹，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呀，但是我把空调调到了26摄氏度，参与节约用电的号召。李智专那时顿感欣慰：这场攻坚战总算值了，居民用电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节约用电也深入人心。这大概就是这场“度夏之战”最好的意义。但是接下来他们的脑子里还有几根弦紧紧绷着，这次为了让电于民，企业们付出了这么多，如何回报，接下来的补贴如何落实？又将需要一番用心忙碌。

站在秋风里回望，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的意义，大于痛苦，大于炎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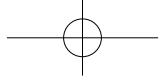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千余名营销员工，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凝聚成一种巨大的力量。

15天的通宵达旦，15天的呕心沥血，14轮次的需求响应，这场历史性“度夏之战”定将成为荆门电网历史中“人民电业为人民”最真实最生动的诠释。

何红梅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文艺报》《脊梁》《山西文学》《延河》等报刊。出版有词集《疏影横斜》《素心听雪》、散文集《拾一炉心香》《种下一园蔷薇》、报告文学集《热血作证》。供职于湖北荆门供电公司。

李翊嘉 供职于湖北荆门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徐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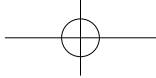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中篇小说

给心灵找块绿地
大毛尖顶的光
向着光的方向前进

王力
余涛
王海洋





给心灵找块绿地

王 力

1

与一座城市相遇，无论生活多长时间，哪怕只是一个过客，都会有一瞬间短暂的留恋，特别是要离开的时候，都会认真地再看一眼。高剑即将离开临江市了，他习惯性地看了看远方。忽然，高剑发现仅仅两个月的时间，西城客运站的斜对面就新建了一座拱形天桥，宛如一座彩虹。桥体古朴漂亮，巧夺天工。桥上有很多人在走动，来去匆匆。桥下有一个女孩在写生。女孩的身后围观了十几个人，离这群人不远处还有一对男女学生在练声。那男孩很清瘦，倚着桥墩，斜抱着吉他，慢慢地弹奏着。那女孩很清秀，很专注地望着候车室的门口。两人唱道：

（女孩）曾经是对你说过，
这是个无言的结局，

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
我曾经说过，
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
脸上不会有泪滴。
（男孩）但我要如何，
如何能停止再一次想你，
我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

听着这歌声，高剑忽然感觉女孩的歌声虽然清脆，却没有叶倩文的声音那么有穿透力。相反，那个男孩的歌声，却要比李茂山的声更加感伤和酸楚。

出于好奇，高剑在经过画画的女孩身边时停下了脚步。这个好看的女孩，画呀！画呀！片刻……画完成了：桥，断桥！桥头只有一人！有人惊诧地看了一眼女孩，有人摇了摇头，有人苦笑了一下。高剑也看了女孩



一眼，心里想：任何一座桥最终都要断的，但人的心念却不能断。

女孩的那幅《断桥》，让高剑感觉既无聊又空虚，仿佛自己就站在了断桥的边缘。高剑原本准备考研的，可同学沈梦不想读研，她对高剑感慨道：“读研就是啃老，就是给父母增加负担，他们都已经为我付出很多了，所以，我决定不读研了！”

高剑细细地掂量，觉得沈梦的话很有道理。想想自己也老大不小了，本就该自食其力，干嘛还非要读研呢？不读研，只要努力，也照样有发展。人挪活，树挪死。为什么非要在棵树上吊死人，在一条道上跑到黑？有句话说得好——条条大路通罗马！

那断桥呢？

高剑想：“断桥肯定不会通罗马了，断桥只能通向死亡。但通向哪里并不是由桥决定的，要看桥上的人怎么走，怎样抉择了。进一步，也许山穷水尽；退一步，也许柳暗花明。”可此时此刻，高剑也想不明白自己对曙光热电厂的抉择是山穷水尽，还是柳暗花明。

曙光热电厂隶属一家特大型民营企业集团，设备先进，效益很好，是集团公司的支柱产业，被各电力学校设为实习基地。第N批实习结束后，实习生就开始返校了。厂长和运转车间主任很欣赏高剑，邀请他当运转车间的技术员，工资和待遇高于同岗位的百分之十，但他还没有最后决定，他还要考虑考虑，看看情况。高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虽然和其他电校的同学只相处了几个月，但还是把他们送到了客运站。

五天后，沈梦意外地来了，原本她的档案已经被外省的一个热电厂提走了，是材料预算员，工种还不错，可知道高剑要留在曙光热电厂时，她就来到了这里。因为，他们在大三时就恋爱了。

他们是电力大学的本科学历，在电厂里的资质是最高的，别人也都高看他们一眼，可高剑最大的理想却是考个注册电气工程师。在电厂门口的小摊上，高剑要了两份涮毛肚、两瓶啤酒。他今天要“奢侈”

一回。八元钱一份的毛肚、平时他还真舍不得吃。但今天不同了，他将成为热电厂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技术员了。沈梦坐在桌边，笑嘻嘻地看着高剑不雅的吃相，还陪他喝了几口啤酒。

高剑边喝酒边想：“这人啊，就应该认命，想一想自己同寝二弟欧阳均，大学刚毕业就在A城开了一个电料批发商场，当上了老板，投资近百万。这是不能比的，人家是富二代，有个财大气粗的老爸，班花杨柳也小鸟依人地嫁给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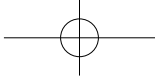
这么一想，高剑就有一点点失落感、一种隐隐的自卑感。然而，在曙光热电厂，高剑的人生却很快有了转折点。因为他遇到了一生中又一个很重要的女人——樊秀丽。

一听到“樊（烦）秀丽”的名字，高剑就想笑，笑的原因是这个名字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哪有不喜欢秀丽的女人。一见到樊秀丽，高剑就更憋不住笑了，这可真是人如其名，除了那双眼睛外，她还真和“秀丽”二字不搭边——长得五大三粗，还略有点黑，有点像非洲的混血儿，说话有些专横跋扈，但每个人都恭维她，让她三分。这是因为，樊秀丽是热电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樊绍祖的女儿。

樊秀丽和高剑一样，都是本期招聘的毕业生，不同的是，樊秀丽是大专生，高剑却是本科生。更不同的是——樊秀丽是“公主”，高剑却是“贫民”。

在高剑的眼里，樊秀丽长得真的不秀丽，他是真的没看好她。但樊秀丽应该是喜欢上高剑了，她看好了高剑帅气的长相、高大魁伟的身材、高人一等的本科学历。因此，樊秀丽总是含情脉脉地看着高剑，总是有很多理由来找高剑。特别是她看高剑的眼神，不忌讳任何人，叫高剑发怵。那眼神也太直白了，没有一点掩饰，分明就告诉高剑——我就喜欢你！

高剑不敢正视她，因为他不喜欢樊秀丽，更怕她黏上自己。高剑不喜欢樊秀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已经恋爱两年了，自己怎么能做始乱终弃的小人？第二个原因，樊秀丽是厂长的千金，



与她交往总有过多的关注，总有很多异样的眼光。更重要的一点，高剑感觉樊秀丽不够矜持。

2

周末，上午。

高剑躺在宿舍床上，突然接到了樊秀丽的电话：“高剑，我爸让你来我家一趟！”

高剑愣了一下，疑惑地说：“不会吧？昨天我遇见樊厂长了，我和他打招呼，他老人家只用眼皮撩了我一下，好像都不愿搭理我。”

听着高剑疑惑的语调，樊秀丽有些不高地说：“不信呐？那让我老爸跟你说话！”“不用，不用了！我这就去你家。”高剑有些意外。

在临江市最好的市政小区门口，樊秀丽把高剑接进了楼里。这是一个楼中楼的二层高档户型，在装修豪华的一二楼，高剑都没

有看见樊厂长。

樊秀丽笑嘻嘻地说：“别看了，我爸妈都不在家，是我骗你的，你每天吃食堂，清汤寡水的，今天我给你改善改善伙食。”

高剑不高兴地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实在，让你爸妈知道了多不好。我走了！”

樊秀丽一把拽住高剑的胳膊说：“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我是母老虎呀？还能把你吃了？”高剑心想：“你不是母老虎，可你像只大黑熊，熊也会吃人的！就是不吃人，也能一屁股把人坐死！”

但高剑没敢说出口，因为樊秀丽的确长得又黑又胖。常言道，说话不揭短，打人不打脸。这要是揭了樊秀丽的短处，她没准真的会急眼。樊秀丽见高剑有些犹豫，就用手指了指厨房说：“放心吧，保姆在厨房呐，我不能非礼你的，真是的，我是洪水猛兽啊？我女的没怕，你怕啥？”

二楼楼梯口放着一尊维纳斯的雕像。高剑好奇地问：“你在门口摆尊残缺的塑像，



不煞风景吗？”

樊秀丽苦笑着说：“我爸爸有一个懂《易经》的朋友说，这楼梯口就是这栋楼的死穴，应该放点残缺的东西，就化解了灾祸。所以，就让这位神仙姐姐给代劳了。”

“你信《易经》吗？”樊秀丽笑着问高剑。高剑没说什么，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硬着头皮跟随着樊秀丽进了方厅，桌上的菜已经摆好：芋头猪蹄煲、红烧排骨、清蒸燕鱼……

吃饭时只有高剑和樊秀丽他们俩，樊秀丽和高剑每人喝了两杯红酒。樊秀丽还亲自去厨房给高剑盛汤，在盛汤时，樊秀丽偷偷刺破自己的手指肚，把鲜红的血珠滴进了高剑的汤碗里。

那滴血不会有什么魔力，但樊秀丽那直来直去的性格却充满了魔力。在热电厂里，高剑感觉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大不一样了，有几分讨好，有几分羡慕、几分妒忌，好像还有几分鄙视，那是一种说不清的眼神。

樊绍祖是一个很有派头的领导。他那气质和派头，更有点像非洲的酋长。他与一些领导关系很不一般，所以他在曙光热电厂绝对是能呼风唤雨的一把手。他春风得意，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独生女儿的婚事。樊秀丽脾气骄横，任性泼辣，长得平平无奇，却还想嫁给白马王子。

自从高剑留厂后，樊绍祖就发现女儿变了。变得喜欢打扮了，也开始减肥了，还总往运转车间里跑。有一天，樊秀丽很不避讳地对父亲说：“老爸，我喜欢运转车间的技术员高剑，你可要帮我想招！”樊绍祖一听就乐了，胸有成竹地说：“没问题，他一个毛小子，还能跳出我如来佛的手掌心。”

年终考评，副书记刘远路对樊绍祖说：“这半年，高剑的工作很勤奋，也很出色，我们应该提倡让年轻人担当重任，多历练历练。”

樊绍祖赞许地点了点头，于是，高剑就被任命为厂里团委书记。团委书记这个职位，高剑并不在乎。他知道就是这热电厂的厂长，也不过是企业内部自封的科级干部，况且自己只是挂名的一个虚职。高剑仍然在车间里当技术员。可高剑总感觉似乎有一张无形的

网向他张开了，而且越来越近。

高剑想：自己应该尽快向樊秀丽表明态度，快刀斩乱麻，决不能作茧自缚。高剑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很郑重地对樊秀丽说：“樊秀丽，我们做个普通朋友吧。我看过星座，你是魔羯，我是射手，咱俩星座不合，是天生的死对头。再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就是沈梦！”

樊秀丽却强硬地说：“婚姻的成功取决于两点：第一点，找个好人。第二点，还是找个好人。好人——我已经找到了！我怎么能轻易放弃？我知道沈梦是你的女朋友，但你俩也没结婚哪，只要你不结婚，我就有追求的权利。”

樊秀丽就像一块狗皮膏药一样，厚颜无耻地黏上了高剑。对于星座的说法，高剑根本不信，那只不过是拒绝樊秀丽的一个说辞，但高剑没想到樊秀丽竟然如此不矜持。不过高剑有着冬天般的冷静与克制，对现实不抱任何的幻想。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会用自己的双手去换取应得的物质保障。他不想攀高结贵“入赘”豪门，做人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尊严。

3

不需要努力就能得到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年龄。除此之外，都不是馅饼，而是陷阱……

高剑感觉自己就好像踏到了陷阱的边缘，因为他渐渐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厂领导开会破天荒地通知了他，让他列席参加，这在曙光热电厂是前所未有的事。厂办公室主任杜亮偷偷对高剑说：“厂里的团委书记，其实就是一个挂名的虚职，以往都是由车间副主任兼任的。但樊厂长很器重你，才让你当团委书记。还让你列席厂委会议，你小子可不要忘恩负义呀！”

高剑心里明白，杜亮这是用话点拨自己，可自己真的不喜欢樊秀丽，真的不想做樊厂长的乘龙快婿。高剑在心里狠狠地骂道：“什么狗屁办公室主任，分明就是一个溜须拍马



的马屁精，名叫得好听，杜亮（肚量）。其实，就是一个酒囊饭袋的肚量！”

渐渐地，高剑发现樊绍祖看自己的眼神变了，看别人时总是凶巴巴的，一脸严肃。可看自己时，他眼神里却多了一丝爱惜。越是这样，高剑的心里就越发毛。

特别是最近，樊秀丽总找高剑。她的借口很牵强，有时都很可笑，特别是星期六和星期天。为了逃避樊秀丽的纠缠，高剑就问沈梦：“能不能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给我找点事做？”

“怎么了，是不是想躲开樊秀丽呀？她那眼神都快把你吃了，你交桃花运了，你可真幸福。”沈梦嘲讽地说。

“行了吧！你就别埋汰我了，我是一脚踩两只船的人吗？况且，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我敢吗？就是有贼心也没贼胆哪！”高剑笑嘻嘻地说。

“别像有的男人，吃着盆里的还望着锅里的。”沈梦斜了他一眼，说。“别说那么俗好不好，文艺点说行吗？那叫心猿意马。”高剑说。

沈梦高考时是特长生，擅长舞蹈，现在在市里找了个兼职——天云健身中心舞蹈教练。她想了想，说：“高剑，你应该去练击剑，去发挥你的特长。”

高剑瞪了她一眼，说：“我叫高剑就得去练剑？你叫沈梦，怎么不天天去做梦，天天读《周公解梦》呐？”

沈梦笑着说：“真让你说对了，我真想天天睡懒觉，天天做梦，可没人养着我呀。高剑，我真的不和你开玩笑，以你的身体素质和聪明劲，找个五段高手去练击剑，不出半年，你就能出徒，就可以当教练，那个收入真的不菲。”高剑不笑了，他相信沈梦，沈梦不是一个张狂的女孩。

半年来，高剑和沈梦总是成双成对，形影不离，樊秀丽也知道他俩的恋人关系。但是，她就是不放手，总是找各种理由接近高剑。沈梦就凶巴巴地说：“高剑，你要再和樊秀丽黏黏糊糊的，就离我远点！”

“不会的，她老找我，我这不一直都在

躲着她吗。你瞧她那强势劲，再有她那豪横的老爸做后盾，我俩可能吗？我怕她家暴！”高剑一脸无奈地说。

“这不是怕将来她家暴你，才让你先练练击剑吗！要不咱再练练跆拳道？练跆拳道的都不怕揍。”沈梦坏笑着说。“行了！你就别拿我开涮了。”高剑扯过沈梦的胳膊说。

高剑的工资除了交培训费和沈梦的日常消费所剩无几，偶尔路过健身中心附近的摊位，他就要一份涮毛肚。他特喜欢吃，让沈梦吃，沈梦说：“我不吃，一吃毛肚就想起自己家拉犁的牛，也想起牛累得掉眼泪，就吃不了了。”有时，沈梦也掏钱给高剑买一份，然后就坐在一旁看着高剑吃。吃完了，高剑抹着嘴巴说：“八元钱一份，又奢侈一回。”

高剑的教练是健身中心的击剑王牌，去年已晋升为五段高手。在高剑练了七个月时，有一天，他使出一个教练没有教过的招数。他巧妙地把这招融到这套剑术里，那是在别的剑道馆学的招数。教练一愣，随后一收剑，果断地说：“高剑，你可以毕业了！”

于是，高剑就从一个练者，变成了健身中心的教练。

樊秀丽还是不断地在周末打电话找高剑，高剑告诉她现在不能去了，自己在当击剑教练，是签了约的。有一次，樊秀丽去了健身中心的剑道馆，硬是把高剑拽走了，临走还扔下二百元钱做违约金，弄得高剑很尴尬。为此，高剑在街上让一个相面的给自己相面相，想破破关。这个樊秀丽也太黏人了，太烦人了！算命的先生看了看高剑，说：“桃花灭来桃花开，一树一树归尘埃。你眉头宽大，眉尾有痣，有这种痣的人，桃花运很旺，命犯桃花——你眼睛似笑非笑，似醉非醉，回眸一看，临去秋波。所以，你的桃花运是破不了的，这事只能靠自己的定力。”

高剑气呼呼地扔下十元钱，他在心里骂道：“都是一些骗子，我要能有那么强的定力，还问你干吗？算命的先生就会能说会道、胡说八道。”

又是一个周末，高剑辅导一个新手，新手体力不支，就早早收工了。没事了，他就



去了健身房，那是一个三面有镜子的舞池。高剑还是第一次看见沈梦跳舞，沈梦在轻盈地跳着……

如在莲上凌波，蹁跹摇曳，俯仰之间，媚态动人。如云如雾，环环相扣，优美绝伦。高剑发现沈梦的身体真美，丰满圆润的胸脯，纤细的腰肢，白皙的皮肤……高剑看得浮想联翩。

高剑很喜欢黄昏，喜欢和沈梦一起在街上散步，喜欢望着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喜欢望着喧嚣的街道渐渐宁静，喜欢沈梦手托着腮看着自己吃涮毛肚的样子。这就是一种甜蜜而幸福的恋爱。

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春节，樊秀丽他们全家去三亚过年了。在三亚，她家有一套别墅。高剑一下子感觉清净了许多。高剑给沈梦买了张回老家的火车票，然后送她去车站，又给沈梦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虽然坐车的时间并不长。高剑眼巴巴地看着沈梦慢慢走进站台，消失在人潮之中。高剑感到孤独，他也想回家过年，可爸妈被姐姐接到北京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过去。

热电厂里已经放假了，只剩下春节加班的人，各司其职，忙忙碌碌。所以，整个电厂很空旷，只有那一排排的柳树静静地伫立，虽不孤单，但却无生机，就像一幅凝固的壁画。

高剑默默地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自己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这时，有人敲门。高剑极不情愿地站起身，打开门一看，竟然是沈梦——她没有上车，她不忍心让高剑一个人在异乡过年。

大年三十，他们自己动手包了饺子，炒了四个菜，沈梦给家里打电话拜了个年。他俩喝了整整一瓶白酒，高剑不再感觉孤单了，他望着窗外的烟花和万家灯火，感觉沈梦是那么地亲切，就像妻子一样。高剑起身绕过桌子，一下子就攥住了沈梦的手，抱歉地说：“沈梦，对不起了！是我害你没有回家和爸妈团聚，这是咱俩第一次在一起过年，希望以后，我们永远在一起过年！”

沈梦也使劲地攥住了高剑的手，深情地看着高剑，高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因

为沈梦是为了他才留下的，而自己能给沈梦的，除了感谢的话，什么也没有……

4

世界上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但沈梦却没那么幸运，她的肾上腺肿瘤是恶性的。

沈梦是在跳舞时慢慢倒下的，她面色苍白，不停地抽搐呕吐，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化验结果是恶性肾上腺肿瘤晚期，需要马上化疗，最佳方案是肾移植。

这对于沈梦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爸卖掉家里的两头牛和承包田，又从亲戚家借了五万，一共凑了十万元。这还只是手术的费用。肾源是最难的，一是难遇见，二是难配型。沈梦的爸爸做了检测，但不匹配。至于继母和异姓哥哥就没必要做检测了。沈梦绝望了，她拉着高剑的手说：“高剑！今生无缘，来世让我们再做夫妻吧！”

高剑忍着泪水找到医生说：“医生，查查我的吧，或许能配上！”

一周后，检测报告单出来了，上帝跟高剑开了个大玩笑，世上万分之一的概率，竟让高剑遇见了。他和沈梦 HLA 配型 6 个大点等位基因都合格。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可沈梦拒绝接受，这种馈赠太大了，让沈梦承受不起。

高剑攥着沈梦的手说：“别固执了，你相信这就是上天的安排，我就是来拯救你的。你想想，你爸爸的配型都不合适，而我的却 98% 匹配，这就是咱俩的缘分！”沈梦哭着说：“摘除一个肾，会影响你的身体，我懂的，我不能让你受到伤害！”

高剑替沈梦边擦眼泪边说：“别傻了，人有双侧肾，医生说了，其实有一侧肾的一半功能就够用了，我的另一侧闲着也是闲着，放在你那里我放心！”沈梦流着泪点了点头。

沈梦的手术很成功，没有排斥反应，恢复得很快。一个月后，各项指标都达标合格。

高剑据实相告：“沈梦，你别再跳舞了，大病初愈，不能做剧烈运动，而且，你一定



要保护好这颗肾，它是你的一切。什么金钱和辉煌，与健康相比都无足轻重。我也不当击剑教练了，我也要保护好剩下的这个肾，它也会很累的。我们要好好地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

那一天，他们相拥而泣，有幸福，有辛酸，更多的是爱的诉说和甜蜜。人生孤苦，他们庆幸遇到了对方……

樊秀丽从三亚回来，半个多月才来找高剑。她说：“我在三亚晒成了非洲人了，难看死了。”高剑感觉不是那么回事，他发现樊秀丽不仅没晒黑，还变白了，下巴也尖了，人比以前秀丽了很多。高剑就苛刻地说：“还真没发现你变黑，相反觉得你变白了，下巴也变得好看了，是不是怕嫁不出去整容了？”

樊秀丽一下子就翻脸了，没好气地说：“有剩男没剩女，我怕啥？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有的是！我可不像有的男人，怕娶不上老婆，都当上了护工，真下贱。”

“你！你真不可理喻，沈梦病了，她是我的女朋友，当护工也是应该的。”高剑生气地回了一句。“看看，急了，我也没说，你心惊啥？”樊秀丽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高剑越看越生气，心想这样也好，索性就把话说开了：“还真不是心惊，我还真要娶沈梦了，再过两个月我俩就结婚，到时候请你当伴娘！”

“当个屁！”樊秀丽气得一跺脚，走了。

樊秀丽再次找高剑是三月末，她匆匆约高剑见面。高剑不见，说有事正忙着。樊秀丽在电话里就急了：“这可是关系你一辈子的事，不来拉倒！”

发现高剑真的不来见她，樊秀丽就急匆匆地找到了高剑。一见面就急切地说：“我爸说了，最近各车间领导班子要调整，你们车间主任外调了，我跟我爸说了，让你当车间副主任！”

“我才只是个技术员，连个班组长都不是，可能吗？”高剑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你还是团委书记呢。”樊秀丽老到地说。“那不过是个虚职，屁用没有。”高剑不屑地说。

“但那是一块跳板，是有资本和级别的！”樊秀丽说这话时倒有一种政治家的风度。

“比我资格老的人多了，我算老几？”高剑玩世不恭地说。

“你知道吗？一个普通职工提干是需要花很多钱的，厂里八九百人，哪个人不想升职提干，你还不领我的情？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樊秀丽一脸不高兴地说。

“可我没钱！”高剑一脸无奈又解脱地说。“你不用花钱！”樊秀丽瞪了高剑一眼，说。

“为什么？”高剑疑惑地问。“因为，我……我和我爸说了，我们已经‘那个’了，我已经是你的人了。”樊秀丽一脸绯红，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看着高剑。高剑一脸愕然。

5

三天后，热电厂储运车间和运检车间的领导班子变动了：储运车间的孙刚主任升任厂工会主席，那是一个很不让人看好的位置。运检车间副主任李心野接任了储运车间主任，那可是一个人人羡慕的肥差，高剑升任运检车间副主任。这是别人意料之中的事，却是高剑意料之外的意外。还有更大的意外，就是沈梦辞职了。高剑发疯地找她，电话不通，宿舍也搬得空空的，她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更重要的是她带走了高剑的一个肾。

周末上午，办公室主任杜亮对高剑说：

“这次调班子，你就是新人，晚上你安排一桌吧，和各个车间正副主任相互沟通一下，账我去结，这也是樊厂长的意思。”

樊厂长和几个副厂长都没有来，只有副书记刘远路和六个中层干部参加。副书记是山东潍坊人，所以，高剑特意找了一家鲁菜馆，点了八道好菜，而且要了大盘。高剑发现在上菜的时候，服务员小姑娘轻蔑地看了他一眼。高剑想：“也许是点菜时自己说，要丰盛点，让她听见了，也许是点的菜还不够多，不够丰盛。”

高剑叫住了服务员，说：“把你们店的招牌菜再做两道，一共要十道菜！”



菜很快就上齐了，在端最后一道菜时，高剑发现小服务员还是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好像比先前更明显。喝过两杯酒后，高剑越想越不高兴，就喊：“服务员，让你们老板过来一下！”

老板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很恭敬地问：“几位领导，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吗？还是哪里招待不周？各位领导，请指示！”

高剑气呼呼地说：“你问问你店里的小服务员，什么意思，我点八个菜时，她轻蔑地看着我，我又点了两个菜，她还是轻蔑地看着我！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这位领导你消消气，我这就去问问她。”饭馆老板恭维地边说边去了吧台。

过了片刻，餐馆老板就来了，他笑嘻嘻地说：“真对不住了，我们这个小服务员是山东德州来的，刚来没几天，也没见过大场面。在她家那里，菜都是小盘，而且也不要太多，她看见你要了这么大盘，又点了这么多菜，她感觉浪费，也心疼！就请……请各位领导多多包涵！”

酒一直喝到深夜才散，最后是高剑提议的结束酒。

高剑去吧台结了账，一共花了360元，他不可能让杜亮去结账，杜亮也就是说说，拉拉花架子，根本没有去结账的意思。至于这顿饭是不是樊厂长倡导的，还是杜亮耍的花招，高剑也不会去深究的。席间，高剑很开心，他是第一次这样海阔天空地畅谈，毕竟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个转机。对于高剑的突然改变，几个人感觉很意外，也有些刮目相看。

走出饭店已是群星璀璨，高剑仰头观看，天空中有很亮的星星，也有隐隐暗淡的星星。高剑想：“我虽不是最亮的那颗，但也绝不是最暗的那颗。我要奋斗，要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即使得不到太阳给予自己更多的光，自己也要拼搏，将来出人头地，自己要为那一天去做准备，去努力！”

杜亮用胳膊碰了一下高剑，说：“哎！喝啤酒就是尿多，我要方便方便，等我一下。”

高剑说：“杜主任，你这一说我也来尿了！”看着其他人走远了，杜亮就对高剑说：

“以后在吃饭时，你不能这么健谈了，要矜持一些。”

“为什么？”高剑疑惑地问。

“当了领导，就要学会深沉，矜持，那样才有领导的范儿！”

见高剑还在疑惑，杜亮就又进一步解释道：“话多必失，有百害而无一利。当了领导，就要少说话，既让人感觉你城府很深，但又不能让人感觉你城府太深。总之，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杜亮很直白地说。

高剑想了想，杜亮不愧是办公室主任，就是比自己看得远，想的事情也周全，他感到自己真的缺少心计，城府也很浅。这时，一辆轿车从对面驶来，打着雪亮雪亮的车灯，晃得杜亮和高剑都睁不开眼睛。杜亮用手捂着眼睛骂道：“真他妈能装，在街里打什么远光！”

高剑听了这话，心里就感觉有些别扭，他知道杜亮刚喝了他请客的酒，此时绝不会含沙射影地骂他，这就是正常的条件反射。但高剑十分明白，什么叫人心叵测：其实，一个人的心，就是一个容器，东西装的少时叫心灵，多一点时叫心眼，更多时叫心计，太多时叫心机，太多太多就是心病了。

所以，人活得累，就是心累。但有谁能去给心灵找块绿地？让它休息休息，什么都不去想，不再处心积虑。然后，看淡一切，枕着红尘安睡……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个周末，高剑总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有时在电脑上下象棋，有时望着窗外沉思。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去找沈梦。那是高剑心里的一个坎：去找沈梦，就意味着自己将放弃现有的一切，不去找又感觉自己成了陈世美，喜新厌旧、忘恩负义、不仁不义、不忠不孝。

高剑忽然感觉这跟不忠不孝没啥关系，不忠不孝是和父母有关的。他和沈梦的关系就是恋人的关系，况且自己已做出了巨大的付出——自己一个宝贵的肾。所以，高剑认为自己怎么做也应该不算过分。

樊秀丽十分知趣地不去打扰他，她知道沈梦的辞职和自己一定有关系，也许是沈梦自感



不如自己，临阵脱逃了，或许是因为自己跟高剑走得太近了，把沈梦气跑了。但樊秀丽却觉得自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那才是上策。如果自己一旦问了、碰了，就真的有脱不了的干系。所以，她只是偶尔给高剑打个电话问候一声，问得也很平淡，平淡得让高剑疑惑。高剑感觉樊秀丽就像姜尚——在放长线钓大鱼。

6

枕着红尘安睡——这也太大气了，要是枕着枕头能好好安睡就是一种坦然了。

樊绍祖这两天有点失眠，原因是《曙光热电厂出口改造工程施工申请》批复了。这是一个标价高、工期短、资金回笼快的工程。正常主抓此项目的应该是副书记兼第一副厂长刘远路，可这个工程从购料到招标施工，都是一个潜力十足、收益丰厚的项目。所以，樊绍祖在厂委会上宣布，让高剑主抓这个工程，理由很充分：“第一，高剑是电力大学电气专业的本科生，懂技术。第二，高剑在厂里的工作量又不大。第三，高剑年轻，就应该多学多干，多加历练。”可实际上，樊绍祖是想暗箱操作，并要“垂帘听政”。

在要施工的前二天，樊绍祖把高剑邀请到家里，摆了一桌丰盛的饯行宴席，但参加的只有樊绍祖、高剑和樊秀丽三个人。樊绍祖很不避讳地告诉高剑：“高剑，我也不瞒你，这个热电厂出口改造工程是一个赚钱的工程，我信得过你，我让你去给我代管，等工程结束后，我会给你补贴，还会给你升职。”

“厂长，我……”高剑红着脸不知该如何回答。

“当然了，你和秀丽的事，我不会勉强的，你们可以慢慢来。但这工程你必须去。第一，你是学电气安装的，你本身在行。第二，这个工程不能让厂里的其他几位副厂长碰，他们个个都是老奸巨猾的老狐狸，我要时时刻刻提防着他们！”樊绍祖的和盘托出，叫高剑有些措手不及，又有些受宠若惊。

说完这些话，樊绍祖借故去了趟卫生间，樊秀丽就用脚轻轻踹了高剑一下，说：“还

犹豫什么？等工程结束了，我爸会给你补贴，还给你升职，还同意我和你的婚事，你这是一举三得，名利双收，还抱得美人归，你何乐而不为？”

高剑想了想：厂委会都宣布了，自己还能怎么办，再把话说僵了，以后的“小鞋”就够自己穿的了。至于娶樊秀丽，那是不可能的，自己真要入赘樊家，还不被他们爷俩“熊”死呀？

等樊绍祖回到酒桌上时，高剑就说：“厂长，既然你信得过我，我去工地后，我会全力以赴地管理好工地。至于补贴，我是不会要的，我更不能和秀丽谈恋爱，因为，我爸妈都是农民，咱们门不当户不对！”

其实，樊秀丽长得并非奇丑无比，高剑也不完全是因为樊秀丽的长相而不与她谈恋爱。高剑不是一个爱虚荣的人，他懂得什么是生，什么是活，什么才是生活。长相好又能怎样？长相能当饭吃吗？能当钱花吗？能给自己一个美好的前程吗？不能，但这些樊秀丽都能给他，可高剑总觉得樊绍祖的家产太大，他的派头太大，他的胃口太大，而且大得让高剑的心里有些不踏实。

“好！好！你先去工地，补贴的事你就别管了，至于你和秀丽的事，你俩自己决定，这要看你们的缘分了！”樊绍祖笑着说，但那笑似乎有些神秘，也很有寓意。

临走时，高剑说：“厂长，我回电厂了，明天我把车间的事处理一下，就去施工现场。”“好！让秀丽送送你。对了，以后再来家里就别一口一个‘厂长’地叫了，叫得多生分，你就叫我伯父吧！”樊绍祖看了看高剑和樊秀丽说。

“就是嘛，一口一个‘厂长’，多见外，你怎么这么木讷？”樊秀丽用非常暧昧的眼神看着高剑说。

“我、我这个人就是嘴硬，也很笨。”高剑边说边出了门。樊秀丽启动了他爸爸的小车要送高剑，高剑说什么也不上车，就快步地拐进了小巷。看着高剑匆匆走掉了，樊秀丽感觉很扫兴，就使劲踩了一脚刹车。

高剑在心里骂着：“樊秀丽呀樊秀丽，



我才不上你的破车呐，我都他妈的稀里糊涂地上了你爸的贼船了，我还不知道这船会不会翻呢！”

施工工程并不顺利，主要是高剑管得太严，施工工艺、质量都要按着施工要求去做。特别是发现了转角杆的质量问题，高剑说什么也不让立杆，整整停工了一天，气得施工队长去找了樊绍祖。

电话里，高剑很激动地说：“樊厂长，这转角杆的质量不合格，少一个钢筋。承重力不合格，如果立上了，一旦紧线出问题，会出事故的！会死人的！”

“高剑，你也太教条了，就差一根钢筋，能出什么事？你是不是脑子里也少了根筋？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樊绍祖很不高兴，也很不客气地骂了高剑一顿。转角杆立起来了，高剑却很不高兴，几次想申请回车间，但一细想，这施工材料都是樊绍祖买的，自己也就是替樊绍祖代管一下，自己求什么“真”？是不是自己真的很木讷？也不会办事？会不会办事高剑还没想明白，工程就出事了，真让高剑言中了。9月20日，工程已经到了挂线紧线的阶段。高剑就在转角杆现场，挂完滑轮就让电工都下了杆，看着推土机紧线。

突然，转角杆承受不住强大的拉力，从杆头三米处折断了，三条沉重的240毫米导线从十八米高的空中脱落，把一个施工的电工当场抽死了。高剑看着那惨烈的场面，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他真想跑回热电厂削樊绍祖几个耳光！

市安全局、市电力公司安全处、甲方招标单位、乙方施工单位一起召开了联席会议，对“9·20”重大事故进行了事故分析，电气安装公司负全部责任，罚款并停工整改。作为甲方工程主管的高剑，也受到了罚款二万元，撤销车间副主任的严肃处理。工程还是如期完成了竣工验收，但由于出了事故，整个工程盈利的七十多万元也都赔偿给了死者家属。电气安装公司替樊绍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钱当然要由樊绍祖出了。

工程决算验收以后，樊绍祖把高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高剑，这个工程出了事故，

也没挣到钱，两万罚款我已经交完了，我再给你一万元。这大半年时间你没少操心，本应该再多给你点，可我现在资金周转不开了，以后我再补给你，我也会尽快地让你复职！”

“樊厂长，这钱我不能要，你要真心想给，那你就给死去的电工家属吧！”高剑说完就转身走出了厂长办公室，剩下手里拿着钱的樊绍祖很是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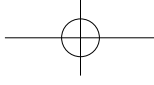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7

樊绍祖是曙光热电厂的“一把手”，背地里大家都叫他“一霸手”。曙光热电厂的领导班子，就像一副扑克牌的六张主牌。樊绍祖就是那张大王，副书记就是小王，其他的三个副厂长和工会主席就像四个小二。小二永远是管不了大王的。而且，樊绍祖也绝不会让四个小二抱成团，成为“炸弹”。从开会时桌上的水杯都能看出端倪，别人用的都是玻璃杯，只有樊绍祖用保温杯，别人有也不能拿到桌上。这是一种标志，一种与众不同的标志。在樊绍祖有绝对权威的曙光热电厂里，还没有人能撼动樊绍祖的威严。

所以，在年终测评时，每个副厂长都忍不住地偷偷看樊绍祖，这些人只能见机行事，见风使舵。他们心知肚明，高剑这大半年是在给樊绍祖干活，是在为樊绍祖背黑锅。经过一阵眼神沟通后，高剑得了四优二个胜任的考核结果。在最后调班子的时候，高剑变向“复职”了，调高剑去厂机关当厂长助理（享受副主任级待遇）。高剑拒绝了，他推荐了别人，他要求还回到运检车间当技术员。

副书记和几位副厂长都看了看樊厂长的脸色，也没有谁再表态了。樊厂长咽了口茶，说：“高剑年轻有为，虽然在这次施工中出了一点纰漏，也并不能否定一切，厂团委书记还要兼职，仍然享受副主任级待遇。只是以后的厂委会可以不参加了，年轻人嘛，要把最宝贵的时间用在研究技术上！”

这事高剑心里明白，樊绍祖对自己已经有了隔阂，或者是感觉自己并不是他想要栽培的接班人。这次让他当厂长助理，也就是



兑现一下给高剑“复职”的承诺而已。而且高剑自己也不是高风亮节，禅让别人。他是不想欠樊绍祖和樊秀丽爷俩太多的人情，更不想再次卷入这个浑浊的旋涡里。

兼职团委书记，也无非是给高剑一个台阶，那如同虚设的职务和没有恢复职务是一样的。此刻，高剑反倒轻松了许多，无债一身轻，无论是钱债，还是情债。高剑知道：“伤要靠自己养，才能治愈；事要靠自己扛，才能面对；苦要靠自己品，才有体会；路要靠自己走，才有志气……”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高剑的心情才略微好了一点，但他仍然放不下沈梦。他知道沈梦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她的离去一定有其他的原因，或是病情出现了反复异常，或是有其他什么苦衷。沈梦没病的时候那么爱自己，现在拖个病身子，怎么会嫌弃自己？所以，由始至终，高剑并不恨沈梦，心里也一直放不下她。

樊秀丽和高剑的关系慢慢有了点缓和，高剑不当击剑教练了，偶尔也和樊秀丽出去吃饭，但每次都是樊秀丽约他，而且都是樊秀丽抢着买单。高剑自从被撤职后，就再也没去樊绍祖家，就是和樊秀丽在一起，他们也从不谈婚姻，只谈爱好，天马行空地侃大山。越是这样，高剑就越感觉樊秀丽的城府比沈梦要深多了。高剑之所以这么做，他是不想让别人看出自己和樊厂长的关系很僵，让别人看出来自己成了樊绍祖的“弃子”。他要从长计议，然后，再伺机“全身而退”。

周日，樊秀丽去宿舍找高剑逛街，高剑不去，樊秀丽却死皮赖脸地磨人。逛完街，樊秀丽又生拉硬拽地把高剑“请”到了家里。这是半年来他第一次来樊秀丽家，如果不是樊绍祖夫妇去外地旅游，高剑绝不会再登他家的门。

中午高剑喝了两杯红酒，就有了几分睡意，但同样喝了两杯酒的樊秀丽却很亢奋，她满脸潮红地看着高剑，并让保姆去街上买冷饮。冰箱里有很多饮料不拿出来喝，却让保姆上街去买，分明是别有用心。保姆会意

地离开了。

午后，一丝丝阳光透过薄薄的白纱窗投入客厅里，那是几缕浅浅淡淡的光。高剑喝了一口浓浓的咖啡，斜靠在沙发上。樊秀丽脱去外衣，只穿一件水粉色短衫紧紧箍在身上，很性感，然后就紧靠着高剑坐下，并轻轻扳过高剑的头，不停地捋着他的头发。突然，樊秀丽低下头吻起了高剑的额头、鼻子和嘴。高剑一下子就睡意全无，慌忙坐直了身子，而且还有些惊慌失措。此时，超大的墙壁电视里正放着《泰坦尼克号》，这部片子把危难中的金钱与爱情、贫穷与富有，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感人。

一艘船沉下去了，一场浪漫的爱情故事诞生了，它征服了整个世界。杰克和罗丝用生死诀别唤醒了人们的爱情观。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包括身份、财富、生死……

樊秀丽的突然举动使高剑浑身燥热，心怦怦直跳。他有些不知所措，无意中，又习惯地把背心往上挽了一挽。

在热电厂的宿舍里，一群单身汉经常光着膀子或挽着背心打扑克，这是热电厂的一道风景。所以，高剑早已经养成光膀子的习惯。

高剑突然坐直身体，其实就是一种委婉的拒绝，而且高剑眼里流露出的那种难以言表的眼神，是惊奇，是意外，是嫌弃，还是一种无奈，抑或一种赤裸裸的不愿意？

樊秀丽感觉五味杂陈，很不舒服，确切地说是有些伤自尊心。她真想找个理由骂高剑一顿。突然，樊秀丽发现高剑的左腹侧有个很长很大的一个疤痕，就惊讶地问：“这么大的刀口，你怎么了？”

高剑摸了摸疤痕说：“我捐了个肾。”

樊秀丽有些语气失常，高声地问：“是捐给沈梦了吗？”

高剑点了点头说：“是！”

樊秀丽的脸唰地白了，流着泪，敛起衣服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

一连两个周末，樊秀丽都没有再来找高



剑，高剑忽然感觉耳边清净了许多，但也有一丝丝的失落。第三个周末，高剑去了健身中心，自从沈梦有病后，他就再也没去过哪里，今天他突然心血来潮想去看看。在健身中心旁边，他被卖毛肚的老大娘叫住了：“小伙子，怎么这么久没见到你了？”

高剑看了老大娘一眼，心想：“做买卖的人眼睛真毒，都一年多没来了，她还认识自己。”自从沈梦走后，他就一次也没有吃过涮毛肚，别说吃了，就是看见，也会想起沈梦，想起樊秀丽，想起一大堆不愉快的事，心里就发堵。高剑勉强地笑了笑，说：“现在太忙了，一直没来。”

“总和你一起来的那个女孩也是，她一个人来过一次，自己吃了两份刷毛肚，喝了两瓶啤酒，最后哭着走了……”老大娘絮絮叨叨地说。

“那个女孩？你一定是认错了人，她是不吃涮毛肚的！”高剑说。

“小伙子，你不知道，那女孩说了，涮毛肚太贵了，她舍不得吃，是留给你吃的。我看她对你很好，才和你说这些。她还说，她要走了，回家乡的县城去……”

高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眼泪直往外涌。回县城？高剑突然想起沈梦曾跟他说过，自己要是病重了，就回家乡，家乡有个小热电厂，在那了此一生。高剑急匆匆地走了，他要去人事局调一下沈梦的档案，他一定要找到她。

在县城近郊的小电厂（大热发电），高剑终于找到了沈梦。沈梦在回宿舍的路上，遇到了高剑。她十分吃惊，快步扑到了高剑的怀里，说：“你怎么找到这了？我真不希望再见到你！”

“你为什么不辞而别？为什么手机停机？你为什么这样做？”高剑紧紧抱住沈梦问。

“我不想拖累你，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我走了，你就可以和樊秀丽结婚，你就会有个大好的前程！她能给你的我给不了你！我不能只顾自己！”说话时，沈梦瘦弱的身子在瑟瑟发抖。

“你是不是傻呀？咱俩的事，就像在

拔河，无论哪个人先放手，另一个都会受到伤害！你懂吗？”高剑激动地摇着沈梦的肩膀说。

“我懂！我懂才要这么做，因为我不能太自私了，尤其是对你！”沈梦泪流满面地说，她要把一年多憋的泪全部流完。

“沈梦，过完春节，我就辞职。我已经想好了，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高剑边给沈梦擦着眼泪边说。

“可这里很艰苦，也没有适合你的工作。”沈梦有些失落地说。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在一起！我想你，也离不开你！”高剑使劲拥了一下沈梦，鼻子也变得酸酸的。

这是高剑参加工作的第三个春节，高剑自告奋勇值除夕夜这个班。

理由一：自己在电厂过年，单身，在宿舍待着和在值班室值班是一样的。理由二：自己没有其他爱好。理由三：爸妈又被姐接北京去了，老家的房子都卖了，自己真的是无家可归了。还有理由四，但高剑不会说出来。

除夕夜后半夜，樊厂长忽然想起来，还没有去单位值班室问候一下值班人员，这是电厂里的老规矩。于是，他叫上其他的厂领导，一起上了四楼。值班室里空无一人，而走廊尽头的会议室却灯火辉煌，还有音响和讲话声。他们顿感诧异，便小心翼翼地开门缝往里看，这一看，更是大吃一惊。只见高剑端坐在主席台上，面前放着麦克风，还有一瓶矿泉水。一副十足的厂长派头，正在大声地讲着话：

“同志们！春节假期结束后我就要走了，去我应该去的地方。我很留恋这里。虽然我在这才三年多，但是，我对这里很有感情，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而且我还在这里提了干。有人嘲笑我靠的是女人，是裙带关系，才当上的副主任。所以，在年终审核时我没有去当厂长助理！《诗经》里有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要活得顶天立地，人要活得有尊严！我想问问大家，支持人某种行为的理由是什么？”



“平庸的人会说是本能，善良的人会说
是人性，真诚的人会说有责任。我则认为最
大的理由就是一个人的本性……‘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门外的人被震慑住了，在楼道里相互看
了看，没人出声，他们不约而同地走下楼梯。

此时街上行人稀少，只有灯火通明，只
有霓虹闪烁，只有一串串祝福春节的烟花，
骤然升向深邃的天空，随即又散落消失，如
人在窘途，又恰似人生……

高剑从曙光热电厂辞职的那天，樊绍祖
很大气地设了饯行宴，可高剑却感觉他就是
个“小人”！高剑走的时候，樊秀丽去汽车
站送他。樊秀丽提着一个方便袋，里面装着
一些杂乱的日用品和一瓶矿泉水。高剑背着
一个背包，里面装着一些衣服。到了汽车站，
高剑要上车了，樊秀丽把方便袋递给了高剑，
高剑接过方便袋时，樊秀丽却紧紧地攥着方
便袋，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高剑。

高剑感到心里有些纠结，也很难受，刚
想说什么，樊秀丽却突然松开了手，抹着眼泪，
匆匆地跑了，没说一句话，也没有回头。

高剑望着樊秀丽的背影，心里陡然生出
一丝感慨：“命有三分苦，药带三分毒，自
己终于找到了最好的药，医了命中的苦，却
中了药的毒……”

车到站了，高剑如卸重负地下了车，
忽然他感觉有些口渴，便伸手从樊秀丽提
的那个方便袋里拿出一瓶矿泉水，在拿水
时他发现了一封信，信封里还有一张卡。
高剑打开信看着看着，他的手有些颤抖。
他马上拿出手机拨打樊秀丽的电话，可电
话已经关机。一连三天，樊秀丽的手机都
一直关机，到了第四天就变成了空号。最后，
高剑打杜亮的电话，办公室主任杜亮冷冰
冰地说：“樊秀丽不上班了，她要专升本，
去外地上学去了。”

高剑痛苦地挠了挠头发，他知道又一
个深爱着自己的女人消失了，消失得无影
无踪，没有一点消息。高剑无奈地把信揣
到兜里，想了想，又掏出来把信夹到一本
书里。他不能让沈梦看见，这将是他与樊

秀丽之间的秘密。

9

落日如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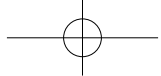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黄昏铺展开巨大的翅膀，覆盖着这座小
县城。小县城里的人们也安享着这白昼里最
后的明净和辉煌。高剑拥着沈梦慢慢地在黄
昏中踱步，悠闲地走在这陌生而又亲切的小
县城的街道上。陌生——这里没有临江市的
繁华和熟稔，亲切——因为有沈梦在身旁。

高剑是很难得的技术人才，老厂长喜出
望外，让他当了运转值班员。但高剑并不想
在这个小小的热电厂颓丧一生，就和沈梦商
量着说：“沈梦，我已经想很久了，我也
不是个当领导的料，我的性格很内向，也没
有什么心机。所以，我想边上班边学习，去
考注册电气工程师，将来搞电气线路设计，
也能出人头地。成功了，就会有一条自己设
计的线路，那时腰杆该有多硬气！”

沈梦总感觉是自己连累了高剑，如果
不是为了自己，高剑早已经成了樊厂长的乘
龙快婿了。车、别墅、地位，什么都会有了，
何必还要继续学习，遭这份罪。想着想着，
沈梦就哭了：“高剑，是我连累了你！”沈
梦把头慢慢埋在了高剑的怀里……

“你傻呀？这是我自愿的！”高剑轻轻
地拥着沈梦。高剑和沈梦领了结婚证，然后
请了小电厂的几位同事吃了喜饭，就算结婚
了。

高剑和沈梦都是本科大学生，在这小小
的电厂里可是一对稀罕的高才生了。老厂长
快退休了，年轻的副厂长李保国有些担忧，
他感觉高剑的到来，对他有着巨大的威胁。
听说高剑在曙光热电厂时，就是车间副主任，
那可是一个全国闻名的民营大型热电厂。他
还拒绝当厂长助理，厂长助理的级别也
应该是副科级吧？可这个小电厂的厂长，充其量
也就是个股级。后来，李保国发现高剑并
没有惦记厂长的位子，他整天除了写一写运
行日志和各种数据外，就总是抱着一本本的
厚书看。



李保国就想：“看来这个高剑非池中之物，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我现在就应该投资潜力股，将来他发达了，自己也好沾沾光，决不能干‘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傻事。”想来想去，他就把高剑调到了办公室当后勤干事。一下子，高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看书了。

这个办公室并不大，也就四十多平方米，中间放着两张桌子，一张是高剑的，另一张是办公室主任何志伟的。何志伟是这个小县城县长的外甥。高剑的办公桌上放满了书，一个水杯几乎被埋在了书里。何志伟的桌上也摆满了书，但都是一些武侠小说，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游戏机。办公室虽然不大，但给人的感觉很顺眼。现在是初春时节，早晚的温度很低，有一些凉意。

有时候飘一阵小雨，有时候冷风飕飕，那些光秃的树枝在蒙着雾气的窗玻璃外剧烈摇动，滞留在树枝上的枯叶纷纷飘落，铺满一地，覆盖了很多人的心事。雨滴偶尔也落在窗玻璃上，画出一道道水印。这个时候，室内就显得特温暖。有时，何志伟就喊：“高哥，咱俩合打一局呗，两人打这款游戏才有刺激！”

“你自己打吧，我不喜欢打游戏。”高剑边看书边说。

“书呆子，一根筋。”何志伟很不高兴也很不客气地说，他根本就没把高剑放在眼里，就是厂长他都不怕，自认为有个县长舅舅做靠山。其实，这个小电厂的办公室主任就是一个逍遥自在的美差，没多少事干，他就是打打游戏、看看小说，陪老厂长下象棋，这是潇洒的三部曲。办公室的后勤干事可没那么潇洒了。每天打水、扫地，给各位领导送文件，分报纸——反正办公室的活，都是高剑干的。

有一天，沈梦很生气地对高剑说：“高剑啊高剑，你也不是‘利剑’的‘剑’，而是‘发贱’的‘贱’。我说你怎么就那么贱呐，整个办公室的活都让你干了，那个何志伟，一个游手好闲的小屁孩，还成了祖宗了，听说你还给他端茶倒水的？”

高剑笑了笑，说：“这工作已经够清闲了，这活本就应该是我干的。而且，你不懂，

这叫肚量，我是看书看累了，活动活动筋骨，再说了，那个何志伟一天能在办公室待多久？那可是我的御用书房。”

10

人的一生有90%的是平淡的，只有5%是精彩的，还有另外5%是痛苦的。有的是精神上的痛苦，有的是身体上的痛苦。而沈梦那5%的痛苦就是身体上的。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沈梦的肾开始有些隐隐作痛，因此夫妻方面的事也很淡漠了。有时高剑喝了点酒，就凑过去抚摸沈梦的身子，高剑最喜欢沈梦的身段，像妖一样迷人。沈梦却反感地推他一下，说：“一个大男人，整天想‘那事’，你好烦人哪。”

“你没事别总瞅我！我可没工夫看你！”高剑边说边没好气地把书扣在了脸上。

沈梦一看高剑拿着书和自己较劲，就挖苦地说：“如果考不出来，就别考了，点灯熬油的，还让人笑话。不行就换个工作，一个大学本科生干着一个初中生干的活，你不感到丢脸吗？”

“这不都拜你所赐吗？！”高剑猛地起身，穿上衣服摔门去了厂里。这一去很及时，他避免了小县城热电厂的一场特大事故。

这个小热电厂，建成时间很晚，所以设备很先进。但厂里的技术人员却跟不上发展，这些从大型热电厂分流来的人员，他们在原热电厂操作、维护的都是七八十年代的产品，对于这批全自动控制的设备也就是一知半解。这天20时23分，厂里双回路主蒸汽温度控制系统突然故障。技术员赵焱怎么操作，机械部分也不动作，看着气压在不断增高，赵焱焦急地拨打厂家售后电话，可没人接，又拨打了厂家技术员的电话，也关机。

老厂长和厂里的领导都到了现场，可都是束手无策。老厂长的汗就像水洗一样，哗哗地流了下来。他当然着急了，这将是一个重大事故，如果不能马上排除，锅炉就会爆炸，如果这一千吨的蒸汽锅炉爆炸了，它不亚于一颗重型炸弹，会把整个热电厂夷为平地。



“快、快去把高剑找来！他一定能行！”突然，副厂长李保国想到了高剑。在电厂门口，司炉长遇见了高剑，高剑一听这消息，立刻和司炉长一起跑进锅炉车间。此时，锅炉有些微微颤抖，并发出嗡嗡的声音。

“赵焱留下，其他人员马上撤离，锅炉马上就要爆炸！”高剑看着锅炉对四周的人吼道。听了这话，一瞬间，车间里的人便像潮水一样地涌向门外。此时，剩在锅炉车间里的只有四人：老厂长郑泽民、副厂长李保国、技术员赵焱、办公室干事高剑。

“郑厂长你和李厂长赶紧出去，这里随时都会爆炸！赶紧走！”高剑边拆开控制盘边吼。

“我俩不能走，你是一个办公室干事，这事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都留在这了，我俩能走吗？”李保国边说边凑近了高剑。技术员赵焱站在高剑身后，手里拿着万能表不住地颤抖。老厂长不住地用手擦着脸和额头上的汗，在原地打着转。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锅炉颤抖得更厉害了，嗡嗡声也更大了……

突然，“嘭”的一声巨响，把赵焱吓得一抖，那万能表“啪”地掉在了地上。老厂长心里一颤，喊了一句：“完了！”可事情并不像老厂长想象的那样，而是恰恰相反——故障排除了。

原来是控制盘里一个焊点假接，测量时正常，当表笔离开接点时就断路了。这种现象只有在带电的情况下测量才能发现，而一个小电厂的技术员根本不懂这个原理。望着排气孔排出大量的蒸汽，所有的人都涌进了锅炉房。高剑成了英雄。

事后，厂领导研究决定，奖励高剑一万元钱，可高剑拒绝接受。他说：“人要知恩图报！平时厂里也没少照顾我，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况且，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我必须出手，责无旁贷，如果我收了这一万元钱，那这份情感就没了。”

经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高剑被评为热电厂年度先进工作者，并被团县委授予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老厂长郑泽民做了高剑的入

党介绍人。

沈梦知道了这件事，就对高剑吼道：“高剑！你真贱！给你钱都不要？我看你不仅是个书呆子、一根筋，你还缺心眼！”沈梦狠狠地把手里的茶杯摔在了地上，随后，卷起铺盖，气呼呼地把椅子背朝外，码到西墙边，就在椅子上躺下了。

第二天她没跟高剑说一句话，做好饭也不招呼他，自己吃完就收拾起来了。

一直睡到第四天，半夜里，沈梦突然肚子疼，而且发起了高烧。高剑扶着她打车去了医院。她得了急性阑尾炎，而且意外地发现怀孕了，医生说，她不能手术，只能静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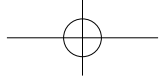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自从知道沈梦怀孕后，高剑变化非常大，他不再只是看书了，他几乎包干了家里的所有活。厨艺也突飞猛进，而且还调着样地给沈梦做好吃的，他不再和沈梦大呼小叫了，不再冷战了。他认真做事，做得尽善尽美，把沈梦伺候得就像公主一样。但沈梦并不为他做的一切所动，她在心里骂道：“高剑，你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对我好？都是为了孩子！”

沈梦在一天午后肚子疼，突然临产，情况不妙，发生了难产。在危急时刻，沈梦清清楚楚地听到高剑对医生说：“医生！孩子我可以不要，但请你一定保住大人！”听到高剑的话，沈梦的鼻子一下子就变得酸酸的，两行热泪从眼角悄然流出……

沈梦的眼泪总算没有白流。详细地说，沈梦有两件喜事：第一件喜事，在医生的努力下，她们母女平安。第二件喜事，就是知道高剑没有变，高剑还是从前那个肯与她生死与共、同甘共苦的人。

阳春三月里，一滴泪水，便能湿润了眼中的大地；一个午后，便温暖了一个人一生的记忆。春光在指缝间流去，慌忙间握紧，却没有握住那份美丽。

沈梦不仅没有握住春光的那份美丽，她也没有守护好高剑赠给她的那个肾。在女儿媛媛两岁时，沈梦做饭摔倒了，她的肾出现了严重的排异和枯竭，县医院治不了她的病，必须去上海瑞金医院进行修复和透析，但住



院费很昂贵，至少需要9万元。

高剑忽然想起大学时同寝的二弟欧阳均，他是富二代，又开公司，几万元钱，肯定不成问题。高剑就拨打了欧阳均的电话，可是电话关机。高剑犹豫了一下，又拨打了欧阳均爱人杨柳的电话，因为都是同学，也没多想。

“杨柳，我是高剑，我找欧阳均。”

“啊，高剑大哥呀，我也找不到他了，都三天没回家了，也不知道又和哪个骚狐狸精鬼混去了。我明天就和他离婚！”

“啊！杨柳，你别冲动，今天我有点急事，改日再聊，改日再聊！”高剑尴尬地挂断了电话。

沈梦哭着说：“高剑，这次我是真的没希望了，去上海治病，我们哪有那么多的钱啊！以后你只能一个人照顾媛媛了。”

高剑鼻子酸酸地抱着沈梦说：“没事，沈梦，你别这样，你会没事的，咱们有钱，可以治好你的病。”沈梦伸手摸了摸高剑的额头，说：“高剑，你是不是急得说胡话了？我们哪来那么多的钱呀？”

高剑从兜里掏出一封信，说：“沈梦，你别泄气，这卡里有十万元，足够给你治病的。”

沈梦一愣，惊讶地问：“高剑，你告诉我，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高剑一脸愧疚地说：“这是樊秀丽给我们的，我也不想用她的钱。”

沈梦更是吃了一惊，摇着头痛苦地说：“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定是给你的，你们都有这么深的交往了，我怎么不知道！”高剑把一封信递给了沈梦，沈梦疑惑地拆开信：

高剑，信封里有一张卡，里面有10万元，这是我爸给我去夏威夷度假的钱，我不去夏威夷了，我把这钱赠给你，密码是你的生日。

你捐给沈梦的那个肾，现在看来很好，但以后会不会出现问题很难说。这颗肾会需要很昂贵的维护费，这是医学常识，也是医学难题。以你的状况根本没这么多的钱，你就用这卡里的钱吧。我之所以把钱送给你们，是因为我很敬重沈梦，她是世上少有的好女

人，她为了你的幸福，自己选择了离开，她放弃了自己的幸福，独自承受痛苦。她让我感到汗颜，也使我感觉到自己的爱很自私，也很肤浅。

还有你，高剑。虽然你不爱我，但我很爱你。我多次努力地让自己不爱你，但很难自己说服自己。你确实是世上少有的好男人。你能为心爱的女人捐肾，并且放弃自己大好的前程，去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县城，这是一个何等的壮举！

一个女人能遇见这样的爱，是十世修来的缘分。我虽然没有缘分得到你的爱，但我也很庆幸，庆幸在此生遇见了你们，你们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爱，我也不枉此生。有时爱不一定就必须得到，就像去探险，有人注重的是目的，有人注重的是过程……

沈梦哭得已是泪人般。她擦了擦眼泪说：

“高剑，这钱咱不能花。高剑，如果我真的走了，你就去找樊秀丽，她是一个善良的人，能包容人，也能对媛媛好。”

高剑站起身劝慰她道：“沈梦，你说啥呢？咱俩是夫妻，你还不知道我的人品吗？现在我们遇到坎儿了，我们就先用这钱扛过去。等有了钱，我们再还给樊秀丽。今生我只有你一个妻子！”沈梦感动得不停地落泪。

三个月后，沈梦出院了，从上海回来，她面容红润，神采奕奕。

11

水到尽处是瀑布，人到绝境是重生。

就是这句话，激励着高剑一直考下去。皇天不负苦心人。高剑连续考了六年，最后那科实物案例分析考过了，他得了117分，超出了录取线21分。高剑终于成为一名注册电气工程师，激动地把女儿举过头顶转了好几圈。

已经是县城热电厂厂长的李保国，第一时间在小县城的最高档的宴宾楼为高剑贺喜。一起参加宴请的还有县城电气安装公司（私企）的孙经理、县电力公司技术部陈主任、



热电厂办公室主任何志伟。

李保国端起酒杯感慨地说：“兄弟，你终于鲤鱼跃龙门了，修成了正果，用不了几个月你就会远走高飞，将来发达了可别忘了兄弟呀！”

高剑笑着说：“哪能啊，我在电厂多亏了李厂长的照顾，我才有时间复习、考试。你是我的恩人，吃水不忘挖井人，我怎么能忘了你这个恩人呐！”

电气安装公司的孙经理边敬酒边说：“高工，你的这个资质，在咱们县很稀少，如果能挂靠给私企，薪水要比在国企上班翻个倍，一年至少十八万！”

高剑淡淡地一笑，很认真地说：“我虽然没钱，但我还真不想把资质挂靠给私企，如果借助我的资质去施工，真要是干出不合格的工程，就把国家坑了，也把我坑了。所以，我是不会把资质挂靠的。我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应聘，应聘一个适合自己的单位和职务。”

听高剑这么一说，孙经理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他感觉高剑这话好像是说给他听的，不觉脸就红了。

“高剑，你的为人我知道。四年前，你救了整个电厂，厂里奖励你一万元钱，你分文没要。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李保国既赞许又打着圆场地说。

“对！对！钱并不重要，人还得往前看，高工不是那种只为了钱的人！将来高工要是在别的大公司有了发展，千万可别忘了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别忘了这里的兄弟们，你可是在这里考的资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县电力公司技术部陈主任十分恭维地说。

“不会，不会，我高剑可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高剑摆了摆手，满脸荣光。整个酒宴中，何志伟没说一句祝贺的话，只是默默地跟着大家举杯喝酒，偶尔眼里掠过一丝淡淡的抑郁，又像是几分的嫉妒、几分的懊悔。

结账时，李保国发现县电力公司技术部陈主任已经结了账，就不好意思地说：“陈

主任，说好了我请高剑，你俩作陪，你怎么买单了，这多不好意思！”

“李厂长，你这就见外了，高剑也是我的好哥们，谁买单都一样。”陈主任说。

送走所有人，高剑站在宴宾楼的门口，忽然感觉自己一下子变得不是自己了。以前谁会在意他，一个小热电厂的办公室后勤干事，可现在……

高剑忽然想起一句话：“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不对，不对，自己还没富呐，用词不当啊！对，范进中举！高剑一下子打了个激灵，他的酒顿时就醒了一半。

12

五个月后，高剑拿着证书和简历去了省城。半个月后，他就被省电力公司设计院招聘了，成了一名电气安装设计工程师。沈梦也去了省城，她被安排在设计院的图书室做了一名管理员。

搬进省城的第五年，欧阳均来了，他已经和杨柳离婚了。欧阳均把电料批发公司兑了出去，但没有马上回广州老爸的公司，他感到心里有些郁闷，又似乎是一种牵挂，他想找个地方发泄发泄，或找个人倾诉一下。所以，他开车直接上了高速，直奔高剑家。

高剑仍然住在五年前租的那个楼里，家里也没有增添什么新家具，增添的只有九岁女儿媛媛的读书声，一个活泼美丽的小女孩。四个菜刚一上桌，高剑就冲着厨房喊：“沈梦，快把我那瓶五粮液拿来，今天我要和二弟好好喝点，都十年没见了！”

“十年没见了，才应该少喝点酒，多唠唠家常！”沈梦边说边笑吟吟地把酒送来。

“现在电力发展太快了，设计院里的设计项目太多了，真累呀，也有些吃不消呀！”高剑苦笑着说。“我看呐，当这个设计室副主任啊，整天忙忙碌碌的，还不如在电厂当那个办公室干事自在呐！”沈梦抱怨地说完，就去厨房盛汤去了。

高剑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这几年，沈梦的身体一直不好，她的肾总是闹毛病，



所以，挣的钱也都看病了，到现在还没买起房子，而且还得宠着她，哄着她！”

“汤来了！这汤开胃，欧阳你多喝点！咳！咳！”沈梦快步地端来了汤，放下汤碗，便别过身去，轻轻咳了两声。

“怎么了，是不是累着了？”高剑赶紧站起来问。“没事，我也不是纸糊的，没那么娇贵！只是炒菜时油烟呛了一下。”沈梦依旧笑吟吟地说，但惨白的脸上却缺少血色。

“其实，我感到，钱并不重要，车也不重要，房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欧阳均感慨地说。

“像你有钱，有车，有房，又有个好弟妹不是更好吗？多叫人羡慕啊！”沈梦给欧阳均边倒酒边说。

欧阳均苦笑了一下，喝了口酒，无限感慨地说：“人这一生的‘一’呀，是两点相连，看上去很平淡，但每个人的一生过得却都不平坦。有人把一生过成了逗号，那是一滴泪，充满了辛酸。有人把一生过成了叹号，那是颠倒乾坤的惊叹，需要历练千难万险。有人把一生过成了省略号，那是一条漫长的路，漫漫而遥远。但每个人的结局都将是一个句号，那就是一个零，无论长短，也无论多么富有！”

“怎么了，欧阳？是生意上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有什么心事，怎么会有这么深刻的感触？”高剑端着酒杯疑惑地问。“没有，就是喝了酒想啥说啥了。”欧阳均笑了笑，说。

“你呀，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船在水中不知行，现在你多让我们羡慕呀！”沈梦边说边给欧阳均的酒杯又倒满了酒。“我、我就是瞎感慨。”欧阳均笑了笑，马上转移了话题。

临走时，欧阳均给高剑的女儿高媛媛五千元，说是第一次见到孩子，给孩子的压岁钱。高剑说什么也不让女儿接钱，可欧阳均有些急眼了，把钱放在桌上转身就走。

欧阳均想：“钱是什么？钱是人挣的，也是给人花的。把钱攥得太紧，亲情就少了。房是什么？房是给人住的不是让人瞧的。房子不在大小，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充满快

乐就好。车是什么？车是给人代步的，不是用来炫富的。有什么车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什么烦恼。”

在单元门口，沈梦望着欧阳均忧心忡忡地上了车，她拽过高剑的胳膊，倚在他的肩头，叹了口气，感慨地说：“咳！欧阳均一定是离婚了，真是男人有钱就学坏呀！还是我老公好，不花心，还不嫌弃我一个病秧子，这辈子我知足了！”

从高剑家出来，欧阳均的车开得很慢。今天是周末，高剑休息，他本想住一夜，可看着他们那夫妻恩爱的样子，自己的心里就有些发堵。欧阳均忽然想起一句话：“我若喜欢你，你脾气再大都叫个性。我若不喜欢你，就算你温柔得像只猫，我都嫌掉毛！”

欧阳均知道，不是自己掉毛，而是自己的毛病太多！最近网上流传一句网红语：“在乎你的人，你咳了一声，他以为你感冒了；不在乎你的人，你死了，他以为你睡着了！”

起初，欧阳均是在乎杨柳的，杨柳也很在乎他，只是有一些不该有的遇见，也是最无奈的遇见，欧阳均又犯了自己的老毛病：拈花惹草。

想到了今天的地步，一点也不怪杨柳，是自己做得不对，自己要是能像高剑那样疼爱沈梦，杨柳也不至于离开自己。

13

若干年后。

椭圆形的会议桌前，坐着八位省电力公司的科技精英和相关领导。

省电力公司董事长赵明坐在会议桌的顶端，他的左边是省电力设计院院长张强，他的右边是设计院副院长兼设计室主任高剑。董事长赵明看了一眼高剑，说：“各位，这次开会是要宣布我省的一个重大实验工程正式启动研发，具体情况请设计院的高副院长介绍一下，但我要强调，这个工程涉及我省将来的电力发展，望诸位鼎力配合！”

高剑环顾了一下入会的所有人，很兴奋地说：“2013年以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菲律宾、巴西、葡萄牙、澳大利亚、意大利、希腊等国家和地区成功投资运营公司。现在，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我们的特高压已经架设到更多的国家，但这只是一个发展领域，我们面临的是能源的挑战，所有的能源都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所以，我们要研发一种更先进的发电与电能固态储藏。”

高剑喝了口水继续说道：

“目前，行业内已经有了一些可以用于替代化石能源的前瞻性方案。例如，有一个概念叫‘Sector Coupling’（连接器）。它是指以某种方式将能源领域及其他碳排放领域联系起来，通过协同合作来达到各领域内低碳甚至零碳生产的目的。”

“具体怎么实现呢？举个例子。西门子有一个概念叫‘Power to X’，Power就是电力，To就是转换，X我们都知道是未知数，这里指的是‘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具体来说，就是可再生能源（无碳能源）产生的电能除了可以直接用于取代化石能源发电，更多的电能还能够转化成化学能固定下来，再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说，风力发电产生的电能中多余的部分可以用来电解水产生氢气，这些氢气可以和二氧化碳结合形成甲烷和甲醇，在吸收二氧化碳的同时，为工厂提供清洁而且便于运输的液体燃料和化工原料。”

“这次要启动的项目就是对新能源的深度研发，这是继地热发电、波力发电、海洋能发电之后更高科技的电气发电和磁流体发电。情况就是这样的。”

高剑说得大家连连点头。

赵明董事长环顾了一下众人，感慨颇深地说：“下面，我部署一下具体的工作，此项目由设计院高剑副院长全面负责，场址选在临江市的曙光热电厂，那里已经停产五年了。新成立的曙光磁流体发电厂，需要一个有高技术含量的厂长。但话又说回来了，在座的各位大多都是正处和副处级，谁也不会愿意去曙光发电厂做一个很累、很苦的同级别的厂长。可是，我们都是党员，都是电力

企业的精英，危难之时希望有人来敢于担当。”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这是一种沉默，一种蛰伏的沉默。

突然，高剑打破了这个尴尬的沉默：“董事长，我去曙光发电厂。十八年前，我在曙光工作过，但后来我走了，走了是因为当时电厂不需要我，可我现在要回去，回去是因为现在曙光更需要我。”

“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但我只给你三年的时间。对了！高剑你还要兼职，辛苦点，两头跑跑吧，因为我们的设计院还真的离不开你！”赵明董事长高兴地站起身，紧紧地握住高剑的手。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14

临江市变化很大，之前的中心大楼，翻盖成了一座高层大厦，城市的路拓宽了，树也增多了。整洁的街道和精美别致的路灯，给城市增加了无尽的繁华。涌动的人流匆匆忙忙，其中没有一个是高剑认识的。那些旧人旧事就像头顶的流云一样飘去，无人知晓，无声无息，渐渐地消散在峥嵘的岁月里，变成一种不堪回首的往事。再往前走，高剑就看见了曙光热电厂，那个曙光热电厂的牌匾还在，有些陈旧褪色了，已经丝毫看不出十几年前的风光和辉煌。

由于煤炭资源的短缺，加之绿色能源的大量开发，以煤炭作为能源的曙光热电厂已经被迫停产。现在，这个荒废的热电厂被电力公司收购了，电厂的职工都被分流到各个县级市的秸秆大热供暖的小电厂。

接待高剑的是曙光热电厂留守办公室主任、当年的工会主席孙刚，高剑吃惊地看着当年胖胖的如今变得清瘦而苍老的孙刚。

曙光热电厂已经没有了从前的风采，一个个车间尘土覆盖，一些工具整齐地放在角落，就像昨天刚刚用过一样。一顶黄色的安全帽挂在墙上，已经褪色得面目全非。那四层楼的办公楼也变得陈旧不堪，走上四楼，站在楼道尽头的窗前看着厂区里的职工宿舍，



在布满积雪的空旷中宛如隆起的一条雪丘。

高剑伸手推开会会议室的门，看着那熟悉的会议室，十几年前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已经是物是人非了。

傍晚，孙刚陪着高剑他们在酒店吃饭，饭桌上，孙刚没有提热电厂过去的事情。因为一起调研来了四个人，高剑也不好问，毕竟热电厂倒闭了，问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

吃过晚饭，高剑想着这十几年曙光热电厂的兴衰变迁，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但高剑没有那种“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喜悦感，而是有一种失落。于是，他披上大衣走出酒店。

此时华灯初放，天空飘起了雪花。这初冬的雪花，像久违的朋友一样热情，拥抱着一切。街道两边的人行道白了，街边的小树白了，两侧的楼顶也白了，匆匆走过的行人肩膀和头顶也白了。因为这里很偏，客流很少，所以很安静，高剑慢慢地在街上踱步，身后留下一串脚印。高剑喜欢白雪铺就的路面，喜欢脚踏着路面留下的一串串脚印，虽然孤独，但很清晰。他喜欢静静地倾听这座城市入眼前的呼吸，喜欢黄昏过后的这段沉默。高剑感觉有些冷，就用力搓了搓手，隐约感觉自己真的有些力不从心了，没有了年轻时的血气，但高剑却不服老，他感觉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高剑边走边想着心事，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一定是樊秀丽。她走路的姿态是独特的，挺着腰，摆摆的，高傲又带有几分模特的猫步，这是曙光热电厂的一道风景，大伙背地里给她的步伐命名为“贵妃步”。

“樊秀丽！”高剑惊奇地喊。那身影停顿了一下，随即便四下寻找。

“真的是你！”高剑快步地奔了过去。

“高剑！”樊秀丽惊愕地喊着。

“你什么时候来的？”樊秀丽一把抓过高剑的手，高剑感觉樊秀丽的手冰凉冰凉的，感觉比天空飘的雪还凉。“今天下午到的，我来调研曙光热电厂，要在这里上个新项目。明年春季就开工！”高剑很激动地说。

“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樊秀丽把头别向了别处。

“行了，咱俩就别在大街上叙旧了，附近有咖啡厅吗？”高剑问樊秀丽。“有，前面街口有一家！”樊秀丽侧头向街口看了一眼。

走进咖啡厅，找了一个靠近窗边的位置，高剑脱下大衣，想搭在椅背上，樊秀丽却伸手拿起来，转身把大衣挂在了衣架上。高剑帮樊秀丽挪了挪椅子，举动很暖心。他俩的一系列动作，像一对情侣，又像一对配合默契的夫妻。

咖啡厅里暗黄色的灯光在墙壁上晕染，散发出一种宁静而温馨的感觉，高剑的心里也温暖了许多。他抬头看了一眼樊秀丽，灯光里依旧能看见樊秀丽浓密的眼角纹，看见她瘦弱的脸颊，那双忧郁的眼神，但樊秀丽要比想象的年轻许多，也标致许多。

“两杯咖啡，一杯加糖，一杯不加糖，一盘开心果。”高剑看着服务生说。

“我的也不加糖。”樊秀丽低着头说。

高剑对着窗子，他依稀看见了玻璃镜里的自己。自己也不再挺拔了，头发有些凌乱，背也有些驼了，高剑的心向下沉了一下，轻轻地叹了口气，他感觉自己真的老了。高剑有时就想：假如自己不捐给沈梦一个肾，假设自己不再去找沈梦，也许自己就能和樊秀丽结婚了，也不会被沈梦拖累得这么老。

不能去设想，不能去设想翻修一下古罗马的角斗场，或去装潢一下庞贝城的城墙，更不能去给出土的断戟镀镍，给马王堆的汉代老女人重施浓妆。时间不会倒退，一切都会顺其自然的。老就老吧，老是一种安详。

“你过得还好吗？”高剑喝了一口咖啡，讪讪地问。“拜你所赐，过得不好！”樊秀丽声音苦涩，语言尖刻，泪眼婆娑地说。

“那，那樊厂长还好吗？”高剑忽然感觉喝在嘴里的咖啡很苦，就转移话题问。“更不好，热电厂的效益不好，厂里那个储运车间主任李心野恩将仇报，他组织职工联名上告，说厂里的效益都被爸爸套走了，变向贪污了。上面派来了调查组，把海南的别墅也



查封了，爸爸上了一股火，一时想不开，就寻了短见，八年前就走了！”樊秀丽低下了头，眼泪又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那你现在去哪了？听说原热电厂的职工都去了各县的供热厂了？”高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下，随即问道。“我还留在热电厂，我舍不得这里，我也从没离开过这里，现在热电厂停产了，我在留守办公室，开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我也不想离开这里！”

“那，那家里人都好吗？”高剑又问了一句。“哪还有家里人了，妈妈在爸爸走的第二年也去世了，现在家里就剩下我自己了！”樊秀丽说。

“你，你没结婚啊？”高剑有些吃惊地问。“没有！自从你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谈对象，慢慢地就变成了“剩女”，也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以前我喜欢一个人，现在我也喜欢一个人。”樊秀丽茫然地说。

“以前我喜欢一个人，现在我也喜欢一个人！”——樊秀丽这一语双关的话，让高剑不知该怎么接。两个人沉默了片刻，都抬起头看向对方，目光相撞，竟然感觉难堪而陌生。

“不谈这些了，你回来了，听说你已经省设计院的副院长，应该是正处级了吧？如果赏脸的话，哪天去我家吃顿饭吧，不是贿赂你，因为，毕竟我们是老相识了，现在想再见到一两个电厂的老人儿都很难了！”樊秀丽突然抬起了头，苦笑着说。

“好哇！你这么一说，我可真的馋你家的清蒸燕鱼了！”高剑也尴尬地笑了。

15

孙刚这几天特别高兴。因为，已经倒闭五年的热电厂终于又起死回生了，而且还要上马一个高科技项目。上面派来的领导，竟然是高剑，当年从曙光热电厂辞职的那个很有骨气的大学生！现在，孙刚笑得心花怒放，他感觉曙光热电厂真的马上就要迎来了曙光。

高剑太忙了，要调研的细节太多了，好在有孙刚忙里忙外。而且，孙刚还领着“留守办”的几个人，把热电厂的所有道路和办

公楼清理得干干净净，焕然一新。

孙刚是一位很正直、很有责任心、脚踏实地的老厂长。当年，他和厂长樊绍祖就不合拍，他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高剑感觉孙刚就是曙光磁流体发电厂副厂长的最好人选。高剑终于写好了调研材料和可行性报告。他要马上回省城去汇报情况，并且要做下一步的预算和计划。在要回省城的头一天晚上，樊秀丽邀请了高剑去家里吃顿饭，毕竟是“老人”了，怎么也该尽一尽地主之谊。

这是一个飘雪的黄昏，高剑心情有些矛盾。他原本不想去樊秀丽家，可樊秀丽一再邀请，如若再不去，好像自己当了领导，有了地位，就变得不可一世、不近人情了。

樊秀丽家的楼早已变得有些陈旧，已不再是当年的金碧辉煌了。高剑从一楼看到二楼，发现有了很多变化，二楼楼梯口的那尊女神维纳斯的雕像已经换成了一盆仙人剑，长得葱绿挺拔。高剑就问：“你那尊神仙姐姐呐？”

樊秀丽苦笑着说：“睹物思人，爸爸走后，我就把雕像换成了一盆花。我原本就不相信五行方位，我知道决定人命运的不是神秘的《易经》，而是人追求的方向。”

在二楼的大厅北墙上，有一幅山水画：画的是一座大山，山上有座凉亭，凉亭四周是茂密的灌木，一条清泉绕亭流过。亭里是一个女子着唐服，低眉敛目在弹古筝。在她的身后，一抹青山，静谧而安详，仿佛永生永世不变。那景色美得像梦，让人忘了山脚下原还有个尘世。“看来樊秀丽的性情还真的变了，变得心如止水、与世无争了！”高剑边看边想。

“别看了！我们去方厅吧？”樊秀丽做了个请的手势。

走进方厅，高剑就惊呆了，那是和十几年前一模一样的菜：有芋头猪蹄煲、红烧排骨、清蒸燕鱼……这时，一个年轻的姑娘拿着一瓶红酒走进了方厅，她突然惊奇地问：“你是高叔叔吗？”

“啊，这是我的外甥女，表姐的闺女小慧！”樊秀丽指了指年轻姑娘说。“你怎么认识我？”高剑也很惊奇地问。



“我，我在小姨的桌上看见过你的照片，我问小姨，这是谁？长得这么帅，小姨告诉我的！”小慧偷偷看了一眼樊秀丽，伸了下舌头，知道自己说漏嘴了。

“你真多嘴！”樊秀丽的脸腾地红了。“来喝酒！”樊秀丽有些不好意思了。

两个人喝了整整一瓶红酒，酒喝得很开心。樊秀丽有些脸色绯红，看上去仿佛年轻了许多，说话也变得温柔了，有了一种十足的女人味。时间仿佛穿越，一下子穿越到了十几年前，这红酒、这情调、这没变的几样菜。高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那青春年少的年代，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有白酒吗？我想喝杯白酒，这红酒的度数太低了，喝它没劲！”高剑一仰脖，就把杯里的红酒喝光了。“还是喝红酒吧，不然喝多了，明天回省城，沈梦还不修理你呀！”樊秀丽有些嘲讽地说。

“咳！我倒是想让她修理了，可一年前她就走了，那个移植的肾出了排异反应！”说着说着，高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樊秀丽的手抖了一下，红酒洒到了桌面上，她呆愣愣地看着高剑，那是一种复杂的眼神：是一种惊奇？是一种希望？是一种同情？是一种爱怜？还是一种释怀？

高剑看不明白，更想不明白。他抹把泪，由衷地道：“真的，我和沈梦感谢你，是你的爱心，使她的生命延续了十三年。”

樊秀丽的外甥女小慧用一种无以名状的眼神看着他俩，然后，默默地离开了。

高剑感觉到自己失言了，因为，他今天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要办——他要把十八年前的那张卡还给樊秀丽。可自己无意间却提到了沈梦，他真怕樊秀丽对自己有误解，自己绝不是向她暗示什么。

犹豫了一下，高剑还是掏出来那张卡，缓缓地递给樊秀丽，说：“樊秀丽，这是当年你送给我的卡，里面的钱十五年前我花了，这钱救了沈梦的命。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补足了。我和沈梦谢谢你当年的大度和帮助！”

樊秀丽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她很不高兴地问高剑：“就像你当年赠予沈梦的那

个肾一样，赠予的东西还能收回来吗？那不是对赠予者的侮辱吗？况且沈梦已经不在，我是敬重她才要帮她，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事，你们男人不懂！”

樊秀丽边说边把卡塞进高剑的兜里：“留给孩子上学用吧。”起身拿一瓶白酒打开，豪爽地说：“今天我们不谈过去，只品酒香！”

望着樊秀丽毅然决然的神态，高剑才真正地发现樊秀丽的胸襟，她的宽容，她的善良，宛如白玉，无瑕剔透。高剑忽然明白了，原来忙碌而平淡的日子，只要有纯洁与高雅相伴，一切就都会变得生机盎然。

每人都只喝了半杯白酒，高剑就不敢再喝下去了，他怕酒会灼伤他们彼此的心，于是便匆匆地告辞了。

樊秀丽把高剑送到单元门的门口，高剑没敢回头看樊秀丽，他怕看见她那忧郁、哀怨又奇奇怪怪的眼神。走出三十几米，高剑才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见樊秀丽还站在门口，高剑就本能地招了招手，可樊秀丽却一动未动，宛如一个雕刻的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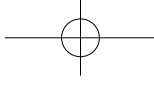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高剑知道樊秀丽对自己一往情深，但现在自己需要冷静，需要理智，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完，决不能拖泥带水，过去的事情该画句号的画句号，需要开始的必须重新开始。

高剑对樊绍祖是有很大的成见的。他的霸气，他的缜密，还有他的死因，都充满着疑虑。但不能因为樊绍祖的阴影就遮蔽了樊秀丽，人要往远看，才能一览群星，要细品生活，才能知晓人性。

人的勇气、包容、纯洁和善良，本来是天生俱来的。可是，在漫长的生活中，有些蜕变了，有些丢失了，有些枯萎了，有些被关进了心底。那就为心灵找一块绿地，敞开心扉，让它们慢慢长大，承受风雨……

王力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小说、诗歌、评论等作品散见《国家电网报》《中国电力报》《黑龙江日报》《诗刊》《脊梁》等报刊。供职于黑龙江哈尔滨巴彦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徐晓



大毛尖顶的光

余 涛

尊敬的安德鲁先生：

听说您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您让我用中文给您写邮件，我当然要遵从师旨。15年前，我在哥本哈根大学攻读大气环境专业博士。作为班上唯一的中国学生，我十分感谢您在学习与生活上对我的照顾。您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无疑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您作为大气环境专家，持续关注中国环境治理工作，多次在国际会议上介绍中国的治理成效。您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对于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最真挚的感谢。

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国际社会作出了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近年来实施了诸多富有成效的举措。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在中国东部经济大省浙江省建设了全国首个大气边界层顶生态环境观测站——上黄观测站。站内有许多先进的监测设备，还有中国科学院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SGCC）联合建设的“1.5度碳电实验室”。这是中国科学院与电网企业合作的重要实践，旨在共同推动“双碳”目标落地。对此，我十分期待。

作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一员，我牢记您的研究方法，以问题为导向，小切口、大纵深。您曾说搞科研像孤身一人走在漫漫长夜，我却从未感到寂寞。我想起了歌德的一首诗《你的爱使我幸福无比》：

你自愿交付我的一切，
将把美好报偿带给你，
我乐于献出我的宁静，
我的生命，请你拿去！

您的学生：杨立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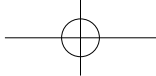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皮卡开出半小时，春生才想起晕车药落在了抽屉里。他青着脸，紧紧握着深褐色的把手。车子加速、减速都让他的肚子翻江倒海。他咬紧牙关，脚趾都弯了起来。

春生在供电公司工程部干了3年。他面色黝黑，头顶总是翘着几簇头发，就像雷震子的表弟。

春生坐在车后排，两腿伸不直，只能斜坐着。车里还坐着师傅武联。车斗里装着梯子、角磨机、金具和铁件。路面颠簸，工器具会时不时跳起来。

“师傅，去哪？”

“柳城畲族镇，大毛尖山顶。”



“山顶？”

“有个重要任务。”

“什么任务？”

“到了你就知道了。”

武联声音沙哑，有种不怒自威的气质。

二人初次见面，是3年前9月的一个早晨。春生去工程部报到，穿着印有字母的灰色卫衣，背着黑色双肩包，拖着拉杆行李箱。

“您好，我是今年新入职的大学毕业生。”春生自我介绍道。

武联头也没抬，对着图纸，眉头紧蹙。春生觉得搞工程的供电师傅都一个样：脾气火爆，酒量过人。

供电公司有拜师的传统，还举办了拜师活动，颇有仪式感。横幅下，师傅和徒弟各站一排。春生端起茶杯，向前鞠躬道：“师傅，受徒儿一拜。”

武联一口喝下。从那之后，武联身后就多了个小跟班。

“老武，你教徒弟有没教案啊？”单位同事笑着问。

“靠自己悟。”

“那得看悟性啊。”

“他悟性比你高。”

皮卡行驶在武义县城郊。路边的工厂鳞

次栉比，生产扑克牌、保温杯、跑步机、电动车、锅炉的工厂一座接一座。

经过路口，路牌显示：柳城方向。

柳城畚族镇是浙武红军根据地，粟裕将军曾在这里打过游击战。革命根据地大多都在山沟沟里。春生来供电公司上班前对这里一无所知，以为全浙江都一个样——湖光山色，柳岸莺啼。后来，他才知道浙北是平原，浙中是盆地，浙南是莽莽山区。柳城畚族镇处于浙中与浙南的交会处。

车停了，武联站在早餐摊边，咽了口唾沫，手来回搓着说：“麦饼，大碗馄饨。”

他问春生：“你呢？”春生摇摇头。

“山里可没吃的。”武联提醒他。

“打碗豆腐花吧，不放葱。”

周围工厂的工人们穿着蓝色的厂服，在马路边走着。春生吃了几口，放下勺子，看着人来人往。卖豆腐花的大婶穿着红色的围裙，面带微笑，带着浓重的口音说话。这里每个村的方言都不同，春生只能听懂七八分。

“食大西？”（吃什么？）

“嘎和？”（几碗呢？）

吃完继续上路。春生掏出手机刷着视频，不去想晕车这件事。

武联戴着眼镜，用学习强国 App 学习。哪



怕在盘山公路上，武联都不晕车，甚至还能记工作笔记。武联从包里拿出茶杯，旋开杯盖，呼噜噜喝了一口。他习惯喝浓茶，杯上印着“工会桥牌比赛”的字眼，杯身被茶垢染成深色。有一次，武联收工没清理茶杯，茶叶堆积在杯底像秋天的枯荷。春生帮他倒掉，还用个小刷子把茶杯刷得锃亮。次日，武联回到办公桌前，拿起茶杯疑惑地问：“谁的茶杯？”

皮卡往南开，青灰色的山延绵起伏，十几分钟遇上一个人，30分钟碰到一辆车。车子忽明忽暗地穿梭在隧道里，不是盘山路，就是跨山大桥。初到武义县，春生听人说柳城山神会定期招兵买马。就在上个月，5名上海游客在柳城畲族镇的原始森林里走失。当地政府出动了十几支搜救队，还派出了直升机。7天后，这群疲惫不堪的上海游客在一处山谷里被找到。事后，一名游客回忆，他们翻过无数的山，走过无数的路，感觉没有尽头，仿佛绕了一圈又走了回来。其中一人的建议拯救了所有人：一天开一部手机，争取找到有信号的地方。坚持到最后一部手机时，信号终于有了。

山间云雾缭绕，不见山顶。春生摇下车窗，吸了口气，让空气灌进肚子，纾解胸中闷气。

天飘起雨，雨细细密密地洒在玻璃上，雨刮器卖力地摆动起来。地面湿漉漉的，胎噪声很大。

“雨真大。”春生说。

“时晴时雨，这里就是这样。”武联说。

果然，穿过一个隧道，阳光又照在湿漉漉的玻璃上。

车子拐过个大弯，路边突然跑出一个东西。一阵急刹，春生的脸撞在了前座的靠背上。原来是只松鼠，灰色，头小，尾巴大。

“停车，停车！”

春生捂住嘴，打开车门，冲到路边，呕了几下，喉咙一热，豆腐花吐了出来。他弓着背，一抽一抽的，脖子上的青筋像蚯蚓似的凸出来。他感到肚子空了，坐在路边大口喘气。武联从车上拿出一瓶水，揉着他的背，像抚平一张宣纸。

安德鲁先生：

昨夜梦里，我又回到了哥本哈根。

我常常梦见宿舍外那片茂密的树林。在其中构思论文，清新的空气会带给我许多灵感。笔直的红杉树，厚厚的落叶，光柱斜射在林地中。林中有间古老的木屋，杉木的墙，蓑草的顶，就像回到了中世纪。

完成博士论文答辩，我回到了中国。您问我为何急不可待要回国，而不在欧洲工作。希望您理解我的故土情结。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业化进程，每名在外的游子都想参与其中。

您曾邀请我到您家做客，品尝您太太制作的比萨与肉丸，还有最棒的丹麦饼干。这些场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您上次来信说想了解上黄观测站的建设情况。作为中国环境整治的最新实例，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一项目。项目建在浙江省中部的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大毛尖山顶，海拔1130米。山脚下有一古村落叫上黄村，故取名中国科学院上黄大气观测站。

武义县处于浙江中心，是平原与山区的交会地带，空气对流显著，是大气环境监测的绝佳位置。山上遍布温带原始森林。天气忽晴忽雨，通往山顶的道路还未修建，施工颇为不便，搬运材料依然要依靠人力和牲畜。工程难度并不被常人所了解。建设上黄观测站不仅需要盖房子，还需要建设包括公路、水利、电力、通信、排污等设施。在森林里盖房子不易，更别说是山顶上，这需要各方配合才能完成。

上黄观测站是中国目前最先进、功能最齐全的大气观测站，能监测中国东部地区的大气污染物情况，为大气科研提供数据支撑。

您的学生：杨立铭

山路没有修，只能徒步。

春生检查了帆布包里的工具，木桩、测距仪、卷尺、电笔、锤子、手电筒、电池、棉线手套……东西太多、太重，他想取出几样放在车上，但武联让他都带上。

武联是个细致的人，近乎强迫症。他再次检查了一遍。

“大山里可是一支水笔也没有。”



武联取出图纸，摊在黄色的引擎盖上。阳光刺眼，他眯起眼，在密密匝匝的等高线中寻找铁塔的坐标。他的手背很宽，指骨粗大。可能是因为抽烟，他的食指和中指有点黄，手背上的细纹很密很深。

“第一基塔在这，”他指着图纸，回过身，望向远处青色的大山说，“就建在那儿。”

“为什么要在山上架铁塔？”春生觉得一般山上都是220千伏或者110千伏输电线路，在渺无人烟的山顶建10千伏线路似乎没什么意义。

“山顶要建大气观测站。”武联说。

“大气观测站？”

“中国科学院的。”

春生听到“中国科学院”，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想到了钱学森和杨振宁。

春生扛起北斗定位仪，仪器顶上是碟状的天线，下边是黑色的杆，扛在肩上像法杖。两人一前一后向前走去。

武联体力好，走个几十里山路不在话下。他就像是为了线路工作而生一样，脑袋里装着导线直径、熔断器型号、配变功率，身上散发着铁件、金具、镀锌横担的气息。

武联脸上淌着汗，灰色的工装已浸湿。春生气喘吁吁。他很累，但不愿说，于是放空大脑节省体力。

武联穿过葱茏的蕨草地，脚像装了雷达，能从叶间的缝隙找出路来。林中的荆棘挂在二人身上。还好穿着长袖，否则他们一定遍体鳞伤。春生的脸拧着，心想若不是铁塔定位，他们打死也不会来这。这里太原始了，好像从来没有人来过。也许那几个失踪的上海游客曾经到过这里，然后就迷了路。想到这，他心生恐惧，但马上又想到他们带着北斗定位仪与卫星电话，哪怕在罗布泊也不会迷路。

武联拿起柴刀，左右挥舞开出一条路。

“师傅，有蛇吗？”春生想找些有趣的话题，让时间过得快一些。

“没。”

“为什么没？”

“蛇不主动攻击人。”

“到底是没蛇，还是不攻击人？”春生

赶紧跟上，生怕蹿出条花色大蟒。

“没蛇，有也不会主动攻击人。”

“那为什么每年有这么多人被蛇咬？”

春生还是不放心。

武联被徒弟的提问绕晕了，答不上来。

春生感到小腿肚发胀，眼皮很重。如果有块干燥的石头，他躺在上边3秒钟就能睡着。即使有虫子，他也不愿睁开眼睛。

“你猜，走山路什么最可怕？”武联想让春生提起精神。

春生耸耸肩。

“兽夹。”

“现在不让捕猎了。过去，山上有不少兽夹。人若是踩上，轻则骨折，重则残疾。”

春生咽了下口水，加快脚步。

他们跨过一条小溪，明晃晃的阳光像碎片似的洒在水里。

武联举起水壶喝水。春生有点饿。饿意来势汹汹，他一下就泄了力。“师傅，走慢点。”

武联停在一棵树下，活动了下手腕，做了伸展运动，就像在做广播操。他猛地一跃，抱住树，两脚箍紧树干，手指撑得很开，一用力，向上一段，又一用力，又向上一段。

“在这等我。”

武联消失在遮天蔽日的枝叶中，林间射下几束光，不时掉落几片树叶。一串果子掉了下来。又几串果子掉下来。春生捡起野果，形状像灯笼，颜色像葡萄。

武联跳下来，拍拍手说：“尝尝。”

春生尝了一口，微甜发涩，但不难吃。他一连吃了好几颗。

他们继续向前走。山势很陡，春生寻找着借力处，或是大树，或是蒿草。有几次，春生差点摔倒，武联一把抓住他。

他们停在山坎上，武联打开定位仪，核对好坐标，说：“就是这儿了。”

春生取出木桩，插进土中。木桩头是尖的，为了醒目，桩尾涂着红油漆。

施工队将根据木桩的位置挖基础。不久之后，这里就会拔地而起一座铁塔。春生掏出手机拍照留念。

“电源在哪？”武联的表情像是在出题。



“变电站？”师傅这么问，必定有别的答案。

“是水电站。”武联指着远处指甲盖大小的碧绿色水库。

柳城畲族镇雨水充沛，山势陡峭，有一百多座水电站。遇上多云或雨天，光伏出力不足，水电站就顶峰发电，平衡电网负荷。

他们完成3基铁塔的定位工作后，太阳就快下山了。山的阴面已陷入黑暗，他们加快了下山的脚步。

安德鲁先生：

有一阵子没给您写信了。上黄观测站的线路勘测已经完成。我们把设备清单发给了供电公司，他们根据功率进行计算，设计了详细的供用电方案。电力是项目建设的先决条件，电能跟不上，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为了加快施工进度，他们应用了许多新技术与工法。山坡上施工条件艰险，作为央企，他们有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气魄。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您应该听过中国的特高压工程吧。中国西部地广人稀，幅员辽阔；东部经济发达，资源匮乏。特高压输电线路穿越了戈壁与丛林，将西部的清洁电能输送至东部。以±800千伏溪洛渡—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为例，工程途经四川、贵州、湖南、江西、浙江5省，共1679.9千米，距离相当于从柏林到莫斯科。特高压工程每年将40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输送到华东负荷中心，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22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3400万吨。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环境整治工作。就在上周，我们前往毛乌素沙漠考察。旅途虽然劳顿奔波，但也有令人欣喜的收获。毛乌素是中国第五大沙漠。50年前，毛乌素沙漠的林木覆盖率只有0.9%。近几个月，我们用卫星进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测算，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93.24%，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了固定。相信不久后，那里将成为一片绿洲。

中国已成为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更高效地使用清洁能源，中国大力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在电力负荷低谷时，将水抽至上水库，在电力负荷高峰时放水发电，称为电

网“调节器”。为了减少交通污染，控制汽车尾气排放，中国制定了严格的汽车销售与上牌政策，不达标的汽车无法上牌，同时在城市建设大量新能源汽车充电站。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的50%以上。

学生：杨立铭

春生打开微信，给武联看了一个微信头像，蓝天白云的照片。“厉害的角色总是那么低调，”春生说，“他是科学家。”

“你怎么知道。”武联继续记着工作笔记，头也没抬。

“朋友圈的人都叫他Dr Yang。”春生说，“我还知道他留过学。”

武联把眼镜拉在鼻头，说：“你怎么变成侦探了？”

“他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联系人，前两天我把线路设计方案发给他，打开他的朋友圈相册一看，都是教堂、广场、鸽子。”

“欧洲城市不都这样嘛！”武联见怪不怪地说。

“你看，”春生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是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鱼铜像。难道他曾就读哥本哈根大学？那可是大气科学专业的顶级名校。”

武联一脸迷茫。春生很得意，终于有一件他知道而武联不知道的事了。

武联听不懂春生说的。他退伍回来就在供电公司上班，作息规律得像时钟。他的工作笔记充分体现了这点，每天必记，如果没记，第二天一定补回来。在2020年11月15日这一天的工作笔记上，他在页脚用红色水笔画了颗星。这是重要的一天，因为中国科学院上黄观测站正式开工了。

这天，施工场地四周插着各色彩旗，风吹起时，哗哗作响。数百名工人与几十辆工程车进场施工，金属的碰撞声、搅拌机的轰鸣声、卡车的气响声连成一片。

铁塔建在山坡上，施工区域狭窄，汽车上不去，只能依靠骡驮或者人扛。骡子驮着器具与材料，走两步，停一步。

一名工人戴着防尘面罩，拿着风镐，腿



伸得笔直。他将身体重心压在风镐上，对着坚硬的石头嗒嗒地锤击，声响回荡在山谷。风镐打一会儿，基坑中就烟尘弥漫。工人清理好碎石，出来时，脸上像长了绒毛。

一基铁塔有4个塔脚，下雨时便成了4个水洼。武联从皮卡上拿出柴油抽水机。一拉绳，机器空转几下，又拉了下，机器呼呼地转动起来。武联把水管甩在一边，水管复活似的鼓起，流出黄色的泥水。他们边抽水边施工。基坑挖到预定深度时，工人就钻进坑里，搭设木模板。

武联把施工进度、混凝土尺寸、钢筋标号都记在小本子上，把本子放在胸前的口袋，还插了根水笔，模样像个村干部。

工程很紧，武联收到上头的命令，要求一个月完成铁塔施工，40天完成送电。他们在与时间赛跑。武联使用了流水作业法。

“什么是流水作业法？”春生脸上充满了迷茫。

“一个接一个。”

春生更加疑惑了。

武联边想边说。他想讲得明白些，于是打起了手势。

“就是基坑、混凝土、铁塔每道工序相互衔接着。1号铁塔完成了，马上就可以开始2号施工，这样就不会空等着。”

“这又如何？”春生还是不太理解。

“多施工一天，人工、材料、机械费都要产生费用，时间就是金钱，这样可以省下不少时间和成本。”

铁塔每天都在长高，逐渐有了规模。建好的铁塔亮得像把剑。工人像蜘蛛侠似的爬在铁塔上。春生没爬过铁塔，只爬过水泥杆。记得第一次爬杆，他套着脚扣，吭哧吭哧爬上12米高的水泥杆，在远处能感受到杆在晃。他全身发抖，吓得够呛。

武联扛起一条角钢，就像扛起步枪。30斤重的角钢没有减慢他的脚步。这不是他的工作内容，但他从来不计较这些，就像自己家里搞装修一样。他与工作已密不可分，这是几十年的习惯。春生也试着扛起一条角钢，可是到半山腰就累得满头大汗。

“师傅，你真是一头牛。”

“老了，年轻时能扛3条横担，走10里山路。”武联边走边说。

“以前是什么时候。”

“2008年，雪灾。”

“2008年？”那时候春生还在上初中。

“结了冰的导线和胳膊一样粗，”武联握住春生的胳膊比画了一下。

“那场面一辈子也忘不了，”武联眉头微蹙着，“压垮的铁塔像面条似的。几个外省的抢修队在柳城会师。单位动员了所有力量，无论是生产专业还是营销专业，男员工、女员工一起上。”

“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那真是大会战！解放军、武警、电力工人一起上。走一步，滑两步。远远看去，队伍像长龙。有人扛着绝缘子，有人扛着金具，有人抱着线夹，还有人捧着铁锅。”

“锅？”春生很疑惑。

“还要带上炉子。为了节约时间，大家都是风餐露宿。”

“我们用了40天，在春节前完成了抢修任务。大家觉得不可能，但我们做到了。”

雨滴在春生手背上，一会儿工夫，树叶已被雨点打得噼啪作响。他们套上蓝色的塑料雨衣，继续前行。

路逐渐变成泥浆路。春生小心地踩在石头上，他不想弄脏板鞋，但很快就放弃了，鞋子已彻底“沦陷”。他蹭着泥浆前进，反而有种畅快感。下过雨，他的眼镜片雾蒙蒙的。

小溪哗哗地流着，石头间出现一片水洼，他们把鞋子踩在水里。泥在水中晕染开，水一会儿就变黄了。春生脱下鞋子，倒出水，又把湿漉漉的脚穿进鞋子里。

他们到达工地时，已近黄昏。

淋雨后，春生感冒了，有气无力得像深秋的苍蝇。他回到单位，脚底沾着泥块，浑身散发着汗臭味。相比身穿淡蓝色衬衫、脚踩闪闪发亮皮鞋的同事，他的模样就像船夫。武联看见春生无精打采，摸了摸他的额头，又摸了下自己的，说：“喝点热水，几天就好了。”



春生看见桌边有个什么东西，以为是一摊泥，大叫起来：

“谁干的！”

那东西舒展开来，竟是条蛇！蛇立起来，吐出信子，腹部发出咕咕声，有点像鸡叫又有点像青蛙叫。他第一次听见蛇发出声音，吓得魂飞魄散，猛地跳到凳子上。蛇扭动着身体，游走在洁白的地砖上，拖着黏液钻进桌底，又从另一边蹿出来。

武联走进来了。

春生大喊：“蛇！蛇！”

武联向后一跃，弓起背，瞪着眼。蛇也盯着他，红色的眼睛，显得很凶悍。他们大眼瞪小眼，空气仿佛都凝固了。蛇扑过来，武联闪躲在一边。蛇见攻击未遂，掉头想逃。武联追了上去，动作快得像猎豹，一手抓住了蛇颈子。蛇一圈圈缠着他的手臂，像弹簧。武联用拇指按住蛇颈，深色的手臂青筋突起，蛇尾拼命甩动。

“快！瓶子！”

春生拿出一个大矿泉水瓶，拧开盖，丢给武联。武脸把蛇头对准瓶口，蛇一下子钻了进去。武联盖上瓶盖，又在盖子上戳了两个小眼。蛇在里边绕着圈。春生站在墙角瑟瑟发抖。

“下次来我家喝蛇酒。”武联拍拍他的肩膀。

思来想去，春生觉得蛇一定是昨天钻进包里的。他们干活时，常把帆布包放在树下。想到这，春生出了一身冷汗。他上网查了，这蛇叫尖吻蝮，俗名叫五步蛇，剧毒，常藏匿在丛林中。据说如果被五步蛇咬了，走不过五步便会倒地身亡。

这次惊吓像压垮春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想离开工程部，但不知如何和师傅说。他很佩服师傅，上班认真干活，下班喝点小酒。多年的基层工作，使师傅的酒友遍布各个供电所。最近，武联又迷上了收集石头，能从石头的形状联想到动物和昆虫。前天，他还从溪滩上拾到一块石头，兴冲冲地对春生说：“像不像一块五花肉？”

春生不能从石头中寻找乐趣。他喜欢自

动化技术，没事的时候喜欢编个小程序，搞个小发明。可现在，他被勘查、测量、定位、班组笔记这些琐事搞得焦头烂额，每天都在和杆塔、导线、抱箍、避雷器、拉线、串钉打交道。他感觉自己就快变成一枚冰冷的串钉了。

他写了几次离岗申请，想了许多理由：晕车、贫血、恐高、肠胃不适、睡眠不良，无法胜任工作。写完他又撕了，害怕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他就是这样，想做好却做不好，想离岗又害怕。他像被绑在树上一样，动弹不得。

“春生，来帮我个忙。”

“现在忙。”

“就一下。”

“等会儿。”

春生的回答有气无力。春生是知道自己什么表现的，师傅真的很包容他，他感激师傅。许多师傅都是吹胡子瞪眼，能把20多岁的小伙子骂得号啕大哭。但武联却没有，只是提醒：“年轻人可不能混啊。”

春生耳朵热热的，想走开。但师傅有话要说，他只能低着头。

“年轻时我也和你一样，像大款。”

“大款？”

“20来岁，有的是时间，口袋鼓鼓的。现在过一年，口袋瘪一点，过不了多久，口袋就空荡荡啦！小时候喜欢过年，现在害怕过年。”

春生把施工进度发给杨博士，杨博士的回答惜字如金：“OK”“可以”“收到”。

“科学家都挺酷。”春生心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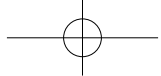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有一次，春生看完一本埃隆·马斯克的传记《硅谷钢铁侠》，被马斯克的奇思妙想所折服。他把书的封面拍照，发了条微信朋友圈，写道：“牛。”

当他再次打开朋友圈时，杨博士回复：“你可以成为电力系统的马斯克。”

春生回复：“谢谢！中科院钢铁侠。”

杨博士发了个柴犬斜眼的表情。

春生发现杨博士对科学技术及创新很感兴趣。每次他分享一些新技术与工艺，杨博士都会点赞。



那天下着小雨，走过山路，春生和武联的衣服全被打湿了。现场堆放着导线线盘、绝缘子、线夹、紧线器、角磨机和拉线金具。工人们正在等待天气转好。纸箱上放着尚未打开的盒饭，包在红色的塑料袋里。为了赶工，他们在工地上吃午饭。

天空放晴，阳光从云层的空隙中漏了下来。大伙儿把钢芯铝绞线从线盘拉出。“一二三！一二三！”武联和春生站在队伍中，和大家一齐用力。

春生看见一个小胖子拿着一截桨叶。小胖子把桨叶装在一台无人机上，比平时见到拍照用的无人机大很多，像电影里的机械蜘蛛。小胖子是科数部的。他告诉春生，他们准备用无人机架设导线。

无人机直径和成人臂展差不多。他们把无人机抬到空地上，将绳索挂在无人机的挂钩上。小胖子握着遥控器，像操作着玩具赛车。无人机顶上绿灯闪了两下，叶片一阵颤抖。螺旋桨空转起来，“嗡”的一声飞上天，吹落不少树叶。

大家仰着头，无人机越变越小，最终不见了踪影，只听见嗡嗡的轰鸣。小胖子技术不错，直飞盘旋都能随心所欲。无人机飞到了铁塔上边。

铁塔上站着一个人，挥了挥手，对讲机里传来：“放。”

绳索准确无误地落在那人手里。

有了一级绳，便能系住二级绳和三级绳，就能拖动导线了。作业人员安装好线夹和绝缘子，用紧线器拉紧。武联拿出望远镜，从绝缘子检查到螺栓，再检查到导线与弧垂，就像用手摸过一遍。

“这样免去来回跑，还保护了线路通道的树木。”小胖子说。

安德鲁先生：

您曾来中国旅游，对中国的茶道和石窟十分感兴趣。您说想聊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个很大的话题，我不知该从何谈起。

中国对环境的整治使我对文化有了新的思考。我想起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小时候，

我觉得愚公真愚，面对大山，绕着走不就行了，为何要耗时费力地移山。随着年龄渐长，我才明白路是没有捷径的。

中国能完成“碳达峰”“碳中和”这一宏伟目标吗？我想是肯定的。完成这一目标并不容易，但中国历史上不乏改造自然的事例，治理黄河就是如此。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发生改道，良田被吞没，城防被冲垮。治水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重要命题。最早记载的故事应该是大禹治水。大禹治水的方法称为“疏导法”，疏通主干河道，引导漫溢出河床的洪水入海，最终平治了水患。

都江堰工程是改造自然的另一个实例。这一工程建造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具备了灌溉、防洪、排沙、水运等功能，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在隋朝时期，为了打通南北漕运，隋炀帝杨广指挥修建了长达2700多公里的大运河，将江南的稻米与物产运送至北方，促进了南北融合和中国经济繁荣发展。

这些“超级工程”是历史上改造自然的杰作。古人可以做到，今人有何不可？中国的西电东输、南水北调不就是如此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些文化特质在当今依然清晰可见。

学生：杨立铭

线路经过上黄村时遇到了困难。

这个叫刘金贵的老汉驼着背，手背在身后，嘴唇紧闭。线路从他家门前经过，他感觉家里的风水遭到了破坏。

刘金贵一手叉腰，一手握紧拳头，背上挂着竹编斗笠，身上穿着浸着汗渍的绀蓝色衬衣，干柴似的脚套在黑色布鞋里。一脚踩下，扬起阵阵尘土。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他盘坐在路中央，指着地上，又用大拇指指向自己，说：“除非从我身上过去。”

“这是国家的科学项目，要支持！”人群中有人说。

“老子不管国家项目还是联合国项目，就是太上老君修庙也不行。”刘金贵举起拳头在空中挥舞。



“老乡，”武联从胸前口袋里拿出烟给他点上，“线路离你家还有20多米呢！”

“少来这套！”刘金贵手一摆。

“我们不用电线，用电缆，从地底下走。”武联指着地面。

“我的房子在这儿，”刘金贵说，“飞的鸟，走的鸡，掘的黄金，都是我的。”刘金贵的唾沫不断从漏风的嘴里喷出。围观的人很多，院子里一只背脊漆黑、四肢土黄的狗也聒噪起来，汪汪地叫着。村里的狗叫成一片。

春生想要扶起刘金贵，刘金贵猛地拍打地面，像溺水时拍打着水花，大喊着：“别碰我。”

“碰着你了吗？”

“打人啦！”刘金贵像是遭到重击，躺倒在地上。

武联把春生拉到一边，他知道今天是过不去了，只能再想办法。

他让施工队伍先离开，自己留了下来，从村的另一头走进去。上黄村建在梯田上，房屋层层叠叠。房子是泥墙黑瓦，有着浙中南山村的原始风貌。

“这老头就是无理取闹。”春生踢了上路上的石子，石子滚了两圈，落进路边的菜地中。

武联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了。杆线占用农田，要补偿青苗费。刘金贵的“风水”说没什么道理，就是想多揩点油。若是强行开工，工作可以做完，但后期线路运维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武联说：“和地方关系融洽也是头等大事！”

他们从晒谷场走到宗祠，又从小巷走了出来。他站在一幢老宅前。老宅的墙面有些斑驳，露出青砖，看着有些年头了。一位穿着斜襟布衣的老妪坐在光亮的石阶上，正用篾子编一顶斗笠。

“房子漂亮，能看看吗？”武联说。

“随便看。”老奶奶嘴向屋内一努，手上还编着斗笠。

房屋是二进的，过去应是大户人家。天井上雕着精致纹饰。雀替上刻着八仙过海的故事。院子很大，卧室布置得当。走廊很深，就算是夏天也能感受到习习凉风。

“以前可是大户人家。”武联说。

老奶奶告诉武联，村里都是同宗，过去很热闹，现在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只剩下老人与小孩。

武联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踏上了木质楼梯，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他穿过走廊，从另一边走出时已有了主意。

次日，黄色的工程车停在村口。施工人员卸下户内线、PVC管、节能灯、空气开关。他们开了简单的站班会，在路口放置好橡皮墩子后就开始施工了。

施工人员把老旧线路拆下，在墙上装好PVC管，把新线穿进去，更换了空气开关。新开关发出清脆的声响，昏暗的屋子变得亮堂起来。

刘金贵来了。他假装经过，眼睛飞快地向屋内扫了眼，背着手向前走去。他很疑惑，又走了回来。他不想和武联说话，只是走来走去。

“在干嘛呢？”这些话还是蹦出来了。

“换线。”

“换什么线？”

“屋子里的线，还有插座、开关和电灯。”

“不要钱？”刘金贵拇指和食指来回搓着，在他50多年的人生中从未听过这等好事。

“不要钱。”武联忙着手上的事。

刘金贵从纸箱中拿出新的空气开关，像孩子玩玩具似的用手拨了拨。他想放下，却舍不得。

“我能换吗？”刘金贵问。

武联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

刘金贵又着腰说：“为什么他们换得，我换不得？”

“车子开不进。”武联表现出爱莫能助的样子。

刘金贵嘿嘿笑起来，全身都在抖动。他哼着小调走出房间，说道：“明天来换吧。”

在夏天的最后一周，春生被抽调去了科数部的创新小组。春生感到奇怪，自己怎么就被调出工程部了。小胖子告诉他，单位在上黄观测站要搞“1.5度碳电实验室”，需要从基层吸收有想法的年轻人。武联推荐了他。

“师傅，你居然瞒着我。”春生特地去



找了武联。

武联好奇地看着他。

“我都知道了。”春生说。

武联憨笑起来：“看来我能说上点话。”

“师傅……”春生有些感动，不知说什么。

“好好干！”

春生使劲地点头。

创新小组设在运维抢修工区3楼，工作室里有一排方桌，上边有拆开的无人机、绕着线圈的电动机、烧毁的电缆、被雷击的绝缘子……就像变形金刚被翻出了五脏六腑。

创新小组研发的不少项目已经落地。小胖研发了一种给控制柜降温的涂料。控制柜在户外，夏季太阳暴晒，表面温度达到60摄氏度，抹上涂料后可以降低10摄氏度。有几个懂计算机的成员还编写出一款语音软件，能给小水电群发语音，进行群呼群调，提升调控人员工作效率。还有成员把线路图纸放在云空间，生成二维码，贴在配电柜上，方便运维人员扫码查看。

春生下定决心，要研发出自己的创新成果。他可不是来坐冷板凳的。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创新工作上。在基层工作3年，他积累了不少经验。别人在制作电缆头时，他想为何不把电缆头制作成可插拔的样子；他看见烈日下的主变压器，心想何不用喷淋给主变压器降温；看见杆塔上的作业人员，他想着可以给安全帽装个小风扇。

他最得意的发明是一套降低负荷的装置。受到遥控器的启发，他设计出一种远程操控空调的装置。他曾测算过，迎峰度夏期间，空调负荷占总负荷的40%，每调高1摄氏度，就能降低负荷17%。如果在用电高峰期，把某幢楼宇的空调温度都控制在26摄氏度，就能很好地调节负荷。这个创新项目若是成功，对于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定是年度最好的科创项目。”春生想尖叫。

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春生拿到样品时，惊呆了。这与他当初的设想相距甚远，原来的设计是将模块嵌入到空调内部的集成电路上。结果厂商做出的样机像是19世纪的机器，

几乎和空调外机一样大，不仅要增加插线板，还常出现无法接收信号的情况。

春生气得想骂娘。他开始理解武联了，遇到问题师傅常一声不吭，原来是在想办法呢！这时他想有师傅在就好了，师傅会搞定一切的。师傅的身影在他脑中浮现：在案头，武联用手指蘸了点唾沫，翻着图纸说，“活人不会让尿憋死。”

春生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数十条改进方案。有的是解决思路，有的是工作流程。有时晚上躺在床上突然想出好点子，他就马上起来开灯写下。

春生和杨博士也会聊起创新的话题。杨博士的回答像他的头像一样简洁：“别急。”

杨博士举了个美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的例子，说第一台计算机是在二战时发明的，最初是计算弹道轨迹用的，是个30多吨170平方米的庞然大物。过了半个多世纪，计算机才走进千家万户。

他还举了物理学的例子，说卢瑟福在1909年通过 α 粒子散射实验发现了原子核，直到1945年才造出了核弹。原子核用于核电建设那又是更后来的事了。

杨博士喜欢引经据典，科学原理信手拈来，这是他的说话方式。但是，春生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他想做出些成绩，证明自己。

上黄观测站线路下是原始森林。林子里鸟很多，有的盘旋在树顶，有的穿梭在树间。春夏季，山上啾啾的鸣叫声响成一片。铁塔造好后，鸟儿就在铁塔上筑巢，鸟窝给线路造成了隐患。

某天午后，春生坐在车上。车子摇摇晃晃开在盘山公路，司机不厌其烦地播放《最炫民族风》，时不时还摇头晃脑地哼上一段。车窗前的太阳能电扇也颇有乐感地旋转。春生眺望远方，突然想到了什么，喊道：“停车。”

他三步并两步跑到铁塔下，仰起头，眼睛像磁铁似的被铁塔的某处吸引。他在塔脚走了一圈，又掏出手机拍了照片。

“为什么不在铁塔上安装风扇？”

鸟儿看见旋转的物体，就不会在铁塔上



筑巢了。春生回到单位，把自己的主意上报给领导。他原以为这个过程会很漫长，没想到领导很快就同意了。

他们购买了材料，一根滚轴加几张叶片。最初的版本是粗糙的，就是一个简陋的小风扇，看着像地摊上几块钱的玩意。山上风很大，动力不是问题。他们试着在铁塔上装了一台，效果不太理想。鸟儿对此熟视无睹，还会在不远处筑巢。他把风扇做得更大些，还漆成了红色，装在铁塔显眼的位置。效果好了些，鸟儿对色彩是敏感的。最后，他在风扇上加装镜片，镜片反射阳光，旋转起来，明晃晃的，把鸟唬住了。

听着没那么高大上，可这是春生研发的第一个落地项目。

武联身边少了一个人，反而有些不习惯了。小徒弟至少可以帮他递个工具，还可以开玩笑。

武联家的露台有片菜地，是他找了些碎砖、铲了些土做成的。武联又从农贸市场买了四季豆和番茄籽。傍晚时，他常点根烟看着自己的小菜地，仿佛回到了乡村。

麻雀将小菜地变成了粮仓。

心爱的瓜果变成歪瓜裂枣，他常常光着膀子甩着蓝色背心驱赶麻雀。后来他在菜地上绑了塑料袋，风吹起时会发出呼呼声，来吓唬麻雀，却没什么效果。他想起了春生的驱鸟器，但觉得那玩意简直就像玩具。他是个52岁的线路工，怎么可以在阳台上装这个玩具？

“实在太可笑了！”

但是桌上的驱鸟器样品仿佛每天都在提醒他，何不试试？眼不见心不烦，武联把这东西扔到抽屉，但依然能听见殷切的呼唤：

“试试吧！试试吧！”

“试就试！”武联心想。他把样品绑在交叉的毛竹条上。连续好几天，他一到家，没脱鞋就跑到露台看这个装置，就像小学生做实验一样。他害怕这东西没用，这意味着春生的成果有潜在缺陷；他又害怕这东西有用，那代表他的判断出了问题。

结果是从此再也没有鸟来啃食他心爱的菜地。

武联觉得自己落伍了，泛起一丝惆怅。他曾经是线路工里的弄潮儿。当初就是创新了流水作业法，他才超越了他的师傅，如今却成了老古董。

他回忆起往日岁月，退伍回乡，进入供电公司。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和师傅就地取材，边学边做。可以想象吗？县城第一台发电机，是从运沙的轮船上卸下来的。1980年，城里只有一条线路，是电厂出来的35千伏线路。到了1990年，全县接入了省级大电网，各乡镇电网也连成一片。2000年，农村电网开始轰轰烈烈建设。2010年，特高压输电线路带来了清洁能源。

老了，老了。武联已到了不愿提及年龄的年纪。每次体检，他都像是考试：甘油三酯高，血脂高，尿酸高。医嘱写着：少抽烟，少喝酒，少吃辛辣，多运动。他可以尝试戒烟，但肯定戒不了酒。他可以饭后散步，但做不到跑步。

人生嘛，开心就好。

想想自己的人生还不错。这30年，他看见道路越来越宽，城市越来越大。他还参与了电网建设，还带出了徒弟春生！

臭小子怎么样呢？一切顺利吗？

野马喜奔跑，老鹰善飞翔，鱼儿会游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他相信春生在科数部能做出更多成绩。徒弟的钻研精神比起30年前的他一点也不差呢！徒弟走得更高，他会高兴；若是不顺心，回来和他喝点小酒，他也高兴。

安德鲁先生：

我已买好北京去往浙江武义的车票。上黄观测站已快竣工，中国的基建速度一定超出你的想象。我将带领研究团队开展大气科研工作。能在中国最先进的观测站工作，我十分期待。地方政府给予项目大力支持，为观测站修建了一条盘山公路，还向中国科学院捐赠了观测站的土地，支持科研。

我们将和供电公司成立“1.5度碳电实验室”。您一定明白1.5度的含义取自《巴黎协定》，人类要努力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1.5度以内，这是成立实验室的初衷。



未来的大气整治，需要多学科、多部门配合。您曾说没有基础研究，应用层面不会有更大的发展。就像物理学离不开数学，工程学离不开力学。我们所做的就是建立碳电的理论模型。2021年，中国用电量约为8万亿千瓦时，化石能源发电占到了70%。

中国在供给侧加大了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比重，通过储能设施平衡天气带来的供电波动；在消费侧，建立了清洁能源市场激励机制，降低化石能源消纳比重。

我相信，若干年后，后人想起这一历史时期，会为我们的努力感到骄傲。

学生：杨立铭

上黄观测站在月底就要竣工。届时，“1.5度碳电实验室”也将投入运行。春生每天都往山上跑。卡车拉着集装箱上山，集装箱里装着几十个封装箱。箱子是红色的，4个边角用角钢加固，箱里是聚苯乙烯泡沫板包裹着的仪器。工人抱着闪闪发亮的仪器挪着小碎步，像抱着国宝。

领导很重视这个项目，多次来这里调研。春生是碳电实验室讲解员。观测站有3层，第1层是简介廊和视频会议室；第2层放着仪器与服务器，仪器连着电脑，屏幕里跳动着几种颜色的曲线，像心电图；第3层是院士和研究员的办公室，院士会不定期来此办公。走廊的墙上挂着院士照片，院士们西装笔挺，都是中国科学界响当当的人物。

在一排闪闪发亮的惰性气体采样罐旁，站着—个瘦高、戴着眼镜的30多岁的“白大褂”。“白大褂”刚从北京来到这，带着一群研究员开展大气环境研究。他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中国科学院杨立铭。

“中科院钢铁侠。”春生喊道。

“电力马斯克。”杨立铭腼腆地笑了，牙齿很白。

两人像是网友见面，之前都是在微信上聊天，现实中竟有些尴尬，不过两人很快就适应了，他们早已熟悉了彼此的说话方式。杨博士边走边和春生聊。春生说话时，杨博士听得很专注。在阐述观点时，杨博士会打

着手势。他们站在一台电脑边，屏幕里闪着气象云图样。杨博士介绍，数据是通过5G信号塔传送至北京的。

他们前往天台，杨博士说那里装了新设备。液压屋顶缓缓打开，就像飞船开启舱盖。春生仰头看着天空，天是湛蓝的，像洗过似的。他听见嗡嗡的声响，一根铁针正在匀速移动，那是一架民航客机。

天台是大毛尖山的最高点，山下是青苔似的森林，逶迤的山路像散落的棉线。

“增加了台激光雷达。”杨博士指着一台设备说。春生在设备旁边转了圈。设备是圆柱形，可以转动，像天文望远镜。中央有一盏深色的灯，灯周围环绕一圈小灯。

“激光雷达？”

“气溶胶通量激光探测雷达。”

春生觉得过于拗口，准备拿支笔记录下来。

“通过向大气发射光束，探测PM2.5、颗粒物等是否存在异常，并结合风场探测来追溯污染源，”杨博士又补充道，“晚上很漂亮，会有两条光柱射向天空。”

“光柱？”春生想到了功率的问题，“有多少千瓦？”

“50。”杨博士说。

“50千瓦？”

春生想到目前配电变压器的负载率已经满载，若增加50千瓦会使配电变压器过载，进而导致电压降低，损坏设备。

过载确实是个问题，春生不想把问题丢给别人。他拿出图纸，重新计算，还是找不到解决办法。他想起了师傅，决定去听听他的意见。

办公室还是熟悉的感觉。座位有所调整，武联坐到了窗边，窗台上放着菖蒲。那块像五花肉的石头被放在了经纬仪下。

武联看见春生，站了起来，眼睛闪着光芒，双手握住春生的胳膊。

“臭小子，这么多天电话也没有一个！”

春生拉出凳子坐了下来。春生告诉武联变压器过载的事。武联马上明白了春生的意思，若更换配电变压器，那线路设备都需要换，对于客户来说太浪费了。武联想了想，拿出



图纸，还把之前做过的项目联系单拿了出来。

“那咋办？”春生问。

“自发电或者增加电源。”

“加装光伏！”春生两眼放光。

武联从柜子里取出施工图纸。图纸翻得有些旧了，微微有些泛黄，边角都卷了起来。他们头碰头在图纸上寻找安装光伏的位置。春生发现武联鬓角的白发多了些，额头的纹路深了。他能想象出师傅以后年老的模样，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最终，他们将方案敲定为在山的向阳坡安装光伏面板，一共200平方米，为激光雷达供电。多余的电能可以储存进光伏电站。光伏和水电使上黄观测站成为清洁供能的微电网。

杨博士说话很含蓄。他说：“供电公司有股劲。”

“什么劲？”别人问。

“做事有劲。”无论是服务还是创新，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春生觉得科学家都是埋头做实验的怪人，杨博士却很随和，就像大学学长。在建设碳电实验室的这些日子里，两人一来二去熟悉了起来。

杨博士每过两周便回一趟北京。他在全国有好几个项目，前阵子还去了毛乌素沙漠科考。在武义时，他住柳城镇的人才宿舍。虽然来的时间不久，他却对周围很熟悉。他知道下山开一小时车就能看见一家小超市，向右拐是个水电站，装着5000千瓦的水轮机。杨博士能用英文写邮件。他的团队有七八个研究员，在3楼办公，都是青春洋溢的年轻人。

同样是理工科背景，春生和杨博士交流起来十分顺畅。他们无所不聊，从当地美食到科学技术，还彼此分享有趣的微信公众号。春生看见杨博士书柜中有一本《从一到无穷大：科学中的事实和臆测》，说：“这本书我看过。”

“伽莫夫的书值得一看。”杨博士说。

“前几章不错，后几章太深奥了。”

“我就是看了这本书，才喜欢上物理的。”

杨博士的思维是敏捷的，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有一次，春生说起避雷线除了正保护角，还有负保护角。杨博士对输电线路问题很着迷，要春生仔细说说。春生只能说出

应用，而说不出原理。当再次见面时，杨博士已经明白了原理。他在网上找到了答案，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笑容。

杨博士在站边的空地上种了些波斯菊。这是一种野生的小花，有红的、黄的、紫的、粉的，十分鲜艳。过一阵子，花竟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遍布山坡，长成一大片，使观测站有了别样的景致。

“不错吧！”杨博士对自己的成果很得意。他拿出手机拍照，分享在微信朋友圈，获得了好几行的点赞。他十分高兴。杨博士的一些观点和想法是春生闻所未闻的。杨博士摘了一朵花，花瓣是粉色的，鹅黄的花蕊一簇簇的，雄蕊有个柱头像外凸起，十分精致。他说：“这都是尾气！”

“尾气？”春生确定自己没听错。

“组成花的主要物质是碳。碳是通过光合作用分解二氧化碳产生的。大气不断流动，冬季盛行北风。这很可能是来自华北平原上汽车排放的尾气。”说话时，杨博士像个老师。

“也有可能是呼出的二氧化碳。”春生呼了口气，说。

“金属是几万光年外超新星爆炸的产物，”杨博士握着栏杆说，“只不过暂时聚合在一起。”

杨博士的话给春生很多启发，使他看待万物的视角不一样了。

杨博士告诉春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要保持一定的平衡，多了会产生温室效应，少了就会让植物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碳中和”就是要把空气中过量排放的碳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的形式固化。电力行业占总体碳排放的41%。“这也是建立1.5度碳电实验室的目的。”杨博士说。

杨博士还说起能量与文明之间的联系。人类从钻木取火走向工业革命，从历史上看，化石燃料是短暂的。现在正处于能源变革的前夜。人类要奔赴星空，就要使用密度更高、更易于携带的能量载体。目前，最大可能替代化石燃料的是可控核聚变，但人类尚未掌握这项技术。如何让现有的能源系统变得更环保更经济，如何让电网中的清洁能源占比更大，是现在科学家和工程师要思考的问题。



杨博士这些话，让春生有种时代的参与感。

人文社科是春生的知识短板。他对三皇五帝完全没概念。杨博士却常说起时代、世界、人类。这些话题如此遥远。春生觉得杨博士有些理想主义，后来想想这个时代总要有人去思考这些问题，否则社会还怎么进步呢？

入冬了，《1.5度碳电实验室建设方案》起草完毕。方案上的内容是激动人心的：要将能源大数据中心数据与上黄观测站、地方统计数据相互融合，要构建经济—能源—电力—碳排的新型数据平台。这是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供电公司共同合作的一次重要实践，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示范意义。

春生觉得接下来有许多事要做。他细化了方案，并将工作细分成几个阶段。杨博士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他们踌躇满志，满怀期待。杨博士也很激动，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从说话的方式和走路的姿势上都能看出他的愉悦。

揭牌前一周，为了保障上黄观测站供电线路的可靠，供电公司开展了融冰实验。具体方法就是将10千伏线路进行短接，将交流电转为直流电，使整段线路成为“熔丝”，融化导线上的覆冰。

武联作为线路运维人员，一早就来到了现场。他戴着棉纱手套，拿着对讲机，头戴安全帽，在现场指挥。只要他在现场一站，大家仿佛就有了主心骨。施工人员很尊敬武联。现场很冷，地上的砾石特别硌脚。一到冬天，山上就起雾，大家抓紧时间作业。

卡车运来了融冰设备，施工人员忙活起来，有的在地面上，有的在配电变压器上，有的在应急电源车里。他们说话时，哈气像棉花似的从嘴里冒出来。

一声令下，融冰设备开始运行。设备后面的4个风扇呼呼地转起来，散出几股白烟。

“测温开始。”

武联拿着红外线测温仪对着导线测温，3摄氏度，8摄氏度，15摄氏度……10分钟时间，导线温度升高了20摄氏度，达到预定目标。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武联感叹。

初冬的一个上午，上黄观测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揭牌仪式。政府部门、科研院校、

社会各界、媒体记者都参加了竣工仪式，泰斗级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出席了活动。

武联和春生是现场保电人员。武联有种要参加高端会议的感觉。他特地理了发，刮了胡子，剪了鼻毛，修了指甲，并将灰色工作服洗晒干净，熨烫好。

“我们要代表供电公司的形象。”

商务车停下，众人簇拥着院士。院士头发花白，穿着黑色大衣，脖子围着米色条纹围巾。他是国际著名大气物理专家，80多岁，精神矍铄。院士听完介绍，微微点头说：“1.5度碳电实验室的想法很好，要成为全国示范。”

揭牌仪式在站前的空地上举行，升起的五星红旗在蓝天下猎猎飘扬。武联和春生站在场外保电，挺得直直的。武联忍住不抽烟。观测站投运后，为了使数据准确，附近禁止吸烟。

一位穿着藏青色夹克的领导在台上致辞，春生不认识。但从谈吐上，春生猜测应该是个大领导。他说一期已经竣工，二期正在筹备当中。二期要建设国际标准的气象站、碳通量塔、碳卫星接收站、科学家园地。他们要把上黄观测站建成国际领先的零碳示范区、联合国大气环境研讨中心。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回荡在山谷。春生想起了阿姆斯特朗的一句话：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武联有点伤感。他身板很直，心却拧着。上黄观测站项目结束后，春生就正式调入科技部了。3年前的那个夏天，春生像小猫似的来报到。如今，春生的神态间已经有了技术骨干的模样。他对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有着很高的热情。武联这代人建好了电网，新电力人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要把电网建得更智能、更环保。

挺好，甚好。

在这个冬日的午后，武联像尝了一口甘醇的黄酒。

安德鲁先生：

上周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上黄观测站的揭牌仪式。为期3年的工程建设已告一段落，但科学研究远没有止步，我们的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我对“1.5度碳电实验室”的建设越来越期待。供电公司有富有责任心、技艺精湛



的老师傅，也有很有想法的年轻人。在建设实验室的过程中，我们常常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科技不断进步，环境污染随之而来。根据基林曲线追踪：1958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是310ppm，202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已上升到415ppm。若再不加以控制，全球将进入气候剧烈变动期。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人类的生存面临巨大挑战。

北半球大范围地区都遭受极端性高温。伦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0.2摄氏度，中国重庆地区出现45摄氏度高温，长江的水位降至历史同期极低值。这足以让我们警醒。

中国作为最大的工业国，也面临着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中国的环境整治工作是史无前例的。从西北高原到东南沿海，从科学研究到工业界，政府部门、科研院校、能源行业、工业生产，每个个体都投身于这一波澜壮阔的事业。

事实上，一切都在变好。我们身在其中，无法感受到这一点。但只要细心观察，就能发现蓝天数量不断增多，森林面积在扩大。就在上个月，在上黄观测站附近的原始森林，有网友拍到一种罕见的鸟类——白鹤。这种鸟在全球不超过4000只，属极危物种。白鹤越冬时，发现上黄村优越的生态环境，在此

栖息。

那天揭牌结束，已是傍晚，我们沿着盘山公路下山。时节已入隆冬，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带来山区的第一场降雪。夜幕下，上黄观测站两束蓝色的激光直通天际。我的同事已开始采集长三角入冬以来的第一次大气数据。

我们经过了山脚的上黄村，这座古老的村庄已经沉睡。缓缓飘落的雪花轻轻落入茫茫黑夜，掉落在潺潺溪水里，掉落在村口的祠堂前，掉落在瓦顶的脊兽上。

丹麦海峡是否也已飘雪？

天涯此时，日月与共。

安德鲁先生，上次一别，已过去15年。期待在一个冰雪消融的春天，我们能再次相逢。您和家人一定要来中国旅行，游览中国的绿水青山，体会中国的悠久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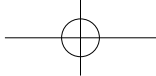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而我，一定要和您说说中国正在发生的事。

学生：杨立铭

余涛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小说作品散见《脊梁》《青年文学》《江南》《当代人》等文学期刊。供职于浙江武义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骆喆





向着光的方向前进

王海洋

坐在省城返回故乡的大巴车上，陆磐石的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令他这个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大才子：一时之间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此时的心情了。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他经历了人生的太多第一次：第一次情场失意，第一次考场失利，第一次面试失败……此时他满脑子都是故乡老宅的样子：一座宽敞的农家院、几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门口拴着大黄狗，院子里散养着大白鹅。

他想起儿时在祖父母庇护下的那些无忧无虑又无法无天的日子，上树掏鸟窝，下河捉泥鳅……如今，祖父早已离开人世，只有年老多病的祖母每天坐在村口的大树下等待着她的孩子们能常回家看看。

“距离八月十五还有一个月。”陆磐石刻意拿出手机查阅了一下农历，喃喃自语。可能觉得七月十五这个日子并不好，他故意换了一种说法，这算是积极的自我心理暗示吧。

连日来的打击，让陆磐石怀疑自己的精神状况出现了问题，在导师的引荐下专程去拜望了本院的一位心理学专业的博导。

那位戴着深度近视镜的老太太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你的心理没什么大问题，只要坚持积极的自我暗示，一定可以自愈。”

为了跳出农门，为了光宗耀祖，智商一般的陆磐石付出了同龄人难以想象的刻苦努力。从本乡小学到县城的中学，十二年的寒窗苦读让他考入了大学；四年本科毕业之后，又考入了省城传媒大学，历经三年终于顺利拿到了硕士研究生文凭。

将近二十年的学生生涯告一段落，然后陆磐石就和女友兴冲冲地参加了省日报社的招聘考试。结果女友榜上有名，他却名落孙山。这个打击本来不算什么，不料女友却主动提出了分手。“我们还是分手吧”这条短短七个字的微信，是对他们七年恋爱时光的绝妙讽刺，一字一年，字字诛心。彼时的陆磐石正在参加市电视台编导的招聘面试，心灰意冷的他竟然连续多次让面试官重复提问，结果尽管笔试成绩全市第二，却最终栽在了面试这一关上。

其实此时的陆磐石还破了几个人生第一次的纪录：第一次喝白酒，还喝高了；第一次当众爆粗口，因为大巴车后座大叔



把一双咸鱼味的脚翘在了他的靠椅上；第一次借着酒劲在长途汽车站的广场上放声高歌，竟然萌生了“白日放歌须纵酒”的冲动。

—

在一阵胡思乱想中，陆磐石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故乡松树岭乡陆家沟村。村头的大树下坐着一排老人，远远看见有车来就坐直了身子或者拄着拐杖站起来张望着，看看是谁家孩子回来了。

忽然，树下卧着的一条大黄狗汪汪叫着冲了出去。陆家老太太上一秒钟还像个霜打的茄子似的懒洋洋地缩在树荫下乘凉，这一见自家狗子兴奋地跑向公交车，人就立马变得精神起来。这条大黄狗算起来是孙辈了，陆磐石小时候亲手把它姥姥喂养大的。其实陆磐石见过这狗不超过三次，但它就是看着他亲，好像融进血液的亲情可以嗅出来，所以说狗这种动物绝对是有灵性的。

回家的感觉真好。在外读书的这七八年工夫，总共也就回来过十几次，故乡的山山水水竟然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陆家院里的亲戚们听到消息纷纷赶来，不多时，院子里就围了十几位。

“大侄子轻易不回来，俺回家去摊煎饼了，等会儿就送过来。”一位大婶子扯着大嗓门喊了一声，冲陆磐石点了点头就走了出去。把他感动得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小叔，你回来得正好。一会儿去三爷爷院里集合，咱们一起去上坟。”一位本家堂侄拍了拍陆磐石的肩膀，告辞离去。

八十多岁的老祖母拉着陆磐石的手嘘寒问暖，老太太耳背，理解能力也有限，所以祖孙说的好些都不在一个频段上，惹得周围的亲友们不时偷笑。

“奶奶，我先去三爷爷那边，他们等着我去上坟呢。”陆磐石怕大家等着他，赶忙起身跟祖母告辞。

“啊，你三爷爷家吓人啊？是挺吓人的。他家那大黑，逮谁咬谁，你可是小心着。”见老太太又把“上坟”听成了“吓人”，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十几个本家的爷们弟兄们聚齐了，陆家三爷大手一挥，一行人在他带领下抄山间小路，直奔祖坟墓地而去。多年没有回乡祭祖，陆磐石莫名感到一阵心虚，近来梦里的场景再次涌上心头。

场景一：在那无边的黑水里，陆磐石高举双手拼命挣扎，想喊却发不出声响来。朦朦胧胧的雾气笼罩着水面，周围隐隐约有围观者，看不清他们的面容，却能感觉得到他们在看热闹，没有谁会出手相救。

场景二：在一条没有尽头的甬道里，陆磐石一边拼命奔跑一边寻找出路。甬道两边的墙壁上不时出现一道道门户，有的还是虚掩着的，但他却不知道究竟哪一扇门的背后才是出路。墙壁上更多的却是一只只黑洞洞的眼睛，瞅得他头皮一阵阵发麻。

“石头，你还愣着干嘛？还不给祖先磕头。”陆家三爷沙哑的嗓音飘来，带着三分不容置疑的威严，使得陆磐石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

三拜九叩的大礼行完了之后，三爷安排大家各自给自己的亲人摆放供品。陆磐石在堂叔的指引下，来到他祖父坟前。十几年的光阴不算太长，但足以使得有些记忆开始残缺起来。他想起自己儿时跟着祖父上山打猎、进城赶集，一路上听他老人家讲一些山精鬼怪的传说，也讲他当年带领村里的后生们帮着电业局栽杆架线的往事。

“石头，看见这一排电线杆了吗？从这到咱村头变压器，这些活都是爷爷带着咱村的人帮着电业局干的。还有那边，通向大山屯和小山屯的那两条线路，也是咱们帮着架设的……”陆磐石记得祖父当年说起这些事的时候，表情充满自豪。然而如今物是人非，当年那些电线杆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从县城穿越大苍山直到松树岭上的一排铁塔。

陆磐石看见祖父的墓碑基座一角已经



开裂，碑面黑漆已经块块脱落，导致除了姓名之外，其余的几行小字也看不清楚了。他围着祖父的坟墓转了一圈，注视着这一抔变得日渐瘦小的黄土，似乎又看到了那个躺在病床上瘦弱不堪的老人，不由一阵心酸，呜呜哭了起来。连日来，自己遭受的挫折，似乎也在随着这连绵不绝的泪水逐渐释放。

三爷走过来，轻轻抚摸了一下陆磐石的后背，说：“行了石头，赶紧起来吧，你爹妈也从城里赶回来了，这会儿估计该到了，你去村口接一下他们，午饭都到我这边来吃。”

一个堂兄走过来，一把搀扶起陆磐石，说：“别哭了兄弟，你的事哥几个都听说了。不就是找个工作嘛，对你这个研究生来说有啥难的？当年咱爷爷就是年纪大了，也没有学历，不然早就被电业局录用了。”

又一个年轻人走过来拍了拍陆磐石的肩膀，说：“是啊，三哥说得对，石头你可以考虑一下到供电公司求职。就凭你的本事，他们应该会录取你的。”

一行人从山上的坟地里走下来。远远地，陆磐石就听见了大黄狗兴奋的叫声，他知道这肯定是父母到了。

“你这个熊孩子，回来也不给家里说一声，还是你七姑给我打的电话呢……”陆磐石老妈一路小跑，喊喊吵吵就冲了过来，她也有大半年没有见到儿子了，这急迫的心情可想而知。

“有啥事回家说，当着长辈面吵吵啥？”陆磐石老爸吼了一声，扭头就往家里走去。

三爷笑了笑，说：“峰子这个家伙，老大不小了，还是个倔驴脾气。”

陆磐石尴尬地挠了挠头接茬道：“三爷爷，您老莫怪，俺爸他就这样，其实他心里都挂着呢，就是嘴上不说。”

三爷拍了陆磐石屁股一把，说：“老子看着他长大的，用你说？赶紧回家收拾一下，到我那边喝一杯。”

陆磐石答应一声，接过老妈手里的一个

大包，娘俩有说有笑地朝家里走去。一路上，陆磐石给老妈讲了一下自己连日来的不顺，还绘声绘色地讲到了自己经常做的那两个梦。老妈之前也跟着镇上的算命先生学过，对于批八字、看相、解梦之类的也略知一二，当场就开导他：“孩子，你一直都劝我别迷信，你自己倒是迷信起来了。人家不是都说嘛，梦是反的。你觉得没有出路，可能恰恰是有好的出路在等着你呢。”

老妈一番开导，使得陆磐石心里立即变得暖和起来。他口气坚定地说：“老妈说得对，必须要下决心了。但是电力系统招理科生为主，文科生估计够呛。明天我让导师给问问吧，他门路广，应该能够打听到，要是人家招文科生，我就去应聘试试。就像三爷爷刚才说的那样，当个电力工人，也算是为爷爷了却一桩心愿，他老人家地下有知，一定也会支持我的。”

也幸亏陆磐石是个说干就干的急性子，当天求助导师时，恰逢电力系统招聘启事报名截止日期的前一天。导师曾经的一个学生恰好是省电力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立即主动联系了陆磐石，让他赶紧到招聘平台去注册信息，先报上名再说。

终于赶上了末班车，全家人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陆磐石忽然觉得身上背负的“三座大山”似乎瞬间卸掉了两座，无“压”一身轻。连日来，他在昔日玩伴的陪同之下，从村头转到村尾，又到镇上的公园和商业街转了一圈，感觉故乡的变化真的很大。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的变化更是颠覆性的，不仅体现在了看得见的城乡面貌，更体现在了看不见的思想人心。

尤其是户户通电的基础上实现了户户通网，可以说是真正激活了“金山银山”。要想富，先修路，不仅要修公路，更要修电路、网路，以此打通人们的心路。放眼望去，电力部门制作的上墙图板及粉刷的标语口号，即使是在村镇的犄角旮旯里都能看到，所以各种理念早已深入人心。让群众用上“放心电”和“满意电”，让电网变得更加智能化，这是每一个电力人的心声，当然，



也是想成为电力人的陆磐石的心声。

想到当年爷爷那一辈人多是吃了没文化和学历低的亏，陆磐石的内心不由升起一丝庆幸。但是转念一想，隔行如隔山，他的物理成绩一般，对于电力专业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所以需要学习和提升的方方面面非常之多。报考电力系统，究竟是不是最好的人生抉择呢？

没几天，陆磐石再次接到了来自省城大师兄梁庆先的电话：“师弟你好，你的情况咱导师都说了，因为今年招聘计划中只有一个适合文科生的指标，凭以往的经验看可能还是要新闻系的。你这个古代汉语专业，明显有点偏门啊。建议你还是买点新闻方面的书籍突击一下吧，半个月的时间对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来说，足够了。祝你好运。”

陆磐石坚定地说：“感谢学长提供宝贵意见，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考出高分的。也祝福学长心想事成。”

二

整整半个月的时间，陆磐石再次进入考试的冲刺阶段，每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刻苦学习，硬是把大学本科新闻系的主课教材统统看完一遍。好在中文系跟新闻系有一些交叉学科，加上他这些年来的磨练提升了博闻强记的能力，算是对这门学科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笔试成绩下来了，又是第二名，陆磐石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要知道这次报名的几十个人中，清一色都是新闻系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其中还有取得新闻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他一个专业并不怎么对口的竞争者竟然能够脱颖而出进入面试环节，真是意外惊喜。

“这次绝不能大意失荆州。一定要一雪前耻。”陆磐石想起了那个慈眉善目的心理学专家的建议，一整天的时间都在小旅馆的房间里打坐，静待明天的面试。他想起自己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班里的尖子

生，一路走来有多少女生向他暗送秋波啊；他在中学时期，就曾经有多篇诗歌发表在了《磐石日报》副刊，那几张报纸现在还陈列在母校的荣誉室里呢；他是陆家沟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研究生，为此全村男女老幼敲锣打鼓自愿集资重修了陆家祠堂……

一念及此，心情大好。陆磐石瞬间觉得之前硬塞进脑子里的那些新闻系教材，开始变得文通字顺起来。

是夜，在那个逼仄的小旅馆里，躺在那张不知睡过多少失意之人的床上，陆磐石再次进入梦境。还是在那个阴森的甬道里拼命奔跑，还是不知道该去推哪扇门才能逃脱，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墙上那些眼睛，全都是她的，那个在六一迎新晚会上一见钟情的小女生，谈了七年马拉松恋爱的女友，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了呢？我是哪里不够好，还是她早已心有所属？

吃着碗里的，还想着盆里的。一想到那双貌似人畜无害的小眼神，陆磐石的心就会立刻融化；但是转念一想，她可能是在跟自己谈恋爱期间就劈腿了——是跟那个曾经同她跳双人舞的帅哥？还是那个学生会干部？又或者是她的那个富二代老乡？

啊！陆磐石像一条忽然被丢进油锅里的大鲤鱼，一跃而起，再也无心睡眠了。看了一下手机，凌晨四点不到，这个点能干点啥呢？上午的面试要到九点才开始，差不多还有五个钟头的时间。他的脑子很乱，思绪又飘飞到祖父的墓碑前。他老人家曾经指挥参与了第一次农网改造，陆家沟及其周边几个村的电力线路都是他和徒弟徒孙们的劳动成果，如今却随着时代发展消逝在岁月长河中。祖坟对面的小山岗上，是一排整齐列阵的铁塔，撑起了更加强大的输电线路，把电流输入家家户户。如果祖父健在，他又会作何感想？

“大丈夫只患功名不立，何患无妻？”陆磐石忽然随口蹦出这么一句，他仔细想了想出处，好像是出自《三国演义》赵云之口吧。不管当时赵云是不是在诸葛亮面前吹牛，反正这话说得提气。



带着这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决心与斗志，考场上的陆磐石舌绽莲花，把评委们听得都觉得他不去电视台应聘都屈才了。这种情况之下，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自然也是非他莫属了。

陆磐石以总成绩第一名如愿以偿地进入电力系统，并被分配到磐石市供电公司办公室工作。报到之后，一连数日，他都没能有机会跟办公室主任张化广面谈。防洪度汛保电会议、电网改造协调会议、“党在我心中”主题演讲比赛……总之，不是迎来送往，就是打扫会场，陆磐石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如何发挥价值。

终于，两人在洗手间邂逅。

“主任你好，我最近一直想……”陆磐石主动迎上去，想要跟主任谈一下。

“你是新来的那个小伙子吧，不好意思啊，最近实在太忙了，要不然你先去五口站采访一下吧，让许超给你派个车，等你回来之后把采访手记交给我，然后咱们再详谈好吧？”张化广不愧是连续伺候了三届班子的老办公室主任，三言两语就在厕所的尿池旁把陆磐石给打发走了。

可是真到了五口站一看，陆磐石忽然醒悟过来。张化广这看似轻描淡写地随口一个安排，其实是早已成竹在胸的，目的就是要看看他究竟有几斤几两。或者说，主任大人这是想要让他出丑，然后以后就服气了、好管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驭下之术？

这个五口站，光听站名就知道有多乱了。此站位于磐石市西郊，地处五个县区交界处，辖区情况较为复杂，光是电费收取这一项就够麻烦的。由于种种原因，五口站属于全市唯一一个站所合署办公的单位。两个独立的院落，前站后所的格局，中间隔着一个小菜园：前院的五口变电站，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却基本都是资历老、贡献大的老职工，平均年龄接近五十岁；后院的五口供电所，虽然只有十几个正式工，但是村电工却有几十个人；此外，供电所后院的仓库和空地被改建成了磐石市

电力青工实训基地，在此留守担任培训师的也有十几个人，也隶属于五口站管理。

这也导致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站长和所长互不服气，两站始终无法真正合一。虽然所长更有实权，但是让所长去领导五口变电站却也指挥不灵。曾经因为所长和站长闹矛盾，出现过集体斗殴事件，多人遭到纪律处分和行政降级。

为了便于协调管理，市公司曾专门派驻过五口站管委会，设专职主任一人、支部书记一人，但是效果却并不理想，往往会被架空。本来是抱着帮忙的态度来的，却又成了一个祸乱源头。所以类似机构，在磐石电力发展史上出现了三立三废的情况。

当然，以上这些是陆磐石实地考察之后才了解到的。这是又沾了善于读书学习的光了。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把语文老师给列出来的一堆长长的书目全都涉猎了，其中有一部关于纪念范长江的书籍提到：范长江同志善于交朋友，他认为朋友越多能够得到的信息就越多、越全面、越有价值，所以善交朋友也是会干工作的重要表现。在范长江担任新华社总编辑的年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都乐于同他交往，亲口告诉他一些见闻感想，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写出那么多优秀新闻作品的原因之一。

陆磐石不怕碰壁，先后三次给五口变电站的老站长郝新刚送礼，都被他拒之门外。第四次，他是瞅准郝新刚值夜班的机会，带着家里自酿的葡萄酒、祖母摊的煎饼、老妈腌制的腊肉干，登门拜访，秉烛夜谈。

陆磐石也懂得运用迂回战术。五口供电所所长李瑞臣，平日工作繁忙，也不善于表达，数次婉拒了采访。所以他就先从李瑞臣身边的爱将入手，把技术员崔中会和村电工组长刘会勇约到饭馆撮了一顿。

总之，为了完成这次采访任务，陆磐石先后跑了七八趟，光是采访手记就写满了两个笔记本。他知道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想要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就要下点功夫，把这第一次交办的任务搞好。回到办公室，



他又利用几天的时间，用键盘敲了一遍，整理无误后打印出来，呈报给了主任张化广。

接过这厚厚的一沓材料，张化广从头到尾翻阅了一下，然后不动声色地随手放进文件柜里，说：“我明天去省局开个会，回来再说吧。你也准备一下，下个月省公司培训处组织全省各单位的新进员工集中培训，考试合格之后才给颁发结业证书及上岗证书。如果考试不合格，就会被留下继续培训，直到合格为止。你可不能给咱磐石丢脸，不然对不起你这个名字。”

陆磐石愣了一下，立即正色道：“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认真考试，保证一次性过关。”

张化广拍了拍陆磐石的肩膀，说：“别搞得那么严肃，年轻人就要朝气蓬勃嘛。你们这些研究生，最擅长的就是考试，这一点我很放心。”

从主任室出来，陆磐石不由心里开始嘀咕：主任这到底是啥意思？我辛辛苦苦十几天采写的材料，他这十几分钟就看完了？这是认真的吗？我这到底算是过关了吗？新进人员的岗位并没有明确下来，是不是能留在办公室还不一定呢，难道主任是没有相中想要赶人了吗？

回到职工宿舍，陆磐石联系了跟他一批分配到磐石电力公司的其他十几个人，也是说法不一。因为除了他之外，其他十几个人都是电气工程专业毕业的，所以并不怕轮岗。这其中，只有他们三个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被分配到了市局科室，其余那些只有本科学历的全都下放到了县级公司。一枝独秀，未必是好事，如果不在办公室、党群部、人资部这少数几个政工口科室，他这颗文科葱花又能去哪里点缀呢？细思极恐。是夜，果然又是噩梦缠身。

三

在省公司培训处的日子，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校园。一大群来自山南海北的大孩子

凑在一起，共同学习和生活一到六个月——因为一个培训周期是一个月，但是很少有人能在第一次考试中就过关的，所以才会这么说。

早晨是军训，上午讲理论，下午是实操课，晚上还有自习；周末也不会闲着，除了才艺展示就是野外拓展训练。总之各项课程和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即使有美女学员，都没有机会向她们示爱。

同陆磐石一起被分配到磐石市公司的另外两个青工，一个是来自东北的满族小伙子杜厚勇，一个是本省的艺术小青年、弹得一手好吉他的时传斌。他们两个都在运检维修部工作，由于办公地点不在一处，所以同他们就是报到时见过一次面，这次来培训是第二次见面。幸好平日都会在微信里聊上几句，因此彼此并不感到陌生。

中午在职工餐厅吃饭的时候，三个人再次凑在一起。陆磐石向他们拱拱手说：“两位仁兄以后就是我陆某人的哼哈二将，仰仗你们在关键时刻力挺我噢。来，以茶代酒，敬两位一杯。”

三人端起各自桌前的茶杯一饮而尽，好像真的干了一杯茅台似的有些陶醉。杜厚勇抹了抹嘴说：“不瞒二位，俺们祖上可是真的阔过的，跟大清皇室沾亲带故的。只是后来没落了，所以把姓氏都改了。我家祖传铁砂掌，以后谁敢欺负你们，哥们我罩着。”

时传斌看了一眼杜厚勇，说：“你要这么说，哥们我就放心了。小爷我号称师妹杀手，特别招人恨，以后就指望杜大侠，哦，不对，应该是爱新觉罗大侠护佑了。”

陆磐石瞪了两人一眼，说：“我说正事呢，你们能不能严肃一点？”

杜厚勇立马一脸严肃地说：“说到正事就闹心。我比你俩大一岁，眼瞅着就28岁了，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愁啊。”

时传斌接茬道：“谁说不是。眼瞅着我们都是奔三的人了，却被弄到了和尚庙里了。运维部五十多号人，四十多个大老爷们。好在有个没结婚的大姐吧，人家还是名花



有主了。唉，不提也罢。”

陆磐石拍案而起，佯怒道：“你们这两个龌龊小人，我要跟你们割席绝交。”

杜厚勇立马冲过来搭着陆磐石的双肩，把他摁回座椅中，小声耳语：“左边第三排那个美女正在看你呢。”

陆磐石瞄了一眼，小声嘀咕：“这位好像也是我们那一批的吧？”

时传斌轻蔑地笑了笑，说：“刚才还说我们不正经，你这正人君子对人家姑娘倒是挺上心哈，我们就不知道她是哪里的，是吧大侠？”

杜厚勇白了时传斌一眼，说：“是啥是？这位确实也分到了磐石市，可惜是在青山县，离我们一百多公里呢。还是算了。”

陆磐石正色道：“你们两个别打岔，我说的是我们结业考试的事。这眼瞅着第三次考试就要来了，你们这次有没有把握过去？我听说如果连续三次不过关的话，到时候结业证上就会显示C级，这会使得我们丧失当年评选先进的资格，可能以后入党提干都会有影响的。”

杜厚勇拍拍胸脯说：“没问题，我听说第三次的考试题目大部分都跟前两次的一样。”

时传斌有点不情愿地从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掏出一份资料来，递给杜厚勇，说：“拿，这是前两次考试的试题答案，本打算过几天再给你个惊喜的。”

杜厚勇接过，立即给了时传斌一个大大的熊抱。

陆磐石笑笑，说：“祝你们好运吧。我今天已经把我们前两次的考试题目全都背得滚瓜烂熟了，而且我们文科类的这次加了一个演讲项目，这可是哥的强项。所以这次哥是势在必得的，你们努力一把，咱们争取一块回去。”

第三次考试，题目果然大部分都跟前两次一样，所以大部分学员都顺利拿到了结业证及上岗证。三人得以顺利返回各自岗位，恰逢单位正在着手筹备一个欢庆元旦的文艺汇演，要求近几年新入职人员必

须报名表演至少一个节目。

陆磐石的节目是诗歌朗诵，当然诗歌是他原创的，但是反响平平；杜厚勇来了一段颇有二人转风格的脱口秀，自嘲自黑惹得台下不时传来阵阵笑声；时传斌的吉他才是高光时刻，反正不管听懂听不懂，大家都是报以热烈的掌声；没想到，最后的主角光环却被去年刚从远隔数千里的北方小城调到公司任职的副总夺去，他一曲雄壮的《想家的时候》既唱出了歌唱家阎维文的气势，又因真情实感勾起了现场外地员工的思乡情。

时传斌获得了三等奖，杜厚勇获得了纪念奖，陆磐石啥奖也没捞着，但是大家都觉得挺高兴。通过这种文艺活动，既能增进企业的凝聚力，又能增进员工之间的相互了解，说来说去还是为了能够使得大家更加和谐敬业。

这晚是时传斌请客，他自己认的，三等奖奖金可是一千元呢，比纪念奖多了一倍。拿出五百元来请了一个朝鲜族的狗肉火锅，微辣酥麻，香而不腻，大家吃得那叫一个过瘾。

时传斌一边拿餐巾纸擦着油腻的嘴一边冲他们说：“小爷我够意思吧？拿出一半奖金来请客，这叫啥？仗义！”

杜厚勇白了时传斌一眼，说：“那照你这么说，本大帅哥明晚只能请你们去大排档吃羊肉串了。二百五嘛，还怕是不够。”

陆磐石不满地说：“我看你俩坐一块就是一个大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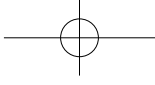
二人不约而同地问：“谁啊？”

陆磐石憋着笑说：“伍佰。”

杜厚勇首先醒过味来了：“难怪人家都说文科男就是腹黑哈，你小子自己没本事获奖，这是多么羡慕嫉妒恨啊？拐着弯地骂人呢。”

陆磐石不服气地说：“有能耐别整文艺汇演，有能耐就整征文比赛，咱看谁能拿一等奖？”

杜厚勇嗤之以鼻地说道：“你小子别不服气，有能耐你自己去找总经理说去呗，



跟我们扯犊子管啥用啊？”

时传斌不满地敲敲桌子，说：“你俩别故意岔开话题，咱现在讨论的是明晚聚餐的问题。我觉得撸串也挺上档次的，是吧，老陆？”

一场无谓的争执，搞得三个活宝不欢而散。第二天一大早，陆磐石就主动敲响了张化广办公室的门。因为他觉得既然自己已经在哥们面前夸下海口，就要亲自在主任这里验证一下，他写的文章到底有多么受领导重视。

“主任，我是想问问上次我写的那个关于五口站的调研报告，您看怎么样？”陆磐石好不容易等到张化广挂断了电话，赶紧见缝插针地询问一句。

张化广翻箱倒柜一通找，终于找到了陆磐石那份材料，一下摔在办公桌上，说：“你这写的是个啥玩意？一不是让你去参加征文比赛，二不是让你去编写人物传记，整出这么一篇文采飞扬的东西来，有啥用啊？生怕人家不知道你是中文系研究生吗？”

陆磐石被批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张化广见话说得差不多了，连忙语气缓和地说道：“行了，谁都有第一次，吸取教训吧。时刻牢记你现在的角色，是给领导提供参谋的秘书，而不是自由撰稿人。明天你再去五口站写一份调查报告交给我，记住，一定要发现问题，同时还要就怎么解决问题提出你自己的观点来。如果这次写得好，我会亲自交给两位一把手过目，给你小子请功。去吧。”

从主任办公室里出来，陆磐石脑子里又蹦出一个词来——刀子嘴，豆腐心。主任给了自己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这次一定要把握好。如果这篇调研报告写好了，可能真的会从此平步青云呢。如果因此被上调到省公司任职的话，那又比省日报社差哪去呢？那个负心女会不会后悔莫及？

此时，又一个词语从脑海中冒出——破镜重圆。

真的会圆吗？陆磐石忽然一阵干呕，

他是被自己这个想法恶心到了。

四

五口变电站，辖区包括长川县、河明县、大城县、黑石县的几个村镇，再加上磐石市西郊区，正好是个“五口通衢”的状况。

萝卜不大，长背（辈）上了。陆磐石被自己脑子里冒出的这个奇怪想法给吓了一跳，帮忙不添乱，他是来做调研的，不是越俎代庖替领导作决策的。

陆磐石打算首先拜访五口变电站，刚进大门就被值班人员告知站长不在，带着徒弟出去巡线了。

老带新是磐石电力系统的光荣传统，从成立至今已经历时近半个世纪了，除了交流干部之外，每个职工都有自己的师傅也有自己的徒弟。当然，像郝新刚这样德才兼备的老站长，那肯定不止一个徒弟，目前这个差不多算是关门弟子了，毕竟是岁月不饶人啊。在值班员的指引之下，陆磐石决心入山去寻找他们。

沿着松树岭的南麓，摸索着羊肠小道上去，不必担心迷路，因为抬头就是高高的杆塔。一路追踪下去，终于在几里之外的一个小山洞里发现了目标——准确地说，是通过耳朵锁定的。

陆磐石悄悄凑过去，找了一个他能看到他们而他们看不到他的角度猫了起来。他不想惊动他们，想要听听他们私下里说些什么，这可比采访到的材料更加“一手”，也更加真实。

“苦涩的沙吹动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一个雄浑的男低音，在唱着一首有年头的歌曲。陆磐石侧耳细听，这显然是郝新刚唱的，虽然算不得天籁之音，但却饱含真情，令人有了流泪的冲动。

一曲唱罢，一个年轻小伙的声音问道：“师傅，你这唱的是哪首歌？听着有点耳熟，



猛地想不起歌名来了。”

郝新刚不屑地说：“嘁，说你嫩吧，你还不服气。这是我刚参加工作那年的一首流行歌曲，是台湾歌手郑智化演唱的《水手》。时间过得可真快啊，如今整整过去了三十年，你们这些年轻人竟然都没听过。这歌当年可是火得一塌糊涂，男女老幼都传唱呢。”

小伙子狠狠鼓了几下掌，说：“师傅说得好，这首歌确实很励志。可惜就是年代久远，有些不时髦了。还是听我来首现代版的励志歌曲吧。”

小伙子一开口，陆磐石这下听懂了，这不就是幼儿园神曲《孤勇者》吗？现在的小朋友们都唱得有模有样的。

听了一段，郝新刚就显然有点蒙了，连忙叫停：“小子，你这唱的啥玩意，直接听不懂啊。你知道我为啥要让你们唱歌吧？就是为了激励士气，还有给自己壮胆。”

小伙子有点不理解了，忙问：“怎么？大白天出来巡线，还怕个鬼啊？壮啥胆？”

郝新刚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说：“行了小子，说了你也不信。当年这一片的山头可是野狼的地盘，架设这杆塔的时候，就有师傅被咬伤了呢。”

小伙子闻言，神色顿时变得不自然起来，郝新刚哈哈一笑，说：“害怕了吧？现在没事了，国家投资建立的自然保护区，早已把那些野狼、狗熊、花豹都给驱赶到野马岭以西了。那边过去几公里，就有铁丝网拦着呢，你还是转得少，没注意吧？”

小伙子强作镇定地说：“谁害怕了？身为供电员工，我自豪；护航万家灯火，我骄傲。野狼怎么了，我爬到杆塔上去，它们够得着吗？就算被咬了，咱还算是工伤呢，光荣啊……”

啪啪啪，陆磐石边鼓掌边从大石头后边走了出来：“这位师兄说得好，说出了我们青工的心声。”

郝新刚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说：“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年刚入职的高才生，办公室秘书陆磐石；

这位是去年省电校统一分配到我们单位的实习生韩伟，由于表现优秀现在已经转正了，跟着我当学徒呢。”

两个年轻人的手紧紧握了握，一切尽在不言中。边走边谈，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其实我刚才装作害怕，只是为了配合师傅的谈话。”韩伟大手一挥，像个得胜班师的将军似的。

陆磐石笑了笑说：“我信，一看老弟你就不是凡人。”

“我就知道你不信。拿，给你看看这个。一剑在手，天下我有，我会怕狼？”韩伟说着，从电工包里掏出一柄纯手工打造的小宝剑。

“这是……”

“我就喜欢看到你一脸蒙的样子。告诉你，这个是师傅在工地上捡的边角料亲手制作的，厉害吧？其实这还不算最好的，送给大师兄的那一杆方天画戟，才是真正的神器。”

郝新刚闻言停住脚步，扭头瞪了韩伟一眼，说：“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别人前露出这些玩意，这是防身用的，不是拿来炫耀的。”

陆磐石讪讪地笑了笑，说：“郝主任不用担心，我知道制作这东西劳神费力的，我那把青龙偃月刀不着急哈，您什么时候有空再说就行。”

郝新刚回身跟陆磐石说：“就你小子花样多。说吧，大秘书下基层有何贵干？”

陆磐石不好意思地说：“就是下来学习锻炼的，顺便写个调查报告。”

郝新刚竖起大拇指说：“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了不起，都是深藏不露的。你看韩伟这家伙，计算机玩得贼溜，把咱站里那几台破电脑都给修好了，还做了一个联机程序，解决了不少工作难题。还有你，昨天看到你在电力报上发表作品了，真不错。”

此时虽是冬日中午，山里也是寒风刺骨，郝新刚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简易帐篷，手脚麻利地搭好，大家立即钻了进去。简



单吃了几块面包，喝了几口热水，三人稍作休息，再次踏上征程。这次巡视的是松树岭西区的一条支线，差不多超过了十公里，走完全程，日头已经偏西了。而这并非五口站所辖的最长线路，还有一条线路更长；另外一条线路倒是较短，但却需要爬一个大陡坡，雨雪天气非常考验人的胆量和体力。

回到五口站职工餐厅吃晚饭的时候，厨师早就下班回家了，郝新刚亲自下厨炒了俩菜，还搬来一箱啤酒，招呼陆磐石和韩伟一起开整。

吃过饭后，天色已晚，陆磐石跟着韩伟住在了五口站的职工宿舍里。他给张化广发了一条微信请假，决心明天继续采访，省得来回折腾耽误时间。

第二天一早，陆磐石早早地候在五口供电所所长办公室门口。八点半刚过，李瑞臣就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一看不速之客来访，连忙说：“大秘书又来了，我今天上午要去现场，没时间座谈了，要不然一会咱们一起去？”

陆磐石笑笑说：“没关系，客随主便，您怎么安排怎么是。”

李瑞臣虽然级别跟郝新刚一样，但他毕竟管的人多事多，所以应算五口站实际上的一把手。

在小新河村老台区改造现场，李瑞臣召开了一个现场会议，重点强调了安全施工方面的规章制度，然后独自离去。崔中会则留在现场负责督导。

这次施工的主力军依然是刘会勇领导的村电工队伍，因为他们干这种低压台区改造的活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陆磐石之前从未见过真实的施工现场，只不过是学习资料中看过相关视频。师傅们分工明确、配合熟练，不仅干活速度超快，而且活也干得漂亮。新栽的几十基电线杆远看像一队仪仗兵，新更换的电线经过便携式放线器的拉伸而变得笔直，就连捆绑导线与茶台的扎线手法都如出一辙。

什么是专家？专家就是能把哪怕一件

再简单的事情，都干到无可挑剔的程度。在此时的陆磐石看来，五口站村电工们无疑就是电力安装专家了，他们竟然能把这种粗活干成了“工艺品”，可见敬业态度比工作能力更重要。当然根据“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原理，可知李瑞臣的确是管理有方，还有刘会勇也是率先垂范。

在工地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匆匆吃了几个包子，陆磐石陪着崔中会和刘会勇转到了小新河村背靠的小山包上休息。

陆磐石想跟崔中会聊上几句，崔中会却戴着耳机子悠闲地听着单田芳的评书，不愿意搭理他。没办法，陆磐石只好凑到刘会勇身边，刚说了没几句，刘会勇却扯开嗓门唱了起来：

你是那老黑山里蹦出来的黑蛋蛋
一身蛮力 没有心眼
她是那小新河边长起来的白困困
美若天仙 诡计多端
本就不是一路人
非往一个窝里钻
如今鸡飞蛋打
一拍两散
不戳瞎自己双眼
你倒怨天

粗犷的歌声随风飘逝，听得陆磐石一愣一愣的。虽然有点俗气，却唱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听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陆磐石扯了扯刘会勇的袖子，问：“大叔，这首歌是哪位大师的作品，我咋从未听过？”

刘会勇笑了笑，说：“啥大师啊，这是我自己瞎编的。”

陆磐石听罢不由一愣，连忙问道：“大叔您是哪个大学音乐系毕业的？”

刘会勇闻言有点自豪地说：“想当年，我也是磐石一中公认的优等生，只是家庭条件不允许，所以就放弃考大学了，转而考了一所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市化肥厂，可惜上班没几年工厂就倒闭了。唉，



算了，不多说了，要开工了。”

五

每一座山，都有它的高度；每一朵花，都有它的季节。就如同五口站的员工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际遇和成长轨迹。生活是一部大书，就算拿出考研的劲头来，一时半会儿也啃不完的。当陆磐石与他们打成一片，了解到他们的喜怒哀乐时，心里顿时有个声音飘荡：“完了，这书算是读到了狗肚子里了。”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为什么现代出不了大诗人？因为文人智商整体出现了倒退。南宋大诗人陆游早在近千年前就悟出来的道理，他堂堂古汉语专业的研究生至今才有所觉察。他曾立志要做诗人的，现在看来幸亏是没有误入歧途，还是舒舒服服在国企待着有保障，要不然凭自己的悟性可能要被饿死了。

就拿崔中会来说吧，他曾是省电校第一批正式分配到市供电公司的职工，在供电所技术员岗位上干就是近二十年。没有人是真心淡泊名利的，要不然早就出家当和尚了。崔中会也想过弄个一官半职的当当，而且他也真的离着副站长的位置就有一步之遥了，可是坏就坏在了他这张嘴上，一紧张就口吃，上台演讲更是“大瓜”带“小瓜”，有评委直接就给他打了零分。

副站长没当成，崔中会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所以有点破罐子破摔起来，直到李瑞臣调任五口所当了所长之后，他才又重新振作起来。

李瑞臣比崔中会早入职一年，是市供电公司第一个电气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他不仅业务能力强、工作态度好，而且在职工中的威望也一直比较高，是最早有望进入班子的人选。他的老婆是市立医院的护士长，人长得漂亮，是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妻良母。一双儿女，聪明懂事。

在外人面前，李瑞臣有一身“成功人士”的光环，但是却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的痛苦。

崔中会也是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听到李瑞臣酒后吐真言说自己天生就有弱精症，是不可能后有代的。在数年前干部考核的关键时期，李瑞臣无意间把他老婆和他女儿的亲爹给堵在了自家地下车库里，于是两个男人爆发了肢体冲突，被保安发现并报了警，三人均被治安拘留。结果可想而知，李瑞臣此生再也没有希望进领导班子了。而为了家丑不可外扬，保住所谓“成功人士”的那点可怜的面子，李瑞臣选择了认命。

从那之后，崔中会觉得李瑞臣这个人可交，他能把这么私密的事情告诉自己，说明是真拿他当兄弟。同李瑞臣遭遇的耻辱和压力相比，崔中会觉得自已遇到的这点尴尬和困难真的不算什么。

再说五口站年纪最大的一个村电工胡士震吧，人送绰号“胡大胆”“胡二傻”。其实说起来他傻是不真傻，大胆倒是真的。陆磐石前几天在小新河村工地上偶遇老村长，交谈中得知胡士震正是分管该村的电工，他干活不惜力气，待人也是谦虚热情，在村民中的口碑还不错。可是胡士震却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好酒贪杯，一旦喝高了那真是“天子呼来不上船”。

20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个风雪之夜，胡士震在老村长家里喝酒，却恰巧遇到停电。老村长半开玩笑地说：“胡师傅在，也敢停电？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事能忍吗？”胡士震闻言气冲冲地打着手电筒去查电，结果发现是村公用变压器上方的跌落式熔断器跳闸了。胡士震让老村长和几个跟着来看热闹的村民给自己打着手电，他从摩托车后座上摘下铁鞋猴子一般灵敏地爬了上去。由于没有携带绝缘杆，他竟然随手抄起一根树枝给捅上了。不料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一个火球在距离胡士震头顶不足两米的地方炸开，吓得电线杆下的众人一片惊呼。

胡士震却像没事人一样，用树枝摘下那个熔断管，从电线杆上爬下来，换上一根新保险丝，又从电线杆上爬上去，照样用树枝给合上了。从此以后，“胡大胆”这



个绰号就一炮打响了。

至于“胡二傻”这个绰号的由来，据说是他有一次在施工过程中没有戴安全帽，结果被电线杆上跌落的旧螺栓砸中头部，落下了后遗症了。其实，胡士震不但不傻，而且智商还相当高。你想他一个中学肄业的人，硬是成了全市电工圈里的“技术大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什么数字示波器、红外线测温仪、无人机统统都没听说过。别说五口站遇到的疑难杂症需要他出面“对症下药”，就算是其他供电所遇到了问题也是所长亲自上门来请他出山解决的。

据说他当年参加夜巡的时候，眼眸会冒出狼一样的幽光，所以总能“隔皮猜瓜”一猜一个准：比如他提着一个电炉子和一把算盘，就能把一个台区的线损给算得清清楚楚，甚至哪家偷电都是一逮一个准儿；再比如说他曾经用一个万用表和一个从工厂拆回来的二手稳压器，就解决了市公司工作组都束手无策的磐川线无功补偿不足或过补偿的微调问题。久在江湖，难免传说，面对这些真假莫辨的“英勇事迹”，胡士震的话却很经典，他说：“发现问题凭经验，解决问题靠脑子。”

尽管大家并不质疑胡士震的智商高，但是对他的情商却颇有微词。他可能是磐石电力唯一一个既没有师傅又不当师傅的职工，因为觉得曾经带过他的于师傅太笨，所以他并不认可自己是他的徒弟；先后安排给他带的几个徒弟，他并不愿意倾囊相授，说是害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其实就是吊着徒弟们给他买酒喝。

陆磐石建议胡士震把自己的所学所长详细讲述，他可以帮着整理成文字，起码可以发表了赚点稿费换酒喝。胡士震嘿嘿一笑，说：“陆秘书，别想给我老头子下套哈。我还指望这些东西换酒喝呢，你倒是给我公开了，还哪有本钱啊？你还是去找我们头儿吧，他会的多。”

胡士震说的这个“头儿”是配电组组长孙林，他也是个肚子里有货的人，参与

获评了国家发明专利一项，独立获评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两项，在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篇，其工作管理经验被汇编成册在全省电力系统推广。

但是孙林的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并不愿意多说什么。陆磐石充分理解孙林，因为他知道有些人天生就不擅于搞人际关系。就像有些文思如泉涌、下笔千言的作家，无力把书面语转换为口头语的情况一样，有些电力职工只对工具和设备感兴趣。在他们眼里，这些工具是会说话的，这些设备也是有生命的，同它们可以精神交流，彼此一个眼神就能读懂。

当陆磐石把这篇新的采访手记整理出来时，连他自己都看着像一部人物传记，而并不是领导希望看到的那种实用性较强的材料。但是提出问题容易，五口变电站的问题，无非就是所长与站长争权、正式工与村电工未能实现同工同酬、老职工与新进职工存在明显代沟而交流障碍等。但是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却难，陆磐石也不知道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否可行，所以纠结不已。

元旦放假期间，就在陆磐石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改材料时，杜厚勇和时传斌这两个死党却不干了。

杜厚勇说：“说好的桃园三结义生死不分开呢？市工会、团市委、市妇联联合发起的这场全市青工联谊活动，你竟然放弃了？”

时传斌接茬道：“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谁都知道这就是一场相亲大会，你就真的一点也不动心吗？”

陆磐石白了他们一眼说：“男子汉大丈夫，咱有点出息好吧？你们难道没听说过，要先立业、后成家吗？咱们现在的工作岗位还没有确定呢，哪能不干出一点成绩来让领导给我们安顿下来呢。”

杜厚勇眼珠子一转，说：“我懂了，你是不是对你之前的那个初恋女友还有想法呢？人家不是早就有相好的了吗？这会儿说不定正在……”



陆磐石抄起身边的枕头冲着杜厚勇狠狠丢了过去，大喝一声：“你给我滚犊子！”

时传斌拉了杜厚勇一把，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咱们走！不管他了，让这小子棍儿着吧。”

其实这种联谊会上，供电员工还是挺受欢迎的。相对于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这些女士相对较多的单位而言，市供电公司青工简直就是一块块的唐僧肉，谁见了都想叨走一块。像陆磐石这种学历高、谈吐幽默、长相小帅的人去了，还真是有点“国民老公”的范儿呢。可惜有些人就是矫情，也有些人是看破红尘不动凡心了，还有些人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陆磐石属于哪一种呢？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六

有了市供电公司青工的加入，这次相亲大会举办得非常成功。超过一半的小青年们都互相加了对方微信好友，有的甚至当场明确了情侣关系。要说最成功的，还得说是杜厚勇，跟他结了爱情对子的是来自磐石市实验中学的一位教数学的女教师曹娜娜。两人初步一聊天，发现女方母亲的娘家竟然跟杜厚勇家是同一个镇的。在远隔千山万水的磐石市，遇到老乡的感觉真的太爽了，加之双方都是周杰伦的发烧友，又都喜欢骑行运动，顿时生出相见恨晚之情。

而有成功的就有失败的。陆磐石在上次遭遇主任否决之后，这次交上去的精心修改的材料再次遭到了公司分管领导的批评，大概的意思是嫌弃他弄的这个材料不接地气，引经据典让人看着费劲，而且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切实际，没有任何可操作性。最后领导建议让陆磐石到相关部室轮岗锻炼，首先熟悉一下电力系统的情况，然后才有可能写出像样的材料来。

杜厚勇自从找到了曹娜娜，人逢喜事精神爽，就连走路都比平常快了半拍。为了兑现自己上次获奖请客的承诺，当然也

是为了安慰一下陆磐石，他刻意安排在了有一家有名的西餐厅。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谈兴正浓。忽然，陆磐石的情绪激动起来，唐朝大诗人杜甫、宋朝大词人柳永、明朝大才子唐寅，挨个点评，唏嘘不已。

杜厚勇和时传斌对了眼神，他们也搞不懂陆磐石究竟是酒量不行还是受了刺激。

时传斌借着敬酒的机会对杜厚勇狠狠地耳语道：“不让你小子嘚瑟，你非得请着他来，把这家伙搞疯了，我看你怎么收场？”

杜厚勇在爱情荷尔蒙及酒精的双重刺激之下，忘乎所以，竟然把时传斌扒拉到一边去，拉起一旁陪坐的曹娜娜说：“来来来，二位贤弟，我和你们嫂子敬你们一杯。”

陆磐石来者不拒，一饮而尽，依然在那里引经据典地叨叨着。

时传斌端起一杯酒敬陆磐石说：“我说陆老弟啊，我们仨一个教数学的、俩学电气工程的，你说你在这里一套一套的，我们听不懂啊，咱能不能换一个话题？”

杜厚勇闻言立即站起来跟陆磐石干了一杯，说道：“是啊，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你要是羡慕哥，我让你嫂子在她学校里给你介绍一个。”

时传斌随声附和：“是啊是啊，天下美女千千万，总有一款适合你啊。实在不行，好马也可以吃吃回头草嘛。”

陆磐石尴尬地笑了一声，随手抄起酒瓶又给自己斟满一杯，说：“来，今天高兴，我敬各位一杯。”

没过几天，曹娜娜还真给陆磐石介绍了一个女教师。虽然只是本科毕业，但人家也是拿了文学和英语双学士学位的才女，按说配得上他了。但是事与愿违，陆磐石却婉言谢绝了。这事让时传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他觉得这小子就是旧情难忘，还在那里剃头担子一头热呢。

眼看春节临近，公司各科室都忙得不可开交。陆磐石主动请缨，要去省公司交割一批文件。顺道就来到了省日报社，并把



他的初恋给约了出来，他递给她一沓资料，说：“晚秋，看在我们交往这么多年的分上，请你把这份调研报告交给你们主编看看，到底有没有价值？”

程晚秋白了陆磐石一眼，说：“你啊，还是那么倔强，这是跟你们单位的领导置气了？好，你放心，我肯定让主编大人亲自过目，不行给你加个‘编者按’？”

陆磐石讪笑了笑，说：“那倒不必。我也不是为了来走后门求发表的。这份材料是我上班之后接的第一个活，前后跑基层十几次，光是采访手记就写满了好几个笔记本，我们分管领导竟然说毫无价值，这让我感到受到了羞辱，所以我想要讨个说法。”

程晚秋安慰了陆磐石几句，想要留他在单位餐厅吃饭，被陆磐石婉拒了。既然已经没有希望成为一家人，那就索性保持一点距离吧，不然恐怕连朋友都没的做了，这点道理他还是懂的。

几天后，陆磐石接到了程晚秋打来的电话，她兴奋地告诉他说：“大作主编已经审阅过，并转交给了副主编审核把关，现在让我正式通知你，此文拟发表在《磐石文学》报告文学专栏。请你不要另投他处，到时候给你邮寄样刊并发放稿费。”

陆磐石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心平气和地说：“谢谢你晚秋，我真的并不想拿去发表，我只是想要让专家鉴定一下我的劳动成果，证明是有价值的足矣。”

程晚秋有点不耐烦地说：“你放心，不宜公开的部分，编辑都做了修改了。我这边挺忙的，就不给你多说了哈。抽空再聊，再见。”

陆磐石想要再说，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此时，办公室副主任许超走了过来，对陆磐石说：“走吧，主任有请。”

陆磐石说：“许主任，是不是我那个轮岗的事定下来了？”

许超拍了拍陆磐石的肩膀，说：“没事，轮岗的也不是你一个，说不定这是坏事变好事呢。再说了，主任会尊重你自己的意

愿的，你自己想好了怎么说就是。”

来到主任室，陆磐石一时语塞，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总不能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吧。

张化广撂下看了一半的文件，清了清嗓子说：“来了，坐吧。小陆，我知道领导安排你到基层轮岗锻炼，你可能觉得是怀才不遇也好、大材小用也罢，总之你得明白，这也是为了你好。因为这年头并不讲什么对口分配，你这个文科生想要在电力公司站稳脚跟，就得比别人多费一些周折，我希望你能理解。”

陆磐石努力调整了一下情绪，说：“请领导放心，我没有任何意见，我自愿接受。只是我想申请到五口站工作，这可以吧？”

许超接着说：“我昨天跟主任商量过了，我们都觉得你应该先到公司备品备件部去，先去熟悉一下各种设备及其零部件，过一段时间再调你去五口站吧。”

张化广喝了一口茶，说：“是啊，看你写的材料中，有几处都把设备名称写错了，还有你可能对如何消缺和降损了解不多。你先去仓库帮着收发一下材料吧，依你的脑瓜而言，可能也就是一两个月的事。”

陆磐石想了想，说：“谢谢主任关心，要是没其他事，我就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我明天就去那边报到了。”

张化广点了点头，由许超陪着陆磐石办理了轮岗手续。

备品备件部的仓库设在市郊区的小青山西麓一角，前几年经过改造升级之后已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全库区的空间实施网格化管理，棚顶悬置着公司改革创新小组拥有知识产权的电动吊装龙门吊，门口设置一台可视屏语音智能机器人，库里还配备了一台用来装卸货物的智能小货车。

可能按照一般人的逻辑，来管仓库就是被发配充军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陆磐石更加理解了领导的一番苦心。能来这里，确实是大开眼界了，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如果不是亲手去搬运那些物件，可能在你眼里它们就是一坨



坨奇形怪状的死物。如今经过亲自上手摆弄，陆磐石才发现很多以前在学习资料中没有发现的情况和理解有误的地方。

比如拿绝缘子来说吧，根据不同电压等级，它们的外形大小和材料质地都是不一样的。有经验的师傅打眼一看，就能说出这组绝缘子是哪类线路可以配用的，甚至能够就现有绝缘子存在的不足之处给出自己的改进措施。

再比如那些形形色色的防鸟害工具吧，就有驱离器和占位器两大分支，而从原始的“刺头”到先进的“警灯”，见证了杆塔诞生数十年以来人与鸟的一场明争暗斗……当然谁胜谁负至今没有定论。毕竟是人类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侵入了鸟类的地盘，要是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而论，人类是没有资格与鸟类争夺空间的。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陆磐石觉得还应该第三种工具出现，以缓解人与鸟的矛盾。虽然脑中并未形成明确思路，但他觉得定位应该是“劝导器”，比如在杆塔远离导线的位置安装几款舒适的人工鸟巢。有了更适合自己的现成的家，谁还愿意费劲再去建立新家？说干就干，他坐在仓库的地板上，掏出纸笔开始写写画画，并准备在前辈们的帮助下去申请专利，力争早日制造出来，也算是行善积德的一件好事吧。

备品备件部的主任王宗雷得知了陆磐石的想法之后，立即当众夸奖了他：“好小子，有志气，有想法，我支持你。”

七

“要大力推行‘人才强企’战略，实施人才培养‘三大工程’，努力培养‘大家’‘大师’‘大工匠’……”磐石电力年终工作会议上，张因建总经理的讲话慷慨激昂、催人奋进。特别是前来参会的以陆磐石为代表的青工，更是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觉得自己距离这个“三大”似乎非常遥远，又隐隐觉得领

导的弦外之音是在暗指自己。所以说，秘书的写作水平同领导的讲话水平一样，都是非常重要且值得研究的一门技巧，蕴含着大学问。

“这是一个缺大师的时代……”陆磐石脑海中又猛然飘出大学校园里李春秋教授的口头禅，在这位教授历史的老先生眼里，自民国之后就鲜有大师出现。所以他对同行、对自己的学生乃至对他自己，都充满了怀疑与否定，以至于陆磐石曾一度坚信：这是一个现代科技突飞猛进与传统文化倒退堕落并存的时代，没有任何人的力量可以扭转乾坤。

然而参加工作仅仅不到半年，领导一席话就把盘踞在陆磐石脑海中那些曾经他认为坚如磐石的东西，打得七零八落，亟待重新排列组合。由此可见，象牙塔就是一层茧，如果不亲自跑到万花丛中转一圈，可能人生永远不会有起飞的那一天。

是夜，陆磐石躺在他亲自参与隔断施工的仓库值班室的临时休息室里，照旧又失眠了。他感觉这个小小的房间就像一层质地紧密的茧葫芦，死死缠裹着他这条“大虫”，阻碍了他破茧成蝶的人生大计。他想，领导所谓的“大”是什么意思呢？不过就是等同于“高”的一个形容词而已。思想，因为阅读和思索而变得高深；知识，因为继承和发扬变得渊博；技术，因为积累和创新变得先进。除此之外，大家、大师、大工匠，这所谓的“三大”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可能就算是丢到人堆里也难以分辨吧？

林教头当年因故发配沧州牢狱时，功夫并没有荒废，源自他心中那份“替天行道”的执念，当然也有报效朝廷和报答大哥的忠义。陆磐石觉得自己的这次“发配”同样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是组织在考验他、领导在磨砺他，是对他的将来寄予厚望的。

一念通达则万念通达，万念通达则人生通达。所以，当杜厚勇和时传斌这两个死党前来“安慰”他时，陆磐石却带着一



丝嘲弄的眼光瞄这两货，两个眸子里写满了三个大字——你不懂。

想当年，陆磐石在大学校园里也曾经自修过法律专业的教材，只可惜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最终没能考取双学位。不过幸好现在又有闲暇时间让他来钻研了，于是他特意跑到单位档案室里拷贝了一份全套的规章制度，抽空就一页页地翻阅。

备品备件部还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因为同领导顶嘴、另一个是因为安规考试不及格被临时抽来“服役”的。他们觉得陆磐石非常另类，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能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

“看，我说陆磐石这家伙是装的吧，这不又在玩游戏了。”

“不是吧？玩游戏时手机不得是横着拿吗？”

“那他一定是在看闲篇了，玄幻还是悬疑？”

“也不是吧，看闲篇还要记笔记的吗？”

就在两个人的议论声里，答案却因为一件比赛活动而揭开。在全市普法知识竞赛比拼中，由陆磐石为首的电力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王宗雷得知消息之后非常高兴，自掏腰包摆了两桌，请全科室人员一起撮了一顿。

“来来来，大家一起举杯，为我们的大才子干杯！”王宗雷带头一饮而尽。

“大才子不敢当。领导讲话中不是提出一个‘三大’吗，我觉得我哪个‘大’也够不着，所以就努力成为一个杂家吧，什么事都能略知一二，能给大家打打下手就行了。”陆磐石非常真诚地回答着。

一个小伙子站起来给陆磐石敬酒：“听说陆兄是文科生，咱们电力系统人才辈出，前有写《三体》的刘慈欣，后有咱们的陆磐石。期待您的大作早日问世。”

陆磐石听完连忙摇头说：“我可没有人家那两下子，将来要真写东西的话，可能我续写个《盗墓笔记》之类的还差不多。因为我们古汉语专业的，都学过考古知识

的，哈哈。”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知怎么的，陆磐石想要创作《盗墓笔记》小说的传闻就在全公司传开了，就连张化广都听说了，为此还专程给陆磐石打了电话了解情况。

陆磐石淡定地说：“别听他们瞎扯，八字还没一撇呢。”

张化广一愣：“这么说，你还真有这个想法？我可告诉你，在人生关键时期，你可要分清主次，不要因小失大。”

陆磐石笑着说：“放心吧主任，我打算退休之后再写，现在哪有这闲工夫啊？”

张化广清了清嗓子，认真说：“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明天一早，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一个特殊任务交给你。”

原来，在东郊供电所配合当地镇政府开展的一项拆迁工程中，竟然意外地挖掘出了一座古墓。市文物局的专家初步勘察，断定这应该属于汉代晚期的平民墓，没有多少考古价值。张化广交给陆磐石的任务，是让他到现场看看那块被挖断的石碑，上边究竟写的是什么。因为铲车是供电所花钱雇佣来的，而车主是张化广的亲戚，所以他怕别真的挖坏了什么文物而闯祸。

为了不惊动更多人，陆磐石打车到了施工现场，悄悄挤进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之中，掏出手机一通狂拍就回来了。经过仔细甄别，陆磐石把碑文上的古文字全部翻译成了现代汉语，原来是当地村民集资为一位叫作王衍的教书先生立的纪念碑，歌颂他一生呕心沥血教育学生的光辉业绩。这所谓的“王衍”不过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官方史书上并无记载，所以他的墓碑坏了也就坏了，没啥大不了的。

听了陆磐石的话，张化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小声嘟囔道：“这个李所长真是不靠谱，放着这么多铲车不用，偏偏找我那个不成器的小舅子的，这不是给我找事吗？幸好，幸好。”

张化广瞪了一眼还在杵着的陆磐石，一脸严肃地对他说：“你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该干嘛干嘛去吧。记着，这事不要跟任何



人讲起啊。”

陆磐石说了声“我懂的”，扭头走出了主任办公室。回去的路上，他的耳边再次回响起李春秋教授那带着浓重陕北方音的普通话：“我反复强调，艺多不压身嘛，你们就是不肯下功夫研究古文字，将来肯定有你们后悔的那一天。”

陆磐石把山地车蹬得飞快，两耳生风，却依然遮挡不住李老先生的碎碎念，于是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了李教授，您说得果然没错，我今天终于体会到了。谢谢您。”

说来也奇怪，李教授的声音瞬间就消失了，天地间只剩下了风吹电线传出来的呜呜声，似乎在为陆磐石今天的高光时刻而喝彩呢。

在日记中，陆磐石并未提及当天发生的事情，他只是郑重其事地写下几个深有感触的字：活在当下，珍惜韶华，感恩时代，奉献国家。

合上日记本的一刹那，陆磐石忽然有了一种要去写网络小说的冲动。写什么呢？题目就叫作《我太爷爷的祖传笔记本》。体裁嘛，当然就是穿越小说了。话说3023年的某天，陆磐石的后世N代孙子穿越来到了千年前，当他发现祖先竟然还在用电这种弱爆的能源时，嘴角上扬，脸上立即浮现一丝不屑之色；而当他了解到祖先竟然还在用杆塔托起的电线远距离传输能源时，神色更是变得无比古怪，活像我们正在嘲笑黑猩猩用咀嚼过的树叶当海绵在树洞里吸水喝时一样。

忽然，床头的手机嗡嗡响了两声。陆磐石拿起来一看，原来是杜厚勇给他发了一条语音：“听说你小子今天去古墓了？苟富贵，勿相忘，这可是你说过的。你要是真挖到了什么宝贝，可要记得跟弟兄们分享一下啊，别真的狗。”

陆磐石刚想骂杜厚勇，忽然手机又震动了两下，这次是时传斌发过来的信息：“听说你今天挖到了宝贝，是元宝还是玉石？”

陆磐石立即给时传斌回道：“我今天

确实去盗墓了，不过遇到了一个‘大粽子’，幸亏我跑得快，否则命都没了。”随即，又把这条信息转发给了杜厚勇。

不多时，两人都回复表示不信，说他不可能逃过“大粽子”的死亡追击。

陆磐石一本正经地回复：“无论遇到任何邪祟或者困难，记住，一定不要放弃。要向着光明的方向前进！”

然后，手机就安静了。好像所有的魑魅魍魉都害怕光明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八

春节如期而至。

备品备件部工作相对轻闲，王宗雷特批了陆磐石七天假，让他不必再值班了，可以回家解决一下终身大事。再过几天就是28岁了，在陆家沟的同龄人中，人家的孩子们早就会打酱油了。当然，他是个另类。有高学历傍身，有体面的工作加持，乡亲们没有谁敢去妄加评论。

七大姑八大姨上门提亲的人倒是不少，但是陆磐石统统不吐口，令这些媒妁之言纷纷打在了棉花垛上，丝毫不起作用。

有人说：“石头出息了，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了，咱们高攀不起了。”

也有人说：“也不怪人家石头瞧不上咱家姑娘，人谁不想攀高枝啊？我看没准石头是想在大城市里找一个呢。得，咱们也别跟着瞎起哄了。”

就如同她们一窝蜂地涌上门来时没有人请一样，潮水般散去也是眨眼工夫。不料，这下可愁坏了陆磐石的父母和老祖母，他们倒是反过来带上礼品去上门拜访那些能说会道的婶子大娘。毕竟孩子在家的时间就这几天，过去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上他一面呢，所以也顾不得这个那个的了。毕竟，面子不会传宗接代，还是里子更重要也更实惠。他们不在乎什么学历、什么气质、什么素质，那都是虚无缥缈的，还是身体棒能生养才是王道。

知子莫如父母，其实反过来说也没错。



陆磐石并不想跟父母家人商议什么婚姻大事，在这事上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的谈。

孩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对于选择了电力系统，陆磐石并不后悔什么，相反，他觉得是继承了祖父的遗志。

既来之，则安之。是金子总会发光，可能电力系统这沙子太厚实，自己这坨金子还不够亮吧。

是夜，百感交集之下，陆磐石再次做了那个可怕的梦。他就那么绝望地在一潭死水中沉下去、沉下去，好像永远也沉不到底。偏偏此时，他的眼睛还是睁着的，他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他就那么看着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的水面。忽然，有一缕光束破空而来，刺穿水面，照亮了这潭死水。没有人知道这一束光从何而来，也没有人知道这一束光何时熄灭，也许就是给人昙花一现的希望，然后这希望会变成绝望？

数九寒冬，故乡老宅的卧室里是没有暖气的。就是在这样的寒夜醒来，陆磐石依然是一头汗水，映着冰冷的白月光，冒着丝丝寒气。他知道自己今夜是难以成眠了，那就索性披衣坐起。此情此景，如果不赋诗一首，他还真得羞见恩师，也对不起自己的才子名头。凝神静思，只消片刻，一首小诗如行云流水般自脑海中飘过。他立马展纸记下，唯恐一觉醒来，又给忘在脑后，那就是暴殄天物，不可饶恕。

向着光的方向前进

没有任何工具可以丈量
故乡的温暖
父母的宠爱
情人的目光

没有任何黑暗可以阻挡
坚定的信心
努力脚步
信仰的力量

天上繁星闪烁
地上灯火辉煌
即使是千里冰封
也有热血沸腾
即使是万丈深渊
也要号子嘹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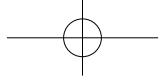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翻过群山
越过大海
心怀美好的憧憬
向着太阳的承诺
乘着梦想的翅膀
笑傲人生
搏击风浪

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我背后有一支铁军
他们兵强马壮
他们淳朴善良
他们敬业爱岗
他们是彩虹的颜色
他们是光明的模样

合上本子，抬头看表，已经凌晨一点多了。他没有多想，直接就把这首诗拍个照片给程晚秋发了过去。几分钟之后，竟然收到了她的回复，这让他吓了一跳。一向注重养生保健的程大小姐是从不熬夜的，这次是怎么了？难道是单位上事情多，是在挑灯夜战？还是跟谁出去约会，酒醉未归？

一念及此，陆磐石的心隐隐作痛。他一直以为已经放下她了，但是欺人容易欺心却难。他其实不是一个善于花言巧语的人，更不是一个能够低声下气的人。文人墨客嘛，骨子里总有那么一丝清高，即使是对自己的恋人，也不肯轻易低下那颗高昂的头的。

程晚秋的回复简洁明了：“这首诗，可以作为你那篇报告文学的开篇。我明天问问印刷厂那边下印了吗。如果来得及，我给你加上。”这句话后边，是一个“赞”



的符号。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人生就是这样，充满无奈，处处惊喜，处处遗憾。既然不期而然，既然无可挽回，那就索性随他。陆磐石不是一个放得下的人，但他还算是一个想得开的人。

春节因保家家户户安全用电，是电力职工很难安心过好的一个假期，但一晃而过。回到单位，王宗雷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正蹲在仓库一角查验新到铁件质量的陆磐石：“小子，你的创意我们几个老家伙都研究过了，这个表里列出的是具体的修改建议，你再看看，改好了发给公司创新工作室邮箱吧，让他们集中申报。我觉得很有希望能获得一项专利。”

陆磐石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谢谢前辈们费心了。可是，可是，我决心再到五口站去锻炼一下，可能不会在这待太长时间……”

王宗雷轻轻捶了一下陆磐石的胸口，说：“小庙容不下大神仙？哈哈哈，无所谓，走到哪里我们都是家人，还不都在电力这口大锅里吃饭？年轻人，努力工作，我看好你哦！”

看着王宗雷远去的背影，陆磐石一屁股坐在地上，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也看不透自己的前程在哪，只能沿着命运早就给他设计好的路线，一步一步往前走。

没过几天，陆磐石就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是快递给他送样刊的电话，一个是张化广给他打来的电话：“小子，你行啊。你发在《磐石文学》的一篇关于我公司五口站的文章，竟然占了这期杂志一半的篇幅。这下你出名了，赶紧回来吧，大老板亲自召见。”

陆磐石听得脑瓜嗡嗡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随遇而安吧。因为按照公司宣传纪律，大部头作品或者涉密的信息，必须要报分管领导得知之后，才能在外媒体发表。而陆磐石这篇，显然属于先斩后奏了。

在公司八楼小会议室，总经理张因建、党委书记李博、分管副总霍瑞梁一班人正襟危坐，有一种严阵以待的气场，让陆磐石产生了想要逃离的想法。这就是传说中的怯场吗？毕竟磐石电力历史上还没有哪个青工，能够在上班半年就遭遇如此高规格接待的。

张化广提着烧水壶最后进了会议室，亲自给领导们倒满杯子之后，扭头对陆磐石说：“坐下吧，别紧张，如实回答就行了。”

霍瑞梁清了清嗓子，说：“现在开会，首先由我通告一下上午市委召开的专题会议的情况。我公司职工陆磐石在《磐石文学》今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市委宣传部的高度重视，刘盈秀部长给予了作者充分肯定，并建议我公司召开专题会议，动员全员讨论学习。这是好事，陆磐石同志给我公司带来了声誉，本该值得表扬。但是我公司宣传工作早有纪律，发表如此大部头作品，我这个分管领导竟然事先不知道。张主任，这事你也有份，我希望你们办公室回去写份检讨交给公司党委。下边请咱李书记讲话。”

李博喝了一口茶水，说道：“霍总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我也是刚刚得知。咱们公司出了优秀人才，这本该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我们公司毕竟是大单位，人多，事杂，所以管理非常重要。任何一个职工，也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必须要把遵守公司纪律法规放在首要位置，否则即使做出天大的成绩也不值一提，甚至由此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霍总说得对，这事需要办公室好好反思，下一步要加强宣传口的管理，再有类似大部头文章拿出来发表之前，一定要事先给党委汇报一下再说。”

张化广看了张因建一眼，得到默许之后，接茬说道：“办公室把关不严，违反了公司宣传管理规定，这是我的工作失误造成的，我明天写一份检讨报给公司党委，虚心接受领导批评，汲取教训，今后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陆磐石没想到自己的一次小小冲动，竟然引发了如此地震，一时间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想说点什么解释一下，但是看了看各位领导脸上阴晴不定的神色，终于没敢吭声。

张因建作了总结发言：“刚才这事我听懂了。说三点：一是办公室去买点本期的刊物，每个科室发一本，让大家集中学习一下；二是陆磐石同志功过相抵，就当这事没发生过吧；三是由人资部牵头、有关部室配合，把近年来的新入职员工集中起来，开展一次规章制度集中学习活动的，经过闭卷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定岗。大家还有事吗？没事就散会。”

九

早春的寒风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荒原吹来的，一路翻山越岭，扫过松树岭、卧虎川一带，从陆家沟的豁口里侵入磐石市。

陆磐石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把大衣领口紧了紧，继续骑着他的山地车前进。如今是发配充军，不是奉旨钦差，所以自然不会乘坐公司专车了。幸好从备品备件部出发，到五口站的距离也不过十几公里而已，这点路对一个年轻人而言还不算什么。

听说陆磐石前来报到的消息，郝新刚率领韩伟亲自到大门口迎接。看着郝新刚热情地接过陆磐石手里的山地车，五口站员工们感到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了。郝新刚那可是四朝元老了，在五口站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就连李瑞臣拿他也毫无办法，这次竟然主动给一个新入职员工服务？这是啥操作？

有人猜测来人必定是个大才子，能让郝新刚佩服的人似乎不多；也有人猜测来人可能是公司领导的子女，要不然郝新刚也不至于买他的账。但是有几个人知道，陆磐石这小子为人处世还是挺不错的，郝新刚应该还是比较欣赏他吧。

比如崔中会和刘会勇，他们就对陆磐石

比较有好感。当天晚上，他们就把陆磐石请到了黑石县摩崖岭小镇的一个农家院里，大高粱、藤椒辣子鸡、卷饼卷大葱，三个人吃饱喝足，畅聊人生。

刘会勇说：“这是我们五口站所辖的最边远的一个台区了，出了这个农家院，就属于黑石县的辖区了。可巧，这个农家院用的电，就是五西支线的摩崖岭镇东关村1号变。”

陆磐石听得一愣一愣的：“不会吧，咱五口站少说也管着上千台变压器吧？你咋记得这么清楚呢，这饭店老板不会是你家亲戚吧？”

崔中会笑笑，说：“得了吧，你是不知道，刘师傅过去当村电工的时候，就在摩崖岭这片负责的。我没记错吧？”

刘会勇立即跟崔中会干了一杯，说：“技术员的脑子就是好使哈，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你还记得呢？”

崔中会一激动又结巴起来：“那、那是当然，我的哥们，都在心里住着呢。”

刘会勇倒是没说啥，陆磐石闻言却觉得心里有一阵暖流穿过，结交这两位老大哥，算是他入职以来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同事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处，能把对方当作哥们放在心里的，那更是难得。

没等崔中会继续煽情呢，房间的门突然就被推开了，来人正是郝新刚，他身后跟着手里拎着两瓶酒的韩伟。

崔中会磕磕巴巴地说：“你们怎么来了？也、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郝新刚冷笑一声说：“你们出来打牙祭也不喊我们一声，太不厚道了。”

刘会勇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您是领导太忙了，我们没好意思打扰。可你们咋能找到这来呢？能掐会算吧？”

郝新刚说：“老子工龄都快三十年了，在五口站待了也快二十年了，这一带朋友众多，你们的一举一动自然有人给我通风报信了。”

陆磐石站起来开玩笑地说：“站长英明，您不去中统当特务真的屈才了，比余则成



伺候的那个吴敬中站长还要老谋深算。”韩伟把两瓶陈年老白干放到桌子上，说：“小陆是电视剧《潜伏》看多了吧，你们先聊着，我去找老板加上俩菜。”

郝新刚给他们倒上酒，说：“这两瓶酒是我当年参加全市技能比武夺冠时，老局长请客喝剩下的，掐指一算整整放了十八年了。今天我特意拿出来，不仅是为了欢迎小陆入伙，也是为了堵你们的嘴，你们可以给李瑞臣那小子带个话，这人必须为我所用，他别想挖我的墙脚。”

崔中会贪婪地抿了一口，说：“吃了你的嘴短，放心吧，我们指定不会添乱的。”

刘会勇接茬说：“我们跟小陆是私交，就是单纯喝酒聊天而已，不掺和工作上的事。请站长放心就是了。”

郝新刚闻言顿时释然了，他端起酒杯说：“来来来，我敬各位一杯。”

陆磐石说：“不等韩伟了吗？”

郝新刚说：“不等他了，反正就他那半杯酒就能醉的量，无所谓的事了。”

就在这时，韩伟端着一盆热腾腾的汤进来了：“各位尝尝，老板赠送的酸辣汤，开胃解酒的。”

陆磐石看着韩伟背后的一片白色颗粒问了一句：“怎么，下雪了吗？”

韩伟说：“有点。没事，这点雪，算个毛。弟兄们尽兴就是。”

郝新刚闻言站起来出去看了看天色，正色道：“弟兄们还是点到为止吧，我看这个情况有点反常，后半夜可能会有一场暴风雪。”

却不料郝新刚果然有通天彻地之术，一夜盐粒子小雪不疼不痒，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到了第二天中午，忽然阴风怒号，一阵白毛雪飘然而至，这一下就再也停，直到省公司调度发出了预警。

张因建亲自主持了视频会议，宣布立即启动磐石电网一级防灾应急预案，安排部署各部室的工作任务。

结果会议尚未结束，河明县分会场就忽然黑屏了。会场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市公司调度所主任韩书新立马站起来走到张因建身边耳语了几句就退了出去。

几分钟之后，韩书新回到主会场报告说：“刚才是磐河110千伏三号支线跳闸了，河明县李总已经带队出去巡线去了。”

张因建立马指示工作人员切换到五口站分会场：“李瑞臣在吗？”

李瑞臣答应一声：“在。”

张因建说：“磐河110千伏跳闸，可能会影响到220千伏通盘线。你马上安排人，配合郝新刚立即开展特巡，确保不出现意外。”

李瑞臣和郝新刚立马站起来，消失在屏幕中，各自忙活安排工作去了。

画面又切换到了备品备件部分会场，张因建说：“王宗雷在吗？请你部立即盯上，调动所有库存，一定要确保抢修不出现问题。”

王宗雷大声答应一声：“请领导放心！我部全员24小时待命。”

五口站抢修队立即组建起来，变电站和供电所各出动十人，由郝新刚带队立即进山开展特巡。李瑞臣坐镇指挥，并让崔中会配合刘会勇把全体48个村电工武装起来，随时准备进山支援。

备品备件部的仓库里，王宗雷正在指挥大家调配物资，分门别类提前装上了两辆越野皮卡车上，随时准备进山送货。仓库一角，两个青工正在调试一款公司新送过来的自动搜索机器人。

此时市公司办公大楼里，各部室正在有条不紊地安排调遣。张因建办公室里坐满了人，七个班子成员，加上安装公司、检修工区、电力设计院等部室的负责人，正在紧张讨论如何尽快消除线路覆冰问题。事发突然，点多面广，设备有限，人力不足，想要确保线路安全并非易事。

松树岭的积雪已经能够没过膝盖了，山里的小地形经常能够带起七八级的阵风，吹得导线疯狂舞动，随时可能引发停电事故。更棘手的是导线积雪严重，如果不及清除就会成为覆冰，轻则导致导线弧垂



增大，增加短路风险，重则会压断铝绞线，甚至会在风力加重力的作用下导致杆塔扭曲变形直至倒塌。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郝新刚当机立断，立即给李瑞臣打电话，请求支援。此时如果不多派人上来，根本就查不过来。崔中会、刘会勇、胡士震带领全体村电工兵分三路，立即绕道松树岭东麓进山，各自对其他三条220千伏支线开展特巡。各队负责人约定，如果平安无事，大家下午三点之前力争在松树岭无人值守变电站碰头。

“报告郝站长，我们现在鹰嘴岭老林场附近，发现磐黑线东拐支线三号杆塔与四号杆塔之间有几棵大树被风刮歪了，其中一棵树已经接触到了线路，情况紧急，请求支援。”中午十二点不到，刘会勇这一路人马率先发现了问题。

“刘师傅，你立即给李所长打电话，让他派人给你们送油锯来。我们这边线路覆冰雪情况严重，需要立即进行消融作业，暂时抽不出人手帮忙。”郝新刚挂断了刘会勇的电话，立即给公司分管副总打通了电话汇报这边的情况。

不多时，正在野外巡视的安监部副主任邵磊率领两个专工匆匆赶来，随车携带了两架无人机，对220千伏磐长线松树岭支线进行了对头巡航。

“王主任你好，我是邵磊，磐长线松树岭支线覆冰严重，需立即进行融冰作业，请你马上派人送除冰装置来。我这边有两架无人机了，如果你那边还有富余的，请随手再拉两架过来。”邵磊一边指挥无人机巡航，一边打通了备品备件部的电话求援。

“好的，邵主任，您稍等，我立即开车送过去。”王宗雷挂断电话，立即驱车进山。

陆磐石像是发现新大陆似的，目不转睛地盯着安监部专工们操作无人机。他也想帮忙，但一时还插不上手，只能帮着大家搬运东西打下手。

风急雪大，山路难行，王宗雷的车一时还开不过来，急得郝新刚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大喝一声：“不行，不能再等了，

爬过杆塔的赶紧，两人一组，先把103、104、105这三基塔上的冰雪除掉。”大家闻言答应一声，立即抄起绝缘杆和木槌，朝着三基杆塔走去。

十

经过一番原始搏斗，三基杆塔上附着的冰雪基本都被清除掉了。出于安全考虑，郝新刚指挥大家下塔休息，等待装置运到再去清理线路。六个壮汉小心翼翼地爬下塔来，累得一屁股坐在雪窝里，大口喘着粗气。

“不好意思，让弟兄们久等了，实在是路上太滑了，开不快。”王宗雷的越野皮卡终于开到，他慌里慌张地从车上跳下来，招呼同车而来的三个壮小伙帮忙卸车。除了两架巡线无人机之外，他们还随车拉来了新型神器——自动喷火无人机。

四台巡线无人机来回穿梭，把机械振动除冰装置的牵引绳准确无误地吊装在架空线路的指定位置，既确保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两台喷火无人机则更生猛，对准人工够不着的杆塔顶端及架空地线，喷出一条条三米多长的火舌，瞬间冰雪融解，隐患消除。

与此同时，刘会勇这组人马却遇到了麻烦。想要清除这些百年大树并非易事，必须要调吊车进入现场辅助施工，否则单凭人力根本就抬不动。而想要吊车进入作业位置，就必须首先清理出一条供车辆通过的路来。

接到刘会勇的电话之后，李瑞臣亲自带领五口站全体人员前来支援，大家扛着锄头、带着铁锹，干得热火朝天。就连几位女同志也不肯留守值班，开着私家车尾随到山脚下，然后手脚并用地爬上山岗前来助阵。

下午三点，崔中会和胡士震这两组，圆满完成了各自的巡视任务，按照事先约定在松树岭无人值守变电站胜利会师，稍作休整立即上山赶往鹰嘴岭驰援。在大家



齐心协力之下，一条通往鹰嘴岭的临时小路终于开通，早已等候在山下的吊车立即开了上来。

几组人马立即分工，挖坑、锯树、捆绑、搬运，密切配合，终于赶在天黑之前，基本清理完了树障。此时，大家体力早已透支，瘫坐在地。不过也出了两个意外，都是事后才得知的。

一个是五口站的微机员严桂清，刚刚怀孕不久，本来没有安排让她外出，但她却执意要跟着几位女同志一起同甘共苦。在工地上铲雪时没有觉得不舒服，但是回到家之后，她才觉得一阵难受，然后就流产了。

另一位是五口站的电工崔永胜，在工地上拿油锯作业时，手臂被风吹断的一根树枝砸伤。当时他虽然觉得疼，但是依然坚持到收工回家之后才去医院检查，发现右前臂尺骨断裂。

在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磐石市供电公司一楼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市委宣传部刘盈秀部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她代表市委对在暴风雪中拼尽全力保电抢修的电力职工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大会对表现突出的十名员工进行了表彰奖励，授予他们“磐石市优秀电力员工”荣誉称号，其中严桂清同志还被推荐参评“磐石市巾帼建功先进个人”、崔永胜同志被推荐参评“省级优秀电工”。

表彰会议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品环节结束之后，就在大家集体鼓掌欢送市委领导退场时，刘盈秀忽然返回主席台拿起主持人的话筒说：“陆磐石同志在现场吗？如果在的话，记得把这次暴风雪中抢修线路的情况写成专题汇报材料，直接呈报市委宣传部吧。我下周去省委宣传部开会，要带着你这份材料一起，去向上级汇报，为我们磐石电力请功。”

刘盈秀这几句“计划外”即兴讲话，立即引发了现场一阵喝彩之声。大家纷纷高喊：“感谢市委”“感谢刘部长”“磐石电力好样的”“磐石兄弟好样的”。

刘盈秀闻言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嘴里不停地大喊“谢谢大家，你们才是咱磐石最可爱的人。”

听着会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声笑语，坐在角落里的陆磐石感到特不真实，似乎又迷失在那个噩梦里。这次他在不断下沉的过程中，不仅看到了一束曙光，而且还听到了围观虚影的高呼：“加油，加油。”他忽然顿悟了：这是命运之神在警醒，人要首先学会自救，才能得人救；向着光的方向前进。

陆磐石果然不负所望，由他撰写的汇报材料再次得到了磐石市领导班子的一致好评，并由刘盈秀呈报到了省委宣传部。后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授予磐石市供电公司“省级抗灾抢险先进单位”荣誉称号，授予公司总经理张因建“全省抗灾抢险先进个人”称号。

雪后初晴，碧空如洗。

在历经一个多月的暴雪、雨夹雪、雾霾天气之后，磐石市终于迎来了草长莺飞的好时节。

这是个好兆头。

在刚刚结束的磐石市供电公司青工专题培训考试考核活动中，陆磐石以满分的成绩顺利结业。张因建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让张化广通知陆磐石来他办公室一趟。

“你这次成为唯一一个获得满分的青工，说明你确实汲取了教训。鉴于你最近表现出色，公司研究决定让你提前结束轮岗重返办公室，并正式委任你担任办公室秘书，你有意见吗？”张因建忙着去市里开会，待陆磐石进门之后，随即开门见山地问他。

不料陆磐石正色道：“多谢领导的关心照顾，这次考试主要是考核对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掌握情况，这对于我这个文科毕业的研究生而言确实不算什么。不瞒张总说，我能把咱们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默写出来。而除我之外，其余的同事都是理科生，所以这样的考试对他们而言并不公平。通过这次亲身参与抢险救灾，我深刻体会到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我知道自己



距离领导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继续待在五口站吧。”

听着这发自肺腑的回答，张因建不由赞许道：“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好的，公司尊重你的个人选择，你就继续待在五口站锻炼吧。让李瑞臣和郝新刚好好带带你，是金子总会发光，是人才在哪里也会脱颖而出的。我个人非常看好你的，好好干吧年轻人。向着光的方向前进，一定会登临成功的巅峰。”

陆磐石听了张因建的话，眼泪不由夺眶而出，自己连日来的努力奋斗终于得到了一把手的首肯，这太不容易了。尤其是领导这最后一句话“向着光的方向前进，一定会登临成功的巅峰”，是明显引用的他在《磐石文学》发表的那篇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这足以说明张总是认真看过了那篇文章的，而且一定也是欣赏他的。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返回五口站的路上，陆磐石把山地车调到最高速度上，像脚踏风火轮的小哪吒，骑得飞快。他感到全身充满爆炸性的力量，三十公里的路程，平时得用一个多小时，这次竟然只用了四十分钟就到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春风得意马蹄疾”？当他把这个成绩告诉杜厚勇时，后者直接摇头表示不信：“我信你个鬼。这么远的距离，我都要骑上一个钟头，你四十分钟能到？就你这水平，别说我了，恐怕你嫂子你也追不上。”

陆磐石把眼一瞪，说：“你爱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没等哥俩抬几句杠呢，陆磐石的手机就响了，是王宗雷打过来的电话：“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去年我们申报的那个专利已经通过审核了，我今天收到了国家专利局发来的授权通知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下个月就会出专利证书了。到时候我叫上你，我们一起去给公司领导汇报，争取批准立项。我们可以跟市科委合作，共同研发生产这种新型劝导器，力争在全国推广。”

陆磐石笑了笑，说：“五口站门口的大松树上刚飞来一群喜鹊，我就接到了王主

任的电话，这真是天意啊。成绩都是你们几个老前辈的，我只是出了一点想法而已。”

王宗雷哈哈一笑，说：“你这家伙什么时候学会谦虚了？就说这么多，我这有点忙，抽空记得常回家看看哈。”

说到“常回家看看”，陆磐石不由一阵惆怅。想到自从春节结束返岗之后，自己又有两个月没有回家看看了。父母还好说，偶尔会视频联系一下，彼此也都放心。关键是年近九旬的老祖母，既不会用手机，耳朵还背得厉害，只能见面才能一解相思之苦。想起老祖母天天拄着拐杖，踮起小脚，站在村口等着亲人们回家时的场景，他心里不由抽搐了一下。

周末一大早，陆磐石在杜厚勇和曹娜娜的陪同之下，三人一起骑着自行车从五口站一路向北，杀奔陆家沟而去。一路上要翻越两座山、途经两县一区十几个乡镇，总里程就算是抄小路至少也要二百公里了。那俩人经常锻炼倒还是无所谓，这对于陆磐石而言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一行人路上休息了两次，直到天黑才看到了陆家沟村口的那棵大树。

忽然，陆磐石看到树下有个小黑点在动，激动的他直起身子挥舞着手臂高喊：“奶奶，等等我！”

杜厚勇看了曹娜娜一眼，说：“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业余的就是业余的，这才骑了一天就给累得发癔症了。”

曹娜娜白了杜厚勇一眼，说：“你少说两句吧，这可是到了人家的地盘上了。”

不料画风突变，陆磐石像是扎了一针兴奋剂，一个紧急冲刺，竟然把两人远远落在后面。等他冲到大树下时，发现刚才移动的那个“小黑点”果然就是他的老祖母。老太太眼看天要黑了，刚才是想要起身回家的，只是行动迟缓，才被孙子给堵在了大树下。

“奶奶！”陆磐石一声大呼，把老太太给吓了一跳，转身一把抱住他颤巍巍地说道：“这是石头回来了？怎么没看到大汽车啊？”



十一

根据当地风俗，为了欢迎远方贵客到来，陆家本家十几户共同操持摆了一个流水席，热情招待他们。陆家老院里灯火通明，人们忙着杀鸡宰羊，准备了十几桌丰盛的晚宴。

村主任带着村干部及各族老人一行，应邀出席陆家的宴席，半开玩笑地说：“我听说石头要娶媳妇了，特来给咱老陆家贺喜了。”

陆磐石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村主任不要开玩笑。要是按照辈分论，我还是你小叔呢。”

村主任哈哈一笑，说：“对对对，俺于家的老奶奶不是你姑奶奶嘛，这么论起来，我确实得喊你小叔呢。小叔，你什么时候把咱小婶子给娶回来啊？”

村主任一席话把大家逗得开怀大笑起来。杜厚勇看了曹娜娜一眼，把她的脸都给羞红了。曹娜娜偷偷给杜厚勇发了一条微信问他：“你准备什么时候娶我？”杜厚勇给她回了一条：“今晚。”瞄了手机屏幕一眼，她的脸羞得更红了。

在亲友乡邻的轮番敬酒下，三人都喝醉了。一觉睡到了日上三竿才逐渐清醒过来。三人立马打点行装准备返程，这时陆磐石的老祖母急匆匆地赶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十几个刚煮熟的鸡蛋。

陆磐石的二婶子走过来说：“你们路上拿着吃吧，这是老太太的一点心意，她自己养的几只老母鸡，生的蛋都存着，放坏了都舍不得吃。”

陆磐石假装被风沙眯了眼睛，揉了揉红红的双眼说：“二婶，你们别送了，回吧，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一个小毛孩远远地站在路边大喊：“叔，你常回来啊，你回来俺就能吃流水席了。”

陆磐石答应一声，一条腿已经跨上了山地车，老祖母却在后边拽住行李架大声说：“石头，你下次带着孙媳妇回来啊。”

曹娜娜悄悄别过脸去，摘下眼镜，用面巾纸擦拭着通红的双眼。她心里发狠：回学校一定先去发动闺蜜们，帮陆磐石介绍一个女友。

整个春季，陆磐石都在紧张的恋爱面试中度过。第一次是他没相中女方，第二次是人家没相中他，第三个见面后才勉强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就这么不冷不热地处着。

而相反地，随着以陆磐石为专利权人的实用新型证书下发之后，特别是第一批清除鸟害神器“劝导器”研发生产并投入使用之后，他专注于发明创造的热情给激活了。孙林似乎从陆磐石身上嗅到了信息，两人开始密切合作，探讨一些研究方向。他们先后向公司改革创新领导小组提交了十几份科研成果，其中《一种关于消融线路覆冰的单人手动装置》顺利通过了国家专利局审核，获评了一项实用新型专利。

这期间，陆磐石先后在电力系统内外的多家媒体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及新闻作品，声名鹊起。

当然，这期间，省日报社的文学副刊也刊发了他的一些诗歌作品。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程晚秋的推荐之功。

就在陆磐石带着新交的女友回去看望祖母之后的第二天，忽然接到了梁庆先的电话：“你小子做好准备，省公司党群部腾出了一个宣传专工的岗位，我向分管副总推荐了你，你可能这几天就会接到人资部的通知。当然，你们市里的宣传部长也给省公司一把手写过表扬信的，信里重点表扬了你，这点你心里要有数。”

挂断电话，陆磐石再次陷入纠结之中。人往高处走，他自然是想要到省公司去闯出另一番天地的。可是，来自各方的牵挂让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不该留的也总是留不住的。陆磐石最终还是选择了要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依依不舍地辞别了磐石电力的领导和同事们，他又作出了最难以启齿的一个决定——与新交的女友提出分



手。理由很简单，大家都是眼看奔三的人了，还是不要再接什么“异地恋”之类的考验了，因为已经没有时间用来试错了。特别是女方到了这个年纪，更是耽搁不起。

杜厚勇和时传斌因为这事，大骂了陆磐石三天，甚至想要同他绝交。陆磐石一声也不吭，因为他自知理亏，但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

更大的考验来了，或者说是更大的尴尬来了。陆磐石高升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程晚秋耳朵里，何况省公司与省日报社离得并不远，坐公交车过去十几站地，骑山地车抄近路的话顶多半个小时。不管是出于友谊，还是业务往来，两人的联系一直不断。

终于，在七夕情人节这一天，程晚秋的情绪集中爆发了。她主动打电话邀请陆磐石到一家日式料理吃饭，并强调就他们俩。陆磐石本来想要拒绝，但却没有像样的理由，他不擅于撒谎，而且也确实依然是单身。

在幽闭的单间里，程晚秋依偎在陆磐石的怀里哭成了泪人。她承认自己当初能够竞聘成功，是得到了昔日学长、现任报社总编室主任刘峰的暗中帮助的。当然代价也不低，那就是要做他的女友。对于一个来自山村贫困家庭的大姑娘而言，这么好的工作可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在理智与情感的博弈之下，她终于败下阵来。

无巧不成书。刘峰能有今日的辉煌，得益于他的姑母、现任磐石市宣传部长刘盈秀的提携。刘盈秀婚后多年无子，就把大哥屋里的小儿子刘峰过继过来当儿子养。所以自幼养尊处优的刘峰，是颇有一点“二代”的臭毛病的。第一段婚姻刚出蜜月，就因为刘峰酒后动手打新娘子而宣告破裂。其实图谋程晚秋也不是刘峰一时兴起，而是当年在中学上学的时候，他就曾经暗恋过她。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刘峰酒后果然对程晚秋出手了，虽然事后他真诚悔过，发誓戒酒。但却在前几日，重新跟他那些狐朋狗友们出去喝酒了。程晚秋不敢管，也不想管了，她确实害怕被酒后失去理智的男人再暴打一顿，所以只能选择向前任

求救。

陆磐石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似乎进了虫子，又疼又痒，思维几乎停顿。一边是梨花带雨的昔日女友，一边是自己恩人的养子，无论是出于舆论影响还是江湖道义，他似乎都不该选择跟程晚秋重归于好。

当刘峰第二次暴打程晚秋时，陆磐石再也顾不得许多了，在去日报社单身宿舍探望的路上，他拨通了磐石市宣传部的电话，辗转要到了刘盈秀的手机。接到陆磐石的电话之后，刘盈秀二话不说，连夜就驱车赶到了程晚秋的住处。她的司机一路小跑跟在后边，一手提着一大包各种食品，一手提着一大包各种保健品。

刘盈秀首先对程晚秋进行安抚，然后当面叫来了刘峰，甩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要求他立即赔礼道歉。

刘峰怒吼道：“从小到大，你从来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今天你却当众打我脸。”说罢，摔门就走。

刘盈秀站在门口大声喊道：“我现在就后悔了，我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过继你。”

陆磐石被眼前这一幕吓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刘盈秀拍了拍陆磐石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做男人就要有所担当。你们的事情我在路上已经有所了解。你放心，我在这向你们保证，如果以后刘峰再敢骚扰你们，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就行。如果我管教不了他，我会直接报警，让警方处理他。”

送走了刘盈秀，陆磐石心中也是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他为程晚秋想，最好还是离开她，否则就算作为顶头上司，刘峰想要打击报复，她以后的日子怕也不会好过。

多年来的情侣关系让程晚秋一下就猜中了陆磐石的心事。她挣扎着下床，走到陆磐石面前说：“只要你不嫌弃，我愿意辞职，从此嫁给你做全职太太。”

陆磐石脱口说道：“不不不，不能因为我毁了你的大好前程，我们还是继续做



朋友吧。”

程晚秋闻言急得痛哭流涕：“你还是不相信我？我已经错了一次，我不能再错过第二次。这个工作本来就不应该是我的，我不会受人施舍过着矮人一等的日子，那样生不如死。如果你不愿意娶我，我可能真的会自杀，一了百了。”

就在此时，陆磐石的手机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铃声，他掏出手机一看，是父亲的号。

“石头，赶紧回家，你奶奶不行了！”电话那边，是父亲带着哭腔的声音。

啪的一声，陆磐石的手机坠落在地，泪水如同断线的珠子一样大颗大颗滴落。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程晚秋从未见过陆磐石在人前流过泪，她怯生生地问：“怎么了？你别吓我。”

陆磐石这才回过神来，他抹了一把眼泪，捡起地上的手机，说了声：“我奶奶不行了。”说完转身就跑了出去。

“等等我！”程晚秋在后边歇斯底里地大喊着，追了出去……

陆磐石还是没能见到奶奶最后一面。父亲告诉他说，奶奶最后的遗言是：没能看到孙媳妇，她闭不上眼。

出殡的人群逐渐散去。在奶奶的坟前，

陆磐石瘫坐在地，失魂落魄。生他者父母，养他者是祖父母。血浓于水，这些年来的骨肉之情和养育之恩，早已深入骨髓，所以如今生离死别才难以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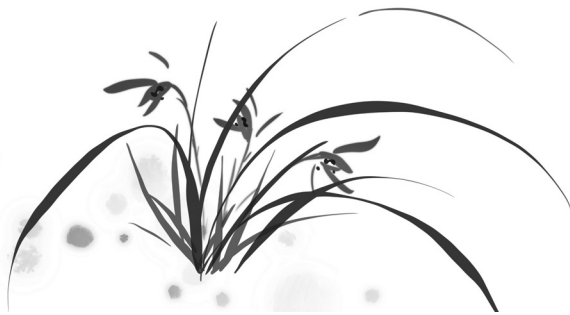
“奶奶，对不起，我来晚了。不过我现在来了，您可以安息了。”程晚秋手捧一把鲜花现身墓地，跪在老太太的坟前痛哭失声。

不久，磐石电力的同事们也来了，张化广带队，他身后是五口变电站的李瑞臣和郝新刚等人。集体三鞠躬之后一同离去，韩伟临走默默走到陆磐石跟前，递给他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边是郝新刚给他精心雕琢的一把青龙偃月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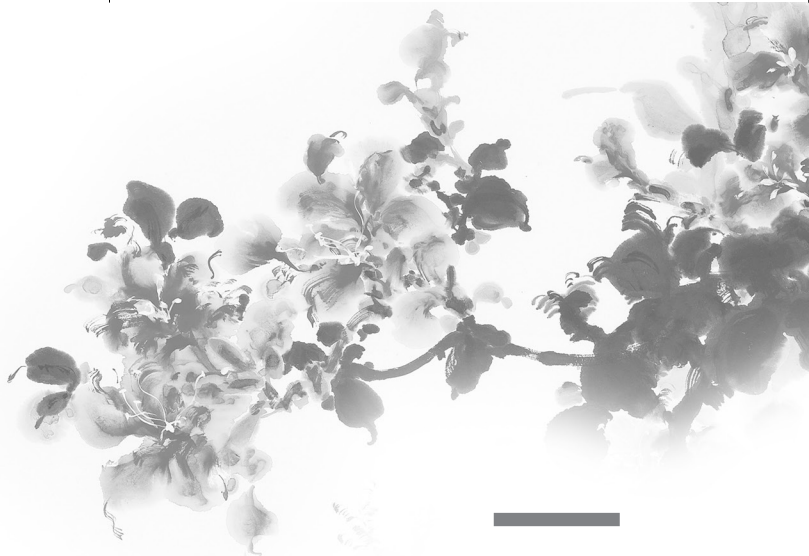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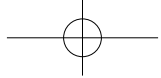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陆磐石双手颤巍巍地取出这把精致的小刀，刀身正面是“青龙偃月刀”五个大字，背面还有一行小字看不清楚。他把刀举起来，对着光仔细瞧，还有八个小巧玲珑的字：向着光的方向前进。

王海洋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电力报》《国家电网报》《脊梁》《时代文学》《当代小说》等报刊。供职于山东德州夏津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庄晓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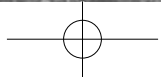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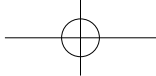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

追光而行
当年的我们

魏 鸿
张 真





追光而行

魏 鸿

1

“光明，光明，快跑，狗追来了。”宋思成一个劲地喊，眼看狗追上来了，他着急忙慌地掰了个玉米棒子就朝狗扔了过去。“老宋，老宋，醒醒，醒醒，又做噩梦了？”宋思成幽幽地从梦中醒来，出了一身冷汗。

他正要拉住老伴说几句，老伴却咕咚了一声，翻个身又睡了过去。

宋思成睡不着了，他拧开台灯，起身下了床。

看一看时间，才凌晨四点多一点。坐在沙发上，翻开相册，戴上老花镜，他一眼就看到了照片里站在他身后气宇轩昂的杨光明。

怎么就梦见杨光明了呢？他现在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副经理。曾经那个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年轻小伙子，如今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电力企业的管理者，这让他很是欣慰。这个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还真是给他长脸呢。每逢有人夸奖杨光明，宋思成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自豪，比他自个儿的儿子被夸还得意。有时候老伴忍不住说一

他，但说归说，他的自豪劲儿依旧很茂盛，茂盛得一而再再而三地长到了梦里。

那些葱郁而又芬芳的记忆像电影一样在他眼前一一浮现：

那年，杨光明参加工作不久，还是一个青瓜蛋子，人多处说话还会脸红。宋思成一眼就瞄上了这个好苗子，早早下手抢了这个不吱声却肯干活的徒弟。老宋什么脾气，生起气来黑脸拉得老长，两道眉毛一拧，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包拯。全局上下没有一个不清楚的，可不就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宋思成从来没有问过杨光明，当初听到他当自己的师傅时，心里是咋想的。而杨光明也心照不宣地从来没有在师傅面前谈起过他的心路历程，仿佛他们都有意识地规避了对彼此的最初印象。

“老宋，你不睡觉，看什么呢？”老伴边说边拿了件衣服给宋思成披上。看到宋思成手里捧着的那本工作相册，老伴忍不住摇了摇头：“你呀，当了一辈子电工，还没当够？”

“嘿嘿，你不理解。”

“我不理解，谁不知道你退休了，还偷



偷坐车去供电所门口。你呀，人退，心不退，啥时候把你的心也退下来，那才是真正退休了呢。现在什么年代，一个什么球就把现场管控着了，一个远程抄表就把电表数读到电脑了，哪像你那时候抄表一箱子一台子地抄。现在和你当年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了，都是信息化、科技化，可比人脑快多了，怕是我们这些老古董都跟不趟呢。”在宋思成的影响下，老伴对他的行业也了解了不少。

老伴常芳是名中学老师，一辈子性格绵软。说起来，这两人还真是一对绝配：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日子磕磕绊绊地倒也过得温馨平淡。

“我就一大老粗，只认一个死理，就是热爱我曾经的职业，尊重我曾经的职业。不管现在的工作方式、设备有多先进，多现代化，但是你去看，我们曾经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那些路、架起的那些电杆算不算数？”

“算数，当然算数哇。现在都五点多了，你坐了这么长时间，去睡一睡吧，改天，我陪你再去走一走你走过的路好不好？”

老伴一看老头急了，只好顺着他的话，半推半搯地把他送进了卧室。

那些矗立在旷野沙漠、高原峡谷的一基基杆塔，在岁月的演变中，见证了村庄发展的日新月异，也见证了从木头杆到水泥杆的光明蜕变。这些镌刻在岁月身上的痕迹，永远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殆尽。

2

杨光明不知不觉又走到这条输电线路下。这条路他和师傅不知道走过多少次了，每一次巡线，师傅总是走在前面，走走停停看看。

刚开始做宋思成的徒弟时，杨光明心里有些发怵，但后来慢慢接触下来，却喜欢和师傅出门了。巡线路上，师傅总是滔滔不绝，从他刚参加工作讲到现在，把自己工作所总结的经验一股脑地教给了他。线路故障诊断、隐患分析、营业普查、窃电判断等等“疑难杂症”，在师傅那却是信手拈来。杨光明暗暗崇拜着宋思成。男人之间的情感是微妙而又含蓄的，杨光明又





是一个内敛而又寡言的人，于是，他把对师傅的崇拜都装进了行动中，师傅怎么教，他就怎么做。他知道，师傅心中藏着一部“电力宝典”，要想学会真“功夫”，就得把师傅的这一套“秘笈”给装进自己的脑袋。

“上湾 113 线路这月的线损居然还是居高不下，平均分配指标是 10.33%，上个月上升了 2.17 百分点，这个月一核算，竟然飘到了 20.3%……”杨光明趴在电脑前，仔细核算了一遍，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他搬过抄表卡，一户一户进行对比，没有看出问题来，机井表底也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阿嚏！阿嚏！”春寒料峭，杨光明打了几个喷嚏，屋子里火炉已经熄灭了。其他同事回家的回家，下队的下队，整个外线班室只剩他一个人在电脑前忙着。

突然，杨光明想起所长曾经在会议上强调过，一定要颗粒归仓，决不允许有“电老鼠”现象发生。“对，一定有电老鼠。”想到这，杨光明精神一振。这条线路上一一定有某个台区正在发生着“跑冒滴漏”的现象。他搬过一摞子抄表卡，蓝色的抄表卡皮由于翻得太勤，已经被磨出了毛边。杨光明亢奋地一个台区一个台区地进行前三个月的比对。“我就不信，找不出线损高的原因。”他自言自语，埋头计算起来。

“光明，你这家伙在干嘛呢？”方达一把拍在杨光明身上。

他往电脑上一看，密密麻麻全是数字和符号。“又搞什么研究呢？光明。”

“先别打岔，我正在比对线损，这月上湾线又是高损，你说我能不急吗？”

“那肯定有电耗子。”方达从头上取下头盔，一头碎发乱七八糟的，“先别看了，我给你讲一讲我今天遇到的一家用户，你猜，他是怎么用电的？”

“怎么用电？”杨光明好奇地瞪着眼睛，“难道还有新式‘玩法’？”

“他居然自己把三相表的零火线与单相表零线相接，接入地线，进行接电用电。你说，现在的人精不精？高手在民间，这

话可一点儿也不假。”

“可不是，我这条线路线损这么高，估计也有类似的情况。”

夜色渐渐深了，村庄一片沉寂，星群啄破夜幕，间或传来几声狗叫。杨光明从办公室里出来，伸了个懒腰。一开始，杨光明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觉得这与自己一直以来梦想的工作完全不同。可现在，他渐渐从这份工作中找到了些许趣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与喜欢做一件事，似乎存在本质上的不同。那么，他是把这份工作当作一件有意义的事，还是从骨子里开始喜欢这份工作呢？不管怎么说，他似乎有一丝丝想要坚持下来的冲动。杨光明自言自语道：“回房睡觉，明天师傅一来，就直奔现场，眼下目标已锁定，还愁抓不住电耗子？”

第二天一早，师徒俩骑行在乡间的小路上。村庄里人们的说话声音、田地间的吆喝声、牛羊的叫声、小孩的哭闹声，重重叠叠，热闹极了。杨光明坐在摩托车的后面，看着头发花白的宋思成，心想，师傅长年奔走在乡村田野，这些弯弯曲曲的阡陌小路，他走过多少次呢？怕是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沟一溪都成了他的亲人了吧？

“师傅，你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待烦啊？”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大点声。”风声从耳边呼啸而过，把他们的声音吹得又轻又远。

“师傅，这个鬼地方，从心底说，我一点也不喜欢。我母亲辛辛苦苦从土里面刨金子，供我读书，就是想让我脱离农村做一个体面的城里人。没想到，我又回到了农村，而且整天与钢筋混凝土、金具角铁打交道。从本质上讲，我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你不知道我有多沮丧。”在这个雾蒙蒙的早上，杨光明就着风把一直以来积压在心底的话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田间小径，阡陌交错，树木、电杆、田野，远远近近构成了一幅田园风光图。道路的一边是麦田，另一边还是麦田。阳光一点



点照过来，雾气渐渐散了。春风像水一样漫过去，从杨光明的左边吹过来，吹到右边刚出苗的麦田上。

“谁都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光明，脚上沾点泥，才接地气，接地气才更有生活气息。你说是不是？有梦想和理想是好的，说明你有一颗上进和不服输的心。但是，人生价值和意义，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实现。每个人的机遇与命运不同，走什么样的路，完全是自己的脚在走，也是自己的心在走。谁都有选择更好生活的权利。但师傅想说一点，认准一条路，就要狠狠地扎下根，坚持走下去，别好高骛远，最后害了自己。”风把宋思成的话吹成一缕一缕的，送到杨光明的耳朵里，又像小锤子般，一下一下地砸在杨光明的心上。

赶到上湾村时，只见目标用户家的大门虚掩，门环上挽着红色的布条。原来是他们家中生了小孩，师徒二人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进了屋，这家男主人看见宋思成一怔，脸色迅速地变了一下。宋思成心里有了答案。

“原来是宋师傅，来来，喝杯热茶。”

“小杨，不用忙乎，我们刚好路过这儿，顺道贺个喜。”宋思成边说边往各个屋里走着瞅着，小杨紧紧跟着他，嘴里打着岔。东边屋里，炕上坐着个年轻的女人，堆着大红花的被子，旁边的小毯子上放着一个小白被，是个出生不久的小婴儿。听见响声，女人睁开了眼，正要打招呼，宋思成摆了摆手。在这空隙，宋思成的眼睛把屋里扫了一遍：电暖气正“嗡嗡”地散发出热气，上面搭着几片刚刚换下来的尿布，电磁炉上的炖锅“咕嘟咕嘟”响着，冒出羊肉的香气。

到了西厢屋门口，宋思成正要进屋，小杨的手臂不由自主地往前伸了一下，又迅速地缩了回去。宋思成看了他一眼，对方的眼神瑟缩了一下，脸色讪讪。

宋思成一推门，屋里乱七八糟地堆着各种杂物：电焊机、铁锹、木板……农家用具一应俱全。跟在后面的杨光明心想：

还真是个庄稼把式。宋思成看了一圈，似乎都正常，他又沿着屋角墙根仔细看了一圈，果然发现了猫腻。一条地理线铺设得很是隐秘，从照明表箱到屋内，一路西拐东歪，迂回曲折，还真是动了不少的脑筋。如果不是宋思成经验丰富，还不一定能找得到“作案”证据呢。

“你说你呀，小杨，你是怎么动的歪脑筋？添丁进口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儿。”宋思成的眉毛拧到了一起，黑着脸，“你说怎么办呢？”

“宋师傅，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埋地理线时就动了心思。宋师傅，您老人家高抬贵手，我知道错了。”小杨一个劲地搓着手，跟在宋思成和杨光明后面不断地道歉。

“你呀你！”宋思成盯住小杨看了一会儿。

杨光明拿出手机忙前忙后地拍照、留证，排查用电设备，同时下发了违章用电通知单。

这之后，上湾线线损终于恢复了正常。

三个月后的一个夏日午后，杨光明外出回来，还没进办公室，雨就铺天盖地砸下来。他一脚迈进办公室门，一脚还在门外，电话就响了。

杨光明跑了过去，接起了电话：“什么？表台着火了，好的，我们立即过来处理。”

“师傅，师傅，康宁村照明表台着火了。”杨光明急忙通知宋思成，又立即拨通了所长的电话：“所长，康宁村的照明表台着火了，嗯嗯，我和师傅立即去处理。”

夏天的雨，下得又急又躁，没有停歇的意思。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已经起了水泡，咕嘟咕嘟的。尽管穿了雨衣，雨水还是不住地往身上灌，把人的眼睛眯得睁不开。供电所唯一一辆抢修车去县里拉施工材料还没回来，杨光明师徒二人只得驾着摩托车往故障点跑。

远远地围站着几个打着伞的老百姓，看见他们来，纷纷围了过来：“不知道怎么就突然着了火。”



“这个照明表台我上次来时就给你们说了，需要再维修加固一下，计量台盖已经破旧了。这不，雨水一漏进去，就容易引发着火。”宋思成走到表台前。

“师傅，是不是表台内雨水进去，表计内部短路发生故障？”杨光明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问道。

“接线不规范，导线截面小，表端接线不牢固，导线绝缘老化都有可能致表计着火。”宋思成拉开变压器低压刀闸，断开了电源，“用沙土埋压。”随后，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计量表台的火给扑灭了。

雨水中的村庄灰蒙蒙的一片。处理完故障，已是下午四点多。师徒二人的衣服上泥一块水一块的，雨靴也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好在，雨渐渐小了，下到最后一成成了毛毛雨，又细又轻。

田野辽阔而又温润。杨光明心里豁然开朗，他心里那条紧闭的缝隙，在这样一个雨天、这样一个节点突然就裂开了。他说不清楚是因为雨天的情绪，还是因为自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左突右撞中渐渐明白。在这条与最初梦想渐行渐远的路上，他越来越理解师傅在这平凡的岗位上所表现出来的永远炙热的情怀，以及他到每一个村庄，百姓对他表现出来的信任与依赖。一个人，如果在某个领域上让他人需要、信任，那么这个人就值得尊敬。

杨光明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心潮澎湃，此前内心纠结的问题被一场雨水冲洗得豁然澄明：既来之，则安之，命运既然把我安排在这条道路上，那么我就要把这条道走得坦荡自如，从容镇定。想到这里，他的脸贴在了宋思成湿漉漉的后背上。

3

在宋思成的眼里，杨光明还是个孩子，因为年轻，面孔有一种透明的清澈。宋思成在他人眼中是个大老粗。他太黑了，这使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细腻的人。但实际上，在工作中，他心细如发，也无比严厉。

尤其是面对安全问题，只要他黑脸一沉，就会令人不由自主地发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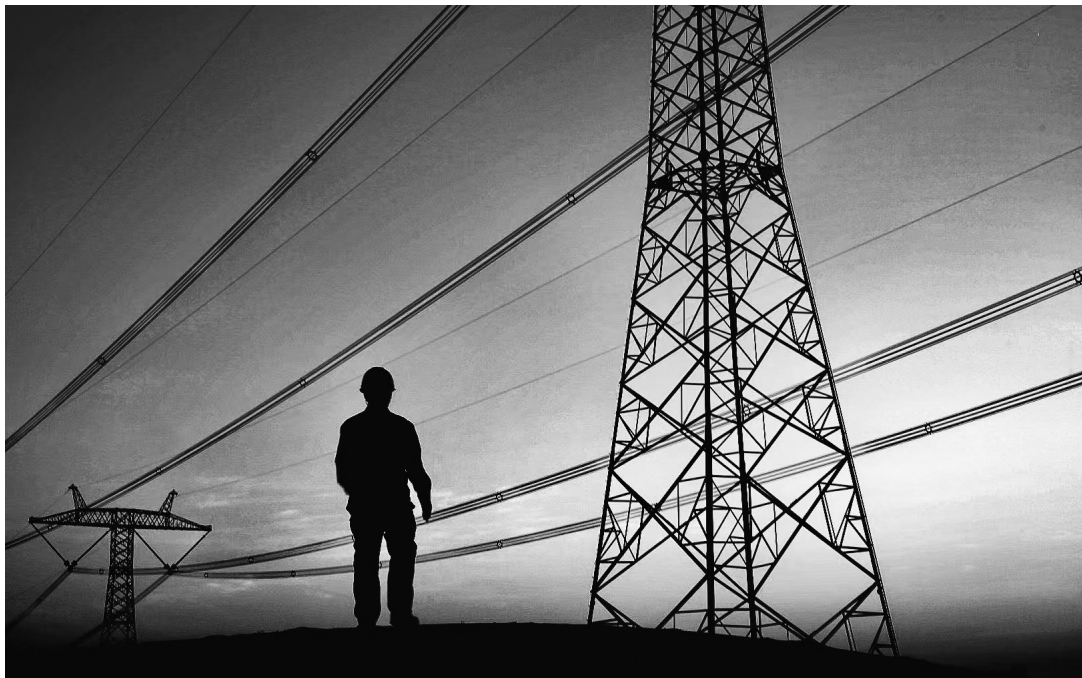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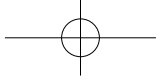
在与杨光明相处的这段时间里，他觉察出了杨光明心中的纠结与不甘。作为过来人，谁没有过远大的理想，谁没有过天下皆为我所用的狂想呢？年轻，真好！总以为世界是自己的。宋思成空闲下来，不由就想到自己的徒弟。

杨光明是他当初从所长那里争过来的，他相信自己的眼光没有问题。他在等年轻的杨光明慢慢成长起来。这个年轻人看起来不善言辞却傲气十足，但他知道，那坚硬的外壳包裹着一颗敏感而又脆弱的心。一个男人要想成长起来，必然是要吃一些苦头的，而不仅仅依靠他人的说教。宋思成对此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好比一位老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成长。

记不清第几次了，宋思成半夜起来，看见杨光明房间的灯一直亮着，书桌上放着几本文学书籍和考研参考书。宋思成明白，这个年轻人有一颗上进的心和一个不甘的灵魂，这是好事。宋思成喜欢这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杨光明与其他的年轻人不同，空闲时间，看书学习，不去喝酒玩牌，或者聚众聊天。他在为自己搭一条通往理想的桥梁。想到这里，宋思成不由自主地笑了，自己那时候不也是这个样子吗？暗暗跟自己较劲，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宋思成走过杨光明的宿舍，忍不住咳嗽了几声，这是在提醒杨光明：夜色已深，该休息了。

几个月来，宋思成看着杨光明在自己的指导下，工作、处事越来越成熟。即便如此，宋思成明白，杨光明的心思还是有一些游离，他想离开村庄的心情是那么迫切，那么热烈，热烈到宋思成看着这个孩子有些心疼，或者是怜惜。

经过那次雨天的故障报修之后，宋思成明显地感觉到了杨光明的变化，他变得更加积极，更加热情。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他开始努力向其他同事靠拢，努力去融入这个环境，跟大伙玩笑打闹。



宋思成由衷地感到欣慰。

宋思成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7月24日，是个艳阳天。草木葳蕤，空气中荡漾着芳香气息。杨光明跟在宋思成后面，一基杆一基杆地走。田野里左边是庄稼地，右边还是庄稼地，比人还高的玉米地，钻进去就找不到人。“光明，光明！”宋思成半天没听见杨光明的声音，喊了起来。

玉米地里，几基电线杆矗立着，只露出半截身子。宋思成围着电杆根基转了几圈，没有异常。又抬头看了看电杆顶头，扎线完好。他走向下一基电杆。“这小子，跑丢了？”他自言自语，在玉米地里钻来钻去。玉米叶子甩到脸上，汗水流下来，麻酥酥地痒，湿气夹杂着热浪。宋思成脊背上爬满了一道又一道蚯蚓样的汗水印子。宋思成好不容易从玉米地出来，却见杨光明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坐在地埂上，一脸汗水：“师傅，我刚才差一点被狗咬了，幸好过来一个电动车，我才没被追上。吓死我了。”

“没事吧？”

“没事。师傅，我小时候被狗撵过，

你别笑话我，我是真害怕狗。”

杨光明咧着嘴嘿嘿地笑。宋思成靠着杨光明坐了下来，说道：“我这个年龄，已经是秋天的季节了。你呀，正是又热烈又蓬勃的年纪，就像这些葱翠的庄稼一样。”

“师傅，您知道的，我十五岁时我爸就生病离开了我。我母亲拉扯着我和妹妹，一路走来，我心疼母亲的付出却无法替她分担。师傅，您能体会到我那种心情吗？”杨光明看着远方，眼睛里有泪花闪动。

“光明，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妈妈养育你和妹妹付出了很多，吃了很多苦，熬过了一般人熬不过的苦。她把你和妹妹培养得这么好，她就是吃再多的苦，她心里也是乐意的。你能开心地工作和生活，才是她的心愿，而不是你为她带去什么样的荣华富贵。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也懂得你的心思。可是，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事，就看你想不想去做。我们的工作需要传承和创新。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也相信你的选择。”

“师傅，有时候我会从你的身上看到我父亲的影子。有好几次在梦中，你和我



父亲的身影相互交叠，一会儿是你，一会儿是他。”杨光明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羞赧地挠了挠头发。

瞬间，宋思成无法言语了，心里升腾起一种别样的情绪。他看着杨光明把一株冰草扭来扭去，绿色的汁液沾满了手指。他的心里满满的，他没想到杨光明对他有如此深切的情感。

“师傅，我最近在研究一个新东西。我们每次去现场都是用摩托车捎绝缘杆，一是很不方便，二也容易把绝缘杆弄伤。我在想，能不能研制出一种绝缘操作杆携带支架，方便我们出行呢。”杨光明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效果对比图，数据也写得清清楚楚。

“这个不错咧，你小子，师傅果然没有看错你！把这个弄成个PPT，可以上报啊！我们回去就试着加工一个，看看可以不？”宋思成那张黑脸笑得像一朵牡丹花，“光明，好好干，你一定会有收获的。”宋思成坚定地拍了拍杨光明的肩膀。

田野里，一前一后两个身影迎着太阳向不远处的大棚走去。

“刘队长，高压线下面怎么能建温棚呢？不行，立即拆除。这是要人命的事，你们怎么不听？上次来我已经给你们说过的，这种安全隐患非常危险，不能儿戏。”宋思成老远就看见高压线下面又建起了温棚，掏出手机就给刘队长打了过去。上次他在巡线时，已经让用户把刚刚搭建的龙骨架给拆除了，怎么没几天又平地起温棚？宋思成的脸黑成一团。

一会儿，刘队长带着温棚主人小卢过来了。小卢笑着道：“宋师傅，您抽烟。您看，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可以建两座温棚种植西红柿嘛。”

“温棚建在高压线下，你想想，这多危险，高压触电的事故少吗？一旦触电，就是危及生命的大事故。你们有几个胆子，你说说。”宋思成一把推开他递过来的烟，“上次小杨把安全隐患告知书已经下发给你们。你们就不仔细想一想，还硬建？拆了，

立马拆了，你不能捏着鼻子哄嘴巴。”

小卢道：“宋师傅，我保证绝对不会出问题。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负责，不需要你们来负责，我写保证书行不？”

“你想钱想疯了。你保证，你用什么保证？我看你缺少基本的安全用电常识，还需要我们给你普及普及。”宋思成目睹刘队长，“刘队长，安全知识没少给你讲吧。以前触电事故不少吧。这个棚必须拆除，否则我今天绝对不走。”宋思成一屁股坐在地埂上。

刘队长站在宋思成跟前：“宋师傅，你先消消气，我们再商量。”

棚主小卢看着宋思成的脸色，顿时明白了，在这个黑脸包公面前，就是天王老子也说不通。他心里暗自嘀咕：“油盐不进的家伙，怪不得只能当个电工。”他一把把铁锹扔了过去：“我这搭进去的钱全打了水漂了。”他边说边抱着头蹲在地上。“小卢，你心疼钱，你咋不动动脑筋想一想，这钱和生命相比哪个重要？丢几个钱总比身体受到伤害事儿小吧。上次让你不要架，你不听嘛。你仔细想想，想通了我们几个帮你拆。”

宋思成正说着，一个穿紫花线衣的女人走了过来，边走边喊：“这个棚不能拆，谁也不能拆，谁拆我找谁麻烦。凭什么要拆？我在自家地上建棚，管得着吗？”她生气地甩着两只胳膊。“这个棚可是我们家的摇钱树，我男人为了搭这个棚借了几万块钱。棚上用的东西、西红柿苗都订好了，怎么能说拆就拆？拆了让我们喝西北风去？我还有两个小孩子要供，还要一个药罐子婆婆要管。你难道没有一家老小要养活？不行，要想让我们拆棚，就得赔给我们损失，不赔我们决不拆！”她语气强硬，一看就是个强势的婆娘。

“大妹子，听我说，钱可以慢慢挣，安全问题不能马虎。”

“呸，谁是你大妹子，你甭给我套近乎，我只关心我的棚能不能搭起来。”

宋思成看了一眼小卢，就明白了小卢



是个怕老婆的主儿。他没有再言语，看着那女人自说自话。

刘队长一看，拉了女人一把：“你个老娘们，扯个大嗓门，能不能好好说。这宋师傅是管电的，你咋不听听他咋说，就咋咋呼呼的。赔钱，赔钱，你钻到钱眼里了？”

宋思成没有答话，两道眉毛越拧越紧，眼看着就要冒出火来，却按捺着不动声色。杨光明暗暗捏了一把汗。他从工器包里取出宣传资料，刚伸到那女人面前，却被她“啪”的一把给打了过来：“我一个不识字的女人，给我看什么？我只知道，我的孩子上学需要钱，老人看病需要钱，种庄稼需要钱。可钱从哪里来？靠从七八亩地里刨？你们一个个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可怎么活？一大家子都张着嘴呢。5000块，赔我们5000块，我们就拆。”

“5000块，你抢钱啊？这事涉及你们家的安全。要是死人也是与你们家有关，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宋师傅，走，跟这种掉在钱眼里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偏是你好心提醒，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我都看不下去了。”刘队长火冒三丈，推着宋思成就要走。

宋思成没有动：“大妹子，我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我能害你吗？高压线下搭棚建房这有多危险，你能不知道？一旦发生意外，后悔就来不及了。上次我们就已经给你们说过了，不能在高压线下搭棚建房。现在拆还能减少一些损失，如果把西红柿苗种进去再拆，那才叫损失大呢。”

“去年就发生了一起房主私自在高压线下建房，结果一不小心把钢筋伸到了高压线上，发生悲剧的事例。大嫂，这个真不是危言耸听，我们是为你们的安全着想。”杨光明也紧跟着说。

“大妹子，钱没有了，可以努力去挣，一家人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宋思成语重心长地说。

女人噤声不语了。她一把扯下围着的头巾，蹲在丈夫小卢的旁边。夫妻俩你望

我一眼，我望你一眼，迷茫与沮丧写在脸上。

回所的路上，杨光明回头望了一眼暮色中的夫妻俩，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他太理解太熟悉这种感受了。宋思成看了他一眼：“怜悯和体恤他人是一种善良，但是作为一名电力职工，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智和坚守原则的底线，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杨光明的脑海里。他知道，涉及安全问题决不妥协是宋思成的做事风格，这风格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回到所里之后，他把这句话记在了他日记本的扉页上。

一有空，杨光明就在图纸上写写画画。谁也不知道他在琢磨和研究什么，只是感觉他与平常有所不同，究竟哪儿发生了变化，大家伙又一时半会说不清楚。他的状态有一种喷发似的激跃，像是浑身打了鸡血一般，整个人又亢奋又热烈。不久之后，杨光明的QC课题接二连三地获奖，并很快被应用推广到工作中。

4

“靠左，再靠左一点，嗯嗯，很清楚了。78号杆上有扎线松动迹象。123号杆B相针瓶有轻微裂纹。”

“远程抄表已经全部完成。本月电费智能费控近二百户，电费余额不足的用户已经根据短信提示全部上交。电费回收我们又提前完成，本月继续稳居公司电费回收第一名啊。”

青砖红瓦的四合院儿看起来喜气洋洋，大红的“福”字书写着百姓红火的生活。一辆辆电动汽车神气十足地停在各家的门口，门口花园里传出阵阵香气，几只蝴蝶在花朵上方起起落落。

方达开着抢修车从村头驶过，忍不住发出“啧啧”的赞叹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可不是，听说，最近又有一批乡镇新农村房屋正在规划建设中呢。”新分配来的赵一伟说。



“小赵，你们那边环境比这边好吧？”方达问。

“那可不，气候比这里湿润多了。师傅，我们那里自古出美女呵。”赵一伟嘻嘻笑着。

“你这家伙，居然调侃起师傅来，找打。”方达剜了赵一伟一眼。正要举起手，车窗前却闪过一个人影。

“方师傅，赵师傅，快下来吃人参果。刚摘的，水甜水甜的。”原来是村民老田的媳妇儿。她手里正捧着三四个白胖白胖的果子。

“哟，田嫂子。”方达一个蹦子跳下了车，“这是你的果棚？孩子现在好了吧？正常上学了吧？”

“是我家的人参果棚，那边那个是西红柿棚。方师傅，孩子病完全好了。真是多亏你了，要不是你帮忙找关系让孩子及时做手术，孩子病可就给耽误了。你是我们的恩人呐！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请你在家里吃顿便饭。老田，老田，方师傅来了。”田嫂子边说边拉着方达，生怕方达跑了。

正说着，温棚里又钻出来一个人，正是老田：“方师傅，说是要感谢您去的。可这种了棚，农活一茬又一茬。上次见到供电所的师傅，说是宋师傅退休了，杨师傅上调了，只有您还坚守在这里。多亏了你们，我们村现在用电可方便了，电灯也贼亮贼亮的。再加上国家政策好，这不，今年我们村子上新农村建设也批复下来了，明年我们就能住上新房子啦！”老田大着嗓门，语气里透着满足与自信，跟之前因孩子生病而萎靡不振的样子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恍惚间，十多年过去了。杨光明已成长为供电公司的二把手，主管安全生产。他的脸上已有了岁月的痕迹，看起来更加内敛沉稳。因为跟着宋思成在基层供电所练就了一身真本领，他在现在的岗位上游刃有余。一旦涉及安全问题，他也会跟宋思成一样黑沉着脸，那神情，那姿态，几乎一模一样。

杨光明刚端起饭碗扒拉了几口，手机

就传来几声短信的提示音，他顺手一翻，却是天气突变预警短信。他放下碗筷，抓起外衣跑出门去，妻子只听见一声门响，从厨房里出来，早已不见他的人影。

还没到供电公司门口，雨就追着脚后跟砸了下来。杨光明三步并作两步就往调度中心赶。

调度室内，电话响作一团，监控屏上信号灯闪烁不定，调度员忙得不可开交，左手接电话，右手正紧张地在本子上记录着，另一位工作人员盯着电脑显示屏上的数字。

刚到门口，调度中心的王主任上前几步，急忙向杨光明汇报当前情况。

“要按照‘水退、人进、电复’的原则，科学开展防汛应急工作，在确保人员安全、电网设备安全的前提下，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城区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密切跟踪抢修情况，一定要确保安全。安监、运维、营销、物资等专业部室协同联动，开展应急保障。营销部做好群众用电求助正确引导。”下达指令后，杨光明转身往楼下走去，车已等候在大门口。

雨下得很猛，一时间整个天空都昏暗暗的。大街上，车辆缓慢前行，行人手中的伞被风雨击打着倾向一边。杨光明的手机不停地振动着。手机中的众多信息里，夹杂着一则气象预警：气象台已接连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这是当地有气象水文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

杨光明赶到城西变电站时，运维人员正用抽水泵对变电站进行排水。此时，大雨如瀑，砸得人睁不开眼，雨水沿着屋檐哗哗往下流。杨光明来不及打招呼，就加入了紧急救援之中。但雨疾水涨，水泵功率过小，排水速度赶不上涨水速度。大家伙拿着水桶、水盆开展人工排水。“快，快，沙袋来了，用沙袋垒砌封堵电缆沟缝隙。”说罢，杨光明扛起沙袋就走。

“杨经理，您放下，我们来。”

“快，一、二、三，大家伙加把劲儿。”暴雨中，人影有序地忙碌着。

“杨经理，到目前为止，5条10千伏



线路故障已排除恢复送电，其余的几条线路，各供电所人员正全力以赴连夜排查。”运维部张主任打来了电话。

“务必确保人员安全。未来6个小时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请各供电所所长做好准备，还有一场恶仗要打。”杨光明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杨经理，512银杏线重合闸不成功，经运维班巡查线路无明显故障点。判断512开关出现故障，还需要进一步处理，估计送电还需两个小时。”张主任再次打来了请示电话。

“杨经理，您快去处理那边的事，这边有我们，您放心。”前来支援的营销部李主任对杨光明道。

“大家伙加油。汛情就是命令，保电就是责任，越是艰难的时刻，越是考验我们。大家风雨同舟，共克难关。”杨光明大声地鼓励着抢险救援的同事们，大踏步走到车前。

一路上，杨光明的手机电话不断，运维部张主任先后汇报多条线路已经恢复供电，而其余的几条线路还在查找故障。雨刷子刮刷着不断扑过来的雨水，也刮刷着坠下来的黑夜。一盏灯在黑夜中是多么重要，守护百姓的光明是他的责任，也是无数电力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他一次次想起许多年前师傅对他的殷殷教诲。

“赵一伟，加油，方向盘左打一点，快了，车轱辘马上就上去了，再加点油。”方达站在大雨中指挥着。天色越来越黑，他身上的衣服被雨水浇透了，雨靴里也灌满雨水。“大家伙，一、二、三，推！一、二、三，推！”

“咣当”一声，抢修车又陷在了泥坑里。“大家分开找一找，看有没有木板、砖头之类的。”赵一伟喊道。

就着车灯，大家在田地里四下寻找着，放眼看去，只有刚刚成熟的麦子在风雨中摇晃着。“快来，这儿有一棵枯树，拿手锯来。”不远处，隐约传来了方达的声音。大家一哄而上，砍树的砍树，拉锯的拉锯。不一会儿，一截树干就成功地铺成了临时的道路……

终于，2时05分，大家伙查找到线路故障点。故障很快被处理完毕，全线路送电正常。

回到供电所，已是7点多了。赵一伟从朋友圈里看到，离县城较远的村庄昨晚居然下起了雨加冰雹，核桃般大小的冰雹，给村民们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坠落的瓦片、断裂的树木、塌陷的马路、倒塌的房屋……都昭示着昨夜那一场雨加冰雹的破坏力有多大。

一夜匆忙奔波，赵一伟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但他此刻却毫无睡意。坐在桌子前，他的脑袋里有点乱。母亲打了几次电话要他辞职回去，说是已经为他在本市找好了一份工作，回去就能上班，工资和工作环境都比这边好多了。说实话，他很动心，新工作一来是市级单位，二来在自己家门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条件都相当诱人。正想得头昏脑涨时，门口传来了师傅方达的声音：“一伟，一伟，快出来吃早点。”

“新鲜出炉的韭菜馅饼来了。”刚进厨房门口，师傅方达学着店小二的样子端着盘子旋了过来。“一伟，看看，像不像你老家那边的小吃？今天专门以你的口味为主哦！”方达招呼着。

“昨夜多亏一伟，不愧是个年轻人，有眼力见儿。”一旁的老王师傅说，“革命需要接班人呐，企业的发展也需要新鲜血液。一伟，你可是我们所的宝贝呢。”

赵一伟嘿嘿地笑着。看着桌上的一小碗小米粥，一份韭菜馅饼，一小盘小菜，他心里暖洋洋的。来到供电所一个月了，他心里时刻存着随时撤退的想法。当初考上了研究生，他放弃了。之后再选择职业时，他选择了电力，而且自愿选择了偏远的地区。来之前，他抱有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他觉得最偏远的地方最能实现他的价值。但是到了这个地方，他才发现，自己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与此前想象的完全不同。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抵触情绪。想他一个堂堂本科生，如今却在一个基层供电所里爬电杆，岂不是大材小用了？这种不平衡的心理导致他对工作提不起一点激情。这段时间里他像个算盘珠子一般，方达拨一下他动一下，不拨他就不动。而母亲的电话，又给了他撤退



与逃离的底气。

5

“小赵，10千伏大坪线由你和方师傅完成线路巡查和红外测温。”赵一伟扬了扬头，没吱声。所长正要说话，方达给所长递了一个眼色。

之后，方达一个人拿着工具包，去执行当天的工作任务。赵一伟则来到了荣誉室。他看到三面墙上挂着一排排奖状、锦旗，QC一等奖、二等奖，先进班组、优秀党支部……书架上放着一本本笔记本。他好奇地翻看第一本，上面写着宋思成的名字。

7月28日，晴天。10千伏113上东线主线56号杆针瓶有裂纹，需要办理事故抢修单并进行更换。

7月29日，晴天。红坪村2号台区线损陡然增大，需要夜间进行营业用电普查。

8月3日，多云转小雨。我和杨光明进行线路故障巡查。杨光明是一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好学寡言，是一个好苗子。看来我在所长跟前的耳边风吹对了，杨光明成了我的徒弟，真是开心。

……

这是宋思成的工作笔记，风格简洁干脆，大多数是一句话的工作日记。

赵一伟又翻看起旁边的一本笔记，那是杨光明的日记本。

7月15日，晴天。我第一次站在一个四合院样的供电所门口，内心忐忑又不甘。这与我的工作理想完全不同，我却阴差阳错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这是否是一条正确的路？

从问号中，赵一伟看出了杨光明心中的纠结与不甘。他心想，他的心情与此时的自己何其相似。他带着窥探的心理一页页翻看了下去。

7月30日，晴天。我成为宋思成师傅的徒弟，那个黑脸包公，看起来不太好接近，但他的业务能力在全局却是数一数二的。如果暂时不能改变现状，那不如先从宋师傅身上好好学习工作技能。

8月6日，阴天。我和师傅处理完故障之后，天已经黑了。暗夜中，繁星与灯光呼应。从前，我几乎很少去注意灯光对于夜晚的意义。但是当我成为一名电工后，我对此却相当敏感。

8月15日，晴天。我从一本书上读到，只有我们对痛苦有一定的理解，我们才能接受痛苦。就像摄影中，光线并不是唯一要素，阴影也是必要的。而我时常处于一种理想与现实的中间地带，也因此，我承受着双重的折磨。我观察过师傅及周围的人，他们都保持着单纯而朴素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快乐的方式。今天，在所里整理资料，处理营销系统数据。

9月2日，小雨。前几天清理树障，师傅巧妙地处理了一起老百姓阻拦砍树的事件。由此可见，人与事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我不得不佩服这个黑脸包公，幸好是他当我的师傅。

天色暗了下来，夕阳给屋子里镀了一层金，朦胧而神秘。一本日记基本被赵一伟翻完了。杨光明的日记不仅仅是工作日记，还夹杂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思想感悟，很有文采。赵一伟从翻开他的日记本起，就再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坐姿。

宋思成、杨光明，素日里，方达没少在他面前提起过他们的名字。而这个下午，赵一伟仿佛与他们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他合上日记本，悄无声息地从荣誉室出去了。

“赵一伟！”赵一伟刚走出营业厅，就听见有人在喊他。他扭头一看，可不就是杨光明？没错，赵一伟看得清清楚楚，正是杨光明经理，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他的照片呢。

“杨经理，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哈哈，咱们所的新鲜血液，未来接班人，我能不知道？”杨光明握住了这双年轻的手。

“这手绵软得很哦，你可要好好让它历练历练。”杨光明开着玩笑。

“杨经理，您可要常回‘娘家’看看，也顺便给我讲讲您的故事。”赵一伟边走边说。

杨光明扭头看了眼身旁的赵一伟。其实这次杨光明来供电所，正是因为不久前方达



私下给他打的一个电话。方达说，供电所来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况且还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大学生，他跟当年的您可是像得很。所以，杨光明带着任务来了。

杨光明清楚，基层员工关注的不仅仅是企业的发展，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前途。因此，留住人才，就是要关心他们的前途。对于企业而言，人才就是发展的命脉。

6

新建的供电所办公大楼前，一朵朵月季花开得热烈又恣意，几棵小树苗的叶子在风中一晃一晃。大楼左边，健身器材已“安营扎寨”。

“一伟，你可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多了，冬天有暖气，夏天有风扇。我们那时候，冬天都是架火炉子，房间里冷一阵热一阵的，夏天屋子里热得像个蒸笼。现在这条件可真不错！”

赵一伟蓦然想起杨光明的日记中写过：冬天火炉里烤着土豆，杨光明几个人围着火炉听方达师傅给他们讲故事，没想到，师傅居然不小心把衣角给烧着了。他暗自笑了几声，没想到却被杨光明给看到了。

“一伟，你笑什么？”

“杨经理，我想起你们围着火炉吃土豆、红薯，谈天说地，宋师傅的衣角还烧着了。”赵一伟嘿嘿地笑着。

“你小子，还偷看我的日记本。”杨光明伸手指了指赵一伟。

“经理，您错了，我可不是偷看，摆在那儿可不就是让我们光明正大地学习吗？”

“哦？学习，说说看，你学到了什么？不会是怎样烤土豆吧？”杨光明边上楼梯边意味深长地问道。

那次“偷看”日记之后，赵一伟每次遇到事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杨光明会怎么想？怎么看？不知不觉，他把杨光明当成了自己的标杆，他也因此从心理上对杨光明格外地熟悉和亲近。

“经理，我很坦白地说，我一直都在去

与留的状态之间摇摆，权衡着利弊，考虑要不要答应我母亲的愿望，回到家乡去。在看过您的日记后，我在想，如果您遇到这个问题，您会怎么选择？”赵一伟的眼中流露出热切和崇拜。

杨光明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有挣扎，有期望，也有迷茫。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一伟，感谢你的坦诚与信任。我当初和你的情况差不多，但是我遇到一位好师傅，是他改变了我的轨迹。我不能说我的选择完全正确，但是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后悔。有时候，人会跟着心走，你说，是不是？心的方向在哪里，其实你最清楚不过，只不过是我不敢面对，需要一个人来帮你确认。就像我师傅对我说过，他相信我，也相信我的选择……”

坐在宿舍里，赵一伟再一次翻开杨光明的日记本，看得认真而又仔细：“保持一种朴素的信念，坚守内心的安静，才能看清脚下的道路。”

“也许有些道路是冥冥之中已经安排好了的，我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我与它之间的机缘。”

“把灯火高擎在山顶旷野，与夜空遥望，互为指引，是点灯人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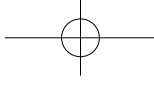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赵一伟心里升腾起一股豪气，他愿意跟随自己的心走。光明不仅仅具有物理属性，更是一种精神的指引。

夜色渐深，星星眨着眼睛，望着大地上一片片灯火……

风吹动时间和沙粒，却吹不走光明的脚印，总有这样一些人，前赴后继，用一生的努力把光明的种子播撒在广袤而富饶的土地上。

魏鸿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星星》《飞天》《西北军事文学》《四川诗歌》《鸭绿江》《西北电业职工》《诗歌周刊》《西凉文学》《胡杨》等刊物。供职于甘肃武威民勤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苏亚静



当年的我们

张 真

许多年前我写过一首诗，那会儿我还在施工现场，虽然有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精气神，可到谈恋爱时却常常“竹篮打水一场空”，成了落忙的。

那天，我刚把东拼西凑出的诗誊写出来，准备发表爱情演说，好朋友丁捷夫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却让我顿时没了感觉。他说：“俺白萍说了，办事那天一定要把施工班里的哥们全都请去！”

我说：“啥？你和白萍？！”

他说：“对呀！我们俩搞对象了！”

我心中五味杂陈：我这边刚刚拉开架势准备轰轰烈烈谈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我哥们那边早已捷足先登抱得美人归。美梦又泡汤了，我那首诗又成了“藏头诗”——封藏在枕头下的诗歌。

我写的那首诗叫《雄性沉浮》：

迎着风口 听凭嚣张大把大把地抛撒黄沙
迎着坚冰 眉头切割肆无忌惮的浊浪气流
让腊月最最无赖的霜寒见鬼去吧
雄性的骄傲是凝成北方山川永恒的金秋

捧起烈性酒以酒祭天让飞雪醉成
豪放和刚毅

卷着关东烟以烟驱邪追赶一路
莽林中的猛兽
噢 雄性雄性雄性啊
荒岭上的罗曼史竟无处填写
女人的风流

说女人 盼女人 便常伴烈酒回肠荡气
稀释成鹅蛋脸瓜子脸葱油饼脸
他们说脸蛋说明不了实质问题
只要是女人就是好家伙 就能种活爱情树
女人就是冰窖中的暖炕 暴热中的阴凉
犟牛的绳套大漠中的绿柳

他们说什么是阳刚
阳刚就是滚烫的毛坯淬火
是野山流泉偷情分娩的东北虎
是烧酒与元气的混合物
男人就该播种 就该让女人为自己
揣上后代
那后代无疑会成为山中王
繁衍着北方裹风驾雪的灵与肉

四条汉子冲着封山雪赌咒

终于有天他们这里分来个刚出校门的女孩

像一棵亭亭玉立的美人松潇洒俊秀
汉子们惊叹 汉子们兴奋
刷锅烧炕 扛起猎枪
那天晚上的聚餐盛酒的大瓷碗边
又多了双纤细的小手
于是酒碗转来转去拘束地总不见底儿
四条好汉竟因斯文害上消化不良
直到安排姑娘住下 眼见小窗熄了灯
才将哄笑挤到一铺炕上 放肆地闹了半宿

姑娘的眼睛会说话 有一种无声的交流
于是汉子们粗鲁的外表得到修饰
于是每个人都找借口领姑娘到林中
巡视一番
告诉她哪是落叶松 哪是白桦林
哪块地方雨后蘑菇生得又多又大
哪条山泉边有酸甜可口的野果
姑娘笑了 那笑声叫汉子们感受到
一种做了兄长的快乐
背着天真可爱的小妹妹
四条汉子发誓谁要是居心不良想那种事
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报

姑娘就是神圣的禁果

又是一个封山的季节
姑娘要走了 调到城里工作
四条汉子齐刷刷站在门前
默默地行着注目礼
看着绣满五色花的香手帕
一朵朵镶进厚实的掌心
姑娘乘坐的爬犁卷起一团雪雾
久久遮住视线
不知是谁头一个冲进屋
一屁股窝在炕里从行李下摸出酒瓶
余下的也都如此效仿
这一天他们个个灌得眼珠红红脸儿红红
东倒西歪地趴在火炕上
谁也不想第一个爬起来
夜很静
启明星晃晃悠悠在游荡
酒气中飘着淡淡的幽香……

诗中描述的姑娘就是瓜子脸的白萍，她却成了丁捷夫的对象。这个丁捷夫啊，简直就是“丁劫妇”！我感叹他爹妈给他起了个好名，又不禁怀疑起自己的人生：难道我关辛真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如果白萍临走时我能当众为她朗诵这首诗，我想，她一定会很感动。可惜，这一切都晚了！

白萍把爱情的香手帕丢给了丁捷夫。

后来，施工现场还真的又来了两个姑娘，弄得我的两个哥们吴景玉和罗依为像两只饿狼。我一看，这是志在必得啊！与其互相伤害，不如作壁上观。

不过我这两兄弟最后都没能得逞，人家姑娘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瞄着丁捷夫来的。怎奈丁捷夫那会儿瞧白萍咋看咋顺眼，连夜里说梦话都“萍——萍”的，常让我们几个夜里怀揣梦想但又睡不着觉的哥们跟着“乒乓”地接下句，于是，一早上起来，大家几乎异口同声：“丁乒乓，早上好！”丁捷夫自然是一头雾水。

说真的，丁捷夫是个典型的东北帅哥，一米八的个头，宽宽的双肩，满头自来卷，一张国字脸眉清目秀，让人过目不忘。

两个女孩子带着悲伤走了，留下两个更加悲伤的光棍。我说：“你们还能不能像个爷们！比如我，掉了牙往肚子里咽！”

不料这俩家伙转守为攻：“到了一口假牙的时候，你谈什么恋爱？搞对象就是要在生死关头冲上去，谁像你，在那文绉绉地写发言稿，等要开讲了，却发现心上人让丁捷夫拐跑了！”

一旁的班长黑着脸吼了一声：“别在那扯犊子，赶快干活！”

伤感归伤感，活还是要干的。我们四个很快就投入到紧张的塔上作业中。在卷扬机的马达声中，一组组塔材升到半空。随着班长的指挥哨声，我们把各自的活计准确拧紧到位。

吴景玉和罗依为还是忘不了那姐俩，倒是丁捷夫实话实说：“咱们是从知青中招来的，



没根没梢，虽然是按下乡年限，入行就给了个二级工，可一到施工现场，组塔架线真是两眼一抹黑呀！但咱们终究还是国营单位，比起没考上的，还是强了点，捧上了铁饭碗。”

我们几个眼巴巴看着丁捷夫：你小子说啥呢？对象你划拉上了，说不准工作也很快就有所变动，唠嗑你不面授机宜、传经送宝也就算了，还振振有词给我们讲起大道理来了？

其实，丁捷夫说的也不无道理。上山下乡好多年了，谁不想早回城？那年头，当兵就如同中了状元，穿上几年军装，复员转业就会有铁饭碗。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那是天之骄子，大学毕业后更不愁工作岗位。就是苦了一群“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考不上大学的“大学漏子”们。如果不是赶上国营企业的招工名额，他们回城最好的结局就是接父母的班，或是在父母的单位，或是在“三小一道”谋个差事。

丁捷夫是我们的榜样。当年公社党委推荐他上大学，他把名额让给了和他一起插队的相好韦瑛。他清楚自己在大队当副主任，只要有机会，上大学的机会还是非他莫属。谁料时钟不走点——停摆了，他所在的大队支部书记因为农闲时派各生产队用马车去县里拉化肥，被定为“走资本主义路”，他挨批了还跟着吃挂落。丁捷夫被“削职为民”，重回青年点，又过起“顺着垄沟捡豆包”的日子。

这时候，韦瑛的一封绝情信把丁捷夫彻底打入了谷底。他曾经想不明白为什么“煮熟的鸭子会飞”了？当初他跟支书套近乎不是为了她？他本着“同志们先撤，我掩护”的理念，想最后胜利会师上海。谁料“屋漏偏逢连夜雨”，丁捷夫最终“腹背受敌”。

想着想着，丁捷夫想明白了，天涯何处无芳草？男人最无能的无非是一棵树上吊死！他不会，也不甘心，荣辱均是身外之物，内心的强大才是立身之本。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77年恢复高考，当他因病留城的妹妹把消息传给丁捷夫的时候，丁捷夫心里萌生出春天般的暖融。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为了备考，托人开诊断书找

个理由休病假，而是在人员寥寥的青年点日出而作，日落而习，为高考准备。

妹妹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她被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就在收到妹妹来信的当天，丁捷夫的卫校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捧着录取通知书，他顿时感觉五味杂陈，想想一个一米八的大男人穿着白大褂穿梭于病床之间，不是给人询医问病，而是量体温打点滴，那不都是小女生干的活吗？他思考了许多，默默地把那页纸揣进了兜里。他想让韦瑛知道，丁捷夫要通过自己努力考进大学，并且活得不落凡俗。他可以被抛弃，但不能落魄。

在屡战屡败的高考中，丁捷夫显然是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他在劳作之余除了背书就是演算，忘了水涨船高的规律。如果不是地方在全部知青返城过程中决定通过考试收一批国营工人的话，丁捷夫恐怕真的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了。

丁捷夫到单位报到后回到家里，父母亲还没有下班，但看到厨房里母亲中午买好的菜，他便淘米做饭，忙活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听到窗外有自行车铃声响起，趴在窗口一看，是妹妹捷茹回来了。捷茹一进门就跑到哥身边，手指按在哥的肩头娇滴滴说道：

“哥，你也不问问我为什么放学这么早吗？”

看着出落成大姑娘的妹妹，捷夫笑道：“有心上人了？”

“哥，你真坏呀！”妹妹捶着捷夫的背。

接过捷茹递过来的自己作词谱曲的五线谱单，丁捷夫明白了，妹妹这是有了新作。在捷茹悠扬的小提琴乐曲声中，丁捷夫仿佛看到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正在朝霞里走向远方，那正是自己一奶同胞的妹妹。

捷茹在她的新歌《远方有你》中写道：“远方有我的理想花儿盛开，远方有我憧憬的金色未来，那可是鼓满春风浪漫的原野，鸟儿的歌声飞向辽阔的天外……”

捷夫明白，妹妹该有个美好的前程。可他，更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开拓未来。一个想要有所建树的男人，奋斗才是唯一。

白萍自从同丁捷夫好上后，深知他不该留在施工现场。她同老爸三番五次提到了她



交了个在现场的男朋友，老爸听后总是不冷不热不表态，她同丁捷夫说过几次她老爸好几个老部下都在电建公司，没想丁捷夫听后也是不卑不亢。白萍想不明白，这两个她爱的男人咋都油盐不进。

其实白建川知道女儿交了个男朋友，也不是无动于衷，父亲哪能不疼爱自己的小女儿？这位铁道兵转业的老师长历来处事果断，听到女儿有了男朋友，打心里高兴。他相信女儿的眼光不会错，因为那是他白建川的骨肉，骨子里有他老军人的基因。

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让自己的老部下再详细了解一下丁捷夫。

丁捷夫不是木讷的主儿，当热情似火的白萍一来到施工现场，当俩人的目光相聚，真是心有灵犀。我那会儿像个傻狍子似的在俩人面前晃来晃去，又是端盆打水，又是递毛巾，只赢得了几声“谢谢”，得到了白萍的一句：“捷夫，你的朋友真够意思！”

我听了这句话再瞅瞅丁捷夫，比较尴尬。

丁捷夫的成熟在于他的心，他不像我们这几个大大咧咧的青年。白萍或许正是看上了他伟岸的外表和充实的内涵。我们几个后来常打趣丁捷夫：“蹚过女人河的男人，就是背手上鸡窝——不捡蛋（简单）。”

丁捷夫就是不简单。在一次白萍与我们几个单独的聚餐上，他当着咱们哥几个的面，让白萍回去后帮我们报名参加省里的自学考试，并告诉白萍我们哥四个会在现场组成学习小组，在保证不旷工的前提下准备自考。至于考试那几天怎么办，丁捷夫嘴一努：“交给你了！”白萍心领神会：“看见没，你们哥几个，捷夫给我下任务了！”我们都忙着端起酒杯。

送走了白萍，我问丁捷夫：“几个意思？”丁捷夫回到屋里，示意我们共同举杯。他环视一下四周，煞有介事低声道：“兄弟们，以后我们就是捆在一起的突击队，向着自学考试的目标冲锋的集体。以前的好高骛远让我们失去了许多好日子，但这一次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将来要想继续干下去，没有文凭肯定是不行的。所以

我们哥四个必须背水一战！”

丁捷夫的一番话，让我们哥几个热血沸腾，感到久违的大学梦又在眼前。

一天下午，我们几个正在高空作业，本来应该是很顺利的活，却因为卷扬机的故障耽搁了下来。班长嘟囔道：“这活今天必须要抢完，要不后半个月的进度不泡汤了吗？”丁捷夫把我们几个拢到一边，商量了一下，决定在新的卷扬机运到施工现场之前，一个人把住铁塔一脚向上攀登，逐一检查所有螺丝是否拧紧牢固。这样“磨刀不误砍柴工”，新机械一进场，马上就能抢活。

班长听了我们的想法，把旱烟从厚嘴唇上扯下来，乐滋滋地说：“看来你们几年的施工现场没白待，瞅出门道来了，好！咱们马蜂子带徒弟——就这么蜇（着）！”

登高望远，初春的田野泛着浅浅的绿色，特别养眼。远处，一辆北京吉普卷着一屁股烟尘沿着歪斜的土路朝现场驶来。这准是工区主任又来现场督战了。

天擦黑，我们几个人陆续下塔，就看班长叼着哨子向我们招手。我们先后过去，工区郑主任笑着说：“不错，你们几个活儿挺利索！”班长指着我们挨个介绍，主任笑着同我们一一握手。

班长显然兴致颇高，继续絮絮叨叨。主任插话道：“别磨叽了，我胃亏酒了，赶紧拾掇拾掇回班。”班长连忙说：“对对，今晚我请你们四个喝酒，郑主任作陪，走啊，收工了！”

“啥意思？”丁捷夫问。

“我请你们四个在一起喝酒还能有啥意思？免得你们几个小犊子日后远走高飞，忘了在现场还有个爱喝酒的老家伙！”班长显然话里有玄机。

有工区郑主任在，我们还真不敢深问。

这酒咋喝呀？还是丁捷夫见过世面，端起酒杯，借花献佛先敬了郑主任一杯，又抄起班长的大酒桶倒满，冲着班长敬了一杯，干完把酒杯底朝上示意，就这么把两杯酒搁到肚子里了。看得一直喝慢酒的班长一时半会儿没缓过神来。主任高兴啊，看着丁捷夫



敬他的酒下肚后随之也一仰脖干了，而后催促班长干了。班长把酒倒进嗓子眼，磨叽了半天才咽下肚。

酒过三巡的郑主任话多了起来。他问丁捷夫工作都习惯了吗？问我除了写点歪诗还能写点啥？问吴景玉听说你足球踢得不错，当年还是区里的中学生足球队的吗？喝得正在兴头上的罗依为见主任没提到他，忙凑过去问：“主任，我呢？”主任咧嘴笑着道：“听说你女朋友家里不同意你们处，结果你吹胡子瞪眼把姑娘吓得跑关里老家去了！”

我们仨目光一起瞄准丁捷夫：“好啊，你个丁乒乓，你告密！”丁捷夫还想狡辩，我们举杯喊着，替白萍把酒干了！主任高兴喊地道：“我就喜欢你们这样的，爱恨情仇，一目了然，不藏着掖着，不勾心斗角。来，走一杯！”

主任要赶回工区，我们几个送他出门。月光下，主任挥着手喊着：“你们快进屋吧，接着和你们班长整。”

老金嘟囔着：“还整，一晚上把我半个月的酒都整没了，说不好喝不好喝，还喝了那么多？”

踉踉跄跄的主任忽然想起了什么，喊着丁捷夫：“差点把正事忘了，白萍让我交给你们的复习资料都在我车上，赶紧去取回来。另外，考试前一周，你们都集中到工区一起复习，争取都拿到好成绩，给咱们送电工撑个面子！”

车灯在晃动中远去，我们仨走到丁捷夫面前，四双手紧紧攥在一起……

班长这会儿也走过来，嘟囔着：“主任喜欢你们这帮年轻人啊，他让我好好带你们，说不定将来都是送变电的台柱子！”

白建川是从他的老部下郭松那里知道了女儿为她的男朋友丁捷夫准备自学考试的复习资料的。

白萍虽然是在电力专科学校学的继电保护专业，但毕业后在荒郊野外的变电站干了不到两年，就被郭松安排回到公司技术科工作。那会儿，他抄起电话就给郭松拨了过去，责问他为什么要开后门，将自

己女儿调回公司？老部下说出来的理由却又让他无法回避：公司成立不久，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对电力基础建设的投入，工程建设会越来越多，基础资料的掌握和前瞻性的规划就越来越重要。公司要想大力发展，就要多占有技术数据、储备技术人才，同时，对国外电力企业先进的技术标准和管理经验也要学用结合。

知道老首长在电话那头认真听着，郭松还向他汇报了公司的下步打算。公司要更快地发展壮大，除了将现有青年工人培养训练成为专家型的技术工人，还要招收专业对口的大学毕业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改变施工企业“傻大黑粗”的结构，让公司尽早成为一个专业的现代化施工企业。

听着老部下侃侃而谈，白建川倍感欣慰。他知道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会因势利导，因为他们的攻略就是要夺取目标！自己的女儿白萍就在这个雄心勃勃的老部下的团队中。他深信好钢在于锻造，至于白萍交的那个男朋友嘛，他也不会同老部下提起，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

从一工区老郑那，郭松知道了白萍给现场的男朋友捎复习资料的事。他是看着老首长的女儿长大的，知道这姑娘心气高着呢。他想知道白萍看上了什么样的人，就问老郑。老郑说自己还真不清楚，就知道老金手下有几个得力青工，虽然招进公司没两年，但组塔架线的活，老工人们都甘拜下风。

郭松听后，叮嘱老郑：“好苗子就给我调教好，以老带新。”

老郑嘴一撇：“咱是底肥呗？”

“你是啥粪啥肥我不管！带出好苗子，你就是公司功臣！”

电话那头老郑亮着嗓门来了句：“妥了，您就瞧好吧！”

考试的头一天，我们几个就要离开工区。郑主任给我们安排的房间，去客运站买票回家。就在我们收拾东西准备出门的时候，郑主任的司机推门进来：“主任请你们中午吃饭，明天他要去公司开会，正好把你们捎回去。”



没想到，主任叫司机买了一只鸡、两条鱼，让伙房大师傅炖了满满两大盆，还按照他蒙古族人的习惯，给我们备了酒。

我们围坐在他寝室兼办公室的桌子边，看他端起酒杯，站起身对我们说：“游牧民族在勇士出征和尊贵客人到来时都有喝酒的习惯。今天，你们赶考，我就按我们民族习惯为你们敬一杯上马酒，祝你们马到成功！获胜归来，我们再喝庆功酒！”

顿时，我热泪盈眶！

许多年前，我们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再苦再累我们挺过来了，当我们一无所有，回到久违的故土，是这个集体接纳了我们，使我们获得了久违的温暖。

结束了自学考试的最后一门考试科目，我走出考场。在学校外一处树荫下，白萍正挽着丁捷夫的胳膊，头靠着他的肩头等着我们。我问：“他俩还没有出来？”丁捷夫笑笑，不过，按照我们的备考方案，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看到罗依为和吴景玉谈笑风生走出学校大门，我们的心落了地。

白萍说要请我们喝酒，我们几个大老爷们立即表示：“这哪行？你为我们备考忙前跑后，应该是我们做东才对。”白萍笑着依了。不过她说，要去就去“独一味”，因为有个朋友要向我请教如何写诗。我说：“你不是拿我开涮，在我伤口上撒盐嘛！”丁捷夫捶着我的背嚷嚷：“你这个多情种现在怎么这么矫情？”

不过说归说，我们还是依着白萍的意走进“独一味”。白萍环顾四周，就听有个女声喊道：“姐，在这儿！”

这是个高挑的女孩，眉清目秀的模样让我不禁脚下一个踉跄。丁捷夫伸出手在我的胳膊上轻轻拧了一下，悄声说：“诗人，没事吧？”然后，狡黠一笑。

这能是没事吗？我这颗心，跳得怦怦的。

女孩叫刘媚，是白萍的表妹，在市里一家医院做化验员。她落座一刹那，我虽然没有勇气直视她，却实实在在感觉到身边有股撩人的“来苏水”味。

刘媚虽说也挺紧张，毕竟还有她的表姐白萍在。我这边就不一样了，吴景玉阴阳怪气，罗依为故作矜持，丁捷夫察言观色，白萍东张西望，笑成了一朵花，弄得刘媚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还是白萍首先破局。她举起装满啤酒的碗，先是祝我们考出好成绩，又说起刘媚自从听了那首诗后，就几次三番说要见见作者本人。那会儿我的鼻子都快伸到酒里了。

丁捷夫笑着看着白萍，对我们说：“兄弟们，快别装了，咱们哪是那种拿不起，放不下的人呢？来，干一个！”

刘媚告诉我，她在省报上虽然发表了几首诗歌，可就是觉得那些诗显得苍白，有些化验室里白大褂的味儿。借着酒劲儿，我这一首诗歌还未发表的“诗人”竟大言不惭地告诉女孩，创作来源于生活！一边，醋意未尽的吴景玉敲着边鼓道：“这回该有生活了？”说罢冲着丁捷夫狠狠来了一嘴：“干！”

我们回到了施工班。临行时，白萍和刘媚赶到长途客运站。白萍大大方方地勾着丁捷夫的胳膊，谈笑风生。刘媚则戳在那摆弄着自己的手指头。白萍冲我努努嘴，我会意地走过去，把手伸给了刘媚。

我握住她潮湿又滚烫的手，另一只手在她的背上轻轻拍着，我感觉到她的内心在颤抖……她似乎想要躲闪，却很无力。

吴景玉那张破嘴像是永远闲不住，这会儿又絮絮叨叨起来：“能不能别太刺激了？这还有俩光棍子呐，注意点影响！”

丁捷夫冒出一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白萍咯咯笑着说：“捷夫，你还真是捡了便宜卖了乖！”

刘媚轻声说：“好好保重，我会想你的。”而后抽出身，来到白萍身边：“姐，咱们回去吧？”也不管白萍愿不愿意，拉着就走。

就剩下我们几个的时候，丁捷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这个小姨子涉世不深，内心很丰富，好好待她吧！”我点了点头。

罗依为附声道：“听听过来男人的一句话，多么深刻啊！”吴景玉感慨：“只要心中有爱，



便是鲜花盛开！老罗，咱俩也别闲着，下次休假，撒网捕鱼！”

罗依为皱着眉头：“怎么多么好的一句话，经过你的嘴就变味儿呢？”

班长看着我们带回去的几桶散白酒，兴奋得直搓手：“这，这，我这八级工怎么能让你们破费呢？”

丁捷夫说：“我们拜师学艺，难道就不该孝敬您？再说了，郑主任一来，我们不也能借光蹭一顿？”

“那家伙可别来！弄不好还要被他顺走一桶。”班长边说边伸出舌头，捋了一下刚卷好的旱烟。

一天，班长接到工区电话，说公司技术科要收集一部分铁塔施工的图纸和具体架线数据。班长告诉丁捷夫，要他找技术员和工程测量员分头准备。

第二天下午，当两辆吉普车来到施工班驻地的时候，我和丁捷夫看到白萍和工区技术员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从头车上下来，第二辆车子上下来的竟是公司党委书记郭松和技术科程科长还有工区郑主任。

公司领导来，肯定是有大事，丁捷夫断定。

果不其然，由于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国内施工经验的不断积累及完善，国家正在推出自己的铁塔、导线、施工机械、变电站设备等一整套的国产化方案。我们的施工也正是边建设、边总结、边验收、边完善的过程。

别看班长老金憨头憨脑，一双厚嘴唇叽里咕噜似乎说不清道不明，但他还是就砼基的配比及塔料的耐力承重，还有导线在施工中的防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郭松让程科长认真记下来。他说：“我是个行伍出身，技术我是外行，但我知道施工中技术不精、没有经验肯定不行，我会尽可能为工程施工大干快上提供更多的保障。”

郑主任说：“有了公司领导的表态，我们的心里也就敞亮多了，是不是老金？本来我是想请书记回工区吃顿工作餐，但现在决定给你一次露脸的机会，让你们班的大师傅

把拿手的大炖菜准备好，你有好酒，我车里还有两只烧鸡，晚上咱们一起陪公司领导们切磋切磋。”

“谁告诉你我有好酒的？”老金嘟囔着，极不情愿。

“哎我说你这人，那天咱俩通电话你还说丁捷夫他们几个给你买了不少酒，怎么这会儿就不敢承认了呢？你这个老家伙！”

郭松对散白酒的评价是：烧刀子型，品味纯正，入嗓子眼一条火，不上头，上腿。喝了谁都不服，就扶墙！

正在兴头上的老金拎着桶又给郭松倒满了一杯。郭松举起杯对喝得满脸通红的丁捷夫说：“小丁，这么好的酒为什么不给我整两桶？”丁捷夫龇牙不知道如何作答。坐在旁边的白萍插言道：“郭叔，干嘛要难为捷夫呢，赶明儿我给你买！”“这鬼丫头，没咋地就护着上了？”郭松笑了。

他转头瞧了瞧正在低头和公司技术科资料员小刘说话的吴景玉，端详了一会儿，笑着说：“小吴，你们俩认识？”吴景玉听到书记问话，愣了一下，忙答：“认识，不！我们俩刚认识。”

原来，在自学考试的时候，吴景玉和小刘按考号排在考场过道的两边。在答填空题时，吴景玉的笔突然坏了，急得抓耳挠腮。他急中生智瞅了小刘一眼，小刘似乎也觉察到邻桌小伙子的尴尬处境，交卷时顺手将自己的笔塞给了吴景玉。

出了考场的吴景玉想谢谢女孩，可人家早就没了踪影。

谁想天无绝人之路，他们居然在施工现场碰上了，当时吴景玉就心头一颤，缘分啊！

听了吴景玉的介绍，又问过生辰，郭松立刻拍板：“男未婚，女未嫁，这媒人我当了！你们看行不行？”吴景玉乐得合不拢嘴，小刘姑娘羞得抬不起头。

这酒喝得值！喝出了一段考场姻缘。

在秋收前的一个月，工区进行了二十天的休整。我们返回了城里，哥四个除了时不时带女朋友在一起聚聚，就是各自温习功课。对了，第一次考试两天的八门科目，除了吴

景玉哲学五十九分没及格外，我们都是首战告捷。吴景玉为此愤愤不平，这哪是哲学啊？就是玄学！我们安慰他：“这已经是不错了，我们能在一起，利用工余时间完成短时间的冲刺，偷着乐吧！”小刘主动要当他的业余辅导员，姑娘信心满满。有如此体贴的女友，吴景玉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忘了说罗依为，这哥们也不知道对逃进山海关的前女友施了啥魔咒，女方硬是冲破家庭束缚，以死相逼，闹得一对老知识分子父母束手无策，感叹女大不中留。罗某人饱读三十六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终于将生米煮成了熟饭。

我们讨教，人家不教。一言以蔽之曰：“知道啥叫特色？不懂了吧？”说完面带微笑，背着手，拂袖而去。

班长老金在将要返回现场的头一天找到丁捷夫，让他回到施工班后立即到当地招募男女劳力，可在工时费用上灵活一点，为入冬前多抢点工期。他和工区郑主任要在公司办事耽搁两天。

两天后，随着班长出现在施工班，我们看到了点端倪。班长老金显得很兴奋，本来厚嘴唇四周如丛生杂草般的胡子不见了，冷不丁一瞅，绝对美男。

丁捷夫打诨道：“班长枯木逢春了？”

“净作妖，老子连自己老婆子都不愿意多看一眼，对付活就不错了！”

“班长，我们又带回些好酒，正好还有几个罐头，晚上哥几个陪您来点？”罗依为笑嘻嘻道。

“还啥来点，整就算了！”老金也来了兴致。

酒过三巡，老金感叹：过两年自己就六十了，今后这样在一起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多。因为公司加快了改革的速度，一批年轻人要很快顶到施工一线，而他今后的任务是在工区协助郑主任抓质量。说到底，施工质量大于一切。

至于我们，他应该会很快分开，以点带面的局势看来势在必行。我们都沉默了。自从我们到了这个集体，都习惯了老金的哪

嘟囔囔，那是一种特殊的亲和力！一个敢啃硬骨头的集体，必定是个血肉丰满的家庭。这个家长不靠谎言过日子，不靠偏袒护长短。

我们最终都要独立。这是迟早的事，就像兄弟大了要分家，姐妹大了要出嫁。可这一切，似乎早了一些。

老金说：“其实我也不想走，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人老了总想回忆过去，想那些朝气蓬勃的时候，想着想着就忘性大了！”说到这，老金的眼睛竟湿润起来……

工区的郑主任来到施工班宣布公司对老金的任命。其实这一切都无所谓了，老金还是兵头将尾，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他的老冤家再吵吵闹闹忙活两年，等到老金退休了，恐怕最难过的就是老郑了。

丁捷夫被任命为代理班长，即刻生效。老郑一脸严肃地宣布后，面部的肌肉渐渐松弛下来。他看着还是那么不太正经，笑着对丁捷夫说：“一班长，好好干！工区以后能不能继续站立公司排头，就看你们这些后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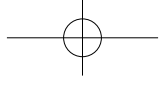
没过多久，我们都各奔前程。吴景玉到了二班当班长，罗依为和我调到工区，一个负责计划报表，一个负责起草材料。遇到自学考试复习的关键时刻，郑主任依旧把我们归拢到一起。

几年后，我们的孩子都上了一个幼儿园，依旧是小丁、小吴、小罗、小关。四个小男孩看着就让别人羡慕嫉妒，他们不敢恨。

他们恨不起来的原因再简单不过：“你说当年一班那帮小伙子的孩子都咋生的呢？个个虎头虎脑，清一色的送电工！”

张真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青年文学》《北京文学》《萌芽》《中外文学》《诗潮》等文学期刊。著有诗集《多梦的春天》《流浪的日子》、散文集《爱的守夜人》《生命的高原》。供职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东北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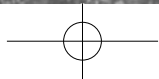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苏亚静



散文

塔边春秋
时光之羽
芭蕉帖
众鸟高飞尽
十三陵的昨天与今天
雪时节盼大雪

陈兆平
章 华
马卫巍
龚家风
袁 媛
陈 玲





塔边春秋

陈兆平

当然，我这里说的塔指的是铁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四川盆地南部自贡地区的丘陵深处有了一座又一座高耸入云的铁塔，一个又一个年轻人从天南海北走进了盐都自贡。

自贡因盐设市，“自”和“贡”两个字是由“自流井”和“贡井”两个盐井的名称合并而来的。自贡还是中国重要的恐龙化石产地，被称为“恐龙之乡”。

这些年轻人自然不是为恐龙而来，他们的重任是看护从铁塔上逶迤而去的输电线路。从此，他们的青春岁月就与铁塔扯上了亲密关系。

1

洪沟，四川自贡市沿滩区下面的一个乡，属于川南丘陵区，距离市区仅仅15公里的路程。1998年盛夏，在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季节，位于釜溪河东北岸的500千伏洪沟变电站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行。在随后的时光里，这座500千伏变电站竟然成了四川电网的中心，那密如蛛网、延伸八方的输电线路和巍

峨的铁塔至今令人感到惊讶和震撼。

从此，四川电网跨入超高压时代。

洪沟变电站的建设源于雅砻江水电梯级开发的第一个水电站——二滩电站。为了实现大功率、远距离外送水电，四川电网建设了从二滩经西昌普提开关站到自贡洪沟变电站，再分别延伸至成都龙王变电站和重庆陈家桥变电站的Y字形500千伏输电通道，洪沟变电站从此肩负起川渝超高压电网枢纽的重任。

洪沟变电站投运的这一年，远在河北沧州的李磊还在读初中。9年后，大学毕业的李磊入川，在刚刚建成的500千伏泸州变电站当上了一名值班员。他每天重复着设备巡检、倒闸操作等工作。

在变电站的日子确实有些枯燥，却也不乏快乐。李磊曾对我说，亲手完成一次操作或消除一项缺陷是最快乐的，很有成就感。

后来，李磊被调往自贡，进入国网四川超高压公司自贡运维分部，当上了变电运维班班长。

李磊所在的变电运维班管辖着洪沟变电站、泸州变电站、叙府变电站和内江变电站。



这4座500千伏变电站不仅是川南4市的重要电源点，也是500千伏川渝电网和川电东送通道的枢纽，后来还成为±800千伏复奉直流和宾金直流两大特高压直流的主要交流支撑变电站。

成为变电运维班班长之后，李磊越来越明白要管好这4座500千伏变电站的责任有多重，安全运行这根弦一直不敢松，也不能松。

当年洪沟变电站甫一投运，便成为世界最先进的超高压输电技术与装备的汇集地。主变压器是日本的，电压互感器是加拿大的，断路器是瑞士和法国的，隔离开关是荷兰的，保护装置是美国的，通信设备是德国的……洪沟变电站成了四川500千伏超高压输电技术的试验田，开展过四川电网第一次500千伏人工接地短路试验，成为国内首套自适应线路保护装置、国内第一代安全控制系统等一大批电网新技术应用的探索之地，见证了四川500千伏电网的蓬勃发展。

去往洪沟变电站的路还算畅通，只有个别路面仍然有些狭窄。李磊后来才知道，在他大学毕业入川那一年，自贡市沿滩区的公路还在修建，通往洪沟变电站的那一段路坑坑洼洼，狭窄难行，有时候碰到颠簸路段，人坐在班车上稍不留神都会摔得人仰马翻。两年后，这段公路正式通车，去洪沟变电站上班的路才变得通畅了许多。

到四川十多个年头了，李磊能听懂四川话，却一直不会说四川话。但他觉得在泸州的生活很幸福。到了周末，他和妻子抱着儿子一道散步，享受家庭时光。这样的时刻他十分珍惜，他心里明白，下一次散步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变电运维班实行新的运维模式后，李磊到了自贡，自然在自贡待的时间多一些，周一去自贡上班，周五才能回泸州陪伴家人，若是碰上紧急情况，经常不能准时回家。儿子还小，父母远在河北老家，父亲患有尿毒症，要定期在老家的医院做透析，不能来泸州照顾孩子，好在丈母娘身体健朗，一个人承担了带孩子、买菜做饭的重任。李磊和同事要管好供区内的4座500千伏变电站，实在帮

不上家里什么忙。一说起这些事情，李磊便心生愧疚。

来到四川后，李磊经历过不少次地震，地震震级有所不同，但每一次都有惊心动魄的瞬间。2019年6月，宜宾市珙县发生地震，他和同事们第一时间赶往500千伏叙府变电站，紧急巡检变电站设备。当时，变电站的主控楼、围墙都出现了裂缝，但他最担心的是主变压器套管漏油。整个晚上余震不断，又不能立马停电检修，他和同事们居然在这样的环境中睡着了。余震停歇后，他们立即停电检修，好在主变压器套管没有漏油……

脑子里时刻紧绷着安全这根弦，团队密切配合，精益运维设备，李磊所在的变电运维班也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工人先锋号”称号。

如今，38岁的李磊已经没了年轻时的一头秀发，还微微有些秃顶，但他从不后悔为电网付出的青春。一想起山巅那些连接输电线路的座座铁塔，他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

2

黄凯没想到，他到洪沟变电站要等那么久。

黄凯是四川本地人，别看他个头小，在变电站的经历着实丰富。

2010年，黄凯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四川入职，在叙府变电站当上了值班员。随后的一年中，他向老师傅学习，向图纸学习，向说明书学习，熟练掌握了电网运行管理、倒闸操作和事故处理方式。两年后，500千伏内江变电站开工建设，他作为筹备小组主要技术负责人参与其中，跟踪完成全站设备安装检查、一二次设备高压试验及调试。在此期间，黄凯放弃了休息时间，高质量完成了变电站断路器控制信号回路图等综合性图纸的绘制。

2013年，洪沟变电站开展综合性改造，黄凯被抽调进入综合改造现场办公室。他要做的事情挺杂，既要负责物资和建设管理，又要全程参与停电和送电倒闸操作。那段时间，每天夕阳西下时，洪沟变电站的开关场

里总有他忙碌的身影；在星月交替间，也有他不断重复操作的身影。

那一次改造用时60天，给黄凯内心的冲击是巨大而深远的。“原本的线路电容式电压互感器、35千伏串联电抗器是加拿大产的，35千伏断路器、主变压器保护装置是法国产的，500千伏断路器、故障录波装置是瑞士产的，全站时钟对时装置是美国产的……这次改造后全都换成了国产的……”说起那次改造，黄凯满是激动和自豪。入职的那天，他就听站里的老师傅说起过当年进口设备进站时的情景——厂家来安装设备时，我国技术人员是不允许进入现场的，即使能进入现场，也不准随身携带纸和笔。如今，国产电力设备纷纷登场，实在令人扬眉吐气。

黄凯一直记得入职培训的第一课，老师傅说“500千伏无小事”。三年间，黄凯与洪沟变电站朝夕相处，他更加深刻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2006年，洪沟变电站迎来安全运行3000天，变电站开展了“挑刺洪沟”活动，让员工对管理者挑刺、管理者对员工挑刺，请专家对洪沟变电站挑刺。“我们不怕问题，敢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洪沟精神。”黄凯说。

至今洪沟变电站已安全运行超过20年，未发生一起人员责任事故。黄凯后来告诉我，洪沟变电站除了年检，每天都要体检。“白天主要查看油表、气表等数据，检测故障信号；夜间主要查看设备放电及发热情况，排查隐患。”黄凯介绍。

“洪沟变电站有200多个屏柜，每个屏柜有超过230个接线头、4万多颗螺丝，每次检修时每颗螺丝都要按额定力度打，确保螺丝松紧一致。”黄凯指着主控室的屏柜对我说。

如今，洪沟变电站已成为少人值守变电站，仅有8人负责运维，运维工作量却是当年的两倍。是什么让运维工作变得如此高效？黄凯说：“是科技的力量，也是创新的力量。”

如今，洪沟变电站有了机器人巡检设备系统、在线油色谱分析系统，无人机可以巡查构架和独立避雷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应用到变电站运维工作中。

畅想着美好的未来，35岁的黄凯思绪万千。夜幕降临，灯火齐明，他知道有很多人和他一样在守护着点点灯光。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他们一直奔忙在路上。

3

2010年，四川电网进入特高压时代。

梅润豪24岁从湖北宜昌入川，正是±800千伏宾金直流投入运行前夕。

2013年年底到2014年农历春节前夕，梅润豪与施工队在建设工地上同吃同住。建设工地位于古蔺县箭竹乡，属于重冰区，冬天的温度在零下二三摄氏度。山上无居所，他和6名施工队员便借住在护林员的茅草屋中；屋中无床，他们只好在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茅草，睡在茅草上，夜里的茅草有些湿润，睡得很不舒服，但也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每天清晨，他们在公鸡叫声和鸟鸣中被唤醒。山上每天都是大雾，浓雾笼罩着眼前的一切。每次从山上的建设工地回来，他的头发上都挂满了小水珠，看似浪漫，实则艰苦。

夏日的一天，梅润豪与一名同事前往一基铁塔测温，走到一狭窄路段，同事脚下一滑，摔倒在地，携带的红外测温仪也摔在了地上。当时，两人最担心的是测温仪别被摔坏了，同事安慰他：“放心，就算把我自己摔伤，也不能让测温仪出问题。”打开一看，测温仪果然完好无损。但同事的那句话令他心头一震，多么质朴的兄弟啊！后来，梅润豪告诉我，就是这么一个很小的细节，让他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下去。

梅润豪一直记得他入职那天到班组办公室的场景。在那里，他见到了皮肤黝黑、不拘小节的老师傅们，青涩的他实在有些紧张。他在角落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一名老师傅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加油干！”就这一句话，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增添了信心。从巡检特高压线路开始，他学会了隐患排查，学会了项目管理。



梅润豪十分重视巡检质量，严防漏巡和误报，他编制的“一条时间轴线”工作方法，确保了项目全过程科学高效管控。

我见到梅润豪的那天，他说他的父亲正在白鹤滩的工地上紧张作业。他之所以进入国家电网工作，与父亲对他产生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父亲是三峡集团的员工，修建过葛洲坝，也修建过三峡大坝，向家坝和溪洛渡的建设他也参与过。”梅润豪说，“进入国家电网公司工作，也是父母期待的事情，我读完大学顺利考进国家电网，让父母十分开心。”

比梅润豪小4岁的刘小双是个“90后”，也是宜昌人。同为三峡大学的校友，他们在四川不期而遇。

初到四川，刘小双与母亲几乎每周都要通一次电话。可是，忙碌的工作节奏和巨大的工作压力让他渐渐无法守约，有半年多时间都没能与母亲定期通话。直到母亲打电话过来询问，他才实情相告，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母亲忙安慰他：“你是个男孩子，一定要坚强。”

刘小双巡过线，爬过山。他不仅参与班组日常线路运行维护，还参与了500千伏线路的停电检修、验收及废旧物资回收等工作。后来，他在一首歌里写下了自己的心声：“特高压线路有一群普通线路工/让我们聆听他们收工时的演奏/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这世界因为他们有所不同/你所在之处，黑夜都被征服/屹立的铁塔，错落的线路/因为有电力，点亮城市的天空……”

走出大学校门时，刘小双的体重只有120斤，如今已成了一个150斤的壮汉。“我妈给我下了正式通牒，如果今年不减肥，就不让我回家过年。”刘小双笑着说。他正在控制饮食，多运动，不然真不好意思回家见父母了。

2020年春节，刘小双计划接父母到成都团聚。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一家人的团聚计划。他的父亲是当地卫生健康局的员工，在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值班。母亲只身来到成都，可湖北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除夕之夜，母亲要求回宜昌。作为一名初中英语教师，她也牵挂着自己的学生。刘小双和妻子一路陪母亲回到了宜昌。回到宜昌后，母亲便开始了忙碌，在家整理复习资料，通过网络发给学生，努力将疫情对学生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父母的言行举止影响了刘小双，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他也想尽快回到岗位，为抗击疫情奉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与妻子迅速返回自贡。隔离期间，他每天第一件事便是打开微博，了解湖北最新疫情情况，再打电话询问父母的身体状况和工作情况，同时加紧筹备上班后要处理的工作。隔离期满后，刘小双回到工作岗位，完成了三大特高压直流重大检修方案的编写。身为团支部书记，他还关心着身处湖北的青年员工们，为他们疏解心理压力。当时，自贡运维分部抗冰值班报表工作人手紧张，刘小双主动要求参与其中。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5点汇总数据完成报表，每天都只能睡5个多小时。

就在刘小双在自贡忙碌的时候，远在宜昌的梅润豪却未能如期返岗。因疫情滞留湖北的梅润豪主动申请，参与了社区志愿服务。不同的战场，一样的坚守。他家所在的小区实行24小时封闭管理，他每天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在小区门口对进出人员测温，通过网络为小区住户采购生活物资，并配送到各单元门口。梅润豪说：“每个人都在做力所能及的事。在当时，社区志愿服务岗位就是我的阵地，我要守住自己的阵地。”

4

文珺把家安在成都营门口附近，却在200多公里外的自贡上班。

作为一名巡线工，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负责溪宾Ⅰ、Ⅱ、Ⅲ线35基塔的巡检任务。这35基塔不在四川，而在云南永善县细沙乡的大路梁子。

输电线路位于海拔1868米的原始森林区，半山腰上只有三四户人家，以种玉米、土豆，放羊为生。文珺在线路巡检的8年间，

认识了当地一名张姓村民。“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就只剩下半张脸了。”文珺惋惜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张姓村民发现自家的山羊少了3只，立马出门寻找，结果在一棵树上发现了其中一只山羊的尸体。他知道山上有云豹、野猪和熊，但不知到底谁是罪魁祸首。在他的认知里，野生动物都怕人，所以就大胆地将山羊的尸体取下，准备带回家。就在那一瞬间，一只熊出现了，一掌下来就抓破了他的半张脸。他捂着脸就跑，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后来细想起来，熊估计是吃饱了正在附近休息，突然发现自己的猎物被人偷取，遂出来护食。听说这个事情后，文珺在巡线路上更加小心。

大路基子的原始森林里多罗汉竹，这是当地的熊最喜爱的食物。所以每次看见罗汉竹，文珺都格外注意身边的动静。山林茂密，危机四伏。有一次，文珺听到前方不远处的树林里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又听见野猪的嚎叫声和撕咬声，树木剧烈摇晃，他待在原地不敢动。等声音渐渐消失，他才赶紧从另外一条路上走了出去。“应该是熊和野猪在争夺食物，打了起来。”文珺说，当时自己心跳得很厉害，坐了很久才恢复过来。

有一次，文珺完成巡检任务返回单位，走到半山腰时，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沉重的喘息声。喘息声越来越近，他看了看附近的树林，突然看见一头身体庞大的熊和一只小熊在枯枝败叶间寻找食物。他知道，那些树叶下有田鼠、有蘑菇、有竹笋……当时，文珺蹲在熊的下风侧，没有被熊闻到气味。文珺立刻朝熊的反方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撤退，并迅速爬上一基铁塔。在此之前，他只爬过树，根本不会登铁塔。登上铁塔后，他双手合成一个喇叭状，大声呼喊，试图通过声音将两只熊驱赶出山林。

呼喊了大约半个小时，又等了半个小时，文珺也不知道两只熊是否已经离开了那片山林。直到两个小时后，他才从铁塔上下来，他身子微倾，有一段路匍匐向前，用树叶遮挡身体，通过看、听、闻来确认周围是否有危险。幸运的是，一大一小两只熊真的离开了，

他这才逃过这一劫。

文珺说，同事们几乎每个人都被山上的蚂蟥咬过：“流血半小时，不痛也不痒。”更令他们害怕的是，山里多雾，若是遇上满山弥漫的浓雾，即使是轻车熟路的巡线路也会迷路，也许几个小时都走不出来。

文珺给我展示了几张他在巡线途中拍的照片。我看见了不同颜色的蛇类，它们在枯枝中爬行，在草丛里穿行，在树枝上缠绕……在树林中穿行，危险无时不在。直到走到了和兄弟们汇合的一处废墟前，文珺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望着遮天蔽日的山林，他知道自己会一直勇敢地走下去……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电到底是怎么来到我们身边的。只有读懂了电网人的工作和他们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才会真正明白这一切。

时代一天一天在进步，电网一天一天在成长，铁塔一天一天在增多，这群年轻人也跟着电网一同成长。他们成为四川电网最前沿的哨兵。如果说万家灯火是人间最动人的美景，那么他们就是这幅美景的忠实守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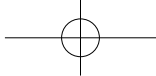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有了电，自贡的灯会才能大放异彩。

自贡自唐以降，便有新年燃灯的习俗，沿至清代即有“狮灯场市”“灯竿节”；到了20世纪初，又渐渐形成了节日的提灯会，更有放天灯、舞龙灯、戏狮灯、闹花灯等活动，从而发展成为集地区民风民俗之大成的会节。如今，自贡灯会也成为国内与哈尔滨冰灯南北交相辉映的盛大灯会。

人间有电，心中有光，那光芒不仅照亮每一个黑夜，也点亮了人们心中最美好的希望。

陈兆平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青年文学》《天涯》《广州文艺》《星星》诗刊等报刊。出版有散文诗集两部、长篇纪实文学五部。有作品获首届中国工业文学作品大赛长篇报告文学奖、中央企业“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供职于国网四川超高压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时光之羽

章 华

我的手机相册里一直珍藏着一组珍贵的照片。它们拍摄于2016年7月的一个傍晚，地点在陕西省靖边县城外南边的一个山坡上。

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距离此地此刻多少有些远，画面也比较模糊。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它们仿佛是岁月用金丝银缕的光阴悉心织就的一袭羽衣，永远那么夺目；它们所承载的那段时光，犹如冬日里的一轮暖阳，永远那么温暖。无论我未来身处何种境地，它们总能无声地抚慰我、鼓励我，让我继续勇敢地在岁月的长河里砥砺前行。

每当翻看它们，我都仿佛又回到了那熟悉的山坡上，仿佛又看到了那漫山遍野的大风机，还有那气势恢宏的输电线路和光伏阵列；我仿佛也看到了在那些风机上、电线旁、阵列中，有一群又一群筚路蓝缕的新能源建设者，正不遗余力地奔走在为千家万户送去光明、送去幸福的道路上。

2015年深秋，我刚刚离开西安，前往千里之外的靖边风电场工作和生活，自此与那群筚路蓝缕的新能源建设者为伴。

靖边风电场是华能集团公司投资建设的第一个风电场，也是陕西省内第一个投产发

电的风电场。2015年，这个风电场已投产的新能源机组装机容量23万千瓦，年发电量约5亿千瓦时，大约相当于一座百万人口城市140天的用电量；另有9.5万千瓦的新能源发电机组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投产规模和在建规模均位居陕西省同类型企业前列。

但当我在关中的晚秋时节离开繁华都市，经过大半天的颠簸，终于抵达已届隆冬的靖边，第一次直面这座虽然身处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的接壤地带却头顶多项桂冠的新能源发电场时，我内心事先筑起的铜墙铁壁瞬间就被眼前的场景击垮了。

靖边风电场的办公区、生活区和变电站集中建在一个平均海拔高度约1500米的山坡上，占地面积大约15亩，距离最近的靖边县城约有20多公里。

在场站内，除了零星的绿化带簇拥着一栋两层的办公楼和一栋两层的宿舍楼，其余大部分面积都被庞大的变电站和检修间占据着。在场站不甚高大的院墙外，正门口只有一条蜿蜒进场的柏油路 and 一户农家院落，四周是一垄垄光秃秃的庄稼地和凹凸不平的山野小路，以及绵延起伏的沟壑、丘陵，目之



所及，人烟稀少、寂寞辽阔……

岁月的手总能在不经意间轻轻抚平人们心中的落寞。接下来，在与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风餐露宿的新能源开拓者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在紧张而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不知不觉间，我慢慢地适应并接纳了这里的一切。

转眼间，到了第二年夏天。这天傍晚，吃过晚饭，我和同事们一起沿着门前的柏油路散步。

路两侧枝繁叶茂的白杨树在风中发出啦啦的声响，我偶然抬头仰望那湛蓝的天空，瞬间就被眼前的景色惊艳了。我急忙掏出手机抓拍下这组照片。

只见照片中，夕阳即将西下，近处那些错落有致的砍头柳正骄傲地微微扬起它们的发梢，像是怀春的少女嘟着小嘴；远处山坳里那些微露头角的风机，还有那凌空高悬的110千伏输电线路，以及散落在输电线路上的那一群不知名的鸟儿，似乎都因为夕阳即将离去而伤透了心。趁着夕阳最后的光亮，它们满怀忧伤地拨弄起那细细的琴弦，像在演奏一首缠绵悱恻的小夜曲，又像在幽幽诉说自己无处安放的忧伤。

可是，那夕阳，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薄情汉子，全然不把它们的忧伤放在心上。它毫无顾忌地穿透身边的云彩，也将它最后的光芒毫不吝啬地泼洒向那些仍旧徘徊在天空、仍旧不遗余力地追逐着它脚步的云朵。

你看！那些靠近它的云朵，或许太过于轻佻，它们竟然不假思索就将自己从云层中生生地剥离出来，义无反顾地继续奔赴夕阳的怀抱；而那稍远一些的云朵，或许又过于腼腆，它们还来不及翩翩起舞，就和那些游离在更远处的云层之外的游兵散在一起，在夕阳的照射下竞相泛起少女般羞涩的红晕……

这组照片真的很美！我将这组照片发在朋友圈，有朋友赞叹：落日余晖，美得炫目！有朋友问：这是你们的风电场吗？我骄傲地回复：是的，是我们的风电场！漫山遍野可见之处都是我们的风机！

呵！我骄傲地回复完朋友们的信息，仍然感到意犹未尽。我惊愕地发现：不知道从何时起，我悄悄爱上了脚下这片曾经击溃我心理防线的土地。

这是一片怎样的土地？这片如此荒芜、如此寂寞、如此辽阔的土地，我如何能这般轻易地对它尽释前嫌，大声说“爱”？

当地史料记载，明太祖洪武六年始设“靖边卫”，取“绥靖边疆”之义。那条蜿蜒在风场门口不远处，迤迤前行数百年的明长城，还有那条盘踞在更远处，早已被数千年的风风雨雨剥蚀成断垣残壁隐入尘烟的秦长城、秦直道，就是历史赋予这片土地的符号。

在这片土地上，历史的天空下，从来不乏游牧民族策马西风、纵横驰骋的身影，然而，铁骑、牧群进退之间，狼烟四起，寸草不生，风沙不绝，民不聊生……华夏民族的大统一彻底终结了这片土地上曾经长达数千年的战争纷扰，并逐年改善了这片土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然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低温霜冻、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地区。

因此，对于大多数怀揣梦想、从祖国四面八方奔赴这里投身火热新能源建设事业的人们来说，严寒、风沙和干旱是他们在这里必须面对的第一重考验。

我清楚地记得，当列车缓缓载着我和另一名同事驶入靖边火车站时，前来接站的当地同事却怎么也联系不上我们。原来，在严寒面前，智能手机竟成了“冰疙瘩”。

靖边的冬天比关中的冬天来得早、去得迟、藏得深。从10月开始，至来年4月，这片土地始终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下。

在这里，如果必须到野外去，那么就必須从头到脚，包括眼睛和牙齿都要全副武装。不然，寒风会在你呼吸的间隙渗入你的肌肤，让你不由得齿寒牙颤、涕泗横流、眼肌酸涩，让你的眉毛转眼间就结出白花花的冰凌。当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一望无垠的雪地里无比艰难地行进时，耳边传来脚下咯吱咯吱的踏雪声，脑海中疑惑自己是不是已经穿越千年，立马蓝关，与那韩老夫子同为天涯沦落人？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在秦岭还是靖边，大雪总会催生出人们对于家的无尽留恋和思念。

大雪封门的日子，由山下而来的供给车即使套上重重的防滑链，也总会在场站门外的斜坡上不住地打滑。场站内，供水系统总会隔三岔五地使性子、闹罢工，大清早起来，总能看到几个小伙子抱着酒精炉向水泵房方向一路狂奔……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可靖边的春天就是迟迟不肯褪去冬装。你还在困惑春天怎么还不来，就忽见白雪黄尘中似有绿叶成荫、柳絮乱飞，才晓得在风中，春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已经准备偷偷退场了。

靖边的风，骨子里似乎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血性与方刚。它常常在这个时节大老远就鼓起腮帮，吹着尖锐的呼哨，狂啸而来。那阵势，简直像极了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世代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古人。

靖边的风，它常常裹着大量的沙尘，铺天盖地席卷而来，顷刻间，就搅得天昏地暗。它不费吹灰之力就拖拽住我们前进的步伐，并将那重重的黄沙狠狠地摔打在我们身上，常常打得我们晕头转向，差一点就要乱了分寸；它毫不留情地砸向汽车，砸向门窗，砸向院子里的盆盆罐罐，砸得它们通身像长了麻子一样，坑坑洼洼；它甚至常常不知疲倦，大半夜还在旷野里鬼哭狼嚎，呜呜咽咽，唯恐不搅得人胆战心惊、惴惴不安……

可是，靖边的风，不论它有多么狂浪不羁，每一个新能源建设者在心底，对于风，似乎都有着亲昵与喜爱。不信？你看：大风过后，人们总是掸净衣衫，抹去尘沙，推开门窗，相顾一笑。因为漫山遍野的大风机渴盼着风，源源不断的电力生产仰仗于风，千家万户的灯光呼唤着风！所以，每一个新能源建设者无不在心底大声地咆哮：“来吧，就让大风来得更猛烈些吧！”

2010年，我国新能源发电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风力发电设备自动化调控水平整体偏低，特别是在极端风速（每秒20米及

以上）等恶劣工况下，缺乏有效的自动化调控手段。因此，每遇大风，轻则机翼折断，重则风机倒塌，事故时有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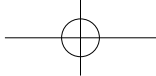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所以，每遇大风，新能源建设者就像那些在自家田间地头盯着春灌的庄稼汉一样，时时刻刻眼不离灌、手不离锹、脚不离地，不敢有丝毫麻痹大意。

从大风预警开始，到大风入境，直至警报解除，在此期间，平时略显安静的集控室就人满为患，尖锐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肆意敲打着每个人心中那根紧绷的弦；在此期间，包括一线生产人员在内的各级人员，上至企业主要负责人，下至一线员工，大家摇身一变，变成了气象专家、安全生产专家，就地整编成骁勇善战的兵团，迅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即刻开启兵团作战模式。

那位长期驻守风场，身形佝偻且单薄，让人不禁担心旷野上募然而起的风暴会随时将他席卷而去的负责人，之前还淡定地和大家谈笑风生，此时就游走在办公室和集控室之间，不时透过监控大屏观察机组运行工况、掌握风资源动向；那位一贯认真且严肃木讷的生产部主任，此时更是眉头紧锁、双眼血红地守在集控中心，果断指挥人员迅速处置各种危急工况……暗夜里，风场大门不时开启、闭合，一辆辆满载精兵强将和抢修物资的越野车鱼贯而出，鱼贯而入；就连厨房里也是灯火通明，那个平日里逢人总是笑嘻嘻的胖厨师现如今也过上了严肃而紧张的兵营生活，与同事轮班倒，随时为夜半归来的抢修人员奉上热乎乎的夜宵……

大风来了，又去了。被大风裹挟着的、看得见的尘沙黄幕，飞扬而来，又弥漫而去，催促着进场道路两侧的白杨树顽强地生长，看它们绿了枝叶，又黄了枝干……

冬去春来，万物竞芳；寒来暑往，周而复始……大风来来又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在时光的隧道里，那曾经看得见的尘沙黄幕与逝去的时光一道渐渐远去，永远地消失在你、我眼前……门前的白杨树已然熬过了生命之初最艰难的岁月，它们拼命地向上生长，与那群筚路蓝缕的新能源建设者一道，将生



命的根茎深深地、顽强地扎进脚下这片曾经无比荒芜、无比寂寞、无比辽阔的土地……

我痴望着这些照片，内心竟生出一种缠绵和一种情爱——对那片静默的土地和那段沸腾的时光。

我闭上眼睛，仿佛再次回到那魂牵梦萦的土地，回到那段难忘的韶华时光。我仿佛嗅到了从那遥远的时光深处弥漫而来的岁月的醇香，恰如一壶陈年老酒，愈是久远，愈是浓郁——我知道，那是只有经历磨难的生命才能体会到的岁月的醇香！

我突然醒悟：那些过往的时光，不过是生命以岁月的名义赋予我的日益丰满的羽毛，容我展翅高飞，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容我阅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那就容我，姑且以岁月的名义，慢慢地，慢慢地，将那绚丽的时光之羽，谱写成一首首美丽的歌，一首首关于新能源的歌！

章华 本名张杰，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华能陕西新能源分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芭蕉帖

马卫巍

1

我素喜芭蕉并时常画它。

我一直以为芭蕉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高洁、孤独，与世无争且有诗意。这种诗意的分量感十足，足够让人着迷。或许，我对芭蕉的理解，只停留在浅显的认识里——不过是文人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满足罢了。

古人眼中的芭蕉是园林和院落的装饰性植物。他们喜欢在院中植上五六竿瘦竹、一两簇芭蕉，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古朴之气扑面而来。不过，芭蕉种多了，却也

会多添几份阴森之气，冷森森、凉飕飕，闷热潮湿，不见天日。我见过许多古人的旧居，院落里多有芭蕉。南北文人都喜欢芭蕉和竹子，不过这两种植物的生长速度有所不同。这些古老的院落历经风霜雨雪和岁月的侵蚀，在斑驳陆离中逐渐露出苍老的面孔。古人们的影子在芭蕉硕大的枝叶中隐约显现，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前世的自己。

丝竹音乐《雨打芭蕉》，我听来多有凄凉之音。在诗人眼里，芭蕉常常与孤独忧愁特别是离情别绪有关。夜雨芭蕉，愁



煞离乡人。我十几岁独自远行，离开了尚未完全装入内心的村庄，离开令人忧伤的、无奈的，甚至带着丝丝怨恨的家庭，漂泊在外。我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飘摇不定，不知道家在哪里，路又在何方，孤零零如一株雨中飘摇的芭蕉。在一位老人的院子里，我第一次看到芭蕉，竟被这一汪碧绿吸引住了。这株芭蕉挺拔、粗壮，刚伸出来的新芽有嫩黄色的光泽，就像天空中的月牙儿。我抚摸着略带凉意的叶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不知道为何如此，只能与它默默对视，一切烟云过往便不重要了。直到此刻，家乡才从心底跳出来，模糊的影子逐渐清晰。我望向远方，仿佛看到了站在家门口的父母。

杜牧在诗中云：“连云接塞添迢递，洒幕侵灯送寂寥。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淡淡离愁让人孤枕难眠。白居易也有诗：“早蛩啼复歇，残灯灭又明。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古人偏爱雨打芭蕉，他们听窗外细雨绵绵，回想以往，感悟己身，感悟更多的则是别离漂泊，孤独寂寥。“小窗一夜芭蕉雨，倦客十年桑梓心。”

乐观的诗人则听到了万物生发的勃勃生机和人生乐趣。韩愈就有诗云：“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雨打芭蕉时，

古人也能偷得浮生半日闲。他们超然物外，听出的是清新愉悦、优雅闲适的情趣。“阶前落叶无人扫，满院芭蕉听雨眠。”蕉窗听雨，乃是赏心乐事。

不过，独守空房或怀人思春的诗人却另有一番意境。李清照写道：“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霖。点滴霖霖。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这种愁思配上清雨，以景思人。李商隐也有诗：“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雨打芭蕉，让人听出了绵绵无尽的相思。

清代文人蒋坦有一天听见院子里雨打芭蕉，心绪凄迷地说：“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妻子戏言：“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

雨打芭蕉，景随心动。影响我们心境的是情绪，又怎么是芭蕉的错呢？

2

北方芭蕉多敦厚，其躯干并不是很高，叶子也相对肥厚一些。这也像北方人的性格，敦厚、粗壮，不拘小节。有一年我看到则新闻：大概是过了霜降后，家乡一个村子里竟然有簇非常粗壮的芭蕉，生长得





十分茂盛，令人生奇。这簇芭蕉是哪家栽植的？又是从哪里寻来的幼苗？我觉得每一株芭蕉都隐藏着一个久远的故事，隐藏着许许多多的秘密，让人心生遐想。

近年来，北方兴起各种生态植物园，也有专门的芭蕉种植区，不过，工人把它们栽到塑料大棚里就显得有些小气了。我参加过几次到生态园进行书画采风的活动，总觉得大棚里的芭蕉有些委屈。它们低着头生长，没有广阔的空间，互相挤着，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美感。不过，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毕竟，在我们这个地方，芭蕉还是较为少见的，且很难度过寒冷的冬天。温室大棚提供了特殊庇护，却使其丢失了原始气息。在现代化种植和观光旅游的带动下，这些芭蕉是不是也有些无奈呢？它们远离故土，又作何感想呢？

南方芭蕉就挺拔了许多，茂密成林。这些年，我坚持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写生，所见的芭蕉品种繁多，叶片多样，极具原始生态。不过，它们毕竟被栽植在植物园里，工人轮番修剪，把那种沧桑感去掉了。画家喜欢芭蕉，大都喜欢芭蕉叶子的焦枯感觉，修剪完之后姿态减色不少，多少有些遗憾。其实，古人喜欢芭蕉，是喜欢它的残缺之美。清代画家金农一生对芭蕉情有独钟，《砚铭》中载有他《大蕉叶砚铭》，其云：“芭蕉叶，大禅机。缄藏中，生活水，冬温夏凉。”金农还有自度曲《芭林听雨》，写得如怨如诉：“翠幄遮雨，碧帷摇影，清夏风光暝，窠石连绵，高梧相掩映。转眼秋来憔悴，恰如酒病，雨声滴在芭蕉上，僧廊下白了人头，听了还听，夜长数不尽，觉空阶点漏，无些儿分。”金农有幅《蕉林清暑图》，上面题有一诗：“绿了僧窗梦不成，芭蕉偏向竹间生。秋来叶上无情雨，白了人头是此声。”芭蕉叶上三更雨，点点滴滴敲在人的心扉。

在云南，人们对芭蕉叶多有用处，他们喜欢用这种硕大的叶子包美食。叶子的清香伴着饭菜之气，且各式样的菜肴盛在绿色的叶子上，五颜六色搭配，让人垂涎欲滴。

芭蕉花可食，用烈火烹之，加以当地的辣椒、豆豉，味道清香浓烈。还有一道菜是热炒芭蕉芯，烹饪之法大体相同，只不过味道更加鲜美而已。来到版纳，此两道菜是我必点之物，食之，口留余香，令人回味。

西双版纳这边的芭蕉品种多样，但最为甜美的却是一种小芭蕉。它们的样子圆圆的，短短的，小巧而圆润，透过外皮都能闻到一股香甜之气。有一年，我在版纳植物园捡到一串芭蕉，是从一株高大的芭蕉树上掉下来的，里面是密密麻麻黑色的种子，根本入不了口。尽管没有吃成，但这番经历十分有趣，令我难忘。

3

我一直想，怀素当年在芭蕉叶上驰骋笔墨会是什么样的心绪呢？他自幼贫穷，出家后生活更是清苦，但却对书法矢志不移。他在寺庙前后种植芭蕉，待芭蕉长大后摘下蕉叶铺在桌上临帖练字。老的芭蕉叶剥光后，他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寒来暑往终成一代书法大师。

那绝对是一个孤傲的身影，一个坚毅挺拔的身影，晨钟暮鼓，青灯黄卷，诵经声传来，芭蕉也有了圣佛气韵。有风吹过，怀素的袍袖舞动，整个人便融到蕉林中了。怀素和尚与芭蕉为伴，与美酒为伴，与书法为伴，是何等地潇洒与飘逸，何等地超凡与洒脱。芭蕉因此成就了怀素，怀素也因此成就了芭蕉。

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对芭蕉有如此描述：“幽斋但有隙地，即宜种蕉。蕉能韵人而免于俗，与竹同功……蕉之易栽，十倍于竹，一二月即可成荫。坐其下者，男女皆入画图，且能使合榭轩窗尽染碧色，‘绿天’之号，洵不诬也。”我查阅资料得知，芭蕉又名甘蕉、绿天、扇子仙等，名字也非常浪漫，怪不得古人那么喜爱它们。不过，我最喜欢“绿天”之名。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解释芭蕉得名时说：“菊不落花，蕉不落叶，



一叶生，一叶蕉，故谓之芭蕉。”芭蕉叶色碧绿，叶面宽大，且挺拔俊秀，如同一个个巨大的绿伞，配得上“绿天”的雅号。

我们再返回来谈谈金农。他笔下的芭蕉，多有残缺，但也有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之象。在他眼里，芭蕉已经不是哀怨的符号了，已经超脱了人世间的种种困苦磨难，上升到一种度人度己的境界。他画芭蕉的衰败与残缺，却又是为了强调生命永恒之美。尽管，时间的长短并不决定生命的意义，而生命的价值则是建立在人的真实体验中的。他说：“王右丞雪中芭蕉，为画苑奇构，芭蕉乃商飙速朽之物，岂能凌冬不凋乎。右丞深于禅理，故有是画以喻沙门不坏之身，四时保其坚固也。”雪中不可能有芭蕉的存在，王维的雪中芭蕉，就在于表达生命的永恒之理。

《红楼梦》中也多次提到芭蕉，第一回就有文曰：“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梦中之事便忘了对半。”探春最喜芭蕉，自称“蕉下客”。《浮生六记》也有多处写到芭蕉，“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此种描述不胜枚举。

在云之南看芭蕉，偏偏遇上细雨，心绪就润了起来。尽管独自而来，身影孤单也有些落寂，但我感觉这雨声里，朋友们都在。

4

《涅槃经》中有句话很有意思：“譬如芭蕉，生实则枯，一切众生身亦如是。”陈寅恪先生对此也有解释，他说这是佛学中以芭蕉比喻人身和人生，非常具有哲理性。陈先生解释说，考印度禅学，其观身之法，往往比人身与芭蕉等易于解剖之植物，以说明阴蕴俱空、肉体可厌之意。佛经中将构成身心虚幻不实的“五阴”比喻为芭蕉的伪茎，应观如沫、如泡、如热、如炎、如芭蕉、如幻、如梦……非我、非命、非众生、非人等。

《维摩诘经》说：“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芭蕉意味着弱而不坚，短而不永，空而不实，过早逝去。春风拂过，芭蕉迅速

成长，几日内便可亭亭如盖，托起一个绿色的世界。它们的叶子简直铺天盖地，大开大合，令人惊奇。但就是这样一种勃勃的生命，一阵秋风起，瞬间就衰落得无影无踪了。芭蕉短暂而脆弱的一生，又能留下什么呢？

唐代之后，文人们不仅继承了魏晋以来对芭蕉自身之美的欣赏和指代佛学之“空”的含义，而且借雨打芭蕉之声将芭蕉作为寄情之物，同时还将芭蕉作为表达平静、闲适的隐居生活的载体。中唐之后，慧能派的禅宗融合法融派的牛头禅宗，成为佛教的主流宗派，法融提“虚空为道本”，而“本来，佛教空宗并不以空为产生一切万有的本体”，“空”在禅宗下加强了。芭蕉指代“空”的含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如刘禹锡《病中一二禅客见问，因以谢之》的“身是芭蕉喻，行须筇竹扶”；白居易《逸老》的“筋骸本非实，一束芭蕉草”；元稹《春月》的“视身琉璃莹，谕指芭蕉黄”等。另一方面，老庄提倡的“以无为本”与禅宗之“虚空为道本”暗合，这样，信奉老庄的士子官员和佛门高僧之间开始频繁交往。当时的王维、刘禹锡、白居易等人都是与禅门关系密切的著名士大夫。而这些人正是对隐逸文化有重大影响之人，芭蕉成为隐者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见过一些寺院大殿佛像前供奉有芭蕉，翠绿如盖，叶叶相覆，庄严悦目。《增一阿含经》中曾经指出：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野马，行如芭蕉，识为幻法。“行如芭蕉”善用了芭蕉这种植物没有坚实的心，只是由一层一层的皮包裹而成的特点，被佛陀用来比喻“空性”。众生造作诸行，像芭蕉一样危脆不坚实，而人的五蕴，也皆是幻觉。

我所见过的版纳芭蕉虽威猛高大，却外实内虚，貌似一推就会倒，并不坚韧。我一直想，若是大风吹过，芭蕉定会缭乱不堪，东倒西歪。不过，它们也有障眼之法，硕大碧绿的叶子足以让人忘却一切。

《西游记》中有《三借芭蕉扇》的故事。实际上，“火焰山”代表着“贪、嗔、痴”三毒，要想熄灭三毒，一定要用芭蕉扇扇出的清凉的“空性”之风才可以。若芭蕉



扇只扇三下，可让火焰山暂时“熄火”，下场清凉的雨，过后该怎么热还怎么热。若要彻底熄火，必须连扇七七四十九扇才行。可见，灭掉“贪、嗔、痴”三毒有多么难。在佛教的十八罗汉中，有一位代那婆斯尊者，他出家后就喜欢在芭蕉树下修行，终成正果，因此被称为芭蕉罗汉。

有一年，我在版纳写生，栖身于芭蕉树下，突然一阵风来，芭蕉叶片舞动。绿墙轰然倒塌，整片的绿便扑入眼帘。那个场面极为震撼，我在惋惜芭蕉倒塌的同时，却见断裂处一株新的生命破土而出——它的生命得到了涅槃。

5

现代人多将芭蕉用于摆设。

我有几位朋友也喜欢芭蕉，但他们并不把芭蕉栽植到庭院里，而是植到陶盆中摆在案头。芭蕉不大，两三片叶子而已，且盆子里也放了石头，硬生生营造出些许文人的意味。不过，这些芭蕉太过瘦弱了，弱不禁风，娇小之气让人心生怜悯。现代人的居住环境大有变化，庭院里的曲径通幽之感早已不复存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只好“关门即是深山。”书斋中摆几个瓷瓶、一两株瘦竹，三五株芭蕉，当然，还要摆放几块石头，便是很好的所在了。我有位作家朋友把阁楼当书房，楼梯上一层层摆满了书籍，书桌上放了他的旧藏：古玉、玛瑙还有几个香炉，最主要的是放了一个用黄铜打造的芭蕉叶，特别有韵味。清晨或傍晚，阳光从窗子照进来，他的这些旧藏熠熠生辉，就增添了些远古气息。这或许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种生活氛围，没有绿色植物的书房，还叫有文化气息的书房吗？一株芭蕉，只一株芭蕉，就会使书房里春意盎然，孕育生机。能有一方小天地，与古为邻，与芭蕉对话，足够让人心灵得到解脱。而我们可以营造的这种氛围，也需要小心翼翼地呵护和滋养。我们把芭蕉从大自然中移植到生态大棚里，又把大棚中的芭蕉移植到书斋中，为的不过是心境和心灵上多

多少的慰藉而已。

佛教中以芭蕉来喻人身，从“身如芭蕉，中无有坚”的否定性认识，转化为“沙门不坏之身，四时保其坚固”的肯定，想必是芭蕉的内在气质将一个人从消极的现实中拯救了出来。芭蕉历经枯荣生发实现生命的轮回，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一直在刻意营造氛围，营造一种精神上的浪漫主义情怀，殊不知，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有些事是不能做的，我们只能把一些秘密永远埋在心底。

芭蕉，从大自然走进书斋也是一种必然，不过，好在它适应了这种环境，它们在狭小的空间里，孕育另一种生命的高度。

6

齐白石有幅名作《芭蕉书屋图》，布局雄伟，下方为全篇细笔精勾，点染浓淡间，一派齐氏自家风貌。群叶之中，有书屋几间，全然不是金屋银瓦，无处不散发着他的天才之灵光。白石老人奇绝而舒展的个性从两座巨大的山头之中得以最大地发泄，两山笔势爽利，浑然一体，其用色亦极大胆。画作上题：“芒鞋难忘安南道，为爱芭蕉非学书。山岭犹疑识过客，半春人在画中居。余曾游安南，由东兴过铁桥，道旁有蕉数万株绕其屋。已收入借山图矣。齐璜并题记。”钤朱文“木人”、白文“白石翁”和“老夫也在皮毛类”印。

吴昌硕曾云：“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得大名。”其中“有人”指的便是齐白石，齐先生闻后即篆刻了“老夫也在皮毛类”七字，在这《芭蕉书屋图》下方，便可见此印。

王维有一幅画作《雪中芭蕉》。他在茫茫大雪中画了一株翠绿芭蕉。大雪是北方寒地才有的，芭蕉则又是南方热带的植物，一棵芭蕉如何能在大雪里不死呢？沈括《梦溪笔谈》引用张彦远的话说：“王维画物，不问四时，桃杏芙蓉，同画一景。”历来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本身就是艺术。以《雪中芭蕉》来说，艺术之意境最能突破樊笼，这种力量能把大雪消融，让芭蕉破土而出，使得造化的循环也能有所改变，这正是抒



情，正是寄意，正是艺术创作最可贵的地方。而张彦远的这番解释乃将绘画从一般的技艺中解放出来，并赋予文化上的严肃使命，使之能“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达到了“画以载道”的目标。

在韩休墓壁画《乐舞图》中，居中方向就有一株芭蕉树。芭蕉树喜暖怕寒，是热带地区的植物，在南方和海边比较多见。韩休在唐长安做官，最终又葬于唐长安，那么，他的墓壁画中为何会出现一棵芭蕉树？有专家认为这可能不是芭蕉树，或许是一棵被误读的椰枣树。但也有专家认为这是画师采用的一种意象表现手法，以此表达唐人对南方的喜爱。有资料记载，多处寺院壁画中也有芭蕉树。这也可能反映了当时绘画界的一种时尚风格，因此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对当时真实环境的完全再现。

自明清开始，写意花鸟开始盛行，芭蕉无疑是画家们最喜爱的题材之一。陈老莲、八大山人、徐渭、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各具千秋。八大山人有一幅巨制《芭蕉竹石图》，画面高达221厘米。画芭蕉竹石，淋漓酣畅，气势撼人。从笔迹来看，八大山人使用的是一枝长锋大腕笔和另一枝长毫笔，饱蘸墨汁，先画芭蕉，后画奇石，然后再补以竹，成竹在胸，放笔直挥，一气呵成。由此可以想象，他创作此画时解衣磅礴的豪壮情景。此画对水分的掌握与控制非常得宜，浓淡干湿层次分明，给人以清新、湿润、浑厚干湿之感。这是八大山人兴致高涨的神来之笔，平淡天真中揭示生命意识之真谛。

陈洪绶作于1646年的《蕉林酌酒图》也是流传至今的名画之一。这幅画的背景是高高的芭蕉林，旁边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假山之前有一长长的石案，石案边一高士右手执杯，高高举起，凝视远方，若有所思。画面左侧的树根茶几上放着茶壶，正前侧画两女子，拣菊煮酒。画面的主题是人物，却通过芭蕉塑造了一个高古幽眇的境界。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把酒问月，月光依然。陈洪绶的

多幅画作常见芭蕉，就拿这幅《蕉林酌酒图》来说，有大片的芭蕉，而且画面中那位滤酒的女子就坐在一片芭蕉叶子上，如坐在一片云团上，潇洒俊秀，婀娜多姿。陈洪绶晚年曾暂居于绍兴徐渭的青藤书屋，那里就有不少芭蕉。他搬进新居，曾作有《卜算子》：“墙角种芭蕉，遮却行人眼。芭蕉能有几多高，不碍南山面。还种几梧桐，高出墙之半。不碍南山半点儿，成个深深院。”表现出了自己挚爱芭蕉的心意。

吴昌硕多以篆籀笔法入画，浓淡交合之笔挥写芭蕉，苍莽雄浑。他用大块墨色的芭蕉叶片和纵横交错的叶筋构成线条和块面的有机组合，墨色浓淡相宜，疏密得当，错落有致。

在我看来，张大千的芭蕉画作最具有诗意。他以芭蕉作为配景，多以高士、仕女为主要题材。我喜欢的也是他笔下的仕女，他的仕女摆脱了明清时期画作的柔弱病态，具有健康丰满之美。芭蕉舒展飘逸，笔墨实中衬虚，冲击力非常强烈。他的多幅《芭蕉仕女图》中，仕女不施粉黛、清丽绝俗。画面多用淡墨，发髻与芭蕉叶上的浓墨使仕女得到凸显。张大千的芭蕉注重远静和近静的关系，张弛有度，也是学习画芭蕉的典范。

老舍先生和齐白石先生有一段佳话流传至今。老舍给白石老人出了四道画题，其中有一句诗是“芭蕉叶卷抱秋花”，白石老人对此很久都没有动笔，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记不清楚芭蕉叶究竟是卷向左还是卷向右，到了最后就只好不画卷叶的芭蕉了，由此体现出白石老人在创作上的严谨态度。

芭蕉入诗入画，入心入境，面对眼前一簇又一簇的芭蕉，我们的心灵会空无一物。

马卫巍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多有作品见于杂志、报刊。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

责任编辑：张献方



众鸟高飞尽

龚家凤

邂逅白鹇

儿时的一个傍晚，父亲去山上砍柴迟迟未归。

母亲把饭都煮好了，说：“去看看，你爸爸回来了没有。”

我便站在村前的石桥边心急火燎地等着。那时，父亲在生产队赚工分，每日要出勤，只有收了工，才能匆匆忙忙上山，斫一捆柴回来。父亲经常给我摘回草莓、山楂、猕猴桃等，有时还能捡到几个野鸡蛋。村里的炊烟慢慢淡去，饭菜飘香。暮色苍茫中，远远看见一个人背着一捆柴下山，这肯定是父亲。我一蹦一跳迎了上去。父亲喜气洋洋，一手扶着柴，一手拿着一根三四尺长的白色羽毛。

我接过羽毛，问：“这是什么鸟的羽毛啊？”

父亲说：“我在一座叫插壁的高山上砍柴，惊起了竹林中一只白色的大鸟。它张开翅膀，有一米多长，飞去时，与竹枝碰撞，掉下一根羽毛。这种鸟，村里的人叫它白野鸡。”

我们通常看见的野鸡都是棕褐色的，在田垄里、山脚下，不时咯咯地叫。我心里对

这种神秘的白色大鸟很是景仰，可常在山上砍柴也不曾一遇。

后来，随着知识的增长我才得知，这种鸟叫白鹇，也叫银鸡，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它素羽似雪，神清貌闲，举止潇洒，故得名白鹇。

春秋乐师师旷《禽经》曰：“似山鸡而色白，行止闲暇。”

白鹇生性高傲，超凡脱俗，向往自由，一般栖居在高山竹林间。古代的文人雅士及达官贵人为了观赏它飘逸的神采，便在江南山林中觅得白鹇卵，用母鸡孵化。只有这样，白鹇才习惯与人相处，得以毫无拘束地徜徉于园林花卉之中。

在百鸟中，白鹇与高人隐士的闲情逸致相称。历代文人墨客都喜欢以白鹇为题材作画。白鹇，真可谓是鸟中神品。

故乡的山山岭岭、角角落落，却难得寻觅到它的踪影。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与白鹇有了一面之缘。

那是多年前一个黄叶飘零的暮秋，我回乡给父母砍柴烧，来到村前的高山上重操旧



业，倍感亲切。那天，天色灰蒙蒙的，我一担柴还没有斫足，就淅淅沥沥落起大雨来。我急忙躲进一块偃卧着的岩石下，唯闻雨打竹叶，沙沙作响。忽然，扑棱棱，一只白色大鸟飞来，落在离我不远30米远的一竿秀竹上。毋庸置疑，这就是我思慕已久的白鹇。

它通体雪白，但头顶上有蓝黑色的羽冠，赤爪，红喙，体长有一米多。一双慈祥的眼睛，一时仰视苍穹，一会凝视林间，真犹如翩然而降的仙子。我正心醉神迷，林间突然闪出一只鬼头鬼脑的牛尾狐狸，白鹇一惊，咕咕叫了两声，展开翅膀，拍打着竹枝飞去了。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翩若惊鸿的白鹇，犹如人的一一生中可遇不可求的恋人。

斑 鸠

咕——

清晨醒来，窗外传来斑鸠的叫声，低沉而悠远，此起彼伏，使我想起一些童年往事。

斑鸠即鹁鸠，乍看有一点像鸽子，羽毛以灰褐色为主，头顶蓝灰，后颈有一块黑白相间的花纹，额下粉红，尾尖花白，黑喙，脚红褐色，喜欢栖息在村周边的树林中，除了吃昆虫、野果，有时也会找准时机与家禽争食。

《本草纲目》记载，鸠也，鹁也，其声也。斑也，锦也，其色也。

我依稀记得那时摘卢都的情景。那是生产队栽早稻的时候，大田小田水汪汪，大人们正在插秧。我们呢，成群结队，带着狗，在鹁鸠声声里，踏着湿漉漉的田间小路，去摘卢都吃。此情此景，我们虽不会作诗，却会唱歌谣：“鹁鸠鹁鸠咕咕，上山去吃卢都，下山去吃奶子，钻到姆妈怀里。”或唱：“鹁鸠咕咕，眼睛墨乌。崽享清福，娘打豆腐，崽吃三碗，娘打饿肚。”

我家屋旁边是一片菜地，靠西边篱笆有一棵古枫树，还有一些丈把高的桃树、梨树、棕树。枫树上住着一对斑鸠夫妇，不时发出呼朋引伴的叫唤声。

它们经常在菜园里捉虫吃，当然也啄菜叶子，看见人来便飞到树上。到了菜花金黄的日子，便有一群小斑鸠在学翅。小斑鸠懵懵懂懂，不晓得世事的险恶，有时栖在五尺来高的梨树枝头夜宿，被我逮到过两只。

一年冬天，大雪一落就是二十多天，出门还得用锹铲雪开路。我们天天坐在家烤火，偶尔打开桶子透气，只见得，斑鸠羽毛散乱，就像晕了头的鱼。

父亲说：“这雪落得太久，雀子都快饿死了。我们来捕斑鸠改善一下生活吧。”

雪落了许多，不要说鱼肉，就连新鲜蔬菜我们也很久没吃到了。腌薯藤梗、干芋头秆、酸腌菜、豆饵，轮番上桌，吃得我嘴角都烂了。常言道：飞斑走兔。听父亲这么一说，我的口水都出来了。我同父亲来到禾场秆堆下，扯了一些秆，做成十个八字形的秆块，把这些秆块放在园里树下。我再也没有心思烤火了，从桶子的缝隙里看着。不一会儿，扑腾腾，飞来一只斑鸠。它看见秆块里的谷子，不由分说地啄食起来，才啄到第四下就被套住了。我急着要去拿斑鸠。父亲说：“等一下子。”

过了个把小时，居然套到四只。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吃了一顿红烧斑鸠，鲜美无比，我几乎要把舌头都吞进肚子里了。

此后，只要下雪天，我就经常在禾场的秆堆下用这种方式捕鸟。一天，我反其道而行之，将一个装有绳套的秆块放在旁边，随后便躲在禾场一间屋子的楼上观察。天色漠漠，雪花飞舞。一会儿，飞来两只斑鸠，有一只抢先啄食。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村里一个叫柴根的人从远处跑来。我急了，对他喊了起来：“柴根，站住，不要吓走我的斑鸠。”他刚收住脚，斑鸠就被套住了。他急忙上前，帮我取下猎物。

这些年，人们对鸟类保护的意识逐渐提高，捕鸟的顽童越来越少了。

去年清明后，一连几天的晴天，我记起要给阳台上的几盆花浇水，发现那盆菊花中好像有鸟做窝的痕迹，也没有放在心上。又过了十来天浇水时，惊起一只斑鸠，窝里分明有两个光洁如玉的蛋。哦，原来斑鸠在这

里孵蛋呢。

这鸟窝成为一家人的兴趣点。雌斑鸠废寝忘食孵蛋，雄斑鸠任劳任怨觅食，即使风雨交加也同舟共济。十几天过去了，鸟窝传来唧唧的鸣叫，两只幼鸟破壳而出，毛茸茸、黑乎乎的。从此，两只成鸟轮流外出，衔来食物，嘴对嘴地喂。小斑鸠日长夜大。二十多天过去了，它们羽毛丰满，拍打着翅膀飞去了。

那四只斑鸠，三天两头会来到我家阳台站一会儿，咕咕叫上几声，好像在说：多谢了！多谢了！

从此，我们家阳台上总放着一桶米，时刻等待着它们的光临。

竹 鸡

宋代大诗人梅尧臣有一首《禽言四首竹鸡》这样写道：“泥滑滑，苦竹冈。雨萧萧，马上郎。马蹄凌兢雨又急，此鸟为君应断肠。”

这首诗让我想起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山区，更让我想起小时候关于竹鸡的回忆。

泥滑滑是竹鸡的别名。《本草纲目》中解释说：“南人呼为泥滑滑，因其声也。”

竹鸡喜居丛林，状如鸬鹚无尾，毛羽褐色多斑，头扁似蛇，喙尖眼突，性好斗。竹鸡好食白蚁，古谚云：“家有竹鸡啼，白蚁化为泥。”

儿时山居，每当晨起或傍晚，山前山后，竹鸡嘹亮悦耳的啼鸣声充斥于耳。正如一首古词曲所云：“泥滑滑，仆姑姑，唤晴唤雨无时无。晓窗未曙闻啼呼。”

竹鸡味道特别鲜嫩可口，儿时的我，闻其声，便想食其肉。

大哥是很出色的猎手。记得若干个“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傍晚，他总是背一支猎枪，朝“泥滑滑”叫着的竹鸡走去。只要枪声一响，不一会儿，大哥便喜气洋洋地提着三两只竹鸡走来。一家人又是一顿美美的晚餐。

大哥的猎枪打野兽时用铅弹，打鸟雀则

用霰弹，而竹鸡在夜里喜欢集群而居，站在树枝上，所以一枪能打好多只。

我家有一片菜地，位于村前的葛山脚下，种植的蔬菜常受到竹鸡的侵扰。父母对竹鸡的这种劣行习以为常，很是宽容。我却不以为然，第一个扬言要找竹鸡算账。我煞费苦心设置了一个竹做的自动机关。我撑起一只筛子，在机关的舌片上放上稗谷，只要竹鸡稍一啄，准被罩住。我苦心经营许久，可罩住的总是些黄雀、斑鸠之流，狡猾的竹鸡根本不上套。

有一天，我终于出了一口恶气。那天清早，我来到菜园，有一群竹鸡在蕨萁丛中呼朋引伴地要下山。我便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掷了过去，打中了一只竹鸡的翅膀。它扑腾了几下，被我活捉了。

有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春雷响过后，南风劲吹，一时热如炎夏，山上长出许多状如雨伞、红如杜鹃的竹菇来。村里人纷纷上山去捡。一天，我捡了满满一篮子，正准备下山，转过一个山坳，却见一只竹鸡带着一群幼崽与我狭路相逢。我的眼睛陡然一亮，放下篮子，忘乎所以地朝竹鸡扑去。出人意料的是，竹鸡倒竖起羽毛，弓起背，像一只鸡冠蛇似的，朝我发起反攻。我不禁一愣，稍一迟疑，竹鸡已带着幼崽逃进柴草丛中。

哦，竹鸡虽小，却和我们人类一样，有着极崇高、极伟大的母爱。从此，我对竹鸡另眼相看。

离乡多年，那“泥滑滑，仆姑姑”的啼叫声似乎还经常在耳边萦绕，挥之不去。如今，故乡的竹鸡远不如以前那么多了，祝愿这种可爱的小生灵能永远繁衍生息，愿它欢快的啼叫声与我们人类声声相伴，做永远的朋友。

鸱 鹰

鸱鹰，比通常所说的老鹰要小一些，羽毛呈麻白色，目如电，嘴如钩，爪如钳，翅大而尾长。

我在高山上砍柴时经常看见鸱鹰孤独地



在半山腰盘旋。鸱鹰背负青天，似有鸿鹄之志。

那时，我们喜欢在村前场地上玩鸱鹰抓小鸡的游戏。一个人扮作鸱鹰，一个人扮作母鸡，其余的人都扮作小鸡。小鸡排成长队，后一个抓着前一个的衣裳，跟在母鸡身后。

母鸡还唱道：“牵羊牵羊卖狗，狐狸狐狸拖狗，牵到南昌，南昌打起铜锣落大雨。阿婆吔，吱吱哑哑打开门啰。”

鸱鹰说：“你是哪个？”

母鸡说：“我是细狗子哟。”

鸱鹰说：“你在做甚哩？”

母鸡说：“我在牵羊卖狗哟。”

唱到这里，鸱鹰发起了攻击。母鸡遮遮掩掩，小鸡躲躲闪闪，捉起来还颇不容易。

可真正的鸱鹰抓小鸡，就没有这么麻烦了。

我亲眼目睹过这样一幕：那是暮春的一天，我们家的母鸡咯咯地叫着，带着一大群唧唧呀呀的鸡崽在我家门口的草丛中觅食。母鸡每寻到一只虫子，便咕咕地叫，要给鸡崽吃。谁知，这时早有一只鸱鹰在空中盘旋。它瞄准了时机，俯冲而下，抓起一只鸡崽，展翅而去。这一切让人猝不及防。

那时，凡是养了鸡的人家都会做一个长约三尺的“竹呱板”，不时朝天敲打一阵，还喂嘴、喂嘴地吆喝几声。

我乡多时不见鸱鹰了，连“竹呱板”也成了一种逝物。

喜 鹊

甲午七夕，我猛然想到了喜鹊。恍惚它还在耳边喳喳地叫，可我寻遍了我乡的田野、山村，却都不见它们矫捷的身影。

喜鹊，黑白相间的羽毛，长长的尾巴，走起路来一蹦一跳，叫声喳喳然，令人欢快喜悦。

师旷《禽经》说喜鹊“仰鸣则阴，俯鸣则雨，人闻其声而喜。”

母亲教我唱童谣：“花喜鹊，尾巴长，娶了老婆忘了娘。”

母亲问我：“你娶了老婆还记得娘吗？”

我说：“我不要老婆，只要老娘。”

喜鹊叫，客人到。我家有天井的老屋风火墙高耸，经常有喜鹊在墙上喳喳地叫。每有客人来，母亲就说：“怪不得一大清早屋上就有喜鹊叫呢。”

我小时候很顽劣，自制了弹弓、弓箭，可从不会冒犯喜鹊。相反，每有乌鸦聒噪，我便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不管打不打得总是一个流弹飞去。

客人来了真好，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咸鱼都会摆到桌上，可大快朵颐。

母亲说：“在早先，一个兴旺发达的人家，就要灶里不断火，路上不离人。有道是：朝朝待客不穷，夜夜做贼不富。”

可那时，寻常日子里不但没有肉吃，连饭也吃不饱，经常还要吃野菜充饥。天天粗茶淡饭，日日野菜充饥，有时我就问母亲：“这么许久了，屋上没有喜鹊叫？”

母亲说：“嗯，过几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是牛郎、织女一年一次相会的日子，天下的喜鹊都上天为他们搭桥去了呢。”

我想：“喜鹊也够忙乎，要管人家来客，又要管牛郎织女相会。”

那天中午，母亲破例为我在萝卜里煮了几片腊肉。萝卜烧肉，我乡戏称萝卜田里赶猪。

弹指几十年过去了，肉天天有的吃了，每到七夕，我还是会仰望那天上的喜鹊为牛郎、织女搭桥。他们应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吧！

麻 雀

麻雀，也叫家贼雀，在我乡却叫好雀子。可能是因为它们有时候与人争食的缘故吧。

在早先，粮食紧缺，人都吃不饱，可这些麻雀一眨眼不注意的工夫就偷吃我们院子里晒的粮食，岂不让人讨厌。人们通常也把比较好刁的人称为好雀子头。

麻雀喜欢在屋前后的瓦缝中筑巢，故又叫瓦雀。清早，人还没起来，它们就叽叽喳喳地叫开了，扰人好梦。

那时，我家的老屋屋檐瓦缝里就有好几

个麻雀窠。庭院寂寂时，有麻雀来天井觅食。我找来一个筛子，用筷子支好，系上麻绳，撒上米，躲在房门缝里瞧着。不一会儿，便有几只麻雀飞来，叽叽喳喳、一蹦一跳，待它们进入我的圈套中，一拉绳子，便被罩住。

麻雀总喜欢结伴而来，蜂拥而去。在冬天，它们有时站在一棵落光了叶子的树上，顷刻间，仿佛又长出一树的叶子。这时是用弹弓打麻雀的大好时机，不用瞄准，一颗流弹飞过去，十有八九能打到一只。

我打麻雀时，还唱着歌谣：“奸雀子，叫喳喳，莫到田里啄谷吃。禾田谷子是我粮，啄了我粮饿断肠……”

那时我是打麻雀的高手，多时一天可打30多只。我将麻雀的皮毛扒去，掏掉内脏，叫母亲红烧着吃，味道鲜美异常。有人说：麻雀头上四钱参。可我吃了不少麻雀，人还是精瘦精瘦的。

由于人类长期对麻雀大肆捕杀，加上农药的滥用，有段时间，在我乡连麻雀也难得一见。

其实，麻雀多半在菜园地、农田里、森林中，以害虫为食，只是在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才不得已与人争食。千百年来，小小麻雀为了大地的丰收、生态的平衡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今，我乡麻雀又多起来了。而我们再也不会去计较它们与人争几粒粮食吃，更不要说去伤害它们了。

麻雀，安好！

野 鸡

野鸡也叫山鸡、雉鸡。

我乡有歌谣唱道：“野鸡公，背弓弓，驮袋米，看阿公。阿公吃什么菜？吃芹菜。甚哩芹？水芹……”

野鸡喜欢生活在山脚下的荒田里、榛莽丛中。大约是它们体重太沉的缘故，飞不多远就要落地行走。我就经常在它们出没的地方设下绳套，但费尽心机也不曾捕获一只。一次雨后，在我家靠山脚的菜园里，我看见

一只野鸡羽毛湿了飞不起来。我在后面使劲地追，可连野鸡毛都没有弄到一根。

有一次我在砍柴，看见不远处有两只野鸡打架。他们不是头对头地打，而是站成一排，你啄我一下，我啄你一下。等它们打得正激烈，我从后面悄悄走近，一手按住一只。

我读高一时，一日天才麻麻亮，我骑脚踏车去上学，走到村头，看见禾场上有好几百只野鸡在觅食、嬉戏。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野鸡聚在一起呢？这种现象很罕见。我想，也许它们在迎接一个盛大的节日吧。我掉头回家，叫大哥拿来了猎枪。大哥站在马路上，居高临下，一声枪响过后，有三只野鸡在地上挣扎，扑腾了几下，很快闭上了眼睛。

有的年头，在晚禾收割后，我来到山外和表哥去捉野鸡。晚饭后，表哥背着一只装有九节电池的木匣，用两根电线串连在头上的电筒上，一束强光便在田野间四处乱晃。我拿着一个装有竹把的网兜在后面紧紧跟着。我们每次都带着一只狗。狗的嗅觉十分灵敏，只要闻到野鸡的气息就“汪汪”地叫几声。这时，伏在禾田里睡觉的野鸡就抬起头来张望。我们发现了目标，先把狗稳住，朝着野鸡悄悄走过去，用网兜把它按住；有时没按住，可它飞不了几米就落下来，只要灯光照着，还是手到擒来。最多时，一个晚上能捉到五六只。

表哥说，野鸡在夜里视力很差，几乎是睁眼瞎。

我和父亲在黄泥地里种田的日子里，时常能听见野鸡在山脚下咯咯啼叫。野鸡一般成双成对，也许在和爱侣调情，或和幼崽嬉戏。我很喜欢听野鸡欢快而愉悦的啼叫声。一日耘禾，不经意间看见一只野鸡在田头边的茅草里孵窝。我逮住了它，还捡到六个七彩野鸡蛋。

我发现野鸡窝里除了茅草，还有闪闪发光的松香。

我问父亲：“野鸡筑巢还用松香做甚哩？”

父亲说：“因为松香里含有雄黄，蛇不敢靠近。野鸡从开始下蛋到幼崽会飞起码也



要三个多月，中间难免有蛇经过，所以才这样做。”

可见，野鸡也是用心良苦。

我为野鸡的聪明折服。我和父亲商量了一下，将野鸡放了，把几个已放进口袋的蛋又放回了窝里。

时过境迁，我乡野鸡已不多见了，在山野惊起一只咯咯啼叫的野鸡也已是恍如隔世。

石 鹰

石鹰，似乎只是一个传说。

太平镇石壁岭村因村后有一道横竖数十丈的石壁而得名，这里便是当地著名景点狮子峰。从村子向后仰望，只见一座巍峨壮观、乱石嶙峋的石山，仿佛一头昂首挺胸的雄狮。石壁上有涓涓细泉流下，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然，闪着银光。此地乃风水宝地，叫狮子流涎。早先，狮子口边流涎处长着一棵吊兰，像瀑布一样，宣泄下来，花开时香飘十里，乃西山岭一大奇观。说来奇怪，这棵吊兰没有人敢采，说是狮子口里住着两只比人还高的大鸟，轮流守候，寸步不离。

大鸟目光如电，寒光四射，嘴如弯钩，脚似铁爪，一扇翅膀就风起云涌。夜里经常能听见大鸟的叫声，如鬼哭狼嚎，令人心惊胆战。它好像在说：攀登狮峰，十有九凶。绳索攀岩，十股九崩。

有人说，他在山上砍柴时突然觉得有一朵乌云飘过，抬头一望，是一只大鸟。这种大鸟以喜欢吃豺狗而著称。豺狗可是山中一霸，集群而居，连老虎、豹子都怕它。可大鸟却是它的天敌。就在豺狗站在岩石上或悬崖上打斗嬉戏时，大鸟在空中看准一只，俯冲而下，强健有力的巨爪抓住豺狗两只耳朵，用力一拽，使它跌下崖壁。就在豺狗惊魂未定时，大鸟的大钩嘴三两下就啄开豺狗的肚皮，抓取肠肝肚肺，长啸一声飞走了。

后来有个个人在石壁下砍柴，捡到一只学翅的幼鸟，也有四斤多。这人听说它和猫头鹰一样，可治头风病，就拿到省里去卖，卖到了15元，相当于当时工人半个月的工资。

到了后半夜，这两只鸟长歌当哭，吵得全村人不得安生。此后一段时间，它们经常捕杀村里的牛羊猪狗。

当地人把这种大鸟叫石鹰，又有人说叫食猴鹰，已无法考证。

后来，这两只大鸟不知去向，这棵吊兰就被人采走了。

八 哥

八哥，乍看毛色如一团泼墨画，但飞起时双翼呈八字形的白斑，因此而得名。

八哥是留鸟，但好像每年大地春回时才能看见它那矫健的身影。记得孩提时，父亲吆喝着水牛开始春耕时，就有许多八哥跟在刚翻开的土地上寻找尚在冬眠状态的虫子和泥鳅。总有那么一两只八哥飞到牛背上，展开嘹亮的歌喉，唱起一支支故园春天的序曲。

唱着，唱着，村头的望春花开了，满山的檫木花也粲然而笑，遍地的紫云英更是红得彻地连天。

八哥吃饱了就飞到村前的古檀树上休息。古檀树高大挺直，但老干虬枝，八哥便在百孔千疮的树洞里筑巢、抱窝。

初夏，小八哥破壳而出了，不久就牙牙学语，振翅欲飞。

听人说，将八哥的舌头剪去，可调教得会说人话。

我多时想，如能逮一只八哥，教会它说话，那该是多么风光啊！

我们家有天井的老屋那堵高耸的风火墙上，有一个比粉笔盒稍大些的方孔。不知从哪天起，有两只八哥飞进飞出，忙着衔茅草筑巢。过不久，每当八哥回巢，洞穴里便会伸出四张鲜红的大嘴来，嗷嗷地叫着。

呵，它们已有自己的儿女了！

我常呆呆地在水井里看着，真想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八哥。

一天，我把这个想法跟堂兄说了。堂兄比我机灵，他说，站在他家灶房顶上，可以够得着八哥的巢穴。

我马上付诸行动。只等八哥回巢，我就



提着网兜爬上了堂兄家的屋顶。

屋面盖的是杉树皮，好在我身轻如燕，但走无妨。我蹑手蹑脚，走到有八哥巢的墙背面，探头望了一下站在天井里的堂兄。他点了点头，示意八哥还在里面。我摸准方向，将网兜朝八哥巢扣去，八哥飞出被逮个正着。另外，我还掏出了四只才长毛的小八哥。

我和堂兄高兴得手舞足蹈，立即就要教它说话。

可这只八哥最终也没学会说话。我们又加紧了喂养小八哥的行动。我去菜园捉青虫，去田边捉蚂蚱，去石头缝里挖蚯蚓，不停喂它们吃。欲速则不达，不到两天，小八哥也给撑死了。

有一天，姐姐去溪边捉鱼，鱼没有捉到，捡来一只还没有长毛的小八哥。姐姐说她从檀树下经过，这只八哥和它的姐妹们抢食时被挤下来了。开始它还气息奄奄，才过片刻便如梦方醒，张开漏斗形的嘴巴大叫：“呷！呷！”

呷，我乡方言为吃。我说，它要吃呢。于是，姐姐喂饭它也吃，喂虫它也吃。但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我再也不敢多喂了。

这只八哥整天就晓得要吃，只要听见身边有点响动，便“呷呷”地大喊大叫。你就是往它嘴里丢下一块泥土，它也会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有一天，我放学回来，见它饿得有气无力地张着嘴，就在饭篮里抓一把饭喂它。只要我喂得赢，它就吃得赢。我把一大团饭一下塞进它嘴里，可它噎了半天，还是咽不下去，渐渐眼皮也耷拉上了。我连用脚跺了几下地，它也没有反应。我想，它是必死无疑了。可等我去外面打一转回来，它又“呷呷”地喊着要吃呢。

十多天后，这只八哥渐渐长出了漆黑的羽毛，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小黑子。

在小黑子会飞时，二哥给它编制了一个鸟笼，但我们更多的时候会让它自由飞翔。我去菜园或去砍柴，它总跟着，因为我总喜欢捉虫给它吃。它在我身边飞来飞去，不时站在我的肩膀上。我看书时，它干脆站在我的书上。村子里的小朋友对我羡慕极了，整

天跟着我“小黑子、小黑子”地叫。

小黑子的眼睛像雷达似的灵敏，每有苍蝇或蜻蜓飞进我家屋里，它便迅如疾雷，一逮一个正着。

吃饭的时候，它站在桌子上，装作很老实的样子看我们吃，等我们一不注意就从盘子里抢一根菜。

你召唤它，一定要用手背接待它。如果用巴掌，它就不理你，怕你捉它。如果你冒犯了它，它会很生气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低着头，作左顾右盼状，十分好笑。

小黑子喜欢洗澡，每天一到两次。只要打一盆水，它就赶快跳进去，用翅膀打得水花四溅。洗完澡后，它将全身的羽毛放松，躺在自己的笼子上懒洋洋地晒太阳，样子可爱极了。

不知不觉，时序到了黄叶飘零、大雁南归的季节，小黑子长冠了，毛色也更亮丽了。它每天叨起一些鸡毛、纸屑之类的东西，在阁楼一隐蔽处为自己筑巢。如果有谁冒犯了领地，它就会竖起羽毛，嘴里发出咕咕的恐吓声，或像战斗机似的作冲刺状，但一到你身边，又溜之大吉。

第二年春天，小黑子刚刚会说“你好”“好乖，真乖”时，被一群八哥给拐跑了。

那是一个暖洋洋的春日，我们家的小黑子被关在屋檐下的笼子里，不知不觉，近处树梢上有七八只八哥在和它“对歌”。那天中午，我们一打开鸟笼，它就扑棱棱飞向了远方，再也没有回来。

小黑子走了，我们一家人都觉得很失落。但回过头来想，又替它高兴。它脱离樊笼，飞向了蓝天，回到了它的同类中，这才是它最合理的归宿。

因为大自然才是它永远的家园！

龚家凤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梅岭随笔》《散步咏凉天》《梅岭旧事》《梅岭遗梦》《洪崖遗韵》。供职于江西南昌湾里区供电分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十三陵的昨天与今天

袁媛

暮秋时分，采风的季节，我去天寿山游十三陵。

小时候，学校曾组织春游去过十三陵，我模糊地觉得那是荒僻冷清、杂草丛生、鬼魂出没的地方，没有想到，一条新修的京礼高速路笔直地通向景区。

透过车窗看，纯洁的蓝天没有一丝杂色，金秋时节，干爽的凉风扑面而来，空气清新得像沾了蜜，甜甜的，车子仿佛在绿海中行进，置身于群山树影的怀抱中。十三陵，这座距今四百余年的皇家陵园静静地等候着我的到来。

远远地穿过石牌坊，向西北驱车，路过大红门、长陵碑亭、石像生和七孔桥，风吹过树林，带走麻雀和乌鸦的叫声。听熟透的苹果砰然落地的声音，闻浩瀚的翠柏掀起阵阵松油香，看诱人的柿子在枝头丛丛点点，我心里涌起异样的欣喜。

站在长陵辉煌雄伟的宝城、宝顶之上举目四望，群陵起伏，高低错落，黄瓦红墙映在绿松翠柏间，相得益彰。我俯首南眺，见一条长达七公里的中轴线如同一道银链从遥远的天际横空而落，直通脚下巨石雕刻的文臣武将，显示了皇陵的威严和肃穆，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这里，时间和空间都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明太祖朱元璋在弥留之际传

位于皇太孙朱允炆，四子燕王朱棣率领千军万马，挥舞金戈铁甲，高举“清君侧”的大旗，横扫天下，军过固安，渡拒马河，蹚白水沟，横跨长江天堑。四年的征战厮杀，无数尸骨铺成了一条通往皇宫的大路，朱棣终于登基。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和皇后徐氏及16位殉葬妃子葬入长陵玄宫。长陵成为十三陵的祖陵，有希望国祚长久之寓意，也是十三陵中保存最完整的帝陵。

偌大的紫禁城修了14年，而长陵则整整修了18年，其耗费的人力、物力之多可想而知。拿修建宫殿的一石一木来说，运送石料，采用旱船曳运，冬天在路上泼水结冰，从京西房山大石窝一步步挽行到陵区。明万历年间，四川一带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说法，采伐木料，一木至京，费银竟达万两。

一座十三陵的陵墓群，就是一部历史的画册，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帝王将相的悲欢离合，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当我们步入古老幽深的定陵地下宫殿，揭开四百年沧桑岁月笼罩着的历史谜团，我惊叹这个陵墓的主人万历皇帝为何盛年修建陵寝，使大明江河日下。国本之争，千疮百孔，万历百年之后，后人用八个字盖棺定论“酒色财气，四病俱全”。

在定陵的考古挖掘过程中，这些名字当被铭记：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还有那些破衣烂履、兢兢业业从事定陵挖掘工作的农民，都让我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敬意。

我从定陵地宫走出来，仿佛从历史回到了现在，明楼依旧在，只是朱颜改。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顿时感到丝丝清甜沁入肺腑，没有了都市里的浑浊和憋闷。朋友说，这里是天然氧吧。果然，天是蓝的，雪白的云儿飘浮着，那深秋的落叶连接起这里的天与地、山与水，晚霞与初月，一直延展到天的深处。在我的眼里，今天的十三陵是明亮、空阔、安静的。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那些世世代代的守陵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三陵将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守护历史和自然，是十三陵人的初心。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十三陵洁净的路面上没有随意被丢弃的垃圾，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很多违章建筑都被拆除了。愿十三陵能够一直保持她那份独有的明亮和通透，即使城市变化再大依旧保持绿水青山的本色。

黄昏时分，朋友邀请我到康陵村去吃春饼，推托一番，只得客随主便。

行车二十多分钟，穿过蜿蜒的山路，村口影壁旁的“夫妻槐”好像在欢迎远方的客人。村中种着棵800多岁的老银杏树，高大参天，鸡鸭在村中散步，远处有犬吠，老人在阳光下聊天，房前屋后种着菜，空气里满是野草的清香，可以听到灰喜鹊的叫声。

村口的空地上停满了车，家家户户农家院的院外“站着”半人高的机器，发出轰隆的声响。“这是干啥用的？”我好奇地问这家的男主人。

男主人朴实敦厚地笑着说：“这是村里前几年给咱换的电采暖室外机。村里用上了电采暖，再也不用惦记添煤了。我算过一笔账，用电取暖比烧煤划算得多，还安全、环保，咱用着也放心。”

男主人一边说话，一边邀我们进屋歇息。

的确，小院子里闻不到干柴和煤球燃烧发出的刺鼻味。傍晚山里下起了小雨，屋外阴冷潮湿，屋内却温暖如春，窗台上摆满了新摘下来的盖柿，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味，那是一股带着甜味的芳香，钻进人的鼻子里，便舍不得再出来。

女主人热情好客，干净利落，忙着炒菜做饭，男主人陪着我们有说有笑，给我们讲了很多守陵人的故事，那或是久远的，或是身边的，或是熟悉的和陌生的故事，大家都听得入了迷。

不一会儿，四盘八碗摆了一桌，凉拌、煎炒、炖煮全齐了。绿生生的野菜、摊柴鸡蛋、松仁小肚、酱肘子，最后是今晚的主角——春饼。吃春饼的时候一揭两张，配上炒合菜，荤的是蒜黄、肉丝炒粉丝，素的是菠菜。朋友说，每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城里人都喜欢来这里“咬春”吃春饼。

我加了一份春饼，还到厨房里看女主人烙春饼。她和了极少的白面，把那块面揪成饺子皮大小，一个个擀圆，中间刷上油，在饼铛上烙熟。她手脚麻利，那春饼手掌大，薄如宣纸。

十三陵不仅有康陵村的春饼宴，据说还有长陵村的饸饹宴、悼陵监村的烙糕宴、上口村的驴打滚宴、仙人洞村的素食宴，吃食真是五花八门。男主人还给我们讲明史、讲康陵的故事，我一边感叹，一边大快朵颐。

听男主人说村里最近还打算把闲置的民房重装，开特色民宿。女主人正端着春饼，看到他眼里闪着光、干劲儿十足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

返程的时候，秋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我的心里却暖暖的，唇齿间依然留有饭菜的余味。我喜欢乡村的味道，那里的人有着朴素的乡村情感，怀着对天地和自然的敬畏与感恩，回忆祖先曾经的岁月。斗转星移，代代繁衍，那亘古不变的守护与大山融为一体，所有的欢欣和悲伤在漫长的人生中，成为丰沛厚实的滋养。

袁媛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北京昌平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大雪时节盼大雪

陈玲

大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1个节气，冬季的第3个节气。进入大雪节气，想起《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至此而雪盛”的记载，我心中的期盼愈发难以抑制。是啊，在漫长单调的冬季，早该下一场大雪了。我幻想着铺天盖地的雪景，勾起了儿时美好的回忆……

记忆里入冬的第一场雪，总是在夜晚悄然而至。天亮时，听到母亲开门时发出“好大雪”的惊叹，我一骨碌从暖和的被窝里爬起来，倚在窗前向外看去：地面上铺着白白的毛毯，屋顶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树枝上开满了琼花，池塘的水面结了冰，远处的田野和山峦都掩盖在白雪之下，白茫茫的好美。

玩雪去！我一刻也等不及，匆忙穿衣、戴帽、系围巾、蹬靴子，一溜烟儿跑出去。果不其然，在一处空旷平整的雪地上，小伙伴们正追逐打闹，尽情地撒欢儿。我欣喜地加入其中，全然忘了出门时母亲“外面冷，玩一会儿就回来”的叮咛。

出来玩的小伙伴越来越多了，孩子王三猴儿提议男孩子滚雪球。他们随手揉捏了一个小雪团，放在雪地上滚，一会儿就滚成了一个小雪球。随着雪球越滚越大，推起来很

吃力，三猴儿将男孩子分成两班，轮流推，最后滚成了一个大大的雪球。

看着男孩子显摆的神情，我们女孩子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堆雪人。没有小铲子就用手捧，你一捧，我一捧，不大一会儿，一个白白胖胖的雪人就堆好了。给雪人嵌上眼睛、鼻子、嘴巴后，我取下头上的红帽子给雪人戴上。哇！好漂亮的雪人。

男孩儿们都跑了过来。啊，小伙伴们围在雪人身边，高兴地笑着，跳着，甭提有多开心了。突然，不知谁抓起一把雪，塞进三猴儿的脖子里，于是打雪仗开始了。一时间，雪球横飞，在空中划出道道白色的弧线，弄得小伙伴们的帽子上、衣服上、脸上都是雪花，大家也浑然不觉。男孩儿打得高兴了，还抱成一团在雪地里摔跤，围观的小伙伴们尖叫着，欢呼着，冬日的冷空气荡然无存，仿佛整个世界都沸腾了起来……

一场大雪给孩子们带来了许多乐趣，又像是给小麦盖了一床御寒的棉被，保障小麦安全越冬，正如谚语所说的“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雪中所含的氮化物比雨水多四五倍，慢慢融化后渗入土中，既增加



了土壤水分含量又增加了土壤中的氮元素，有利于小麦等作物春季生长。且雪水温度低，能冻死地表层越冬的害虫，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多好处。

儿时的每个冬天，都要下几场雪，有雪花飞舞的冬天是最快乐的，也是最有意思的。那时候的雪下得大，似羽毛纷纷扬扬，似柳絮满天飘舞，雪后的世界成了孩子们的乐园。那几年和小伙伴们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好像一直停留在昨天，挥之不去。

这些年，在华中地区我所居住的县城，雪越来越稀罕了。大雪变成了小雪，多雪变成了少雪，甚至不下雪，那铭刻在童年记忆里的大雪，慢慢地走出了我的视野……

2022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夏秋连旱，很多人认为这个冬天会是个冷冬，有大雪降临。我从立冬时节伊始就心心念念盼一场大雪来。盼来盼去，盼来的是在微信朋友圈看外地下大雪，那些人漫步雪中，饱享雪趣，我只能

望雪兴叹。

小雪节气到了，冷风吹起，气温“断崖式”下降，天气预报要降雪。我被这个喜讯感染着，兴奋着，可直盼到小雪节气过半，雪才姗姗而来。只是啊，那十多分钟的雨夹雪，先下雪子，后飘雪花，落地即化，让人意犹未尽也只能无奈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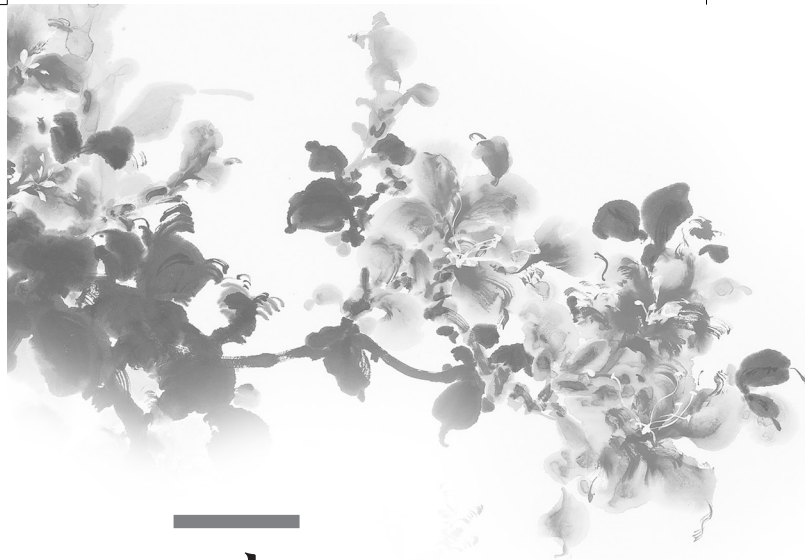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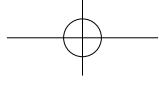
雪是冬的精灵，可以净化空气，滋润人们干燥的心田，给冬天带来清新悠远的意境，没有大雪的冬天是多么孤寂无趣啊！盼老天垂怜，降一场洋洋洒洒的大雪，给这个冬天带来浓郁的韵味。

陈玲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电力报》《国家电网报》《亮报》《脊梁》等。供职于湖北蕲春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张献方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诗歌

背着闪电移动（组诗）

蒲素平

如果你是一把铁扳手（组诗）

微雨含烟

一根电线

高彦君

通电的人间，每一颗星星都能找到家园（组诗）

程东斌

电力人，以纯洁放射光芒（组诗）

鲁绪刚

光芒，抑或献给电网人的赞歌（组诗）

温勇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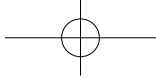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电的畅想（组诗）

张跃

回乡偶书（组诗）

刘月朗





背着闪电移动（组诗）

蒲素平

背着闪电移动

我背着一块闪电警告牌
站在一基铁塔下
这个红色的闪电，在我的背上沉默

闪电不会沉默太久
在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年代
作为一个见过世面的闪电
岂甘久居我的背后

千万年来，多少大雨都不曾浇灭闪电
反而使闪电暴得大名
令多少注视者的眼睛陷入眩晕

岁有短长，生死由命
一条闪电在一秒内跑完了一生
这一秒钟的路
生生立在空中，劈开天空

我眯着眼，看了看四周流着汗的玉米

背上一块闪电警告牌，开始爬塔

远远看上去，我在
背着闪电移动

在天空交谈

和王军在铁塔上说话
我坐在一百米处的水平铁上
王军比我更高，我
不得不仰起头
我们的话，从嘴里一经说出
立即飘浮于空中。此刻
如果云彩上有人
我们之间的谈话就会被偷听
幸好我和王军说的只是闲话
不怕被人听走，就是飘走了
再说几句就是
声音在高空闲散地走着，高处
没有什么可限制声音向哪个方向走
所以王军说的话，我听起来有点散



但高空更加洁净，杂质更少
气流更加自由自在
说出的话在这样的环境中
听起来更绵长有趣味

黄昏即将到来，我停下手中的活
向远处看了看
远处首先是一个村庄升起的袅袅炊烟
越过村庄。是青翠的群山拱起的脊背
鸡和狗太小了，看不清是谁家的
如果一头牛在山谷中出现，突然叫了一声
那声音刚好接上王军说出的后半句
一切显得自然、和谐
看不出话与话之间有丝毫的缝隙

我记下绝缘子的火光

瓷质绝缘子在高处，大雾在四周
我抬头，看见
火光从绝缘子上发出
蓝的、红的、黄的……像春天的花
你开了，我接着开，连挤带拥
生怕错过了季节

绝缘子上的火光，在夜晚的大雾中格外生动
跳跃着，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
绝缘子不管这些，咬紧牙挺直身体
一片一片的绝缘子拉紧手

我在铁塔下摊开笔记本
在手电的光束中
把这一个个时断时续、大大小小的火苗
一一记录在案
像法庭上的书记员，认真的
手忙脚乱

我刚才沿着田野的沟坎走来
一会我还将沿着田野的沟坎走去
这高高低低的沟坎，在绝缘子上的火光下
不见头尾的起伏
彻夜的大雾，越来越大
我目睹绝缘子上的火光，在无人的旷野

独自闪着，响着，燃烧着
像我一批批的工友
也像岁月，一天天过去
我将在登高的劳动中老去
而岁月，依然在他处
年轻着，生动着

爬塔的人

爬铁塔的人，抓住角铁
抓住了冰和水
抓住了一条道路
坚硬，辽阔，如同北方的冬天
身上的棉袄棉裤，有着
大唐之姿，大汉之气
蹬、蹬、蹬，他越爬越高
大汉的马队，驰过荒漠
呼哧呼哧，喘着白气
北方的大白菜，生动、干净地
铺张在旷野
安全带叮叮当当触碰角铁
马蹄踏破草原的夜
太阳接受风的再教育，垂头而立
像一个等待被修改的别字
旷野中的时间，有着无限的深情
导线中的电流，像歌谣
唱出生活中最有生机的歌
那些铁塔上劳动的人，执着地
如同辩论中的苏格拉底
不为生死所动

爬铁塔的人，一直向上
每一步都高出地图上的等高线
如果掀开河流的冰层
他的倒影，会无限生长
突破灵魂的肌体，进入时间的内部
和光一起还原成电
在生活深处发动革命
驾驶着推土机，推动春天提前到来

爬铁塔的人，进入了天空
给天空注入了人的气息和律动



至于他的双手冻红，如奔向仕途的举子
一生行走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

我缓缓抬起了脚

我走过许多路
大路小路，半大不小的路
泥路、公路、山路、田间路
铺在阳光下的路，淋在风雨中的路
藏在大山里的路，躲在内心深处的路

我赤脚走过，穿鞋走过
如果电线杆也是一条路
我穿脚扣走过，一步一响
每一步都把电杆抱得很紧
如果铁塔也是一条路
我踩着脚钉走过，每一步都迈向高处
高处指向虚无

我走过铁轨，一条长长的轨道
狭长，笔直，左右晃着
我无法长时间平衡自己的命运
掉下来是结果，走
不过是一个过程
我甚至在天空走过，踩在空中的导线上
张力越来越小，软成为事实
我咬着牙，流着汗
走啊走啊走啊
越过鸟的翅膀，树的影子
我成了天空中的人。其实天空
哪有什么道路？迈出的脚步不收回
就得走，迈出的脚就成了路
迈多远，路就有多长
迈多少次，就有多少条路默默展开
不管是立体的、平面的，凸出的、凹于内心的

万物的身上皆有一条路
而我，恰恰有一双脚
在阳光下，缓缓抬了起来

发光者

角铁坚硬，铁塔便坚硬
那些在铁塔上爬上爬下的人
铁塔一样，内心坚强，有光

是啊，整日在角铁上劳动的人
每天都靠近光

近铁者硬
近光者亮
这亮，可以照亮夜色下一小片村庄

走到了太阳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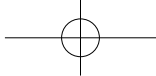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导线在空中铺展着
一条路一样，我走在上面
大地不住地抖动

没有人不想走安稳的路
在土路上、柏油路上走
踩着大地胸膛，多好
踏实，有着平凡的幸福
可我不行，我得在空中的导线上行走
起起伏伏，这是职业的需要

在空中的导线上行走
离天空近，离风近，离阳光近
走着走着，越来越热
汗珠子噼啪滚落
我突然怀疑是不是走到了太阳里
前前后后，到处都是
白茫茫的热浪

别向鸟打听一基铁塔的高

清风吹动一根角铁
从山尖到旷野
一个人登上铁塔的背影



就像昨夜那场雨的梦

天空下，都是新的
一根角铁，一颗螺丝
一抔高的野草
一缕清风，不过是昨天高处的空气
走得急了些
一个戴安全帽的中年人，他
坐在铁塔上抽烟
一口一口的烟，升得
越来越高

一根角铁坐在一根角铁上
一根角铁摸了摸一根角铁
铁塔就更高了
高过了鸟的翅膀

天就要黑了，我从铁塔上下来
也没啥更多想法
就是觉得千军万马的风
也吹不动一根角铁的宁静
就是在这尘世，这风中
你别向一只路过的鸟
打听一基铁塔的高

蒲素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中国作家》《文艺报》《脊梁》《星星》诗刊等。著有《一个人的工地》《大风吹动的钢铁》等多部。有作品获第三届孙犁文学奖、首届贾大山文学奖特别奖、首届河北文艺贡献奖。供职于国网河北超高压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如果你是一把铁扳手（组诗）

微雨含烟

深夜

午夜零点。高架线塔，一群赶着夜路
来接班的人
远处，众人沉睡，城市陷入
无边的平静

如同一个等待揭开的谜底，厂房里
灯火通明，仿佛黑夜
从来都是别人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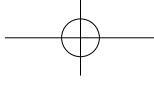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如同我们内心认定的规律

爱一个人要像机器一样
周而复始，强大而坚韧

爱一台机器一样，爱一个人
不辜负我们所在的这里
一排白杨树，站成午夜里的稻草人，召唤
我们归来

厂区上空的麻雀

厂区经常有一群麻雀飞过
听一听它们的鸣叫



总是，叫着叫着
天就黑下来了

黑下来的厂区也没有什么变化
机器们仍在旋转，彻夜不停

等我再次看到麻雀
不能确认它们和黄昏看到的
是不是同一群

只有机器们知道
储煤场边杨树上的那些鸟
哪些是旧友，哪些是新客

所有的铁包围着煤，所有的鸟占据着蓝天
当煤在炉膛里燃烧
当高架线塔耸向天空

最熟悉的陌生

厂区内最熟悉不过的路
走的遍数多了，会产生陌生感
最熟悉的机器，也会变得陌生

有时是深夜，有时是黎明
戴一副白手套，拿一柄铁扳手
在这些铁上敲打和转圈

铁不会背叛
总是站在原地，像等一个回来的人
那一刻，我们有了共同的心跳
和旋转，我们看起来

像星星掉落在人间

一颗螺丝钉

很多人一生也见不到一颗钉子
只是通过别人知道
有一种铁，固定、坚强
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

就是这样一颗钉子，夜夜蹲在厂房里
像落在尘埃里的星辰
你拧一拧，它就紧些
松开，它仍旧是
原来的样子

不会老去，不会跑失，等你
像等一场焰火
燃尽世间的凄凉和沉默

厂区里的燕子

偌大的厂区，燕子们飞旋
有时在螺旋分离器上方，有时
在九米六平台的外面

有时，会误入厂房
到处乱撞，拼尽力气
想要再飞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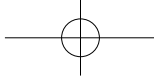
瘦小的身影，像一纸提醒
迎着机器们的轰鸣飞去，那弧线
像一个盲目的人
想要找到的方向

传承

青工小刘入了厂，每天没日没夜地
背操作规程，直到把每一台机器背得
亲人一样熟悉
背着背着，小刘变成了刘师傅
老刘师傅

老刘师傅把操作规程交给新来的小张
小张昏天黑地地背
背得脸上长了皱纹
小张变成了老张师傅，又把操作规程给了徒弟

工作间歇，老刘师傅和老张师傅一起
蹲在厂房墙根底下休息



厂房顶上飞舞着燕子
老刘自言自语，燕子啊，哪个是你？哪个是我？
老张摸着头傻笑

老刘师傅指着冷水塔边的两棵柳树说
这两棵老树，从我上班就在这里啦
老张仍旧傻笑
像默默不语的老柳树，鼓着小巴掌
静静等风，穿过身体，吹起
一圈圈的涟漪和空旷

如果你是一把铁扳手

你要到阀门上去
顺时针或逆时针拧动
要及时参与到水的流动或静止中去

多么好的铁啊，完全没有
情绪，只有开和关
在管道和容器上，固定自己的作息

感谢铁，在我们悲伤和快乐的时候
不发一言
使我们相信，在这世间
有恒定的力和坚韧
使我们看到自己的柔软，还能去爱
去相信，铁以外的事物

退休了

当我们先于机器
离开工厂
驼着脊背，回到自己的小屋
一定会想起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现在，铁仍旧在那儿
我们却老了
身体里带着机器的回响
每一根骨头都有轰鸣和震动

如果机器也像我们一样

对自己的骨骼了如指掌，一定
会替我们撑一撑
使我们老去的速度慢一些

一块煤很快燃成灰烬
暗红的火光，是轰然而去的半生
淬出的星光

厂区里的风

绝不在厂房的身体上留下一丝痕迹
侧着脸，经过它
风的眼中，只有雪和萱草花那样瘦小
臣服于它的
使它的冷、坚决
快速将它们包围

面对高大的厂房，它束手无策
风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当我们顶着风走，它经过
留下完好的我们
不过如此呀，风也不过
擦着我们的身体，又去拥抱下一个

想念远方

在厂房里待久了
会想念远方，甚至
只要出了厂房，就是陌生和
让人向往的

和机器站久了，内心
有一种流动，想找人
说一说

就像打磨机在铁上擦出的火花
瞬间的绽放，爆发力

在机器旁坐久了，感觉自己成为铁的一部分
也会有花火，也会
和隆隆的转动声一起，合唱，奔腾



落在仓库窗台上的瓢虫

无论货架上的铁欢不欢迎，它都停在这里
如入无人区般
从窗棂的缝隙，奔向阳光照进来的方向

这像不像有人站在遥远的地方，远远地向这里挥手
你却无动于衷
只是轻轻翻动书页，低头
静止于工作日的下午

看守铁和铁的标签，脊背暖融融的
像要生出翅膀

微雨含烟 本名李维宇，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脊梁》等期刊。出版有诗集《回旋》。有作品获辽宁文学奖诗歌奖。供职于国家电投东北分公司清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一根电线

高彦君

一根电线在天空延伸，像一道彩虹
我尝试描述它，学会了比喻和造句
并由此，渐渐了解了这个辉煌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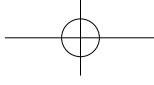
一根电线，被一座铁塔牵引的时候
它要保持多么强大的耐力和赤诚
它要攥住山峦、风暴、雨雪和热情
投入生命之舟，把失踪的灵魂从
地球的角落寻找出来，制造出火的声音

一根电线，就这样款款走近我
并改变着这个世界，改变着光阴
改变废墟中无序而混乱的境遇

一滴晨露滴在粗壮的电线上
远处村庄的心情动作很轻，袅袅的炊烟
浮在空中，我想电线正流淌着幸福的年轮
它将秋实的风景演绎成一首当代的诗歌

高彦君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诗集《沿着时光的河流》。供职于山西忻州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通电的人间， 每一颗星星都能找到家园（组诗）

程东斌

电力天路

牵手的铁塔在高原列阵。一枚枚
顶天立地的感叹号，一次次加冕天路的诗篇
电线分行天空
雄鹰就有了弹拨的琴弦与吟唱的诗句

将山高塔为峰的峰，通上电，座座浮屠的内心
就装满星空，通过诗意的延伸
将光明和温暖，输入缺电的夜晚
让每一颗坐禅的心，都握紧另一颗星星
光亮与光亮，开始交谈、融汇

沿着一条电力天路回溯，可找到 500 千伏的城堡
冰雪塑身的一处地方，坐落成光和热的家园
沿着一缕星光行走，人与星星
一起回家。家是星空，是高原的寺庙

一群人，穿厚厚的工装
风雪穿过棉衣，却穿不过刻有箴言的根根硬骨
骨头呵护的灯盏一直闪烁，人间就少了
黑暗和寒冷。一群修行的人，远离故土
跟着电流行走，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净土

高原的霹雳与电力人梦境中的跳闸
一样惊悚。思乡的风雪与雪域高原的风雪

有所不同。一种在胸腔中融化，化成一汪甘霖
一种在铁塔和电线上，凝结成空气的刀

电力人，有的握刀攀援，攀援风雪之上的晴空
再上一步，就摸到璀璨的星空
有的提刀作笔，在冰雪地上写星星的絮语
像家书，也像经文

铁塔人生

在遍布祖国大好河山的足迹中，立塔
施以心跳、足音和铮铮硬骨，搭建
心中滋养浮屠的人，组立的铁塔，一座高于
一座。入云端，入星空
铁塔间对峙的旷远和风骨，是一个人步履的大
写意

跨越悬崖、江河，与戈壁
双平臂抱杆的技法，屡试不爽。山河多一基铁塔
人间就多一片星空。找到家园的星星
如文字闪烁，为一个人的铁塔人生，立传

银线上落满飞鸟，一粒粒有血有肉的音符
织就山河的曲谱。通了电的歌声，长出翅膀
飞抵舞动的经幡，与万家灯火的祥和
银线曳着光和业拉山的风，在生命禁区的图纸上
拓下道道行距。合力前行的人

如一滴墨，剔除飞沙走石，走出高原雄浑的诗篇
也像一股电流，送出初心的光，与爱

凉山州的寒潮扑面而来，筋脉中奔涌电流的人
与川内第一高塔，签下契约
当拔地而起的铁塔，擎起一季春天的时候
胸腔开满鲜花的，除了人，还有大山和铁塔

在广袤大地上架设铁塔的人，一基基铁塔
就是另一个自己。通上电，唤星星回家

守灯人

守一盏灯的人，光晕会在灯下凿一口深井
刻入乡愁的井壁，铺展开来，可作纸
写寄往故乡的信，能写一生一世

守心灯的人，以通电的肋骨，作灯芯
从内部发出光亮的人，也被光亮镂空，逸出的
影子，像网。网住生命的灯火
光线的交集处，栖息着星子
一起闪烁，织就了一个人的星空

检查电流的人，是灯的主人，光的导体
从射灯中取出河流，夜空的潮汛便了然于胸
从白炽灯的一团炙热中，指认了
钨丝发热的一生，直至最后返回的一抹墨迹
从LED的芯片中，获悉了
灯的简史，以及电流根须生发的光和影

检查电流的人，也是守灯人
守千千万万盏灯。灯在一起谈心、开会
光亮，汇聚成海。一滴水，一盏灯
高压、低压，灯组交叉和尾端联络，供电的技法
与灵感，源自一个人的殚精竭虑
或心池滋养的星空

用一盏盏灯，抵达大海的乡愁
用通电的筋脉，编撰星空的诗篇。守灯人
年复一年，用灯光的文字，续写
灯火璀璨的盛世
将顺光芒的触角，穿越时空，请来恐龙

与灯光下的游人，聊一聊由灯缔造出的斑斓人间
守灯人沉默不语，在偏僻处
脱下蓝色制服，轻轻一抖，落下星空的颗粒

电力检修人的一颗心

只需拉下电闸，一座城或几座城
就陷入了黑暗。时光的齿轮遭遇突然的停止
而发出刺耳的尖叫。若医生正在手术
滴血的刀，不知安放于何处
若运行的电梯悬在空中，沉闷的呼救
就会被无边的黑暗，吞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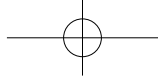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医生的仁心，在于查清病因，快速救人
电力检修人的仁心，在于带电检测、检修
一颗仁心，护佑了城市的霓虹
与村庄的灯火。检修变电设备，不易
检修电流通往的生活、生产，与温差跌宕的时光
难上加难。一颗仁心，对外恩泽千万人
对内，心跳如律令，为难着自己

知难而上，一个电力检修人蝶变的成长
就是为自己立心。立仁心，立匠心
学习、钻研。检修变电，需要一颗不变的恒心
检修星空，内心的星空依然繁星点点
电流中记录电光的舆情
星空中撰写“缺陷分析报告”，敢于挑战自己的
电力检修人，机遇如影随形

检修的过程，就是修行。修仁心
修匠心。当星光落满一汪心池时，两颗心
就合二为一。牵手星星，回家

一抹高原红

自带光和热的人，离开家园
抵达雪域高原去编织星空。一颗星
不是叫女儿，就是叫母亲
根根肋骨通了电，柔情似水的身体
就成了铁塔。彼此咬住
粗粝、悬空的琴弦，交给心跳弹拨
一部光电迸发的乐章



便在广袤的高原上空回旋

掌心密布星空，握起手写出的家书
或朋友圈，自有繁星闪烁。取星星认字的人
认出亲人的指纹里掖着家训和乡思
取星星点灯的人，先点心灯
继而点亮整个雪域高原

值守一颗心，一颗心就是肉身的变电站
左右心房间的一座桥，通高原的呼吸
通高原的灯火
值守变电站，孤寂的虫鸣，反复唱着
几位女子获取的海拔高度

跳闸的惊悸，在一壶热水泡开的方便面中
得到舒缓，并溢出香味

她们脸颊上的一抹高原红，是光电和血液
铸就的青春按钮，嵌在
她们身体的变电站中。只需轻轻一按
满山的电灯和她们眼眸里的星空，一起亮了

程东斌 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
见《诗刊》《星星》《飞天》《上海文学》
等文学期刊。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周玉娴

电力人，以纯洁放射光芒（组诗）

鲁绪刚

一缕灯光

渴望一缕灯光穿透夜幕，照亮内心
与无处安放的思念和爱情
听风云过大地、过山河，我的亲人
在故乡耕地、栽树、养马，字句宽阔无比

灯光无法怀揣，诗歌提灯走过
回身牵出湿漉漉的时光
星星招呼一声，伸手便能触摸暖暖的月色
正如光明对黑暗的坚持，天空矮下来

一些新旧事物的反复，犹如一根电线的单纯
与忠诚，岁月在手中凝香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深藏的修辞
我有义务为电力人去记载，去赞美

铁塔早已习惯孤独，孤独也是一种享受
一缕灯光流过，将爱

表达得那么简单、热烈
只有电线这条寂寞而永恒的路
在运送温暖，和闪电

星星点灯

这个夏天，电线杆上的人
把一首关于光明的诗有时写短，有时写长
参与一场对黑暗的指控，曾经
翻山越岭的时光，是青春铺开的稿纸

遇见河流，流过浓厚的乡愁，语言
遇见风雨，风雨中放下汉字的脆弱
以冰雪和血液铺路，天空中电线织成的花朵
摇曳在鸟羽展开的地方
一直燃烧的誓言，绵延进苍白的的生活

今夜，骨头里发出的光，通过一根电线
跌宕起伏，连接祖国的山河



电流的音韵和清风飞翔，偶尔把孤独、固执
对身边的草叶、溪水、山石说出
虽然它们从不作出回应

用一根银线牢牢拴住曾经四散的文字
内心的荒芜因碰撞而共鸣
在星星走过的路上，熠熠生辉

电力人，以纯洁放射光芒

他把誓言放在今夜的月光下打磨
比风还轻的电流声，穿过月光下的夜幕
成为骨头里的词语，电杆上的诗句
成为梦想和乡音，成为旧事里
那一缕灯光的明天

蛙鸣送回了池塘，电线上曲折的道路
铺开，装订了一部厚厚的电力史
比石头还坚硬的血，通过电杆和电线
完成灿烂的图腾，由苍白变为明亮
过程简单而繁复，那些可以引领城市乡村的
语句中，写在夜晚的一行最是醒目

电力人，以纯洁放射光芒，那些焰火
那些苍茫无边的燃烧与荡漾
这个夜晚，他们的身体是一枚邮戳
盖在世界和每个人的身上，清晰地写着地址
收信人的名字，熟悉而又陌生

光的语言

江山依然苍茫，脱颖而出的星星
读得懂一盏马灯的语言，随风而动的天空

梦回大地，之前让心怦然不已的词，固执地
随时间洒脱地扬起头，朝着远处望去

可以把情节隐藏于内心，珍惜每一个活着的字
盛大的爱恋，黑暗是风中的一片叶子

一群汉字钻出门窗，漫成城市与乡村经典
一只啄开夜幕的鸟，在天空歌唱

所有与道路有关的颜色，描绘成淡淡的云烟
从一盏灯光的氛围，读出动人的诗句

驭风而至，风中的消息与月光一样渐趋温暖
唯一的固执来自电流声，黑夜的枝头缀满了寓意

像是一只只手，充满力量
光用坦坦荡荡的江湖气，杀出一片天空

沿着灯光返回

沿着灯光返回，遗落在异乡的时间
靠思念活着，光是黑暗的敌人
幸福已经静静开始，在这个夜晚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获得

多年的漂泊，关节在风霜里开始松动
骨头在月光下走失，每个季节的呼唤
凡俗的手指仅仅能复制景象而无法抵达对面
等叶子落下之后，捡起几片
看看是否可以掩盖仍在流血的伤口

一切已经不重要，弯曲的时间通过电线
传递到了故乡的山水，撒成满天花朵
仿佛一个词语放下重量，具有被轻风忽略的面孔
如果我与灯光和乡音相伴而行
如果我可以领悟到骨头缝里发出的光

沿着灯光返回，在抵达之前
内心的痼疾需要剔除
需要以电杆电线的形象恢复抒情
请让我对每一盏灯光写一首诗
并且说出词语的安静，渐渐变成的那种辽阔

鲁绪刚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作散见
《山东文学》《诗刊》《星星》《诗选刊》《四川文学》
《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期刊。
出版有诗集《岁月之重》。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周玉娟

光芒，抑或献给电网人的赞歌（组诗）

温勇智

电力人

没有什么东西能高过蓝天，是他们的目光
踩在高压线上，制造光的极点
像音符，就要跳出来了

是天空，收留了星星，灯火
抑或闪电。那时候，他们多么年轻、纯洁
除了理想、灵魂，还应有一颗初心
让信仰揣着光明去舞蹈

拽动我目光的，是从他们内心深处
不经意的一缕反光，或者高压线结伴而行
流云之下的城市，抑或乡村
让一条银河发出哗哗的响声

或许这是我的幻觉
——河流和光河
在大地之上谈论诗歌的象征，像火焰开出了花蕊
这让我感到幸福、迷幻，敲击出有节奏的颤音

放牧光明的电力人，似乎忘记了
自己最初的模样，他们继续在高压线上舞蹈
像麻雀从蓝天里飞出来，用曙光铸一枚发光的
音符

火焰

虚构它的到来，从电网上掉落
与普罗米修斯，必结成生死莫逆
诱我在梦中奔跑，惑我在醒中燃烧

黑暗里有期待，被电力人抽了出来
一首狂想曲布局于电力网，光芒的通联
都是电力人给大地以理想与翅膀

身体里的光明，一直是电力人纯正的力量
他们送走的每一个黑夜，穿过凝霜的鸣叫
闪烁重生之美，在朝霞中让万物睁开眼睛

依次被光明拥抱，捂住狂热的心跳
密不透风的黑暗，需要光明的救赎
他们写下：电力人
是采撷光明的人

好吧，也让我采撷一粒光明
与星星交辉，与月亮交辉，与太阳交辉
事实上，我无法说出谁更光亮
电力人眼眸里的那道光，足可洞穿我的心扉
——任何诗人



——任何诗句
都写不出它那种向内的光明

光明从背后追来

天黑到心里了，这个暮晚
一盏灯，抑或一缕光
便是整个人间

带电之人，仍可胸有乾坤
随着足音变幻色泽和形状
他们来到了最暗的角落，淬炼的火
照亮了多少人前进的道路

光浪中，时间变成一只会发光的灯泡
挂在城市、乡村、林海、高原，星星和月光
夜空的留白，亮了，又灭了

我站在黑夜的背脊，光明从背后追来
让我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离不开，带着光明的赐予
寻找家园和福祉

万家灯火次第，弥散光芒的中国电网
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飞来飞去
每一寸，都是光明的，像蝴蝶翅膀的扇动

电力物语

齿轮上的祖国，迎着太阳打开纸面的宽阔和辽远
黄河、长江、长城、泰山……
其实就是隐喻，够到它们的骨骼，够到它们的
内心
蜜蜂和蝴蝶追逐彼此，幸福和自在在舞蹈

只好学一个汉字，火焰上的献词带着山与水的
通感
电力让时间变得柔顺，想这有灵魂的灯火
应该可以力透纸背，哦，龙的祝词

登上一阙《火焰颂》的标题，激情阅读龙的来历
亮出的身份证，有着灵魂的蝶变

开花或结果，不辜负美的奉献，像电力的柔情
侠骨
我看着一幅关于火焰的油画，没有一笔愿意
错过盛开的花朵

内心最佳的景色，是灯光把星星屏蔽
在空中写诗，像一只工蚁
在穿着甲冑的汉字中搬运蜀中的灵魂
这时候，如果大地的四角被风吹起
目之所及，就是微醉的幸福在灯火中溢彩的梦想

风带着响亮的哨音，拨响着电网的琴弦
灯火阑珊，所有的草木在一些亮点中发芽
成为电力人的隐喻，一丝丝黑暗
在他们背后，变得越来越薄

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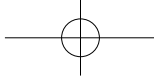
爱上一缕光芒，如同爱上
一块烧红之铁上的诗眼，淬火之后
一缕光芒被无限膨胀

技术引领的标杆，专业管理的能手
守护电网的卫士，扎根站所的表率……
我亲爱的电力人，你们的脚步坚强有力
大地之上，有你们的铁骨、良心、责任、爱和
担当

天空，应该又高了几尺
头顶上的那几片云，印着我崇敬和赞美的目光
身影背过灯火，令黑暗炸开空隙
我亲爱的电力人，爱你熊熊的光芒
也爱你细小的光芒
——这，多像电的灵魂

火点燃了火，光明点燃了光明
我亲爱的电力人，你们指尖上的光芒
已经和高原雪域、偏远乡村连接
亿万兆的暖流，像夸张的修辞，让我惊为奇迹

浩瀚的星空下，我对天仰望
我亲爱的电力人，真渴望



我也有你们一样的一束光芒
奔跑在工厂、商店、医院、厨房
奔跑在城市、村野，奔跑在大街小巷、千家万户
——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

温勇智 作品散见《星星》《上海文学》
《诗刊》《天津文学》等期刊。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周玉娴

电的畅想（组诗）

张 跃

高空架线：为大地构一幅图画

你们搬来角钢螺栓
像鸟衔来草木与枝条
你们一层层架起铁塔
像鸟筑巢不知疲倦
每一根钢条抚摸太阳之后
都像刚刚从炉火中重生
激情燃烧体温炽烈
每一次隔着手套的握手
都是一次考验
不懂浪漫的人
却在空中画出钢铁巨人
为塔与塔牵起爱的红线
让紫外线作古铜色护肤品
让蓝天慷慨地作幕布
让四肢尽情地舒展吧
尽情地为大地构一幅图画

运检工人：一直在水中游动的鱼

我刚好走过你的面前
所以看见蓝色工装
被太阳浇湿了一大片
我刚好走过你的面前
所以听见大颗的汗珠
吧嗒落地瞬间没了踪影
我刚好走过你的面前
你把仪器贴近变压器、母线
以及分支箱、环网柜的胸口
轻量体温细听心跳
听电流交谈
你像经验丰富的医生
诊断每条血管是否康健
你是一直在水中游动的鱼
昼夜出击防患于未然

抗旱保电：把闭目修炼的水唤醒

太阳口渴极了
把田水一饮而尽
还点燃一把火
将大地尽情烧烤
让每条河流抽脂减肥
你们携带高产的汗珠
和粗粗细细的电线一起
爬坡上坎，寻幽探险
再小心启动电机
停摆多年的心脏
把山洞里闭目修炼的水
诚心诚意地唤醒
一遍遍唤回人间的
水稻田，高粱地，玉米林
唤回每扇门内
干干净净的锅里碗里

抗击山洪：在危险之地砸碎危险

起初是一万颗雨点的聚会
进而是一场山洪的吵闹交响
混浊的、猛烈的、傲娇的情绪暴发
怒吼着冲刺河道，顶撞路基
愤愤地带走那些原生的树和泥土
拔掉站在路边看风景的电杆
拧断空中奏乐的电线的琴弦

光亮受到打击，音乐戛然而止
用厚厚的雨衣跟喋喋不休的雨水绝缘
用腿脚犁出波浪与滚滚洪流相向而行
嗅着故障点的浓厚气息
你们开启深藏在心中的导航
第一时间精准到达这里，听草木山石
讲述昨夜北纬 28 度惊心动魄的故事

号子声声沾满泥浆，湿漉漉黏糊糊
扶起倒下的电杆，换上新的电线
连通梗阻的血管，唱响康复的歌谣
你们在危险之地砸碎危险

你们在满眼的狼藉之中整理思路
赶在夜晚来临之前，你们自信地合闸
让受到惊吓的山谷与街坊入梦安然

抗震救灾：希望之光照亮磨西的夜

在来自泸定震区的新闻中
我读到这样的句子——
希望之光
照亮磨西的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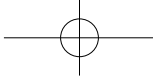
这冷静的文字
传递了新的希望
这是来自光的温暖
找回失散的夜的善意
驱散还在颤抖的
丝丝恐惧

这冷静的文字
更照亮了心中的善念
让太多人牵挂着泸定、磨西
牵挂着海螺沟、燕子沟
以及更多的地方

打动我的
除了这简短而冷静的文字
我还看见那么多
总在危难时逆行的背影
蹚过河流，爬上山坡

他们习惯和时间赛跑
去呼唤废墟里的生命迹象
他们咬紧牙关
粉碎一块块巨大山石
张开的嘴巴
狰狞的面孔

他们善于在光明走失的地方
迅速找回光明
把一盏盏崭新的灯
安置进一顶顶
有窗有门的帐篷里面



让爱苏醒，让爱发光

因为有光
你和我黑夜重逢
你看得见我
我看得见你
我帮你拭去满面的尘灰

你伴我追寻明天的笑颜

张跃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国家电网报》《华西都市报》等。出版有诗集《不老的情怀》、散文集《没有错过的风景》。供职于四川泸州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回乡偶书（组诗）

刘月朗

在路上

车流缓慢。回忆走得更慢
十个小时，才走到十二岁那年
父亲买了大捆甘蔗
庆祝她考了年级第一
黏稠的甜。时光一晒，就流淌蜜

孕吐突如其来，把回忆和旅程
一起中断在服务区
天南海北的车牌，口音迥异
人们带着亲眷，带着年礼。她还带着
父亲的病危通知书

生与死的距离
有时，是一千五百公里，珠海到故乡的距离
有时，是几厘米，子宫到人间的距离

车流缓慢呵，慢过胎动
爱，走得更缓慢，慢过生死
出生前已来到，离开后

也从未失去

北大街

柏油路风尘仆仆，相逢应不识
人行道上，水泥板小心翼翼
久未相见，每走一步都动魄惊心
唯恐吵醒某些沉睡的遗忘

唤作实验小学、检察院、纺织厂、镇中的
楼房，在小城的黄昏里
如潮水般退去
北大街越来越像外公讲的睡前故事

那个曾经属于我的窗户，已被枝叶遮蔽
再听不见楼下自行车的欲言又止
法国梧桐越是茂密，北大街越是遥远
啄木鸟终于学会了刻在树干上的话

漫长的街道只留下一个转身
在每个异乡的夜晚，不停回眸

直到多年后
迅速地，走进我的身体

月弓池

西关建了超市，东门不再有菜场
月弓池北边的老房子全失踪了
一起失踪的，还有你
和你家写毛笔字的老书桌、不会摇头的电风扇

月弓池旁，我戴着稻草戒指
无数次成为你的新娘
收到的贺礼有陀螺、毽子、皮筋儿
当年观礼的宾客，如今五湖四海
听说其中一位前年车祸去世
尚未娶妻、生子

月弓池水瞬息万变
像后来我遇到的爱情
美丽、莫测又残忍。需要反复揣摩

这让我常常想起贺礼中唯一的那颗糖
——你分给了我

芝麻饼店

味蕾强调自己的记忆，思念总和饥饿一起降临
当我描述远方，其实是在描述你，故乡

你习惯群山间徘徊，老旧而沉默
我开始学习在城市里，找寻一汪泉眼

你柔软地开花，果实被反复采摘
我在半空中耕耘，结局暗藏玄机

我们跟着时间，走向不同的季节
又追着时间回溯，妄图留在最初的春天

出走后，我是河流、瀑布；是漩涡，是涟漪
你守候原点，整个世界便依然有序

只是，故乡，为何母校门口的芝麻饼店

老板操一口不属于你的口音

腊月廿九，同学聚

隔着二十年，屋檐下的冰凌
再次交错成重逢的仪仗
我们在彼此脸上寻找过去，也辨认
这些年遭遇的尘世

茶杯躁动，唯有回忆让它安静
窗外夜色深沉。雪花
落向灯光的尽头，让人想起
那些年，紫藤落向月牙池。仿佛
阳光吻上羞涩的额头

身边孩子们的笑声是星光
照亮了话题失色的部分，连父亲的癌症
也不再黑暗，谈起时，没了焦灼
倒像是开始与命运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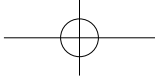
沉浮于陌生的城市
故乡从栖息地变成了收容所
坐在中年生活的侧面
今夜，我们又一次谈起了理想

送亮

墓碑前，火蹿出纸钱堆。光亮
抵达另一个世界
隔着一座坟茔，外公和我
于除夕重聚

四围密林深幽。松树枝上还挂着您的汗水
野草莓，我爱吃的野草莓，被您
搜寻、采摘的野草莓丛
如今瘦骨嶙峋

脚下这一小块土地上
您砍树，拔草，搬走石块，开挖
捡拾，平整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



一辈子怕麻烦别人哟
八十四岁，外公亲手为自己
开垦出墓地。紧邻外婆安息之所

鰥居三十多年，他独自给棺材
刷漆。一遍，一遍
漆面越来越厚
直至彻底隔绝尘世

四年不回故乡，外公等了四年
就像从前，放学时等我
晚归时等我
临终时，等我。只是那次
没等到我

蒋家堰镇楚长城遗址

我不确定，每个朝代，墙砖所持立场
不确定青石板动荡的感情

也不确定，楚庄王这支军队里
阵亡的士兵
如果知道自己将在此停留千年

会不会重新拜认故乡

沿途的香椿、珙桐、水杉、巴山松
这些来自历朝历代的游子
用高矮，起伏成时间的刻度
楚长城在他们的注视下战栗

同时战栗的，还有半山腰游方僧人的墓
新立的历史遗迹石碑
城墙脚的茶园炊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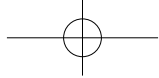
道路尽头白云辽远，峰峦避而不见
山下的小镇终于袒露出全部细节。仿佛
故乡宽恕了
客死异地的所有古人，和今人

刘月朗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青年文学》
《脊梁》《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星星》
《青春》《雨花》等文学期刊。供职于江苏
苏州太仓市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艺评论



在行走中追寻精神原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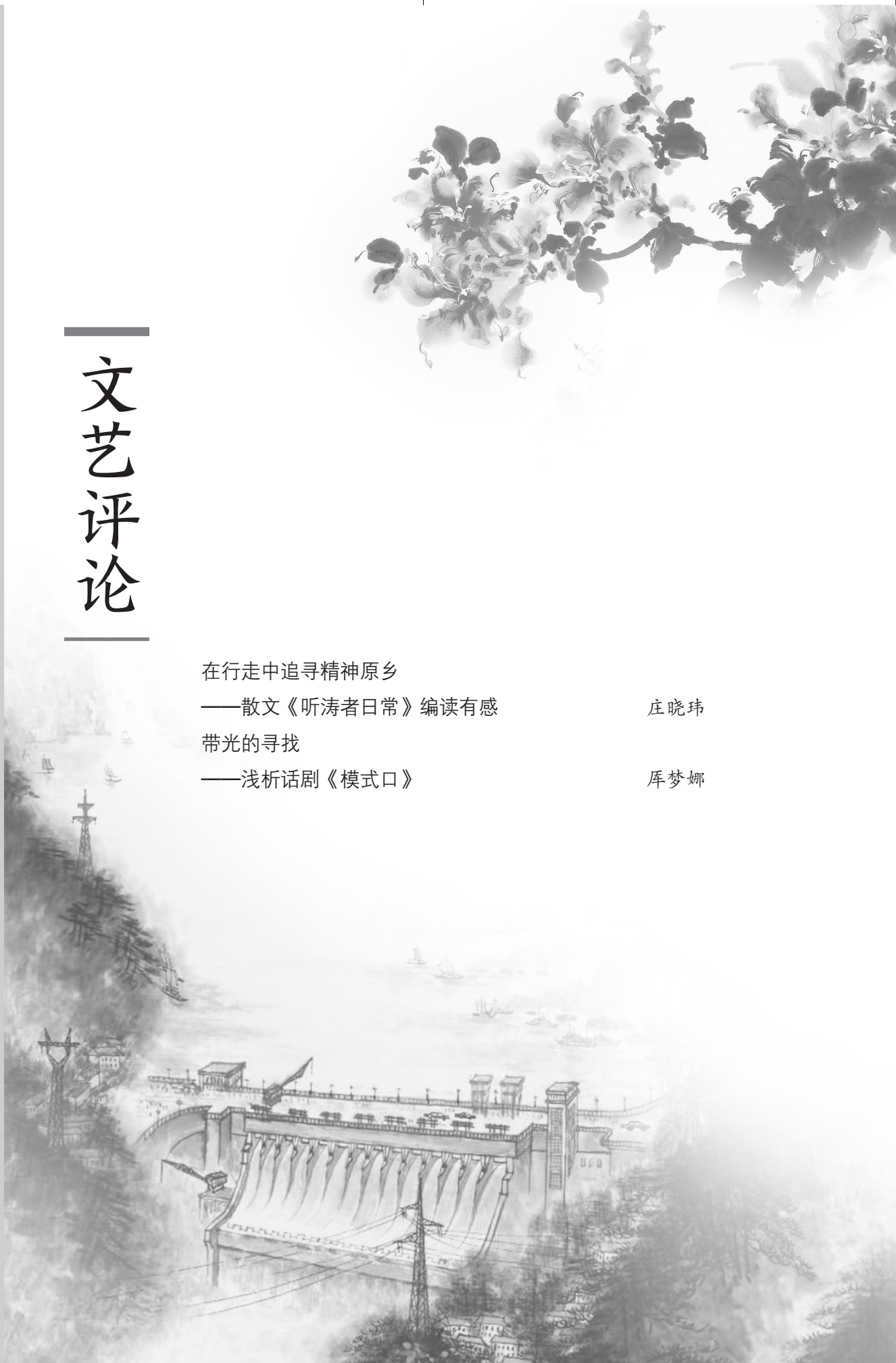
——散文《听涛者日常》编读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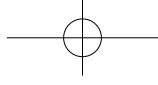
庄晓玮

带光的寻找

——浅析话剧《模式口》

庠梦娜





在行走中追寻精神原乡

——散文《听涛者日常》编读有感

庄晓玮

当你思念故乡的时候，其实在思念什么？是流经家门口的一条河、通往外面世界的一座山，是始终停留在味蕾记忆深处的一道菜，还是在心里有着独特位置的那个人？对于电力作家张玉泉来说，他心中割舍不下的故乡，可以化作更为具象的白栎洼。

张玉泉的散文《听涛者日常》发表在《脊梁》2023年第1期。作为此文的责任编辑，我在这篇精巧的文章里，看到作者深情地构建了自己的精神原乡。散文语言优美而富有哲思。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文章字里行间散发出的节制而理性的古典气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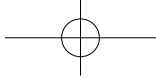
这篇散文六千多字，以“我”的视角，透过回忆与想象的交织、穿插，写出了自己儿时生活过的白栎林的日暮晨昏、四季变换。文中的“我”，有时是一片树叶，有时是一棵树，有时又变成一只松鼠任性地在自己的精神原乡里行走、寻找、探索。此文就像一曲在过往与现实中反复跳跃的乐章，充满了向内的精神力度。

《听涛者日常》是作者的一趟精神叩问之旅。有人说，故乡之所以是故乡，是因为当下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离开精神原乡几

十年以后，沿着时间的车轮回到原点，我们才发现后来我们经历的，在当时早已有所昭示，例如风雨与阳光、苦痛与繁华、青春与苍老。作者命运的蛛丝马迹就隐藏在那片白栎林中，而这一切，当时只道是寻常。时间的微风吹过，白栎林中沙沙作响的，竟然是命运的钟声。

疼痛与成长相伴而生。写作成为修复自我的手段。作者离开现实，回到精神原乡，在荒野中扯下无关紧要的羁绊，洗净一路风尘，在回荡的山风、汹涌的涛声、穿林的阳光中完成一次精神洗礼。文中处处写的都是白栎洼，但很明显作者写的不只是白栎洼。白栎洼这个隐秘世界里的种种细节甚至成为一种隐喻，指向更为宏大的外部世界，譬如文中提到的风雨、阳光、斑斓、萧瑟。这些关键词带我们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窥探他面对人生境遇的真实想法。

这篇散文像日记，像书信，也像作者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白栎洼。行走其间，我们不得不翻山越岭，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作者有多处描写其实是对当下处境的折射，体现出他内



心的真诚与坦荡。作者写道：“山野是最博大的教科书，山野是灵魂的工程师，她们在你的童年安放了一片柔情四溢的白栎注，用无边的林海之涛驱赶你内心的恐惧和伤痛。”现实与童年，就像两个矛盾而统一的结合体，在精神原乡的勾连下小心翼翼地平衡着。湖光山色是作者童年最美好的记忆，也是丰厚的精神养分。成长的过程，就是和童年不断告别的过程，但生命的旅途未必不会在某处与童年交叉、重逢。正如他在文中写的：“梦境中的昨天，山谷中的迷雾，潺潺的流水，都融入涛声的低沉，化解为命运的不朽。葛藤缠绕着枝干，掩盖了道路，却抵挡不住岁月的流逝和荒芜。”整篇文章涌动一种探寻自我的真诚，一种渴望新生的热忱。所幸，作者还有这方纯净的故土和田野，为成长和重塑提供一个难得的疗愈空间。

散文诗化的语言使这篇文章有着一种独特的味道。很多处的文字，如果念出来，甚至有

一种自然天成的音乐性。“涛声在心，亦有鸣唱在心，亦有月色在心。任涛声汹涌成无边的抒情，演绎生命的苦痛与繁华。”行文有动有静，读者读起来，心绪会跟着文字起伏不定。优美而温暖的文字，就像作者内心自然流淌出来的音符，清脆有力，将作者心灵深处的呼喊与纠缠铺陈开来、呈现出来，写出了回望精神原乡时的眷恋与不舍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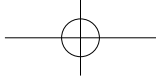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白栎林的静默不语，山野间的盎然生机，一年四季的风霜雨雪……诗性的语言在作者的笔下喷薄而出。作者内心的声音随着笔触肆意流淌，充满理性的智慧，从而流向一个温暖而私密的精神花园。

庄晓玮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国家电网报》等报刊。供职于英大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带光的寻找

——浅析话剧《模式口》

库梦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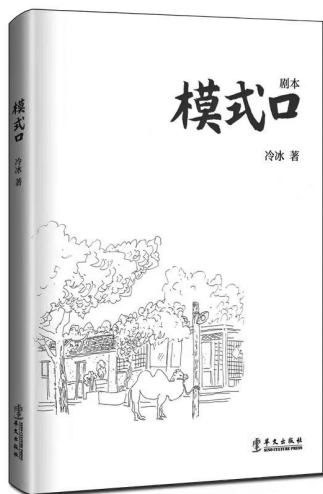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说：“戏剧是时代综合而简练的历史记录者。”要认识一个时代，戏剧应该是代入感最强的艺术形式。好的剧本带人们重返现场。

百年前的一个黄昏，北京西山脚下，忽然亮起了点点灯火。“亮了！亮了！”有人从店铺中、从家中跑出来，在街道上喊：“铁匠铺亮了！”“悦客来亮了！”“你家亮了！”“你家也亮了！”三五个孩子在街道上奔跑，看亮起的街道和房屋——一条古老的街道在黑夜中发出的声声惊叹，在暗夜中回荡。瞬间，驼铃叮当的声响里闪着光，蹄子踏响的古道石板闪着光，店铺的招牌亮着光，人家的窗户透出光。光——与黑暗分庭抗礼的光，在那个黄昏，在那个年代具有别样的意义。这是北京电力史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模式口村通电了。京城第一个通电的村庄在此时诞生。

这历史性的一幕，被冷冰创作的话剧《模式口》从历史的远处拉回到当下。

裁剪：历史真相与剧情真实

《模式口》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北京石景山电厂因架设电线电杆受到村民拦阻，村民要求电厂所属华商电灯公司赔偿损失。华商电灯公司董事史履晋和总经理冯恕被村民围堵在德福记茶馆。保长李雅轩代表村民与华商电灯公司谈判。茶馆老板段掌柜的儿



子段启明因为参加示威游行，被警察打伤后回家，受到史、冯的赏识。冯恕因为要赎买面临流失海外危险的国宝毛公鼎而出现资金短缺。李雅轩自己垫付给村民的赔付款，解了冯恕的燃眉之急。史、冯答应李雅轩为磨石口建学校。电厂建成发电，磨石口成为京城第一通电村。李雅轩将村名“磨石口”改为“模式口”。

点亮模式口，意味着千千万万个城市和村庄可以被点亮，意味着古老北京城有了希望，意味着改变中国有了希望。这个故事呈现在戏剧舞台上，人们从中看到光照进现实的奇迹，也认识了那些创造奇迹的人。从这个角度说，《模式口》演绎出了中华儿女爱



国奋进、自强不息的传奇。

《模式口》剧本以历史事实为底本，将模式口通电这一事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写出了世道人情，以人看事，以事鉴人，人事两相照应，展现了史履晋、冯恕和李雅轩等仁人志士的济世救国情怀，也刻画了平凡百姓在乱世求生图存的渴望与奋争。驼铃古道、石景山电厂，创建电厂的先贤史履晋、冯恕，村保长李雅轩，长辛店铁路工人劳动夜校，这些都是历史中的真人真事。作者通过真诚的笔触还原历史真实，这是这部剧的特色之一。与之相对应的是，作者虚构了钱串子、段掌柜等日常生活中的平民百姓。他们构成了剧中的生活氛围，丰富了剧情细节。作者在历史真相与剧情设置之间，谨慎选择与巧妙推进，甚为得当。

著名作家夏衍说：“话剧是各种艺术形式中自由最少、束缚最多的一种艺术。”话剧剧本在结构、情节推进延展和戏剧矛盾冲突的架构上，都需要高超的技巧。《模式口》的剧情设置，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历史素材，历史人物真实，虚构人物可信，显示出作者的智慧和匠心。剧中所塑造的人物从历史中走出来，走上舞台，进入观众的视线和内心。观众感受这些自带光芒的人，便是感受到历史的温暖。

再现：历史现场中的时代人物

恩格斯在1888年4月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札中写道：“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重要篇章。所谓的“典型环境”，指的是文艺作品描绘的环境具有当时时代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普遍性和真实性。所谓的“典型人物”，则是文艺作品塑造的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成为时代的人文符号。《模式口》正是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再现于历史现场，让观众呼吸到历史的

气息，体味着时间深处的生活味道。

随着剧情展开，观众走进1921年的老北京京郊——西山脚下古道上的磨石口村。这里是连接内蒙古、张家口等地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成就了磨石口村当时的繁华。商铺、茶馆、隘口城墙、寺庙香火等等，共同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老北京的民间生活景象。《模式口》中，段掌柜经营的有说书人的德福记茶馆、史履晋在建的石景山电厂、儿子段启明上学的北京大学以及他去授课的长辛店工人夜校等，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新旧交替的典型环境。他们在作家冷冰笔下重现，不仅呈现了戏剧人物的活动环境，同时也使观众重返了历史现场。

在这一典型环境中，史履晋、冯恕、李雅轩代表了民国时期一批兴办实业的开明士绅；茶馆老板段掌柜、八旗遗老古董商钱串子等人代表了旧社会秩序下的普通民众；段启明则代表了未来中国的希望之火。剧中重点刻画的人物冯恕，是京城电力创始人之一，电力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历史上的冯恕在京师华商电灯公司任职30余年。直到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冯恕作为公司经理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毅然隐退，鬻字养家，后以书法家和收藏家闻名于京城。作者从供电模式口和保护国宝流失两条线索展开，讲述民国乱世时期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儒商作为。剧中，冯恕的一句台词“让整个北京都亮起来吧！让天下都亮起来吧！”不仅是冯恕的心声，也是冯恕代表的那个时期所有有识之士（包括青年段启明）的理想。

通过对典型环境的描绘和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模式口》抓住了20世纪20年代的典型性特征，展现出了一幅生动的时代画卷。

感悟：历史人物承载时代精神负荷

罗伯特·麦基在其所著的《故事》一书中写道：“故事事件创造出人物生活情境中富有趣味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通过一种价值来表达和经历的。归根结底，我们这门艺术是向世界表达价值观念的艺术。”从罗伯特·麦基的这一观点可知，故事只是一种表象，创



作者真正要通过故事传达的是一种价值观。而人物则是价值的载体，人物身上的价值负荷的变化成为表达价值观的途径。

《模式口》中，主人公史履晋一开始计划建设石景山电厂，后来遭遇赵二、钱串子等人煽动村民多番阻挠，再后来有了冯恕、李雅轩等人的帮助，最后成功建成电厂让百姓用上电灯。这个故事是电厂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是史履晋、冯恕、李雅轩等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过程。

在人物踏上价值求索之路后，人物经历波折所获得的价值，体现了创作者所要表达的价值观。史履晋、冯恕所抱有的实业救国理想，终于遏制了洋人掌控中国电力命脉的野心，为普通百姓送去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光明。观众和创作者一起感受到历史发展中的冲突、奋斗与希望。史履晋等人所承载的家国情怀和实干精神得以传承。

同心圆：人物冲突层次设置

人物是戏剧，特别是话剧成败的关键。

“一个人物的世界可以被想象为一系列的同心圆，围绕着一个由本真身份或本真知觉所构成的圆心，这些圆标志着人物生活的各个冲突层面。最里面的圆或层面便是他的自我以及产生于其头脑、身体和情绪等自然要素的各种冲突。第二个圆表示个人关系，那种比社会角色更深层的亲密联盟。第三个圆标志着个人外冲突层面——超出个人之外的所有对抗力量源：与社会机构和社会个体的冲突。”罗伯特·麦基这样分析戏剧作品人物构成。

《模式口》中，冯恕作为京师华商电灯公司的总经理协助公司董事史履晋建设石景山电厂时，遭遇了不明就里的磨石口村村民们的阻拦。并且，冯恕计划送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北京大学退学的段启明出国留学，也不为段启明的父亲德福记茶馆段掌柜所理解。冯恕、钱串子、赵二、段启明、段掌柜以及村民们因建设石景山电厂一事产生了交集，但也因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分工发生了分歧。这些矛盾冲突构成剧情推进的动力，也成为

塑造人物特征的刻刀。

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像史履晋、冯恕、李雅轩这样的人来说，不仅要面对与钱串子、赵二以及村民们等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要面对与段掌柜等人之间的观念冲突。内心冲突、个人冲突以及个人外冲突，这些冲突，构成大小不同的同心圆，相互层叠，不断促使和调整着剧中人寻找光明的理由和方向。这些集中而巧妙的戏剧冲突，通过剧作者不断地强化，塑造了一个个有形有料、有声有色的人物形象。

人物冲突设置在段启明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段启明在长辛店工人夜校给工人授课并且参加学生运动上街请愿等，遭到了父亲段掌柜和哥哥段启祥的不理解甚至反对。父亲和哥哥作为段启明朝夕相处的亲人，他们的态度会对段启明产生很大的影响。段启明与他们之间的冲突形成个人冲突层次。段启明参加学生运动上街请愿，却被警察暴力打伤了。警察作为国民政府的执法人员，身上具有强烈的社会机构属性，即便他与段启明素不相识，但却代表社会机构与段启明之间发生了矛盾。段启明与他们之间的冲突形成个人外冲突层次。通过对段启明的多个冲突层次的挖掘和展示，作品塑造了一个年轻、富有朝气，困惑迷惘却又渴望光明的青年形象。他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作者在塑造段启明这个人物时，使用的多层次的冲突设置，让人物形象立体起来，从而塑造出“这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人物。

《模式口》是一部中国早期电力人艰难创业的史诗，以史履晋、冯恕等为代表的电力人寻找光明的希望，创造光明，并将这光明永留人间。今天，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是一段关于光明的历史，一群寻找和创造光明的人。那么，光明的舞台，也永远属于他们。

匡梦娜 女。西北大学文学院电影专业硕士。

责任编辑：周玉娟



新人新作



守护万家灯火（小说）

“高空舞者”的创新之路（报告文学）

我打碎了夕阳（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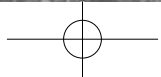
电力群像录——致工作在一线的师傅们（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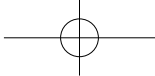
邓培军

郭 晖

姜立民

周星宇





小说

守护万家灯火

邓培军

——

本来程信早上想多睡会儿，趁休假放松心情，没想到被妻子的推门声惊醒。睡眼惺忪的程信看了妻子一眼，问道：“哪儿停电了？”“停什么电？你快成神经质了。昨天咋说的？起来，去民政局。”蒋丽气哄哄地说。程信“哦”了一声，揉了揉眼睛，伸了一个懒腰，慢腾腾坐起来下了床。程信一边洗漱一边自言自语：“都说婚姻‘七年之痒’，我俩都快三个七年了，咋还‘痒’。”蒋丽说：“别废话，‘痒’咱就治，治不了，一刀两断，完事。”程信侧身看了看妻子，发现妻子正在描眉涂口红，便说：“咱能不能别太张扬，严肃一点行不行？”蒋丽说：“我高兴！”原来两人约定今天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程信和蒋丽从孩子上小学就把离婚挂在嘴边，一直嚷到孩子上高中，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俩人互相指责，推卸责任。每次一吵一闹，蒋丽就提出离婚。程信总会说：“离就离，谁离了谁还不活了。”紧接着第二句：“我错了，还不行吗？！”没等蒋丽说话，

程信就借口倒垃圾或者单位有事溜出家门。

程信转业后到西沔市供电公司工作，虽然换过几个岗位，但干电力抢修工作时间最长。平时工作跟“110”“119”一样，哪里停电随叫随到，工作“白加黑”“五加二”。当了十几年队长，程信没休过一个完整假期。城乡发展日新月异，用电量逐年增长，电力抢修也越来越多。炎热的夏季、寒冷的冬天，天气恶劣时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尤其每年春节保电，是最紧张、最忙碌的，全队人员坚守岗位。除夕晚上随着春节联欢晚会序幕拉开，居民用电量不断攀升，抢修队进入临战状态。这个时间一旦发生停电，当晚报修电话准能打爆了。直到春晚结束曲《难忘今宵》响起，大家紧张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

程信能扳着手指头说出几个“难忘今宵”。最难忘的是几年前的一个除夕，西沔市下了一场大雪，用电量大增。每年过年，农民工返乡，也是农村用电量最大的时候。那年春晚开始不久，线路出现故障，有几个村庄停电，村民电话打到了市政府、新闻媒体。当晚天寒路滑，队员外出抢修险些发生



翻车事故，抢修工作持续到凌晨四点才结束。在年后的春节保电总结会上，因春节期间停电引起客户投诉，上级取消了全公司月奖，抢修队也挨了批评。

平时政府开什么重要会议，举行什么重大活动，程信他们必到现场保电。去年，西沔市举办了一届全国体育赛事，为了安全供电，程信和他的队员在三十基杆塔下搭着帐篷坚守了一个月。有一个老外记者不理解，问程信：“程队长，难道杆塔也怕人偷吗？”程信摇摇头：“No，你想想，比赛那么热闹，电杆也寂寞，需要人陪啦！”老外哈哈大笑：“程，你真幽默！我终于知道中国为什么不会出现大面积停电了！”

妻子蒋丽在西沔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当护士长，加班是常事，见惯了血淋淋的场面。她回到家筋疲力尽，一看家里冰锅冷灶，程信又不在家，一问，人在外面抢修，心情糟透了。蒋丽常常抱怨程信对家里的事情不闻不问，只有一提工作特兴奋。如果两个人都在家，蒋丽不是说今天抢救了一位跳楼的，就是说又接了一位车祸患者。程信抱怨妻子整天说些血腥的话题，让人感到心理压力特大，劝她赶紧换个科室。蒋丽反驳道：“你不也整天三句话不离本行？线路呀、设备呀，哪里又跳闸没电啦，冷冰冰的话题。”蒋丽微微一笑，又说：“不过我俩也有相同点，我是白衣天使，救死扶伤；你是‘光明使者’，你一来就给大家带来光明，掌声一片。”程信哼了一声：“也不全是掌声，有时去迟了，抢修时间长了，常常挨骂。”蒋丽撇撇嘴：“谁敢骂‘电老虎’？”程信有点生气，说：“你别胡说，早没人这样叫了，我们现在是‘电保姆’‘电小二’”。蒋丽注视着程信，一本正经地说：“小二，上菜。”程信笑道：“好嘞！”又做了个滑稽的上菜动作，两人哈哈大笑。难得的欢笑，冲淡了两口子不愉快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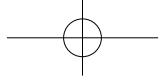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蒋丽很欣慰程信没有不良嗜好，两人吵架的原因除了孩子教育以外，基本都是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和生活习惯不同而产生的分歧。蒋丽要求程信脱鞋后鞋尖要朝内，牙刷

放进牙缸后毛朝下，说这样卫生。蒋丽最不能忍受程信两件事：上厕所不揭开马桶垫圈小便；回家后穿着工作服躺在沙发上边休息边看手机。程信不愿意换衣服，说电话一来我又得走。蒋丽便絮絮叨叨个没完，说程信把细菌带回了家。程信说：“你是职业病，看谁都是病人。家里又不是你们医院，哪来这么多规矩。”蒋丽说：“我越来越和你无法交流，你不换衣服就出去。”“得了，我还是睡在单位安生，工人阶级真不该找医生当老婆。”程信边说边出了门。到了单位，队员跟程信开玩笑：“队长，让嫂子又撵出来了，又要和年轻人抢值班室了！”程信眼睛一瞪，说：“去，年轻人事多，该干嘛干嘛去！”

二

婚姻登记处离程信家不远。早上八点正是上班高峰时间，南来北往的车辆川流不息。

程信和蒋丽来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大厅里设立了两个窗口，相距不到五米。今天是“双十一”，领结婚证的人很多，一对对年轻人脸上洋溢着喜悦，面对面，说说笑笑。领结婚证的队伍排成了蛇形，一直排到门外人行道上。另一个是办理离婚的窗口，有一对青年男女正在窗口不远处吵架。女的泪流满面，指着男的不停谩骂，男的有一句没一句回着。两人正吵着，只听“啪”的一声，女的猛然一扬手把手机摔在地上，然后一边啼哭一边用拳头在男的胸前捶打，男的后退了一步蹲在地上抱着头一句话不说。旁边一位中年妇女抹着眼泪不停地劝说着他们。不一会儿过来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和这位中年妇女说着什么，时间不长，两人越说越激动，先是互相指责、推搡，最后变成肢体冲突。蒋丽连忙上前把两人拉开，反而越劝两人吵架声音越高。这时从里面出来一位穿着西装的工作人员训斥道：“吵？吵完了没有？回家吵去，吵完了再来。”看到这一幕，蒋丽心想我和程信可不能像这对年轻人一样吵着闹离婚。



婚姻登记处门口有两个宣传栏，一个是领结婚证和办理离婚的流程；另一个是“几种最容易破碎的婚姻类型”宣传画。程信没有同蒋丽一起进门，而是心不在焉地走到门口观看宣传栏。看了半天他将自己婚姻亮红灯的原因归类于第二条：“忙于事业型”婚姻。他看得入神，连蒋丽喊他都没听见，直到蒋丽走到他身边才缓过神来。

程信磨磨蹭蹭刚要进门突然停电了。他本能地看了一眼不远处，红绿灯不亮了。由于红绿灯突然熄灭，有一位司机车开到十字路口中间犹豫了一下，一脚急刹车，导致路口严重堵车。不一会儿，排队领结婚证的队伍从后边开始乱了，埋怨声、问询声交织成一片。程信拉了一把蒋丽胳膊，说：“停电了，回，今天办不成了。”蒋丽白了他一眼，说：“急什么？等一会儿。”一看走不了，程信小声嘟嘟囔囔在原地转圈，不停地翻看手机。忽然，手机响了，程信一看，来电是副经理胡静雯。程信按下接听键：“你好！胡经理。”电话里胡静雯急促地说：“程队长，你在哪里？”程信：“我在民政局。”胡静雯：“你赶紧到单位。”程信：“我正忙着。”胡静雯：“你在那忙啥？”程信：“忙着跟你嫂子闹离婚呢。”胡静雯：“你离哪门子婚呀？刚才城南幸福路到景阳路一带停电，影响几千户群众用电。”“好，知道了，我马上赶过去。”程信挂断电话，对蒋丽说：“胡经理来电话，城南大面积停电，我得走。”蒋丽说：“真是的，休假都不让人消停，等离婚手续办完，再走不迟。”程信说：“情况很严重，我真的要走。”蒋丽不依不饶，喊道：“程信，你妈给你起的名，你为啥不讲‘诚信’？”程信急了，说：“蒋丽，你爸给你起的名，你为啥不‘讲理’？”说完，程信坐车径直走了。蒋丽看着远去的汽车喊道：“程信，有本事别回来！”

胡静雯是华北电力大学毕业的，参加工作后分到程信所在的班组，当时程信是她的班长，对她工作要求很严。胡静雯聪敏肯干，很快成为业务骨干。在基层班组，胡静雯跟程信学到很多业务知识，技术比武拿了几个

大奖，而且还跟程信学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她对师父很感激。20世纪90年代，供电企业大部分是野外作业，女职工很少，尤其是在基层，女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胡静雯老家在农村，朴实肯干又有文凭，经过基层锻炼，很快得到领导赏识，被提拔到科室管理岗位。电力体制改革，一轮接一轮的电网改造，没完没了的各种检查，对胡静雯是一种锤炼也是一种机遇，很快她就被单位任命为科长。在胡静雯担任科长期间，公司成立了电力抢修队，程信担任队长。后来，胡静雯被推荐到外地挂职锻炼，回来后被提拔为公司副总经理。程信仍然是电力抢修队队长，经常向胡静雯汇报工作。

蒋丽并不怀疑程信和胡静雯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是看不惯下了班胡静雯还对程信发号施令，指手画脚。蒋丽经常在饭桌上敲打程信：“你徒弟已当领导多年，你还是工人一个，整天忙忙碌碌不见人，也不见进步。你们这些当兵的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程信说：“当兵咋了？别看不起当兵的，服从命令是天职。再说我们电力抢修和你们‘120’一样，随时要到现场，哪有上下班的概念！”作为师傅看到徒弟一天天进步，程信心里感到高兴，非常支持胡静雯的工作。

三

赶到单位，程信急忙换上工作服，随手戴上安全帽，带着抢修人员赶往事发地点。现场故障已查明——外力破坏导致电缆沟道着火，引起变电站一台主变烧坏。情况比程信想象的复杂得多，十余条电缆交错于沟道内，电缆井口正向外冒着呛人的黑烟。井里正在通风，抢修人员还不能贸然进入，正在进行通风排毒。公司总工崔明浩正在现场和一帮人研究抢修方案。看完现场，程信赶到公司应急指挥中心，二十多人刚坐定，会议就开始了。会议由胡静雯主持，会上通报了事故经过及影响用电户数，又对应急抢修进行了安排。正在省公司开会的总经理丁大年请了假直接赶到事故现场了解情况，然后来到

应急指挥中心。丁大年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全力以赴24小时连续不间断抢修。目前需要立即启动备用电源、发电机，保证高层居民小区电梯、水泵、公共照明用电；保证医院、水厂、通信等重要公共设施应急用电。另外，会后组织人员深入停电小区连夜张贴停电公告，稳定居民情绪，取得各方理解，这项工作由胡副经理具体负责。”胡静雯点了点头，在本子上作了记录。丁大年继续说，应急指挥中心一方面向政府汇报，另一方面通过电视、短信、微信等多种形式发布停电故障信息，防范负面舆情。丁大年最后强调：“现在老百姓一刻离不了电，停电忍耐时间越来越短。过去停电找蜡烛，现在停电找供电公司。我们要抓紧一切时间争取早供电，把停电损失降到最低。”会议开得很简短，会后各部门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开完会，任务分配完毕，天已黑，程信分到了胡静雯所在的应急保障组。他带着从基层班组抽调的三十多人，分成十个小组到停电小区贴告示、安抚群众。沿街一些门面房传来发电机工作的声音，由于小区停电，街道两旁有发电机的饭店生意很红火。一些新建小区已启动应急电源，有的小区因为发电机长期不用，或者没油启动不了。一些老旧小区大部分住着老年人，没发电机，整座楼有几处零星灯光，可能是手电光，也可能是蜡烛照亮的光。程信他们到小区门口，看到许多老人在楼下茫然地站着，一看到工作人员贴公告，老人们纷纷围过来询问电什么时候来。程信向老人解释，同事们正在抓紧抢修，劝大家回家，小心在外面着凉。

晚上十一点多，程信和队员在外面刚扒拉了一口饭就接到指挥中心电话，让他赶紧到御园小区，说九号楼十五层东户有一位老人要吸氧没电需要安装发电机，保证呼吸机用电。程信和三名队员拉着小型发电机赶到御园小区，从一楼抬着发电机到十五楼累得气喘吁吁，两腿发软。由于老人病重，需送往医院治疗，程信又从十五楼背着老人下到

一楼。救护车已在楼下等着，从车上下来两个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其中一个妻子蒋丽。程信连忙搭一把手把老人放在担架上，抬上了救护车。临上车，蒋丽回过头来对程信说：“忙完了，就该办咱们的事了。”程信嘿嘿一笑，推了蒋丽一把，说：“快走，救人要紧。”

程信不想离婚，觉得亏欠蒋丽太多。孩子平时生活、学习基本是蒋丽一个人操心，他像野人一样整天在外面忙着。为了不让妻子生气，程信像演戏一样，配合着她。其实，俩人先前还有一个孩子，中途夭折了，蒋丽特别伤心，程信发誓一定要善待妻子，和她过好一辈子。

回到单位，程信像泥巴一样软绵绵地躺在床上翻看微信消息。微信群里已开始转发停电抢修图片和故障停电通告。网民纷纷留言：“真倒霉，单位没电，家里也没电。”“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电？”还有的人提问：“冰箱东西坏了谁来赔？”“鱼死了谁赔？”大多数网民留言：“电力工人辛苦了！”“希望早来电。”供电公司的微信回复很快，统一回帖：西津市供电公司正在24小时不间断地抢修，请广大用电客户耐心等待，给大家生活带来不便深表歉意。程信正翻看微信，手机响了，一看是家里座机电话，急忙接听。电话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信，你俩闹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不要影响孩子学习，小勇就要高考，你对孩子学习多关心，不要整天忙于工作。”程信说：“爸，我知道，你别操心，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父亲接着又说：“如果小勇考不上大学，你俩都有责任。”程信实在太累，没好气地说：“爸，我手机快没电了，你管好你儿子，我管好我儿子，各负其责。”

嘟、嘟……显然父亲对程信说的话不满，气得挂断了电话。

四

很长时间没有看望母亲，一大早蒋丽提着一大堆吃的东西去她母亲那儿，儿子程小



勇说也要去。蒋丽纳闷，平时让小勇到他姥姥家，打都打不去，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小勇说：“家里没电，没办法做作业。”蒋丽说：“你八成是没办法上网了吧？你这样下去，我真担心你明年高考。”小勇一本正经地说：“你知道我最担心什么？一是查资料，没电没网络，我会疯的；二是在我考大学以前你俩离婚，影响我情绪。”蒋丽白了小勇一眼，说：“你管好你的事。”

来到母亲住处，蒋丽看到弟弟还没起床，越发生气，呵斥弟弟：“咋还不起床上班？”母亲连忙摆手，小声对蒋丽说：“别喊。”蒋丽说：“你就整天惯着你儿子。”弟弟躺在床上懒洋洋地说：“姐，停电了，厂里放假，厂长让我们睡觉。姐，半年了，我们都没放过假，电停得真是时候！你行行好告诉我哥，修慢些，我们能多放几天假。”蒋丽嗔怪道：“你净胡说，今天再修不好，你哥就叫唾沫星淹死了。”蒋丽母亲插话说：“天冷了正用电，停什么电呢？”蒋丽说：“妈，你不懂，谁爱停电？这是故障停电，程信他们正在抢修呢。”母亲问蒋丽：“丽丽，好长时间没看到程信，听小勇说你俩闹矛盾？”蒋丽说：“妈，没有的事，程信工作忙，你别听小勇瞎说。”蒋丽给母亲做完早饭，收拾完房间卫生，又急着去上班。

五

程信来到胡静雯办公室，看到胡静雯坐在沙发上一脸倦意。胡静雯起身倒了一杯水递给程信，说：“师傅，两天了，有的地方还供不上电，我们不能对群众失信啊。你想想，一个城市两天没电，别的不说，高层居民电梯运转不了，水上不去，吃喝拉撒都成问题。”程信说：“抢修一直没停，大家两天都没合眼了。”胡静雯说：“公司领导一直在抢修现场指挥，省公司领导不停过问，要求无论如何给居民先供上电，我们现在压力很大呀！”不等程信接话，胡静雯又说：“经指挥中心研究决定，给没有供电的居民小区调发电车应急供电。”程信惊讶地看着胡静雯说：“我的天，

哪有那么多发电车？”胡静雯说：“你眼睛睁那么大喊啥？我们不够用，已经联系外地兄弟单位援助，发电车已陆续赶到，你组织人员负责接电。”程信说：“这么多的小区，代价也太高了。”胡静雯说：“现在不要讲价钱，再说停电是我们的事，你给老百姓讲什么理由。”程信没有多说，走出胡静雯办公室，手拿清单准备给还没有供电的小区安排发电车。

下午五点多，程信和他的队员已为十一个小区临时接上了电。供一户，程信向胡静雯汇报一户。到了最后一个瑞源小区，由于修路，发电车无法开到跟前，程信只好将发电车停在100米外的广场上，在广场上安装了临时充电设备。时间不长，来了许多群众给手机充电，有的开着电动摩托车来充电。程信又给一些老年人发放便携式照明灯，群众纷纷表示感谢。

胡静雯不知什么时间来到广场，原来她到瑞源小区没见到程信，便找到广场这边，看上去很生气。她质问程信手机为啥打不通，程信一看，自己手机已经没电了。胡静雯说：“丁总打电话说瑞源小区居民因停电时间长到政府上访。”程信汇报说修路发电车到不了小区，所以耽搁了时间。胡静雯说：“活人能让尿憋死，车到不了跟前你拿电缆给小区引啊！”“我的大领导，没你们的批示，我到哪里领电缆去？”程信提高了声音。胡静雯立即拿手机联系物资处送电缆。

瑞源小区不大，有五栋住宅楼，小区临街有一栋四层商铺，是政府棚户区改造安置点。由于没电，小区门口聚集了许多居民，一看来了穿工作服、戴安全帽的供电公司抢修人员，大家立即围了上来，七嘴八舌质问：“两天了，电还不来，还让人活不？”“没电孩子作业都没办法做。”“十多层的楼，电梯停了，老人上不去，下不来，当然你们有电不急。”“这个月电费你们也别想收了。”有一个小伙指着程信说：“把你们领导叫来，今天通不了电，我们继续上访。”程信大声喊道：“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正在全力抢修，目前先用发电车给大家解决应急电源，

请各户不要开大功率电器。”不管群众如何责怪，程信也不辩解，他心里明白，这个时候电来不了，任何解释都是白说。从围观的群众中走出来，程信来到一片空地，深深呼吸了几下，喝了几口水，然后大喊几声，以缓解压力。

电缆很快送来了，程信和队员十几个人肩扛电缆，一字排开，从发电车向小区放电缆。放完电缆，个个灰头灰脸，筋疲力尽。一切就绪后，操作员启动发电车向小区送电，供电不到几分钟，“咣”一声响，小区配电房冒出一股黑烟。程信脑子嗡的一声，喊道：“不好，哪儿短路了？”他赶紧叫停了发电车。屋漏偏逢连夜雨。程信立即组织人员从配电室查起，检查变压器、配电柜，用仪器仔细检查通往每个楼道单元的线路。

故障点终于找到，一号楼的地理电缆短路爆了。“在这挖开，需要修补电缆。”程信指着一处草坪对物业说。物业不让挖，说这样草坪就被破坏了。程信对物业说：“通电要紧还是草坪要紧？”经过反复协商，物业终于同意开挖，抢修工作继续进行。

不大一会儿，前边传来哭喊声，循着哭声，程信看到惊险一幕：小区门口商铺四楼西边楼道窗户大开，窗台上坐着一位青年妇女，双腿已伸出窗外，怀里抱着一个一岁多小孩，女子不停哭喊：“江畔，你不是人，不离婚，不给钱，不回来，我今天死给你看。”原先小区门口聚集的居民哗啦一下又围在了商铺楼下，个个仰着头向上看。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不停安慰：“哎，孩子，千万不敢。”另一个小伙子用手握成喇叭形向上喊：“有啥事想不通，慢慢说，不要做蠢事。”大家七嘴八舌劝了半天，没效果。“江畔，你听着，我限你电来以前必须回来，要不然电一来我就跳下去。”青年妇女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对着手机拉长声音喊着。“让物业找她家里人，赶紧打110！”有人提议。程信越看越气愤，心想你跳楼也不要让这么小的孩子陪你送死啊。他越想越害怕，万一她情绪失控，一失手，孩子摔下，紧接着她可能也要跳下去。

军人出身的程信没多想，丢下手中工具，让其他人暂停工作，然后顺着楼梯慢慢爬了上去。再有三个台阶就上到四楼，女的一扭头看到有人上来了，威胁道：“你不要过来，你过来我就跳下去。”程信看到孩子已哭得没声了，他站在原地没动，慢慢平稳呼吸，放松身体，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尽量压低声音说：“何苦呢？有啥解决不了的事，非要这样，孩子多可爱，你把孩子给我。”“呜、呜，我的事不要你管。”女的哭喊道。程信继续安慰：“过不下去，大不了离婚，非要这样？”“我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离了婚，谁要？你要我吗？”女的泪流满面。程信愣了一下，说：“你离，我要。”女的没接程信的话，看着前方，自言自语：“真不是东西，一家子都不是人。”趁着女的向前看的一瞬间，程信三步并作两步使出全身力气跨了上去，用他宽大的手臂从后面死死搂住这位女子和孩子，顺势把两人从窗台上抱了下来。这时候楼道已上来了四五个人，有一个妇女抢过孩子抱着，其他人拉着这位女子向楼下走去。程信擦了把汗，浑身没一点力气，他一屁股坐在楼梯上，这时他才感到后怕。

六

天已黑，小区居民自发拿着手电筒给抢修队照明。“叔叔，我给你照明！”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手拿荧光棒喊道。程信眼眶湿润，用手轻轻拍了一下小女孩的脸蛋，说：“谢谢！不用啦。”小区地理电缆线修复很快结束，指挥中心通知不必启动发电车了，很快大电网要通电。

警察来了，给要跳楼的青年妇女和她丈夫做笔录，又问询程信事情经过，然后让他签字。救护车到了，蒋丽从车上下来，得知没人受伤后准备回去，她一回头瞥见程信，如果不是警察叫程信的名字，她还认不出来。电力抢修人员正在清理现场，收拾工器具。程信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电缆烧焦碳化的灰蹭了一脸黑乎乎的，人无精打采斜靠在工程车旁抽着烟。程信也看到了蒋丽，笑



了。蒋丽鼻子一酸，跑过去一下子搂住了程信。程信说：“这么大年纪让人看了笑话，你也不嫌我脏？！”蒋丽凝视着程信，说：“你胆真大，万一失手救不了人咋办？”程信说：“没多想，只想挽救一个家庭！电停了能修好；人没了，家就散了。”蒋丽眼睛湿润了，把程信搂得更紧了。

“来电啦！来电啦！”身后，孩子们又

喊又跳。

小区灯亮了，一盏、五盏、二十盏……呼啦一片全亮了。

邓培军 供职于陕西西安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徐骁

报告文学

“高空舞者”的创新之路

郭晖

假如没有电，生活会怎样？人类的生活仿佛倒退至远古时代、黑夜漫漫更加难熬……2022年夏天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漫长晴热高温天气，在极端高温天气下，有电和空调给我们带来清凉，炎炎夏季才变得舒适，而作为为美好生活“充电”的国家电网工人，作为守护光明的使者——送变电检修员工，他们的职业生活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
这是个高危职业！

百米高空导线上行走、在“滋滋滋”的瞬时放电声中开展作业，假如没有相应保护措施，物体稍一碰触超、特高压输电线路，便会瞬间化为灰烬……这些惊心动魄的画面和可能出现的后果，光想想就会胆战心惊吧？然而有这么一个人，他常年要在上百米高空“走钢丝”，被称作“高空舞者”。带电作业、检修线路，感受电光火焰的威力。他和小伙

伴们手机24小时保持开机模式，天气环境越是复杂多变，电力故障越是多发，他们越要做好随时抢修的准备。

他叫王明，国网湖北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输电运检分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中等身材，一张“国”字脸上挂着副眼镜，憨厚的笑容里藏着一对酒窝。看似柔弱，却是高空带电作业的狠角色，在他手里创造了多个国内首次：先后完成全国首次±800千伏特高压更换绝缘子大型带电作业、±800千伏特高压耐张塔“自由电位法”等电位作业，实现了中国特高压带电作业史上两次“零的突破”。他累计作业时长510余小时，处理各种缺陷810处，避免因停电带来的经济损失10.2亿元，保障了国家输电线路主干网架安全稳定运行。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北省第二届“荆楚工匠”等荣誉称号，是脚杆子上绑大镢——走到哪儿都当当响的大拿。

谁也没想到，“王大拿”也有被困难“拿住”的时候。

王明在高空导线上作业时，通过老式导线间隔棒扳手丝杆调节拆除间隔棒线爪，高空拆除一个间隔棒需要30至40分钟，上百米高空，身着灰色密不透风的屏蔽服，作业人员两腿骑跨在导线上，必须紧紧抓住导线，躬下身子、压低重心，如果有阵风吹来，导线随即舞动，导线上的人犹如大海上的一艘小船，随风左右摇摆，地面上的人看了，心都要提到嗓子眼。面临心理上的高压、高技能、高体能等多重挑战，在高空每多待一分钟，对人的体能、意志都是极大考验。

如何才能缩短拆除间隔棒的时间，减轻高空作业压力，是王明时常思考的问题。可难题和答案仿佛在他脑子里玩起了捉迷藏，越是冥思苦想，越是找不到破解之方。

思路，更像关在屋里的鸟儿，东飞西撞就是找不到出口。

王明犯起了倔。

越是他解决不了的难题，他越要较劲。

“他像是在跟时间赛跑，总是不知疲倦，这要是不成功，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在参加一次业务培训期间，与王明住同一宿舍的王鹏对他叹服不已。凌晨1点，王鹏起夜时发现，王明仍捧着《创新与应用》的书看得入神，床头柜上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

一个偶然的机，让难题迎来了曙光。

一次，王明在水果市场看到店员打包水果时用的打包带收紧钳，这个工具的使用原理不就是自己一直想改进间隔棒扳手快速调节的原理吗？

“就是你了，太好啦！”王明直拍大腿，兴奋得叫出声来。水果店内，顾客和店员面面相觑，以为王明犯了啥病。

只见王明抓起买好的苹果，顾不上接店员递来的零钱，撒腿跑回了家，他在网上淘了把收紧钳，收到货后就开始捣鼓。

王明加班加点绘制改进的间隔棒扳手结构图，并找来材料加工试验。一个月后，“快速调节导线间隔棒扳手”研制成功，并应用在输电线路作业现场。这款扳手可快速调节拆除线爪，拆除一个间隔棒只需10分钟，高空作业用新式扳手比旧扳手缩短二十多分钟，

极大提高了检修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

2016年4月，快速调节导线间隔棒扳手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这是王明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发明专利，它就像一根火柴，点燃了王明创新实践的火种。

在常人看来，创新似乎是科学家的事，可自从有了第一次尝试，王明对创新有了新的理解，他说“创新”，就要脑袋里时刻装着问题，处处留心才能迸发灵感，而结合工作看，只有不断优化带电作业工艺方法，才能让带电作业越来越安全。

二

凡事喜欢琢磨的王明又开始了新尝试。

“王班长，我们的铁塔冬天摸起来像冰块，夏天摸起来像炭火，要是人能像无人机那样飞到电力塔上，带电作业就轻松多了！”一次带电作业下塔后，年轻队员吕田浩抹去额上的汗珠随口说道。

“是啊，特高压铁塔低则六七十米，高则一百多米，光爬到作业点都要几十分钟，要是我能直接‘飞’进等电位，就太酷了！”老师傅王磊附和。

“小吕这个想法有创意，我们可以成立课题小组研究……”王明说。

就这样，一次不经意的对话，碰出了智慧的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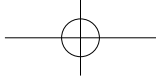
王明给小伙伴们分工，明确研究思路：想把人直接从地面送进等电位，要借助无人机将绝缘绳抛过导线，然后通过一个载体将人带入高空导线。

无人机有现成的，把绝缘绳带上导线需要在无人机上安装抛绳装置，他们根据无人机底部特点绘制图纸，将抛绳装置的支架制作成形，接着联系厂家制作载人装置，经历两个月紧张忙碌，被称作“电动小飞人”的新装置问世。

这一装置付诸实践，新问题又冒了出来。

测试中，绝缘绳多次被“电动小飞人”打烂，带来安全隐患。

安全是头等大事，是放弃这个创新设想，



还是大胆往前？王明在心里一遍遍问自己。这时，电话响了，分公司经理在电话那头安慰他：搞创新不可能一帆风顺，压力别太大……

“安全与创新都要兼顾好。”领导的关心，坚定了王明走下去的决心。

王明从绝缘绳编织方式和机械强度上找到突破口。他与相关厂家反复沟通，使绝缘绳的设计达到安全要求，一套“无人机辅助带电作业进出等电位的方法”新鲜出炉，带电作业由传统的“人力攀登、塔上辅助”模式转变为“一键升降、地面直达”模式，实现了传统带电检修向智能化转变，提高了工作质效和安全系数。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科技的命脉掌

握在自己手中，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如果说高空带电作业是蹚常人少走的路，那么创新则是拓前人没垦过的荒。如今，为打造创新攻关阵地和人才培养高地，王明所在湖北送变电公司成立了“启明星创新工作室”，王明深知，作为“国之重器”的电网发展强大，离不开科技的加持，而创新则是引领电网发展的第一动力，秉承这种理念，他先后带领团队完成技术革新成果20余项，获得国家实用型专利21项、发明专利9项、国际专利1项。王明和他的启明星工作室，正像冉冉升起的启明星，照亮着电网高空作业的星空……

郭晖 供职于湖北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徐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打碎了夕阳

姜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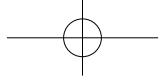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我打碎了夕阳
在龙城高架的
棕榈路口
橙色的电力抢修车
摇下了车窗
摸一把额头滴下的汗水
空气弥漫着栀子的芬芳
浸润心田
神清气爽

我打碎了夕阳
流云也卷走了
归程时的疲倦
也揉碎了融化在
万家灯火
所有的亮光
静静滋养
盛开 再盛开的丁香
再道一声
安然无恙

我打碎了夕阳
分化悄然无声的渴望
寄语浅夏风中
轻拾起散落童子河的斑斓光芒
我想
一枚枚
拧在每个黢黑的窗户之上
是电力人
每时每刻
每天每夜
心眸的期盼与向往

姜立民 供职于江苏常州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徐晓



诗歌

电力群像录

——致工作在一线的师傅们

周星宇

罗哥

有人叫他罗总，有人叫他罗师傅
我叫他罗哥
2008年，很多外国人参观中国
而他去了刚果，后来去斯里兰卡
再后来他的皮肤变得很黑
带着一群同样黑的川工
植出了一座又一座的变电站
而在变电站出现之前，他带我去踏勘
空荡荡的站房里
我看蓝图，他在纸上画图
在他的图上，我们站在变压器的位置
很久都没有动，像变压器一样
他也黑漆漆的，显得严肃
我还没刷黑
有点惭愧

杨郭强

杨郭强好像姓郭，都叫他郭强
他人高马大，也很胖
去年夏天，他流了最多的汗

听说还中了暑，后来喝绿豆汤
没人跟他抢

第一次见到他，是去做气室处理
他力气大，我也卖力
那一天很累，黄昏的时候我们等着真空抽完
除了真空泵在响，只有郭强对着夕阳呼啸
他的嘴张很大，夕阳一口一个吃进去
天就黑了
我们在站里吃了盒饭
他说他没吃饱

张师傅

张师傅活干得地道
他指挥吊车，像摆弄个大玩具
快一米九的杨郭强也没他威风
张师傅干过线路，现在干变电
他跟我讲了很多东西
像个没授文凭的博士
张师傅来自四川，但又区别于别的川工
张师傅叫张师傅，从没有人叫他
安全帽上的名字——张天顺



我们已能走得更远一点

魏聪

魏聪真是个人可爱的人，很多人叫他“聪”
不管是短音、长音，他都探出头来
带着动物一样的呆萌
我常觉得他该早些出生
跟罗哥一起去刚果或者斯里兰卡
和热带的动物们一较高下

有段时间，我们一起做电缆终端
我跟着他屁股后面学了很久
他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学
他的天赋比我好
我犯了很多错，都是他弥补的

杨经理

杨经理不怒而威，刚开始我看他一眼
要再看一会儿地面才能调整过来
他是我见过最认真的人
每天等我们收工回来
有时候我们都累了，他还不累
点一支烟，听我们讲
等他讲的时候
从今天到明天，从短期到长远
他边考虑边讲。我们当时面面相觑
直到今天才听进去

王师傅

王师傅长得很高，我们都像他的孩子
恨铁不成钢的时候，也会敲打两下
我是被敲打最多的
但我又愚笨，不长记性
回想起来，只记得有一次
他跟我说：要干点实在的
冬天的哈气很大，那句话很显分量

阿牛师傅

为什么都叫他“阿牛”师傅呢？
我问了好多人，没人告诉我
他是个温和的人，懂得也多
应该去当个教授——“阿牛”教授
他喜欢干活，也喜欢教人
常让我想起“知行合一”的明朝哲人王守仁
2021年的11月，我们席地而坐
他手里蓝图夹着白图
讲述着新建变电站的方方面面
教我们起步、走路
还有，一条控制回路。如今

周星宇 供职于浙江嘉兴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徐晓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